靳以选集

JIN YI XUANJI

第一卷

前　夕·上·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社陆续出版
以下作家选集

丁　玲选集

巴　金选集

叶圣陶选集

老　舍选集

冰　心选集

阳翰笙选集

沙　汀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劼人选集

沈从文选集

茅　盾选集

郭沫若选集

靳　以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靳以选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5.125插页7字数311千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600册

书号：10118·650　（平装）定价：1.69元



作者像（一九三九年）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貓與短簡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靳以（1909—1959）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辑家、教授。原名章方叙，天津人。在大学学习期间，就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他从事文学工作三十年，创作了三十多部优秀的小说和散文，先后出版过《红烛》、《圣型》、《群鸦》、《众神》、《虫蚀》、《青的花》、《珠落集》、《秋花》、《春草》、《黄沙》、《残阳》、《渡家》、《远天的冰雪》、《雾及其他》、《火花》、《洪流》、《遥远的城》、《生存》、《人世百图》、《前夕》、《心的歌》、《江山万里》、《幸福的日子》、《热情的赞歌》等著作；同时又主编过十多种大型文学刊物，如《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中国作家》、《收获》等，为培养文学新军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文学研究社曾出版过两卷本《靳以选集》。

现在我社新编的《靳以选集》共五卷。第一、二卷收作者四十年代写的反映抗日战争前夕各阶级变化和动态的长篇小说《前夕》；第三卷收作者三十年代写的两部中篇小说《秋花》和《春草》；第四卷编选作者历年写的优秀短篇小说；第五篇编选作者历年写的优美散文和杂文。在编选的过程中，得到作者的挚友巴金的热情支持和作者夫人陶肃琼、爱女章洁思的积极协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巴　金

洁思编辑她父亲的多卷本选集，要我为这个集子写序，我没有答应。作为靳以的老友，看见他的多卷本集子终于编成，即将问世，我是高兴的。能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那也是我的本分。我不想写序，只是因为我不曾具备写序的条件。要是严肃地对待工作，我认为对写序的要求应当严格，更严格。柯灵同志为《李健吾剧作选》写的序文是一个榜样。我指的是他的写作态度。他在医院中养病，为了写这篇序文托人到处借书，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几乎把健吾的话剧创作全读了。

我很想学习柯灵。倘使在十年以前，我还有可能将《靳以选集》中的作品全部重读一遍，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了，过去保留的印象又逐渐模糊，我不能信口开河，也不便宽待自己，所以我两次婉辞，因为我写不出象柯灵写的那样的序文。

时间跑得意外地快。我的健康也以同样的速度坏下去。

但是洁思的编辑工作完成了，她似乎因为没有人为《选集》写序感到苦恼，也可能因为我不肯答应感到失望。我鼓励洁思自己动笔写一篇编者的序言。她熟读了《选集》中的每篇作品，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她又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把她的真挚、朴素的感情写出来，就能打动读者的心。可是她谦虚，不肯写。而我，我知道她一家人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奋斗了二十多年，我也不愿意看见这个集子冷冷清清地同读者见面。沉默使我痛苦，即使我手里只有一管毫无技巧的笔，即使我写字相当困难，我也要一字一字地写下我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

我和靳以是从两条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的，他是大学生，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发表作品比他早一两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某一期上同时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后来我去北平，住到文学季刊社，和他（还有振铎）一起编辑《文学季刊》，他同我就相熟了。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有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校样，看稿件，也写信，写文章。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不象我拿起笔就写，他总是想好了以后才动笔，他有时也对我讲述小说的故事情节，讲得非常动人。他并不花费功夫斟酌字句，我很少见他停笔苦思。他的作品我读过不少，但时间久了，记忆力衰退，即使是从前喜爱的篇章也逐渐消失在遗忘中，只有象《别人的故事》、《生存》一类的短篇长久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他伏案写作的形象。我

不知道我的印象对不对，我认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

将来会有人研究他的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旧中国。它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新的读者。作品放在面前，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我只说我想说的话。我在北平的那个时期和靳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与《文丛》的时期，我们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投机。以后我们从内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分歧，但是难得发生争执。他对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满意，不过也少发表尖锐的批评。我对他的《青的花》一类的作品也有意见，但后来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了解他过去的创伤，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在当时写小说并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恋遭到失败，就因为他不肯放弃文学的事业。

他不仅终生坚持写作，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搞起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从《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改进文艺》、《小说月报》（与周而复同志合编）一直到《收获》（中间还有些日报的文学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最后在医院病室里他还在审阅《收获》的稿件。我们两人对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来我看见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我做编辑工作就远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见过的一位最好的编辑，要是他能活着编选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过洁思理解她父

亲，她做这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会使她父亲的读者失望。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靳以离开我们二十三年，我无法知道他现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说出我今天的意见。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励人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或者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觉到自己和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的作品，凡是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会是例外。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目　次

前　　夕

■ 上

第　一　部

在这一个长篇里我企图描写的并不只是琐细的家事，男女的私情，和在日趋衰落的一个大城市的家庭中一些哀感。我希望我的笔是一个放大镜，先把那些腐烂处直接地显现出来，或是间接地衬托出来。要知道这样的家和这样的人物们，——纵然他们有的也有好心肠——已经不能在眼前的世界上存在了。终于当着神圣的抗战的炮声响了起来，首先就把这样的家和这样的人打成粉碎，有路走的只是几个一向不甘随着那个家消沉下去的，才逃出了灭亡。有的虽然是和困苦搏斗，可是还能刚毅地活下去；有的则随了大时代的号角，踏着大步走向前面去了。

对于这些时代的儿女们，我怀着无限的敬意，靠了他们，我们的民族才能渡过困苦的关头，走向再生的大路。

一

春日第一回的雨落了一夜，轻轻的，疏疏的，才适宜地均匀地洒遍地上；从天边钻出来的阳光，洗荡着浓黑的夜色——覆盖着的天顶先显出灰蓝的颜色，其次是高大的树梢和屋顶，终于达到了每间房屋，每个角落。万物都象是喘了一口气，从夜的侵迫下苏醒过来，脱去阴黯的袍子，显出原有美好的姿容和色彩。

天晴了，昨晚还为人忧虑的连绵雨已经停止，那碧蓝的天色，很难使人想得到昨夜是落过雨的。空中却吹着一点风，夹了一些春日不应有的寒冷，激荡着这里和那里，随风送过来的是被这一番春雨引发起来的野草和潮湿的土壤的香气。

鸽群愉快地在空中翻飞，驮了太阳，轻滑地在空中转着身子，温煦的阳光象是为它们穿碎了，也许显得更柔和了，嗡嗡地响着的是挂在它们身上的鸽铃。

一朵白云浮在天上，几乎象是透明的，在蓝天上飘着，

自如地舒展和卷缩，随了风向在缓缓移动。从哪里来的呢，将要飘到何处去呢，没有主宰，没有动向，它自己也许就是茫茫的吧？也没有人能知道，象那些终日活在梦里的人，莫知所来莫知所从地活在这地上……

才从土中钻出来的草的嫩芽上，顶了灿烂的珠子。夜雨留下了珍贵的遗赠，阳光加上了一闪一闪的光辉。它们炫耀地占满庭径和原野，充分地展现着，使人们十足敏锐地感觉着春天是来了。

傍了那条有庞大河身而只有细流的河，有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其实那不止是两层，近屋顶象天窗一样的两扇窗，说明那还有一两间低矮的顶楼，想来那是堆积什物的所在）。前面就是秋景街的尽头，这段路很少有行人，显得很静僻。可是只要再朝西走两条街，那就有一副繁华的街景。

这座建筑的四周围了五尺高的短墙，那上面覆满了植物的蔓藤，象无数尾的蛇交缠着，偃伏着。在夏日一定有繁茂的枝叶包满了墙头，在冬天和初春，只看到裸露的枝干，引起一些人的荒凉之感，那座面南的绿漆门，为阳光和风雨蚀褪了颜色，快要变成灰白了。挂在上面的一方“武进黄寓”的铜牌也黯然无光。原就是深灰色的建筑，也显得荒芜了，至少也看得出它的主人已经不能把精力分到它的上面，任它败坏衰残下去。

进门的右边十几步，有一个乾涸了的花池。看到那四周太湖石堆砌的形状，知道它也曾耗费过巧匠的一番心血；可是已经没有一滴水，那不平的池心，扫除要费些手脚的，积了很厚的尘土。去年秋天落下来的黄叶，也都堆在那里，它

们必是由一季的风的吹动，终于都落到这低下的所在。和了积雪，在春日里起始溶化了，那些叶子转成乌黑的颜色，腐烂着，发出难闻的气味。

池边是一座小亭，亭子的栏杆原是排了卐字不到头的花样，可是有的断了，有的缺残了。正衬合着在它左边蒙尘的小竹林。从那里建筑到这座小亭有一条碎石铺成的径路，仿佛比没有路的地上更不平整；通到大门的那一条因为时常有人走象是好些，可是中间的那座藤萝架的横木倒下来，也没有修理，就放在一旁。包了树干的稻草，被风吹散了，就是那么零乱地挂着。

一条灰黄色的狗懒惰地睡在门后，把鼻子藏在腹下；但是它的耳朵仍然竖在那里，时不时地张开眼睛，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又闭上了。

一群觅食的麻雀在院中落了下来，细碎地鸣叫，朝地上啄着。这次它张开眼睛就不再闭上，缓缓地把鼻子从腹下缩出来，轻轻地站起，把脚爪缩得很妥当，悄悄地移着脚步。它笔直地望着。然后猛然蹿跳过去；可是那群麻雀还没有等到它扑上来，就惊恐地嘈杂地叫着飞开了。

它失望地立在那里，两只耳朵垂着，懒散地踱回去。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个轻细的女人的声音在呼唤它，它就停住了，仰起头极力地晃着身躯，摇动着尾巴。

“费利……费利……”

一个纤瘦的女人的身形在二楼的平台上显出来，她俯着上半身，低低地叫唤。她的声音并不大，因为她知道这时候别人还都睡在那里。可是那只被叫着的狗，得意的跑着，跳

着，在地上滚一回。（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它这样一做，它的毛就粘了不少泥土。）平台上的人，摇着手，低低地叫着它，好象要它不要那样做；可是它却高兴地吠叫起来：

“汪，——汪，——汪汪汪汪……”

它先还是一声一声的，随着就连下去；她有点急了，不去理它，迳自又走进房里去。

二

静宜兀自站在那里，已经有很久很久的时候了。虽然昨夜睡得很早（那就是说还不曾到十二点钟），可是她睡得并不安恬，她总在牵记着一件事似的，时时醒了来；真是再也睡不下去的时候，天还没有十分亮。她觉得很疲乏，可是再也不能睡，就躺在那里用手掌揉着眼睛。

这时候天光才从没有拉紧的窗帘那里显出灰白的影子，一切都很安静，雨也象停了。她听到座钟走着的声音，就坐起望过去，在暗中涂了磷光的钟针，指出还有一刻就是六点。突然那座钟喧闹地响起来，她才要跳下床去止住它，就看到一只手的影子迅速地把它取下去，只一拨它就停止了。好象很熟练，拨过的人又继续睡下去。她微微地笑了，她记起来昨晚静玲睡到床上的时节还和她说：

"大姊，明天可不要忘记叫起我来，至迟六点钟总要爬起身，我不该睡得太多，我要练习吃苦！——其实不要紧，你看，我的闹钟也开好了，你要是睡忘了，它会把我们两个

都吵起来。”

她悄悄地披了衣服，溜下床来，把窗帘轻轻地拉开一半，这样她看清了还香甜地睡着的静玲，在她那圆圆的红润的脸上还带了一点笑容，枕旁堆着昨天才从学校里抱回来的几本书，可是和她睡在枕上的还有那个每晚不离开她的洋囡囡，才被她抓下去的闹钟也挤在那里。静宜在心中笑着，走过去把落在地上的棉被替她盖好，把钟拿起来放到小桌上，再轻轻地把那个洋囡囡也为她移开。这时候她张开两只大眼睛，望了望，什么也不说，闭上眼又睡下去。忽然她觉到有一阵呛嗽来了，怕惊起还在睡着的静玲，就急急地用手绢掩了嘴。她那苍白的脸涨红了，眼睛里也满了泪。她就赶忙把衣服穿好，扣好，推开门站到平台上去。

她已经有二十七岁了，虽然青春曾一番驻足之后又远远地离开，可是她那美好的脸型仍是一点也没有变迁。她披了快要到两肩的乌黑长发，显得她的脸更瘦了些，纤白些：因为脸的颜色，就衬得她的一双眼睛更大更黑。那双眼睛一点也不使人感到恐怖，当她注视着的时候，随着她的眼光投上去的是温柔，同情，好象要来洗涤别人的灵魂似的。一颗不良的心会在那下面战抖，和善人却会觉得她是更可敬爱些。在眼眶的周遭明显地露出了青晕。在青晕的下面，看出一些散布着的灰黑的斑点。并不十分多，若不是和她极近地面对着是不会看出来的。她有不高不低的身材，只是瘦了些，显得象是高了些。她的嘴十分秀美，却没有红润的颜色，她的手是瘦长的，垂着的时候，看得出青色的筋络。

她站到平台上，清新的空气象水一样地洗着她的全身，

她微微地打了一个冷战，她把两只交叉的手放到腋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凭了栏杆伫立。朝左边望去，那条河南北地躺在那里，河身中狭小的水流缓缓地淌着，只是一夜微雨，就显得那水流更大了些。她还记得当她只有十几岁的时候，那河流是很宽广的，到晚上她最欢喜一个人坐在平台上细数来往船上的灯火和听清澈的船夫的歌声。可是这许多年来这河就干了，只空有一个河的名字。每年她都盼望夏雨会使那条河重复象一条河，但是只有失望每年等了她。生在河心傍了流水的一排垂柳，虽然还没有生出叶子来，却伸着渐渐柔弱的枝条，在空中轻轻地拂动着。有的已经垂到水面，扫着漾在上面的丝丝波纹。

她把右手缩出来，掠着自己的头发，觉着脸和手都是凉的。她把眼看到远处去，青紫色连接起来的天边，在地面上曳长着，无尽地伸展着。她极力看过去，那只是一片茫茫，什么也不曾望到，鸽铃正自象谜似地在头上响着。

她象呆了似的站在那里，不知道是想些什么或是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那忽远忽近的鸽铃带了她，那含一点迷惑性的声音抓住了她的心，她连自己也忘记了似地站着。那群惊飞起来的麻雀扰乱了她，她才象醒了似地望下去，正看到那条失望的狗懊丧地站着，她就轻轻地叫着它。

她看到它的欢跃，它的得意，她生怕会惊起了别人，就急急不再管它，走到房里去。

工厂的汽笛正自把那由细而粗的声音塞满了空中，整个天地都被它搅动了似的。

静玲还是纹丝不动地睡在那里，她心里想："我是不是

要把她叫起来呢？”她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下，终于又提着脚步到间壁的小房里去梳洗。

“是的，七点钟，……我七点钟一定得到了那边，……谈半个钟头就够了，……那么，那么至迟八点钟我又能赶回来，……什么事情也不会耽误。”

她一面洗脸一面在心里计算着，自然而然地就快起来，很怕误了事情。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里，换一件深青色的薄棉袍，穿好鞋子，还披上一件很大的毛披肩，才悄手悄脚地出来。她轻轻地溜进母亲的房里，用手摇醒了睡在小床上的阿梅。

“呵，呵，谁，谁？……”

阿梅惊恐似地叫着，可是她立刻就低低地说：

“不要怕，是我，是我。”

“大小姐么？真吓坏了我！”

阿梅这时候也把声音低下去，一面坐起身来。

“太太昨天晚上睡得好么？”

“好，好，安静极了……”

“是么？怕是你自己倒在床上就死睡，什么事也不知道。”

“不会的，大小姐，您这下把我说成什么了。”

她轻轻地，走向母亲的床边，因为紧闭的窗帘，她只看到母亲清瘦的脸的轮廓。她俯下身去听，听到那平匀的轻微的鼻息，她的心才放下来，又蹑手蹑脚地走出去。在房门那里，她正碰到那个粗眉粗脸的阿梅在扣衣服。

“阿梅，这时候我要出去一下，——”

“这么早您就出去？”

“你不要多问，回头到七点钟不要忘记把五小姐叫起来，我大半八点钟就回来的。”

“是，小姐。”

“你不要东跑西跑，提防太太会叫你。”

“我知道，大小姐。”

阿梅傻里傻气地笑着，露出她那不齐整的牙齿来。她今年只有十五岁，是一个没有定性极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女孩子，她看到别人好的就想模仿，可是到了她的身上连她自己也觉得不怎么好了。她虽然比静玲还小，她却早就喜欢装扮。

静宜走下一半楼梯又走上来向阿梅吩咐一次，很怕她没有安顿好或是她会忘了似的。

“您尽管去吧，这一点事我还能办不好？”

静宜才又轻轻地下了楼，拨开锁，拉开门走出去，才把门顺手带上，费利就一面跳着一面跑了来。

“不要叫，……费利……不要叫……”

她朝着大门走去，费利就在她的左右旋转，时时在地上滚一遭，又扑到她的身上来。她走到门房那里叫着：

“老王，老王——”

没有人回应，她就一面敲着窗上的玻璃，一面还在叫着。

“哦，哦，大小姐，您等一下，我就出来了。”

不久门拉开了，老王披着他那皮毛朝外的老羊皮袍子，糊里糊涂地走出来。费利看见老王走出来，跳上去在他那堆满皱纹的脸上舐了一下。老王一面推下它来，一面叫着：

“畜生，畜生。”

“汽笛都叫过了，你还不起，这怎么成呢？”

“唉，大小姐，您不知道，您不知道，……”

老王并没有说出他的理由来，赶着就转了话头：

“您这么早就出去呵！”

静宜没有回答他，他就赶着把大门的锁开了，拉开铁门拴，照例恭敬地问着：

“您什么时候回来？”

“过一会就回来，去，你把费利拉住，我不要它跟着我。”

“是，大小姐。”

老王一面应着，一面拉住费利，让她走出去，正在这时候，顶楼上的小窗推开了，一张象猫一样的小圆头颅显出来张望着。等到大门关上了，那小窗也随着关上了。

三

自从十多年前这房子造成的时候，有着猫脸的她就随同了一些不应用不应时的衣物填满了这顶楼。那些衣物有的更破烂了，被检出来丢去，有的在阴暗的角落里发着霉败的气味；可是她却越活越硬朗，越有趣味，而且那两只眼睛，真象背地里别人说的一样，冒着象鬼火一般的绿光。

她今年只有三十九岁，是父亲的最小的一个妹妹。她在二十岁那一年出嫁的，她的丈夫那时候正害着很重的病，本打算藉迎娶的喜气可以冲去病魔，没有想到不过两年那个丈夫就死了，丢下她一个，虽然还有一大家人，就是因为那家太大了，使她受着无尽无休的气，那个好心地的哥哥就跑去和她说：

“走，菁妹，犯不着在他们这儿怄气，跟哥哥走，怎么样也有你的吃、穿、住、……”

于是她真就来了，一天，两天，一年，十年，——这样将近二十年了。

每个人看见她一定以为她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至少也就要到了半百的年龄。她的脸和身驱都好象和年月走着相反的路，一天天地缩了，小了，小小的圆脸，划满了皱纹，象在大太阳下晒了十多天的小东瓜，使人看见了就觉得很不舒服。圆圆的小眼，圆圆的鼻头，颧骨那里总是红红的颜色。那不知道是生来的血色，还是每天把胭脂涂上去。可是每天她总要抹粉却是事实，白色的铅粉填在皱纹里，不止不能显得她年青，更把她显得老一点。整个地说起来她的脸象一张猫脸，她原养了一匹叫做花花的猫。不知道是她的脸象猫还是猫的脸象她，总之一眼看到她们就自自然然地找到相似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猫的嘴边有几根胡子，她的嘴边却真是光光的，什么也没有。

她走起路来也象一只猫，总是悄手悄脚，一点声息也没有，常是走到别人的身旁才被发觉了，就惊惶地一面轻轻拍着胸口一面说：

“可真吓死我了，连点声音也没有就来了，怕不吓掉了人家的魂！”

当她年轻的时候，正如她那时候一切的年轻的女子一样，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这样就使人摸不到她的性情和思想，（若是她也有思想的话，）不过说起来总算是善良型的人物。自从成了寡妇之后住到哥哥的家中就显然有些不同了，她已经不象少女那样含羞，那样怕事；孤寂不调谐的生活使她的性情也向着乖僻的路。

最初好象是藉口思念死去的丈夫，时时哭泣着，阴着脸子。她的眼泪好象是无尽的泉源，随时都可以流下来。更是

别人高兴的时候，她会当着人的面垂泪。劝解着她，她就说：

"我们哪还能有那份快活的心肠，我是死去丈夫的人了，我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做寡妇的——"

虽说是把她和无用的什物都丢在顶楼里，她自己也有一间很宽敞很精致的屋子。只是屋顶显得低一点，夏天的时节不如楼下那样阴凉。那间长方的屋子摆满了她从前陪嫁的家俱，那么多，使走进去的人很难下脚步。箱子里也装满她从前的衣物用品，她从来也不肯拿出一点来，她常恨恨地说：

"我情愿它们都坏掉，我也不能拿给别人，那都是我的命，我还有什么亲的热的？"

可是她很尽心收拾保护她自己的物件，每天她化去一半的时候去揩拭那些桌椅柜橱，她不要别人动手。（其实她甚至于很厌烦别人走进她的房里。）有时候她把那嫁时的衣着拿出来呆呆地出神，那时候她仰起头来望着墙上的和真人一样大小的一张男人照片。她绝不懂得爱，可是她有时候很想念他。

她极爱那只白毛黑斑的猫，她还特意为它在窗上和门上取掉一块玻璃，好使它出入方便；可是惹怒了她的时节，她狠命地打它，几乎象要打死的样子，嘴里总还象斥责一个人似地骂着。别人那时候就很能听出来她不是骂一只猫，而是骂着人。

由于自己的恶运，她几乎是祈求着恶运降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对她极好的哥哥，她也时时刻刻盼他遭遇更大的不幸。她忌妬一切别人的所有，她的心里时常在想：

“我的命是到了头，我还怕什么呢？大了不得 也 就 是那么回事；我要看着他们，为什么不 死 呢，为 什 么 不 破呢！……”

她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喜欢知道别人的不幸，那使她满足。她的性情很暴燥，常是因为极小的事情便哭嚷着再也住不下去，拿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小皮箱，说是就要走了。在先是还没有走出她自己的房门就有人来劝住了，后来是楼梯口，再后是二楼的房里，若是一直走到大门也没有人劝，她就坐在门边爽快地哭一场，又悄悄地溜上了楼。连对她一直极好的哥哥也不能忍，叫着：

“哭吧，号吧，这几年我的这步恶运都 是 你 替我号来的。你想想看，做哥哥的哪一点对不起你……”

曾经有过一次，她一直跑到河边跳下去，那时候河水没有二尺深，老王赶去把她拖上来，象一只泥猪一样又拖转来了。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知道别人都盼我死，我活着还有什么味？……”

其实没人想到她，更没有人盼她死；住在顶楼那里，她却睁大圆圆的眼睛，竭力寻找不幸或是不幸的阴影。她有过人的精力，她很晚才睡，灯火一直不熄，到早晨很早就起来了，她什么事情不做，就只呆呆地坐在那里也可以消磨整日的光阴，那时候她所钟爱的那只猫就在她的肩上膝上爬着。当她走动的时节，那只猫在她的脚下缠，正象她的影子，随她到任何的地方。

静玲曾说过：“菁姑姑真象极了一只猫，还不如爽爽快

快变成一只猫在地上爬呢。”

听到了这句话的静宜就会责备似地说：

“五妹，你不该这样说话，姑姑听见了怎么办？”

可是她的心里也在想着，如果姑姑也象花花一样用四只脚在地上走路，一定很象一只猫的。她还极力幻想着，变成一只猫的姑姑会是什么样子。

四

走出大门，静宜就向左沿街走去，才走了三五十步，就到了河边的路上，她转向南笔直地走着。

担心太晚了使他们等候，她走得很快，脚步很急促。不多久她就感到呼吸很不平匀，头脸有一点胀，她不得不停下来。她倚着路旁的一棵树，想得着片刻的休息；然后她继续走下去，只是放慢了脚步。

河的那一边，就是相近城区的田原；一些农人们在那上面滴洒他们的汗珠，也从它们的上面取得他们的食粮，因为傍了河，从前一直承受着灌溉的便利，而今因为水流那样细小，水车不得不象蛇一样地伸长它们的颈子，探身到河心来。

正是春天的早晨，阳光映射着从地面上冒出来薄云般冉冉升上去的土气，蒸腾着，显出来春天的伟大的力量。农人们已经起始忙碌着，他们把锄掘着地，翻起土块。他们很高兴地工作着，好象永远记着："我是为我自己和我的土地才这

样卖力气”。他们的腰带那里虽然挂着旱烟袋，可是没有一个人当着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点起烟来吸着。到了一定的时辰，他们才聚拢来，抽着烟，喝碗热茶，谈说着天时和种子。

静宜极自然地在心中对他们发生了羡慕的心情，她想因为简素，所以那么容易满足。土地是他们的母亲，农作物是他们的子女；他们自己虽然终日流着汗，却十分高兴。说是进步了许多的人群呢，只把人事复杂了，所给的和所求的都那么多，就是情感也变成十分繁复，人的脑子和心都因为过度的使用感到了疲乏。

“更容易满足一些，生活就更快乐一些”，她时时这样想，可是知识把人类带到广大的宇宙里，那是很难得着满足的，所以人类才在悲惨中过着日子……

她一面缓缓地走着，一面又自己这样想，尽是这样想来想去，一应用到实在的事件，（她自己的也好别人的也好），就遭遇到极大的矛盾。她想着就是隔岸那些农人们，虽然他们已经很快乐，或许也在想着如果能住到河这边的高楼里，就更该快乐一些吧？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努力，对于命运的挣扎，原都有一颗高远的希望的火亮在前面引着路；她一想到了自己，心就黯沉下去，她只能叹息地喃喃着；“是的，我得到了一些，我可并不快乐，我自己熄了希望的火亮，我只在黑暗中摸索着来走这人生的路。这并不尽然是黑暗，一只两只萤火带给我惨绿的光……”

在以前，她原也是一个快乐的少女，有舒适的家，得意的父亲，给她适宜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又到了大学，

——显然地教育和心情并不在一条路上行走，进了大学，她就成为寡欢的女人们的一个。除开了自己心境的变迁，外来的事物再也没有法子鼓舞起来她的兴致。就在那一年里，父亲失去他的高位，母亲的病转成极严重的情形。家庭包在更凄惨的空气里。以前常是从家中的快乐里忘记一切苦恼，那一年的家却正给了她更多的苦恼。她怕回家，她时时想着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就埋到书里去，她记得有人说过书是智慧之门；可是若说有那样的门也朝她关了，她撞不进去，她的心总象浮着，她一闭起眼睛来就看到父亲因为失意而酗酒的狂态，他的几根稀疏的头发乱了，鼻尖是更红，有时候就倒在地下，象小孩子一样，失去他平日所最注意的身分；母亲的脸苍白着，大口地吐血，每晚都不能安睡；那个神经不健全多疑的静纯，比她小两岁正该显出他的能干来的弟弟，终日提防着别人，好象连他自己都是自己的敌人。几个妹妹们年纪都还小，她们不懂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只是因为骤然减缩下来境况，使她们感觉到不足。她们感觉到不如意，从豪贵的生活降下来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在那些不知道世事的孩子们的心中，起着更大的反应。

整个的家那时候是在衰落的途径上，极好客极欢喜热闹的父亲，终日只是闷闷地坐在家里，熟朋友不见再来了，持函求见的生客更没有，原作为个人读书室的“俭斋”，变成他喝酒的好地方，有时候他不到酒馆去，就一个人锁起门来躲在里面，醉得失去知觉，总是在家人一番寻索之后，知道他在那里，由仆人从窗子翻进去，把他背到楼上去睡。可是在楼上，母亲病在那里，不能使她看见这些不如意的事，（母

亲一直就不喜欢父亲好酒的癖性），后来爽性就在“俭斋”里为他安了一张床，醉了就把他从地上或 椅 子 上扶到床上去，有时候他自已也好好躺到床上酣酣地睡着。

每次醒来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觉得他该给儿女们做榜样，他正式地说：“我实在太闷了，你们不明白一个做过大事的人是怎么样，有五个看相的都这么说，还有三年——对了，三年，我的运气，就转过来，那时候你们看看我是什么样子！……”

尽管怀念着过去，希望着将来，眼前的家的情形却极可忧虑，明明看到一切的混乱和败落，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入手，守寡的姑姑象巫婆一样地暗地里咒着：“我早就算就了，天报应，天报应，这都是在我寡妇身上没有行好事的缘故！就说住处吧，下面空了那么多也没有我一间，把我放到三楼的鸽棚里，一上一下就是一百多级楼梯，我也不来朝普陀，好，我看着你们的，我看着你们的！……”

就在那时候静宜象男子一样地挺身出来了，她为了她的母亲她的妹妹们，还为了她那整个的可怜的家，就 和 父 亲说：

“什么事您不必过虑，我们这一家总得再兴旺起来，家里这许多琐碎的事您不必操心，都由我来管好了，我想也算不得什么；只是有一件事，爸爸，我得好好 跟 您 商量商量——。”

听了她那一番话的父亲被感动得眼眶里都装满了泪，最打动他的还是她也相信这个家会再兴旺起来，（那就是相信他的好运），他那本来就显得小的左眼抽动着，把泪水都挤

出来，顺着面颊流，立刻温和地说：

“说，孩子，你有什么话尽管和爸爸说，什么事，什么事都好办，只要你肯说！”

“我就是想——”

才吐出这几个字来就吞住了，那时候她的心猛烈地跳着，抬起眼睛来看看父亲的脸，他难得慈和地等待着，还好心地催着她：

“说，说，宜姑儿，你也这么大了，有什么话还不能在爸爸的面前说出来么？”

“我想，——我想请您把早给我订下的亲事回了。”

虽然只是这平淡的一句话，在他的那面却象是一声惊雷，他想不到，一点也想不到平时对他那么顺从那么好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你说是要我把刘家那门亲事拆了么？呵？你，你有什么什么理由？”

因为气愤，他那时显得有一点口吃，他左右猛烈地摇着头，把梳理得很光滑的几根头发弄乱了，露出油亮的头皮来。

“我没有什么理由，我不想结婚，我只想这样活下去。”

“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那将来还有世界么？你再想想我们和刘家已经三世的交情，你要我怎么说出口，你将来要我怎么样做人？”

“不过我自己的一生也很要紧。”

她好象很渺小了，被父亲巨人般的一番话遮住了所有的

去路，可是她终于从那渺小的立场上找出来一向记在心里的话，她知道这句话会更惹怒父亲，她却不得不鼓着勇气说出来。

果然父亲就大怒了，他跳着，他嚷叫！

“难说我一定要断送你的一生？我知道你们这 些 学 生们，莫明其妙的新潮流给你们影响，你说吧，你还有什么打算？”

“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为了家，也为了我自已，我这一生不想结婚。”

她镇静地回答着，那时候她一点也没敢说出来她有一个爱人，更没有敢说出来那个人的名字是梁道明。

五

停住脚步，望了望，才知道要去的那个公园已经走过来。她转回身，有一点仓惶，想着也许过了约定的时候，就三步做两步地赶着。

迎门是一大座树林，因为叶子还没有生出来，阳光就从稀疏的细枝间洒落在地上。有几只长椅放在那里，经冬的风雪把油漆吹落了，露出本色的木质。有几个托了鸟笼的人往复徘徊，有的挂在小枝上在一旁有味地望着。鸟叫着，有些是在树枝间如意地飞来飞去，在笼里的只能看着外面广大的天地一面跳跃一面鸣叫。

走出树林就是一片草地，还只是萎黄的颜色，虽然春天已经来了。一小群人在那边打太极拳，有长了白胡子的也有极年青的，都好象跳到河里摸鱼的样子。虽然她觉得那很好笑也很有趣，她也不曾停下脚步来，仍自急匆匆地向前走去。

走过一座木桥，转进一道花墙，走不了三五步，就踏上

假山的径路。还要经过一个小山洞，才到了望湖亭。她一眼就看到静茵和一个男人偎依地坐在那里，向着面前的水塘出神。急遽间她不知道怎么样好了，他们好象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人走上来，她想着：是不是要叫她一声呢？或是故意做出些声音来；她想这都不自然，她只能放重了脚步，因为穿的软底鞋，一直到了近前静茵才惊讶地转过身来：

“呵，大姊来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她说着站起来，那个男人也站起来面向着她，静茵就接着说：“这就是我大姊，——这是均，你知道的。”

他们相互地点着头，很不自然地在嘴角露出微笑。静茵立刻就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

那个叫做均的男人有瘦长的身材，穿了一件灰色长袍，背部稍稍显得一点弯，戴了一副眼镜，颧骨那里发着微红的颜色，看得出来是一个还诚恳勤勉的青年。他好象为了她稀有的同情，想说些什么话的，可是在局促不安之中他什么也没有能说出来，只是殷切地望着她们，有时觉得这不大合礼貌，就又把头低下去。

“我昨天才接到你的信——，”

“好姊姊，你说，”静茵等不及她说完了话就插过去，“我怎么办？到这时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

听了这句话，那个男人陡地一惊，他惶张地叫道：

“茵，茵——”

可是静宜还没有等他说什么就向静茵说：

“二妹，不要这样，向前走才是路，你不是早就想过了么，就向前去。犹豫不定最不好——”

“我也不是犹豫，我想到妈的病身子，爸爸这几年又不如意，我这样走了不是太不应该么？”

“自然你的事发作了爸爸会骂你，妈妈也许要抱怨你，她会想你，菁姑姑更该得意地说一阵；可是这些都算得了什么呢？你知道爸爸这几年的脾气的，就是他能答应你把李家的亲事散了，他也不见得能任你自己的意，你想，那时候怎么办呢？路原是由人走出来的，只要你有信心，就放胆去吧！”

“是的，想定之后我们就该做到底。”

“那才好，你不必顾虑什么，如果你已经望见快乐的影子，你就该赶上去抓住它，如果你错过了，它就会飞得很远，使你一生都追悔。”

静宜这样说着，象十分伤感似地微微仰起脸来，看着面前的一抹青天；天是明洁的，却使她那一双稍稍湿润的眼睛没有着落。

“姊姊，我走了，你也埋怨我么？”

静宜被她这一句话说得直想笑了，这全不是她那么大的人应该说的，突然想到站在她面前的不是那么一个已经成长的少女，而是梳着两个发辫的十三四岁的孩子。

“我怎么会呢，你自己想想看，我只愿意你们都幸福，生活得很好。记住，你不能再孩子气，两个人的生活要相互体贴相互谅解才行呢。”

“我知道了，均的脾气比我好得多，就是偶然我忍不住了，他也不会生我的气。”

“二妹，你不该有这样想头，你不能总想别人一定得让

你，你再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你们的船订好了么？”

“订好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船。”

均回答她，静茵又用一点疑惑一点恐惧的眼光望着静宜，她自己的心里想着真的自己就这样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么？她有一点不相信，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于是她的眼睛就晶莹莹地包了一层泪水。

“姊姊，我真不想这样，我几次走到爸爸的面前想和他好好说；可是我一看见他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什么都忘了，只得红涨着脸又走开。——你想，姊姊，我要是能把这件事妥妥当当弄好有多么好，我们总在一块，……”

静茵说着的时节，眼泪就忍不住淌下来了，均又有点慌了，不知道怎么样才好，静宜掏出手绢来一面替她擦着一面说：

“不要这样，我们女儿家到了时候总要分开的。你走到哪里都常常给我写信，那不象没有离开一样么？”

“好，好，我常给你写信，你给我信么？”

“自然我也写给你，如果家里的事办好了，我也赶忙通知你，那时候你就又可以回来了。”

“姊姊，可是有一件，我可不能向谁认错低头的，尽管这时候我的心还飘摇不定，要是定了下去，我就死也不回头！”

“要这样才好，”静宜大声地说，随后放低了声音：“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也该告诉我，我还能给你想法子的。”

静茵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急遽地点着头，这样把留在眼

眶里的泪珠又都摇出来了。

“你看，你又哭了，”

“不，姊姊，我没有哭，我不哭了，我把泪珠都摔下去，我要笑了，我还不该笑么？”

静茵说过真的笑了起来，温煦的阳光为她的泪和她的笑搅得显着一点慌乱了，她突然又扑到静宜的怀里，止了笑，也没有咽泣的声音，只是紧紧地抱了姊姊的身子，把脸伏在她的肩上。

均暗地把一只手伸过去拉住了静茵的一只手。

六

担心时候太晚了，静宜急匆匆地走回来，一面按着电铃，一面还忍不住心里的焦急。她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把表带出来，说不定早就过了八点钟，父亲同母亲都起来了，会问起她到什么地方去。按了三次电铃也没有人来开门，也听不见答应的声音。她疑心电铃坏了，就再按一次，隐隐听到门房里的铃的确在响着，可是还不见有人来。她不得不用手来捶打，她听见有人应着跑过来，那声音很清脆，她以为是阿梅，打开门却看见那是静玲。她一手提了书袋，一手掠着覆到额前的短发。

"原来是大姊，我也忘记问是谁就把门打开了。"

静玲一面说，一面无邪地笑着。

"你还没有到学校去？怕晚了吧？"

"不晚，刚敲过八点钟，——大姊我问你，早上你怎么忘记叫我呢？"

"不是你有你的闹钟么？"

"它好象坏了，大概昨天晚上我没有 上 好， 它就没有响。"

静宜笑了笑，就轻轻拍着她的肩，和她说：

"你不要车夫送你去么？"

"不，不，他还没有我走得快呢！"

"今天你几点钟回来？"

"呵，姊姊连星期六都忘了，我要回家吃午饭，学校里的饭实在太难吃！好，再见！"

静玲说完就连跑带跳出了门，一直朝东去了，静宜随手把门关上。这时费利蹿了过来，一面叫着一面在她的身旁蹦跳，老王从客厅里探出头来，看见是她，就 急 急 忙忙跑出来。

"我不知道是您回来了，我正在收拾客厅呢。"

"张兴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还不知道？他昨晚上跟老爷告了假说伺候许老爷到济南去，半夜里就走了。"

"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呢？"

"老爷准了他，就没有惊动大小姐。"

"他倒好，有了差事就奔去，没有事就在这儿养老，什么事也不管，比谁都自在。"

"您别说，他倒是真心想侍候老爷的，他说过老爷的脾气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静宜缓缓地走，老王随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这时候费利突然看见那只猫，就死命地追，那只猫很敏捷地爬上房，一直钻进了顶楼的窗口，随着那扇窗推开了，一颗猫脸又探

出来叫嚷：

“死狗，做什么又追我的花花？看我哪天敲断了你的狗腿！——呵，静宜，你回来了？”

那张猫脸狡狯地笑着朝她招呼，她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就勉强地应着：

“姑姑早起来了，我才到院子里来看看。”

“哦——”

极致的抑扬顿挫都用在这一声上，跟着就把头缩回去了。

——她又不知道在那里捣什么鬼，这个家要是有她总也不会安静！

静宜暗地里这样想着，可是在一仰首间她看到折断的藤箩架，她就朝老王说：

“你看，早就告诉你们把这架子修好，到今天还是这样，——下面的草吧，乱成什么样子，好在春天也来了，爽性都解开也好。”

“我的腿脚不大好，不敢爬上去弄，张兴说他收拾来着，没想到他忘了，回头我告诉李庆来收拾。”

老王一面说一面去解那藤箩干上包的干草，静宜又止住他，吩咐道：

“你还是先收拾客厅去，看有客人来老爷又该生气。”

她说完了也走进房去，正遇见阿梅从楼梯上下来，她就急急地问着：

“太太醒了么？”

“才醒不大功夫，少奶奶在那儿呢。小姐的早饭还没有

吃吧？”

“不忙，不忙，我还不觉得饿。”

她跨上楼梯，把披肩放在母亲门边的小方桌上，就走进去。母亲已经坐在床上，精神很好似的，看见她就微笑着。

“你为什么也这样早起来？我每次总告诉阿梅不要惊动你，你每天晚上睡得那么迟，睡不足人是顶吃亏的。”

“我睡得足，妈，您还用操我的心么，我这么大了什么不知道！”

静宜故意笑着跳着走近床前，拉了母亲的手。

“唉，我怎么会不知道，无论你长到多么大，在我的眼里总是不知事的孩子。”

“您昨天晚上睡得好么？马大夫的药是不是有效？”

“睡得好，一夜也没有醒一次，我想马大夫的诊治一定有些不同，”

“阿梅也说您睡得好，可是我不信她的话，她还胡说青芬在您房里呢，——”

“是的，她才出去，大半回她自己的房里去了。”

“妈您今天精神好，我替您梳头吧。”

“那几根头发梳不梳有什么要紧呢？你看，还不到五十岁，头发都灰白了。”

“那不算什么，妈，外国人有的从小就是白金头发。”

静宜说着就解开母亲的发髻，取来木梳，为她细心地梳理着。

“你们上学堂的人不嫌妈讨厌么？”

“您怎么这样说，谁能不爱自己的妈妈呢？”

“那你可别说，静珠那孩子每回到我房里来都用手绢掩着嘴，我留心过好几回了，其实，她不来看我也好，她那怪香怪气真使我的心里不舒服。唉，十个手指哪能一样长呢，我也是多余生她的气……”

“她不会这样，妈，您也许看错了。”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

“还有静纯，他和青芬总象隔了一层什么，他们也不吵闹，就是显得那么冷冷 淡 淡 的，我 一 看 见 了 心里就难受。——”

她说着的时节呛嗽了两声，脸红起来，随着又说下去：

“——我和你们父亲的事你们不知道，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对我才不好呢，可是我忍耐，到底换过 他 的 心来。——呵，呵，这一阵他脾气不大好，还不是因 为 事 情不如意，把性情磨坏了！还有酒，他要是不灌酒也不会象这样。唉，人也是缘分，纯哥儿和青芬大约没有好缘，过两年也许就好了。”

这时阿梅正把粥端进来，母亲就和她说：

“你不是还没有吃么，就和我一起吃吧。”她顿了顿又说一句，“你不怕我的病吧？”

“妈，您怎么和我也这样说？”

七

三十年的劳碌不止损害了她的身子，也磨平了她那刚毅不屈的个性。谁还能想到三十多年前和黄俭之结合的时候全凭她坚强的决心才从顽固的家里跳出来发着誓说："好了，从此我们谁也不见谁"随着身无长物的黄俭之去。那时候连她自己一点也想不到要有个什么收场，母家原是有钱的，又过惯了舒服的日子；可是黄家却清贫，吃了午饭就顾不得晚饭。"可是那时候是我这一生最快活的时候"，母亲常是这样说，就是在回想到的时节她那无神的眼睛好象又放出青春的光辉。若是在年少时，没有那些皱纹，也没有那灰发，因为削瘦而陷下去的两颊将自然地丰满起来，母亲原有过人的姿容，那是从她的脸型上就可以看出来的。

"他除开读书以外，再没有别的事，——"母亲接着说下去，谛听的人就是她的儿女们，"——那时候你们的祖母还在，她一直就借给别人缝洗度日，养活你父亲和菁姑，——"

"妈，菁姑从小就是一张猫脸么？"静玲很关心似地问着。

母亲听到的时候怔住了，随后笑了一下，就说："你不要这样说，看姑姑听见不依你，——"

"哼，我才不怕她，她准定打不过我！"

"唉，不是那样说，跟妈妈学，有亏自己吃，有福别人享，——你们不是要听我说从前的事么，我还是说下去吧，——我来了，自然也做那些事，菁姑那时候只有几岁，也还好，她也帮忙。一家的感情都很好！你父亲一点酒也不喝，他的性情也极好。我很苦，可是我很快乐——"她又着重地把这句话说了一遍，轻轻地叹息一声，"我的妈妈原是极疼爱我的，在早也帮着他们说动我，后来看到我什么都不顾了，就一直哭几天；可是再过些日子她就暗地派用人送钱和衣服来，我什么都不要，只把我妈妈亲自给我绣的一方彩花巾留下了，那是我过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她做给我的。我从此不见我的妈妈，想起她来的时节，我就把那方彩巾拿出来呆望，我知道她还是对我极好的。也许后来我还可以看见她，要是不在我二十一岁那一年搬到这里来，这一迁动，好几千里地隔在中间，就再也不曾见了，——"

"——我一点也没有看错，你爸爸在二十三岁那一年就着了一个道尹赏识，请他去参办政务，就从那时候他的事业一步步地向上；可是我和他的感情就一天天地坏了。"

"——那也难说，他那么忙，除去正事还有一些酬应，到得家来就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什么事也不管，也不愿意听，就是到时候把钱交给我度日。有了钱就不同了，祖母常

是抱怨为什么不把钱给她，姑姑才到十岁边就也要搽胭脂抹粉还要穿好衣裳。她们都把一些气话说给我，我向你爸爸说，他又不耐烦听，后来我爽性不说了，都忍在心里，都忍在心里，——”

“妈妈现在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都忍在心里的缘故，”

“傻孩子，不忍耐你要我怎么办呢？没有人听我的话，那时候你爸爸就学会了喝酒，常是回来醉得人事不知，我只有难过得流泪，还不敢给你祖母看见，看见她就要骂我，说我没有享福的骨头——”

“唉，其实那时候怎么说得上享福呢，你爸爸每月拿的薪俸除去用剩不了许多，也不过够我们吃饱了肚子，还有足穿的衣服，她们可不体谅我，总说钱都给了我一个人，你们想那时候我有多么烦恼。可是我打定了主意，任劳任怨，随她们怎么样说也不管，——”

“——好容易熬得把菁姑嫁出去，没想到她才不到二年死了丈夫，又接回来住。我也并不是怎么恨她，我只愿意要她尝一尝嫁出去的滋味；这一番倒是使她安静了，性情也象好了许多；可是不到半年，她又挑东拨西，比从前更甚。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命苦，这一生一世也断不了小人，——”

“——我想我是受苦的命一点也不假，只要我能动，什么大事小事我都要经眼经手，别人做好象我都不能放心似的。你们常劝我，我也不是不知道将养，就是我的性情不对，一定要拦阻我，我的心还真难受。这些话我跟别人可以不说，向我自己的儿女我能说，你们知道了就明白怎么样才是对妈妈好。你们有的不喜欢我，妈妈不是不知道，我也能

忍，总有一天你们回过来，想起对妈妈不该这样，自然而然就对我好了。可是我已经老了，我的身子又不好，我还能忍几年呢？我要你们都知道妈妈受过多少罪，没有享过什么福，你们就是我的命根，我只惦记你们，爱你们，你们也能知道妈的一番苦心，那就是了。——"

"——我化了十五年的功夫把你爸爸的心感化过来，到了他知道还是结发夫妻恩情长，他也就不到外面胡作非为了。可是这几年他的运气不好，他比不得我妇道人家，可以整天坐在家里算不得什么，他本是做大事的人，你们想要他闷在家里可怎么成？那年民国革命倒没有革掉他，这一回却让他丢了差使，就说最近蔡市长是他从前的下属，每月把二百块乾薪送上门来，可是他哪里看得上眼呢？钱他倒不在乎，他还想做事，小事他不做，大事谁给他？他近来脾气不好，都是因为这缘故，不然他是不会这样的。还不难为他，这么大的年纪，这几年来真看透了炎凉世态，亏得还有蔡市长那样的人，我们盼着吧，盼他的老运转过来，那下就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了！……"

八

当着静宜正要从母亲的房里退出去的时候，母亲就又叫住她：

“宜姑儿，今天是礼拜六吧？”

“是的，妈，您有什么事？”

“孩子们不都要回来么？”

她停了停，接着回答：

“我想是的，玲玲还说要赶回来吃午饭。”

“早告诉厨房预备点菜，省得晚了又来不及，婉姑儿的胃口总不大好，玲姑儿是不大择食的，茵姑儿欢喜煨火腿，告诉他们早点在炭火上煨起来——”

“呵，——”静宜应着，突然眼睛一酸，赶着背过身去掩饰着：“我真该听妈的话多睡一点，动不动眼睛就会流泪。”

“是呵，上了年纪的人话不是全不可信的，你，你还好，那些孩子们只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再告诉你，不要动菜

饭帐上的钱，我给你钱去弄，我看你们吃也是高兴的。”

母亲说完就从枕头下面取出钱包来，正待拿给她，她就说：

“您不用管好了，我自会去办，钱我先垫上，过后再向您拿不好么？”

“你有多少钱，还不如我交给你些钱，随时由你去办，省得我费神。”

“好，好，过两天您给我吧——”

静宜一面说一面急急地跑出来，她赶着跑回自己的房里，让忍了些时候的泪爽快地淌出来；可是房中凌乱的情形激怒了她，就没有一个用人进来收拾过一下。她想发一阵脾气，可是与其那样闹一场，要母亲听到也不好，还不如自己收拾。她先打开窗门，把被都放到平台上去晒，才放好了，一眼就看到下面的亭子里好象有一个人。她看了看，没有看清楚，她就叫着：

“谁在亭子里呵？”

没有回答的声音，只是那个人影显出来，一双阔边的眼镜，一个紧皱着的眉头，还有一副永远不安的神情。他转过身来，朝她望着，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里象是还拿了一本书。

“噢，是大弟在那儿，我还当是谁呢；怎么你今天不到学校去？”

“不是我和你说过么，星期六没有课？”

“哦，哦我忘了，”她笑着，依据以往的经验，和他说话要十分的谨慎，因为他多疑好思虑的个性，常常把一句极

没有关系的话当成很严重的。

“为什么你到那边去呢？——”她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这三个字很不妥当，（其实那三个字是静玲好说的，不知不觉影响了她）赶紧就接着说：“那亭子很不干净，也没有打扫过，天还不大暖和，……”

“不，很好，很安静，”

说过了这几个字，他就又转过身去，静宜呆呆地望些时，就轻轻叹一口气，又回到房里来。她的心里在想：

“如果我是青芬的话，嫁了这样的一个丈夫，那我该怎么样呢？”

她一面思索着，一面整理着房里的什物。她把静玲床上的书放到书架上，把堆在床下换下来的衣服检好，预备交给张妈去洗。桌上的水果皮丢到地下，墙上的日历撕去一张。

“这孩子真粗心，总是把梳子东丢西丢，衣箱的门也不知道关好，拖鞋东一只西一只，到晚上用起来就找得满头大汗……”

她边收拾边念叨着，大致都就绪了，一眼看到瓶里枯萎的花枝，就取下来丢在痰盂里，瓶里发臭的水也倒出去。正在这时候，张妈走进来。

“张妈，你这一早晨到哪儿去了？”

“我在三楼姑太太那儿呢。”

“怎么，从早到现在就在那里？”

“可不是么，还是我说怕老爷起来了，她才放我出来。”

“她要你干什么呵？要你替她收拾房子么？”

“那您可说的不对，她的东西才不给我们动呢，今天早

上我到她那儿去倒过痰盂扫过地她就不让我走，就要我替她捶腰捶腿，——可说，大小姐，您可别跟她说，她说不许我告诉您，她要是知道我说出来可不依我呢，——”

“我还那么不讲理么？——”

突然间那高亢干枯的声音响起来，被说到的人抱了她的猫已经站在门那里，没有人想到她会来，也没有听见脚步声音，张妈呆住了，静宜也怔了一下；可是那象尖指甲搔在铜器上的噪音又响起来：

“——昨天晚上着了点冷，腰腿酸痛了一夜，早晨她来了，我问她有事没有，她说：‘没有什么事，太太还没有醒，大小姐出去了’——”她说到这里，故意停一停，把那圆溜溜的小眼朝静宜一翻；张妈好象忍不住了，抢过去说：

“姑太太，您可别这么说，您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我说：‘我一起来就到您这儿来，还没有到二楼去，’——”

“你连我说话也不容呵！——”她简直是号叫起来，静宜急忙和她说：

“姑姑，别这样大的声音，要我妈妈听见又该不知道什么事骇怕了。”

“你看她，还不等我说完就抢过去，真是，连下人都欺负我这寡妇了，——”她把声音稍稍放低一点，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转着眼泪，静宜看惯了的，也不去劝她，等她说下去。果然没有一分钟，她的眼睛就又干了，她接着说：

“——我想你们又没有事，就叫她替我捶捶也不为之过呵，没有想到她会跑到下面来搬动是非，我知道，别人都容

不得我呵，——”

“姑太太，您别这么说，我们又不是黄家的人，我们犯得着——”

静宜赶紧拦住了张妈，吩咐她把衣服拿下去洗，回头来扫地：正要大大发作一番的姑太太也不得不停止了，气愤愤地把猫打了两下，一转身就跑出去，这一次她的脚步声音很重，踏着楼梯咚咚地响，静宜一直听得出她跑到楼上砰地一声关上自己的房门；她想着她又该倒在床上哭，或是偷偷地吃些干点心，等一下犯脾气不吃饭了。

九

静宜呆呆地站了一会，就走去把房门关了，然后自己走到窗下的一张沙发里坐下。她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她只要能独自安安静静地坐一下，没有这个家，没有别人，只有她自己。只是这两三年来她已经感到极端的疲乏和厌倦，她想到母亲身体的不佳不是没原由的了。事情原都不大。可是那么多，那么烦人，她想起了自己自从读完了大学，不要说没有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上去，就是读过的书也很难打开来翻翻。她记得从前自己有那么多的理想，没有想到为这许多细小的事把自己一天忙到晚，显然地因为过度的劳碌，自己的身体也一天天地坏下去。她记得当初母亲为这些细小的事忙碌，生气的时候，她常常劝她，说是为什么为这些不相干的事忙得这样或是气得这样呢，如今这些事堆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她一点也没有少忙，一点也没有少气。

就说到菁姑那样的人吧，她记得自己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选读了心理学的课程就着实地把她分析过一番，想到她

的遭遇和环境，就觉得她那阴险乖僻的个性原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多少也想到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当她真的来缠到她，把一家宁静的空气都搅乱了，她也就不能平心静气的以阔大的度量来宽恕她了。

有的时候她常想逃避一切，她再不能忍受那些烦聒；可是那些事物几乎象影子一样随了她，她常是怨恨似地低低地说：

“除非我死了，我才得安静……”

可是这样的话她不能使父亲和母亲听见，他们平时就总觉得对不起她，要她一个年青青的人管这些事；也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听到，因为他们敬重她爱她，（虽然她的方法和手段都各不同，）更不能给那个险诈多嘴的姑姑听到，她会添枝加叶说出去。所以那样抱怨着的时节，总是她一个人，也只有她一个人听见。

才独自享得片刻的恬静，张妈拿着扫帚推开门进来了，她就立起身来站到窗前去。

“唉，我可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阿弥陀佛，怎么嘴会那样能说，——”

张妈已经起始扫地，嘴里还念念叨叨地。静宜仍自面朝外吩咐着：

“不要忘记把沙发下面床下面也扫几下，五小姐常把果皮丢得到处都是。”

“您不必告诉我，哪一天我也没有忘记，——就说姑太太，真是的，怪不得早就没有了丈夫，——”

“不要说了，张妈，你不要说了吧！”

她几乎是很不耐烦似地叫出来，她对于这些事实在一点趣味也没有，她没有那么多的精神来耗在这些事上面，她还只希望张妈快些做完了事，把自己一个人剩在这里再过些时。

墙上悬着的钟敲着，她没有数清是几下，转过身来，看到那只长针正和那只短针做成九十度的直角。

“想不到都九点了，张妈，你知道老爷起来了么？”

“我不知道，八成还没有呢，厨房的稀饭锅还没有拿下来，大概是候着老爷吧。”

“唔，——”她一面应着一面就匆匆地走出来，在楼梯那里正遇到青芬。

“大姊，——”

青芬仍是那么阴郁地叫着她，在脸上露出来很勉强的笑容。那张扁平的脸上，凑合着眼睛，鼻子，眉毛，嘴，还有两只耳朵。个别地来看都还很匀正很精细；可是要排在一张脸上就显得那么平凡，那么不动人。而且她的脸永远象罩了一层阴云，还不是六月的急雨天，却是黄梅左右湿腻腻含了浓重水分的天气，使人见到就起了不快的感觉。

“青妹妹——”

象回应似地她也叫了一声，脸上也露着微笑；可是她们就再也没有别的更多的话说，青芬走回她的屋子，静宜走下楼去。

静宜就走到最靠里面的房门的前面，轻轻用手敲着，没有答应的声音，门也没有打开；她再用力一点敲，还没有动静；她就转动着门轴向里推，好象并没有锁，很吃力地推开一条缝，同时就有一股浓烈的酒气扑出来。她别着一口气还

是向里面推，朝下望，才看到倒在门下的正是父亲的身子。

她的心猛烈地沉了一下，随即安静了，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她再用力推着的时节，已经惊醒了他的好梦，就模模糊糊地问：

"谁呵，……谁呵？"

"是我，爸爸，是静宜，——"

睡着的人还哼哼唧唧地躺在那里不肯起来，听到最后的这个名字，就一骨碌地爬起身，她就在这时候推开门进去。

"这是怎么说的，我怎么会睡到地上来？唉，——"

他一面说着一面深深地低着头，好象自惭似地不肯抬起来。他那几根稀疏的头发平时在头上贴得很好的，已经凌乱了，露出里面油亮亮的头皮。

"您再去好好睡一下吧。"

"不，不，我睡得很好，——要不，在床上躺一下也好。"

他边说着就边移动他的身驱，可是他的身体摇幌着，象是站不稳的样子，她就赶上去搀着他。她扶他到床前，替他脱了鞋，他就躺好，她再把一张被给他盖好。睡下去眼睛就闭起，随着突然又睁开了，他那只比右眼小一点的左眼极力抽动着，向她问：

"你母亲今天好一点么？"

"好一点，不，好得多了。"

他微微地点着头，两只眼睛仍自大睁着望了她，她不知道父亲这是为了什么，她也不敢问，就笔直地站在那里，随后他的眼睛闭上了，她低下头去，看见他的睫毛已经浸在漫了眼皮的泪水里。

十

“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这算什么年月？……想当初，想当初，……没想到时代变了，变成这个样子，说新不新，说旧又不旧，……呵，呵，过渡时代，……”

对于任何一件事黄俭之都能用这相同的论调来说明，来断定，终于得到他自己的结论。自然，五十五年的岁月使他看尽了这社会的众相，而近八九年来，显然地他觉得这社会是踏上了一条更危险的路。因为他自己的失势，使他看到了社会上那些惯于以笑脸迎人的，还藏着一副冷冰冰的脸型。一个个地看到了。这还不只是人与人的问题，整个的社会好象也冷淡了他，把他完全忘掉了，没有人再记起他的才干和他的魄力。他时常愤愤地说：

“虽说我只是一枝过时的花朵，被人丢在墙角那里，再也不见天日，就那样腐烂下去？虽然不能说是十二分的了不得，我总也是个人才呵？论经验，论学识，我哪一点比不上他们那些年青人？可是什么都没有我的份，就要我这样活下

去等死么？……”

为了不愿意长久地活着‘等待死亡’，他就缩短了清醒的时间，——那就是说他放纵地饮酒，常常在醉中过日月，什么都不管。

在他那张圆脸上最先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个通红的鼻子。从很远就可以看到通体的红色；可是走近看就不同了，那是在表皮里象叶脉一般的红微血管一支一支稠密地布满，象是一碰就可以触破，立刻便有血流出来似的。左右的两个颧骨那里也显得很红，那并不是健康的肤色，和他那红鼻子有相同的来源，就是因为他酒喝得多，心脏麻痹而转到衰弱，才使他有了那不正当的红色。在一副阔边大眼镜的后面那只比右眼小一些的左眼，时时抽动着，当着愤怒和酒醉的时候更显得厉害。唇上的胡子，因为烟薰，变成赤黄色，他的头发却大体还是黑的，不过很稀少，（若是在那里面寻出两三茎白发来自然不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平时梳理得很好，恰恰盖上他那油亮的头皮。他时时留意应有的身分，他总觉得和平常人有分别，——只要他醉了，就什么都忘记得干干净净。

才失势的时候，家居的生活使他困恼，他不断口地抱怨，对于社会，对于人，一坐下来的时候就叹气，他的性情很暴躁，谁也不敢再惹怒他。可是渐渐地他安静下来了，他把那间原来算是他的读书室的“俭斋”做为他的卧室，起居室，也是他自己的酒窟。他常是躲在那里。关紧门，那房子在冬天没有太阳，在夏天没有凉风。

迎门的墙上悬着一对五言联，是‘惟勤能补拙，尚俭可成廉’，此外还有一幅淳化笺的横披，上面画了两个钟鼎文

的字形，十个人会有九个不知道那是什么字，可是就在那上面的左侧有几行行书，写出俭之先生是怎么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只有伟大的思想，还有伟大的心，——同时也有伟大的志趣。从政之暇，还有手不释卷的好习惯，故言其室为“俭斋”，最后是“焚香煮茗，古趣盎然，窗下披卷，洵天下之雅事。”所以才写了两个字，用以补壁。再就是××年的月日，和写者的姓名。不知道那时房子才造起来，是不是因为一间没有用，就分配成他的读书室，或是象许多在任何方面成功的人，有附会风雅的心特意装点出这样的一间读书室来；可是在墙下确是有许多书架，上面堆满了四部备要，古逸丛书，二十四史，……总之那些书都看得出来是成套地买来，就装到那书架上，一直也不曾翻动过。在那些古书之外，还有用木箱装起来的说部丛刊和饮冰室文集，另外有一个书架，排满了十几卷东方杂志。可是现在呢，在那些书的后面正藏了许多瓶三五十年的陈酿，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是诚心地答应过好心的静宜再不喝酒了，他也不曾说明那后面还有许多存货。他心里确是想着真的不再去动它们了，可是他还没有决心把它们都打碎，他想着让它们和那些书一样地在那里吧。可是不久他就象自己瞒着自己似地又从那后面偷偷地取出来，那多半是别人都已睡熟的深夜，他独自喝起来。他心里时时想着：“我只喝这一次，……我真对不起我的孩子们，……下次一定不再喝了，……”一直到他再不能把酒杯送到唇边，意志完全模糊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只记得愈向下是愈舒服的，……

在另一面的墙上悬了他自己的一张三十六寸放大相，写

明是五十岁那年照的，穿了道服，那双阔边的眼镜也没有戴上。不是因为几年的不如意有遁世的心念，就是由于这几年来对佛道星相都发生了兴趣，才留下那么一张古装的照片，而且下款写的是无尘居士自识。

墙角那里有一个四尺高的玻璃橱，里面一层一层地放了不同颜色的印石，有大有小，总是三方一套地放在雕镂精致的红木架上，象陈设一样地放在里面。

更使这间房子象一间读书室的是那一张大书桌，案头有一方大石砚，一块墨已经碎成许多块，因为没有人动，还保持它的原形躺在那里。笔筒里插了大大小小十几枝毛笔，还有一根马尾的拂尘。笔洗的水早已干了，墨迹留在底上，还有两三个小虫不知道已经死了几个寒暑。一部线装的辞源和康熙字典占据了两个案角，留在书桌中间的不是书，却是一个白铜水烟袋，一个江西瓷的小茶壶，一把梳子，还有一部麻衣相法。时时还有一个小茶杯，充满了酒气，却并不永远是那一个，有的时候为表示决心把它打碎了，随后又是一个新的。

离开书桌不到五尺远就是一张床，在枕旁是一部曾文正公家书，这部书倒是时常被他翻阅，所以有些书角都翻过去，象竖起来的狗耳朵。虽然只是他一个人睡，那架床却很宽，黄铜的床架没有光辉，可是还不曾上锈。

静宜忍着使她要呕出来的酒气，等他睡好了，就轻轻地到窗前把窗门推开，她向着窗子深深喘了两口气才转过身，象往常一样地把那个酒杯从窗口丢出去，听见它在墙根那里清脆地敲碎了。她拾起倒在地上的酒瓶，就提着脚跟悄悄地走出去。

十一

静宜从“俭斋”出来，到厨房吩咐过就赶着走到前院去，她实在是需要点新鲜的空气。不知不觉地她也走向那座小亭，静纯已经离开了，地上只剩下几根烟蒂。一方手绢留在座位上，显然是他遗掉的。她就检起来，结在衣纽上。微风摇着竹林，沙沙地响着，好多片干枯的长叶落下来。费利正自有趣地扑来扑去，以为那是飞下来的蝴蝶。突然它的耳朵竖起来了一下，就猛地朝门那边跑过去。接着她听到大门拉开的声音，好象有一位客人和老王说几句话就回转去，那门随着又关上了。她看见老王拿了点什么朝里面走，就叫住他问：

“有什么事情呵？”

“呵，大小姐，您在这儿，我还不知道呢，——有一位赵先生，来看大少爷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少爷一声呢？”

“大少爷出去了，客人留了一张名片，说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噢，大少爷什么时候出去的？”

“没有多大功夫，不象到远处去，帽子也没有戴，可是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吃饭不必等他——真是，我还忘记告诉大小姐呢。”

“好，你把名片交给我吧，我替你带进去。”

她从老王手里把一张名片接过来，上面印着三个仿宋字“赵如琏。”

“赵先生到这儿来过的吧？”

“常来呵，有一辆自用汽车，很阔气。”

“那么熟你还要别人留片子做什么？”

“老爷吩咐过的，说是规矩不可错，凡是有客人来，总得讨一张名片。”

“你没有问大少爷到什么地方去么？”

“我问过了，他没有理我。”

“好，好，没什么事，你去吧。”

老王转过身去才走几步，就又回过来向她说：

“大小姐，您看，李庆在那儿收拾藤萝架呢，下边的草我也解去了，您看这院子里还有什么该办的？”

王升得意地等在那里，她却说：

“你自己去看吧，该整理的地方多着呢，都要我说才做还成么？”

老王一面答应着，一面转过身就急匆匆地走了。

说到整顿的话，象这样的仆人早就该辞去，人已经到了六十岁，手脚迟钝，眼睛又不行，遇巧耳朵还听不清，可是每次说到要不用他的话，父亲或是母亲就来拦住了，说是他

已经那么老，我们不要他，还有谁要用他？看他随了老爷二十多年，就勉强赏他一碗饭吃吧。他自己，也就有时倚老卖老，背地里说起来总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的”。自然那是事实，幸而他不过在男女仆人那边说说炫耀自己而已，他还不敢公然用这个理由来要挟。再说那个李庆呢，原是雇来做包车夫的，已经做了六七年那是自从父亲把汽车取消就预备了一辆车。可是在一年前他跌伤了，治疗两个月，好了的时候走起路来就一跛一瘸，虽然不十分重，也显得很不方便，他一直还算做一个车夫，可是没有人愿意坐他的车，说是由于人道也好，或是由于太不舒服也好；但是要他做起别的事又总是那么不高兴。有时惹起她的愤怒，就想辞去他了，静玲就会说：

“为什么不要他呢，他给我们当了苦差，连腿脚都残废了，怎么好不要他？”

“好，照你说我们该给他养老！”

“不是那么说，姊姊，假使我的腿坏了，你对我怎么样？是不是还要做他那样的苦工！碰巧象姑姑那样的人出去照样还得拉车？一点也闲不下来，我总以为有钱人的手稍稍抬高一点，穷人就过去了。”

“你不要想我们还是有钱人，看不出来爸爸这几年的事不如意了？”

“唉，不管怎么说，穷死也比他们强得多，人家说‘船破有底’，我们的底不还是很大么？”

“大，大，有一天就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才好呢，我们可以自己赚饭吃，我们走进

社会，不愁没有饭吃。”

“也许你的想法不错，至少这个社会得改过，照我所见到的社会，对于我们没有一条路。”

“所以，我们改造社会，用一个新的来代替旧的，先是破坏，然后才是建设——”

“够了，够了，我不要听你这许多，眼前我们就得替那个瘸腿的车夫养老吧！”

说到这样的时候，静宜总是笑着止住她，她知道在她胸膛里有一颗热血的心，不是太早了就是太迟了，总之她知道这颗心对于现有的社会是不适宜的。

于是一切的事情都照原有的样子存在着，——其实并不能照原样的，如果不能一步步地改进，那就只有退后之一途。她自己又没有十分坚决的意志，虽然看出来整个的家是将顺流而下，她也曾经象能干的船夫把竹篙撑下去，并没有能支持住，终于还是要被急流冲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一部的破碎还是整个的灭亡呢？或是也能有那么一个幸运的所在使他们得到救星？她一点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有什么样的效果是一点也无法知道的。

“人生是一个谜，——”她时常这样想着，谁能知道谁的收场呢？活在世上的努力不过是为自己挖掘坟墓，准备把这个不知何所来的身躯归还给土中，成功的人不过到老死能安然地躺在土里，有些人掘得并不深或是土地对他就是难破的铁石，到死后还不免为鸟兽所啄食，……就是这样，呵，就是这样，……

十二

还没有等她离开那座亭子，静纯已经从外面走回来了，她就一面叫着他，一面朝他走过去。

他停住脚步，站在那里，两眼望着地下，当她走近了的时候突然抬起脸来向她问：

“不是你说那边不大干净，天还不大暖和，怎么你也到那边去呢？”

静宜猛的被他这么一问，倒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忽然想起来，她就笑着说：

“我看见你的手绢忘在那里，特意去给你检起来。”

她说着把纽上结着的手绢拿下来递给他，他一面接过去，一面“唔，唔”地应着，随着他又把头低下去。他总是那样，对于任何人都取着攻势，每一个报复的机会他都不错过；他欢喜思索，一大半的精力是化在怎样来防备别人。

“——方才还有一个人来看过你，留下一张名片。”

她继续地说，把名片也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看，好象极

不耐烦似地就把那张名片丢到地上，同时鼻子里哼了一声。

“真讨厌，他有什么事情来！”

“老王说了他没有什么事，不过来看看你，——”

“看看我做什么呢？我又不是明天就死掉？我真不喜欢他，他时时想讨人喜欢，我可就偏偏厌烦他！”

如果是别的妹妹们说出这样的话，她自然要有一番话来说；可是对于静纯，从经验上知道沉默比言语好得多，她就再也不开口。等着他掏出纸烟来，点起一支抽着，然后一转身就走向房里去。原来卧在房门那里的费利，好象也深知他那冷淡无情的态度，看见他来了，即刻懒懒地站起来，夹着尾巴一声也不响地走到门边去，给他让出了道。

他拉开门走进去的时节，还把头转回来看看，好象以为有人跟在他的身后似的。

静宜时常想哲学本来是解决人类许多问题的，要人们活得好点，智慧点，可是象他那样学哲学的四年级学生，怎么象是有点反常了呢？也许把哲学的方法应用得太多了，感觉变成过度敏锐，才处处怀着提防别人的心？她自己对于哲学没有十分兴趣，所以对于他和哲学的关系也就不愿意想得太多。有时候她想鼓着勇气用自己读了一年哲学的那点常识和他谈一点哲学问题，可是她从来也没有那样做，因为平时就深知他虽然喜欢哲学，却从来绝口不谈。就是有一次父亲骂起他来，说：“什么哲学，都是些空论，有什么用处？中国不需要这些。”他也一声不响，并不做任何辩护，站起身，迳直走出门去了，他只说一句：“天才时常被人忽略，被人误解的，甚至于被人虐待的。”可是他跟着就加上一句：

"我并不是天才，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我 可 不 是天才……"

静宜呆呆地站了一会，也就走进房去，到了"俭斋"的门前，谛听里面还没有一点动静，她就走上楼梯，转到母亲的房里去。母亲正自把床边的收音机转开听着里面的戏曲，看见她走进去，就扭关了。

"您听呵，为什么关了呢？"

"我也是闷得慌，不然我也不喜欢听的，再说我也要和你说两句话。"

母亲带了脆弱的微笑说着，她就检了床边的一张椅子坐下。

"刚才你姑姑——"

"怎么，她又到您这儿来说了么？"

静宜一下就气起来，拦住母亲的话。

"你听着，她说也算不了什么，难道我还不知道她的为人么？不过我想这种人犯不着去理她，她也不是一年半年这样子的了。——"

"妈，我也没有顶撞她，我什么也没有跟她说，——"

"她也没有说你说了她什么，不过抱怨你为什么不压服两句张妈，好象让她在下人的面前丢脸。"

"您不知道，那可只怪她自己，其实她来说我的坏话我一点也不气，我气的是我不愿意您知道这些小事，她还偏偏故意来告诉您。"

"那你是怕我着急生气，可是我早已看开了，我只注意我自己的身体，才犯不上跟她生那些闲气呢。"

“妈，那才好，那才好！”

静宜的心放下去，笑着向母亲说。

“真是我再要象从前那样傻，还不得把命送在她的手里。”

母亲说完了，把放在枕旁的纸烟抽出一根来，正要点起来抽，看看她，又放下了。静宜立刻抓了母亲的手说：

“妈，不是我不许您抽，实在是对于身体不大好，——”

“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就是因为太闷，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对于母亲抽烟，她有极矛盾的意见，她清楚地知道烟对于她是没有好处的，就时时劝阻她；可是真的看到她许久也不点一支烟，她又记起母亲说过的话：“我若是不抽烟，就是极不舒服”，因之引起她的忧虑。

“我也知道，我的意思是等您好起来还可以照样抽的，”

“唉，我还能好起来么？”

“妈，您可别这么说，我们这一群——”

“要不是惦着我的孩子们，我早就完了。那些年，横气顺气受不完，自己就想还不如一死了事，来一个大解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们，——”她停了停，接着又说下去：“我要多看你们些年，更是你，做妈的觉得对不起你，要你年青青地操这份心，我的一份大心愿也没有了结，要说刘家，——”

一听到母亲的话转到那上面去，她立刻拦住：

“妈，不要提那些事吧，过去的就过去了，我怕听那些，——”

“也不是我好说，实在我想起来心里就难过，都是我们

的不好，不过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一回事呵。好孩子，你说，”母亲温柔地拉了她的手，“你告诉妈，你是不是有什么好朋友，你告诉我，我替你在你爸爸面前去说。”

静宜呆了似地停些时，然后就急遽地摇着头，坚决地表示她没有什么人。

“——总得慢慢有一个，这不是事，你年青青的，……”

为了止住母亲关于这一面的话，她“唔唔”地含混应着，母亲就满意似地说：

“那才是好孩子，古人说一顺为孝，那才对呢，——可说，你爸爸起来没有？”

“呵，呵，——”她为这句突然来的问话怔住了，随即很快地答出来：

“起来了，大概是到公园绕弯去了吧。”

“他又喝酒了么？”

“没有，没有，——”她急急地说，生怕母亲会看出来的样子，为了更使母亲相信，她还说：“就是上次您把酒杯当面摔碎，爸爸就不再喝了。”

“其实我是为他好，多少事都耽误在酒上，他的身体也愈来愈不行，有时候他坐在我床边，他的心跳震得我的床都动，我也问过医生，他们也说那是酒喝得太多的毛病。我也病，不能时常去看他，你可得常留神，——”

“是的，我知道，我常到他房里去。”

“要说也没有法子，他实在是闲不住，他本来是做大事的人，哼，做大事的人，——我们都盼着吧，看相的都说再有三年他的运就转过来，那时候他就一定，一定不是这样子了。”

十三

惦记着和母亲说过的谎话，静宜从母亲房里出来，就又到楼下去，正遇见老王推开门进来。

“什么事情？”

“市政府送信来请盖老爷的图章。”

“好，好，你交给我，就在这儿等等吧。”

她接过了送信簿，故意用力推开门，躺在那里的人仍自安然地酣睡。她走到书桌的前面，就把放在锁孔上的钥匙一转，拉开抽屉，取出图章来在上面印一下，把信放在桌上，簿子又送给在外面等候的老王，她才又走进来。

原想自然地能惊醒他，可是最后砰的一声关上门也没有能使他张开眼睛。客厅里的立钟，悠扬地打了十一下。她不得不一面推着他的身子一面叫：

“爸爸，醒醒吧，十一点都打过了。”

被推着的人，又哼哼唧唧地响了一阵，然后伸开两臂大大地打了一个呵欠，才揉着眼睛，一看到是她霍地就坐起

来。

“呵，你早起来了。”

他象什么事都不记得似的问了她这一句，他望望打开的窗子，又看看自己不曾解开的长袍，象是想起一点来可是很快他就不去想，一转身把两只脚插到鞋里。

“方才市政府送信来我替您打过图章。”

“好，好，又到月半了，真快，把钱数一数就收到帐上好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两只手掌在脸上用力地搓揉，随后长长吐一口气。

“你母亲好点了么？”

“好些了，象是我跟您说过。”

“对了，我记得她也是好一点，——”

“您洗洗脸吧，快要吃饭了。”

“是么？现在有几点钟？”

“十一点敲过了。”

“真不应该，真不应该，曾文正公说过凡百弊病皆从懒处生，我太懒了，不应该，不应该！你母亲没有问起我么？”

“问过了，我说您到公园去，别的什么都没有说。”

“那就好，那就好。”

他说着，用手抹着头上那几根头发，看见她要走出去，就告诉她把老王替他喊来，还提醒她那笔钱她没有拿去。

其实她原是想到楼上去的，听了父亲的吩咐，把那个信封装在衣袋里，就跑到外面把老王叫来，然后才走上楼。象

鬼魅的影子似地，她瞥见那个象猫的姑姑和那只猫进到母亲的房里，她随着也走进去。

看见静宜也进来，菁姑就不开口，只是把那圆圆的小眼睛在房里溜来溜去，在她脚边缠的那只猫，也把鼻子东伸西伸地嗅着。

母亲厌恶地望着她，可是也不开口，等她出去了，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口气。

“真象一个贼似的。”

“家里的事不是我管，我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她是这样。”

“是呢，你还不知道，有些她用不着的东西也拿去，不是藏在箱底发霉，就是毁掉，我真不明白她存的是一份什么心。”

看见又引起母亲的一点气愤，静宜就赶着说：

“好，只要爸爸的事情好，随她去弄，看看她有多么大的本领！”

“想不开的时候我也只得这样想，要不真会把人活活气死了！”母亲停了又说：“可是你爸爸呢，怎么还没有回来？”

“呵，呵，——我想，就，就要回来了吧。”

“我也很替他担忧，也是快六十的人了，又好酒，手脚就显得不大灵活，唉，就说三年后好运气转过来，他怎么还能象从前那样操劳呢！”

“那您可别说，心情顺遂，人的精神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

“你听，”母亲打断了她的话说，楼梯上迟缓的脚步声微微地传进来；你到外面去看看他吧，大概是他上楼来了。”

静宜答应着，才走出门口，就看见他捧着水烟袋在上来，她故意提高声音说：

“爸爸您才从公园回来么？”

他一面点着头，一面应着：

“噢，噢，是的，——是的。”

十四

工厂正午的汽笛象要钻破了天似地叫着，惊醒了将要沉入睡境的静宜，她急急地从沙发里站起来，抱怨着自己：“怎么会大清早就又要睡呢？”

她走出自己的屋子，还是向母亲的房里去，父亲仍自坐在迎门的椅子上，象一动也没有动过。她准备好了母亲该吃的药，就捧到母亲面前，母亲皱皱眉，把药吞下去，就急着用水漱口。

“唉，这气味真难闻。”

母亲缓过一口气来说，父亲象有什么感触似地忽然说了一句：

“本来是的，良药苦口，——”

“不要说了吧，我还不懂得么？这药并不苦，说不出来的一股味道，苦——我尝得多了，我才不怕苦呢！”

静宜很怕这闲谈会引起不快的争执，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父亲只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和她说把马大夫的

药方拿给他看看。

这也很使她诧异，她知道父亲稍稍知道一点本草，中医开过的药方照例他要看过一遍的；可是西医的药方他看些什么呢，她记得那上面只是一些缩写字，连她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当着她正要去寻出来的时节，突然想起来那张药方并没有拿回来，她就说：

“好象药店留下了，不在家里。”

“那真岂有此理，如果弄错了怎么办？——要是照原方再配一剂又怎么办？”

“他们也并不把那药方丢掉，如果要买药只要说出号数来就可以。”

“哼，这总是不合理，今天大夫来么？”

“今天不来，要下星期一才来。”

“好，你提醒我，我来陪他，就便也好和大夫谈谈。”

正在这时候，阿梅进来问在哪里吃午饭。母亲就问着是不是静玲赶回吃饭，若是回来的话，就在她的房里吃也好。

“——我不能吃，我看着你们吃也高兴，只有玲玲那孩子还吃得，又不择食，年轻人原该都象那样才好。——呵，阿梅，佛前的饭香你烧了么？”

阿梅没有能立刻答出来，母亲就说：

“我早知道你忘记的，天天如此，去，快去，先去上香，有什么事再办！”

“饭菜的气味不好闻，又吵闹得很，还是在过道吃好一点吧？”

静宜不敢阻拦母亲，只象是提醒她似的；可是母亲并没有改变她的意思，等阿梅回来就吩咐把桌子张起来。

“去，去，张妈做什么了？快点弄，这样慢吞吞的我真看不惯，等下五小姐回来就等不及了。——喂，宜姑儿，是不是车夫到学堂里去接？”

“没有，她才不愿意坐李庆的车呢。”

“这孩子真怪，我真摸不清她的脾气，可是，她的心地还不坏。”

“说话可真有点不知深浅，常常一句话要别人连弯都转不过来。”

这时青芬走进来，就在门边那里站住。母亲就向她问：

“静纯不在家么？”

“他出去了。”

“我看他回来的，我还和他说过话，——”

“他又出去了，说是吃饭不必等他。”

“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忙来忙去，”父亲把一口烟喷出来说；“曾文正公说过的居家四败之一，子弟骄怠者败，他正好有这毛病。”

母亲把眼恨恨地看着他，那意思是告诉他青芬在这里，什么话都可以不必说。

阿梅和张妈这时候把桌子张好，食具也都摆好，接着问是不是饭菜就端上来。

“你们看不见么，五小姐还没有回来，——”

“都十二点十分了。”

母亲关心地说着。

“她总得二十分钟才能到家。”

为着怕母亲悬念，静宜赶着说了一句。

“怎么你姑姑还不下来？”

父亲突然向她问了一句，她还没有回答，阿梅就接过去说：

“我还忘了呢，姑太太说过今天不下楼吃饭，——”

静宜这时皱着眉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张妈，又看了看母亲，可是阿梅接下去却说：

“她告诉我把饭给她送到楼上去。”

“什么，什么！——”父亲放下水烟袋站起来，预备大大地发作一顿的样子：

“一共才有几个人吃饭，她还要分来分去，你去，就说我说的——”

“总之，算了吧，她一个人在上面吃正好，——阿梅，去，给她把饭送上去，她真要是一辈子不到楼下来，那我们才省心呢。”

显然地，近来父亲对于母亲的脾气更和顺些，若不是酒醉了的时候，他绝不和她吵一句；可是对于菁姑，从前是一向对她那么好，由于长期的家居也觉得她实在是太不能使人忍耐了。虽然是那些琐碎小事，那些小事却正能激怒人的性情。

“可说，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母亲自语似地说着，静宜看看钟，已经是十二点二十分钟。

“我想一定学校里有什么事，——您自己先吃不好

么？”

“会不会路上有什么事？”

“不会，一点也不会，静玲比谁都机伶，她才不会撞上什么事呢。”

“都是他，大处不算小处算，把电话拆了，不然的话她不是可以从学校打电话来，也省得人悬念。”

“一点事情也没有，妈，我可以担保，也许是学校补课，或是开什么会——”

“开会？是不是游行，开会，还要睡铁道去南京？”

“不是，妈，那是从前的事，我说也许开游艺会，那会里有音乐，有戏剧，很好玩的。”

“那才好，我就怕那些游行什么的，虽说是现在女儿家不怕抛头露面，每回总打得血淋淋的，怎么教人心里不难过呢？——好，那么我们先吃吧，给她留出些菜来，怕她开过会还要赶回来吃饭。”都说完了，母亲又补了一句：“——宜姑儿，还是你叫李庆到学校里去看一次，我的心总归有点悬悬的。”

十五

吃过午饭，人都散去了，静宜侍候母亲吃过饭后的药，就陪着母亲说些闲话。每天午饭后，母亲总要睡一会的，当她打了一个呵欠，她就扶持她睡下去，静静地守在一旁。不久母亲就睡着了，可是她一直等阿梅吃过饭进来，才悄悄地用脚尖踏着地出去。

她也觉得一点困乏，就走回自己的房子，从窗口望出去，父亲好象还在院子里踱着方步，大约他那饭后的三千步还没有走完。

自己倒了一杯开水，坐到沙发里，倦意轻轻地升上来，她把支在沙发边架上的手臂托了腮部，头斜倚着，眼睛闭上了。

这正是初春的下午，午睡是极甜蜜，极缠人的，被吩咐着侍候母亲的阿梅，也在那小凳上瞌睡，时时因为头沉下来惊醒自己，最不赞成午睡的父亲，在床上盘膝静坐，也自一歪身倒下睡了。吃饱了的费利睡在门后，花花偎在菁姑的身

边，她那酣睡的鼾声，正把那个瞪着眼睛时时留意下面事故的姑姑也催眠了。

没有风，阳光笔直地射下来，每粒尘土都是安 静 地 躺着。一阵急遽的电铃，先惊醒在门房的老王。他好象要从椅子上跌下来似的，赶忙扶住，摇幌着头东看西看，才想到一定是有人叫门。

费利叫了两声又睡下去，看见老王走出来，它也支起身子抖着皮毛，搽着耳朵，走到他的身边，老王模模糊糊叫了一声：

“谁呀，——谁叫门呀？”

没有回应，他就打开门上的小洞朝外看，看到一个高大的年青男人，好象很不耐烦地在搓弄着手掌。看见只是学生样的一个人，他就拉开了门。这使他看清楚来客的样子，在那微黑的脸上，戴了一付眼镜，人象是很诚朴的，嘴唇有一点厚，用极和蔼的语调向他说：

“你们大少爷在家么？”

“不，不，他出去了，——”

他才要问来客的姓名，可是那个客人就接着说：

“大小姐在家么？”

“大小姐？——您也认得我们的大小姐？”

“是的，你去说一声，我想看看她。”

“噢，噢，——那么，您请进来一步，——我先来关上门。——”

老王一面说着一面在心里想，他记得看见过这个人，可是一时想不起他的姓名。关好门，他又说：

"您随我到客厅来坐坐，——我给您去回报一声。"

费利也没有吠叫，（它只要看见穿得衣服整齐的人就是这样），送来客到了门边，就摇着尾巴又回到大门那里去卧下。

王升走到楼上，在静宜的房门上敲了两下，没有人答应；他就转着门柄，才一推开，就听见静宜含糊地问：

"谁？"

"大小姐，是我，——"

他停住脚步，把门打开了。

"您，老王，你有什么事？"

"来了一位客人看大少爷，——"

"看大少爷，你找我来做什么？"

静宜一面说一面站起来，用手指掠着散落下来的头发。

"大少爷不在家，他就说要看大小姐。"

"唔，唔，来看我，没有名片么？"

"呵，这——这次我倒忘了，这位客人很面熟的，从前来过，来看过大少爷，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你看你，老爷怎么吩咐过你，你还是忘了，好，我就下去吧。"

她的心里想着，为什么事静纯的朋友会来看她呢？也许因为和静纯极熟，有什么要紧事，必须由她来转致的。她原想换一件衣服再到下面去，可是又怕要客人等太久，只拿了一方手绢挂在衣纽上，就匆匆地下去了。

她推开客厅的门，一眼就看见迎门站立的客人，她就轻叫了一声！

"道明，——"

这时那个客人赶前了几步，握着她的手，低低地叫了一声：

“静宜——”

他们都象呆了似地站在那里，静宜觉得出自己的脸发热，想着一定是红涨了，头微微低着；可是梁道明却笔直地望着她，象是想说什么话的，嘴唇嚅动着，其实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过了些时，还是静宜抽出手来，向他说：

“坐呵，——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呢？”

梁道明微笑着，就坐到相近圆桌的一张矮椅上，静宜也就在他的对面坐了。

“我没有想到是你，——你不是在A城么？”

“我才到这里来，——我是才下火车，把东西交给旅馆里的人，就一直跑来。”

“你倒很好，……”

“就是那样子，说不上好坏，离开学校我就住到家里，做点小事，好容易说动我的父亲，他卖了一部田产，答应我去外国读书，——”

“那真该庆祝你，不久学成归国，——”

“可是，——”

正在这时候老王捧了两杯茶进来，静宜立刻就向他说：“吃点茶吧。”

他好象没有听见她的话，只是两只眼睛望着她，象乞求她的哀怜似的。他想说什么话，可是说出来却是极平淡的一句：

“你近来好么？”

“你可以看出来的呀，你看，我不是比从前瘦了么？”

“是的，是的，”

他一面说还一面点着头。

“好了，不久我也许就从这个世界上消灭。”

“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从早到晚，大事小事堆满了，连喘一口气的闲空都没有，……”

这样说着的时候，他的眉头却皱起来，时时象极伤心地摇着头，也叹着气，在这上面看出他的一点诚恳和一点愚昧。他还象呓语似地喃喃着。“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呢？”

“唉，你当然明白，我是为了我们的家，——”

“家，——”他茫然地吐出一个字，随着就说出来，“我也知道了家里给你订的，——”

“不要说吧，过去的事就不再提起来。”

“可是你应该让我高兴一下呵，你不曾告诉我，静纯却告诉我，所以我才鼓起勇气，把一切事都安排妥当，特意到这里来。——”

显然他还有些话要说下去，可是羞缩地停住了，只是不安地用力磨着自己的手掌。两只眼睛死盯着自己的两只手，好象从那上面可以看出来什么玄奥来似的。

“其实不告诉你都因为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全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静宜，你不应该这样想，你已经自由了。”

梁道明站起走过来，一只手拉了她的手，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

"不，不，你不知道，我还是——"

她缓缓地摇着头说，可是他象恐惧似地止住她：

"不必再说下去，仔细想两天再说好了，好在我还在这里住几天，我们的事慢慢点说吧。"

她微笑着站起来，立在墙角的那座钟，报了三下，她象是警惕似地说：

"时候真过得快，都三点了。"

"是的，时候过得真快，我好象是昨天才离开你，今天我又回来了。"

他十足伤感似地说，静宜就笑着和他说：

"道明，你也变了。"

"怎么呢？你从哪里看出来？"

"以前你不会这样说话的。"

"那也许是，——因为我在那个小城里住得太久了，没有欢乐，没有光明，所以我能沉思，我体味了人生；可是我们要快乐，我们要活得好，我们不应该太苦恼自己。"

"你将来能快乐的，——"

"我说是我们，——"

"不是我们，是你，你自己。"

"不要说吧，不要说吧，过些天，等你仔细想过一番再说，……"

道明热诚地说，紧紧握着她的手，她缓缓地点着头，好象很留意地听见又象没有，她望着窗外，那是一无所有的天空，——只是在那碧蓝的天上，浮起一朵灰云，移动着。好象要把那蓝天吞噬下去似的。

十六

恰巧静宜送梁道明出门的时候，静玲从街的那边连跑带跳地来了。她很怕她没有看见她，大声地叫着：

“大姊，我回来了。”

静宜笑着和她招手，就站在门前等候，等她跑到面前，才看见她的额际都是汗，脸颊红红的，还急遽地喘着。

“看你，为什么要跑呢，喘得这个样子。”

静玲一面抹着汗，一面顽皮地回答：

“为什么我不跑呢？——”她故意歪着头，眯了眼睛看着静宜，随着她又很正经地问：“告诉我，方才你送出去的客人是谁？”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才问呢，我要是知道就不问了。”

静玲象是抓定十足的理由摇幌着头，这时她们走进来，静宜的一只手拢了静玲的肩头。

“你不要同我瞎缠吧，怎么你不回来吃午饭？母亲都在

等你，怕你出什么事。”

“我是还没有吃饭，——姊姊你看，我和你一样高了。”

“不要乱说，我问你在学校有什么事？”

她望望她，还不曾开口，就先坐在台阶。

“爸爸在家呢，等一下他看见会骂你，——”

“不要紧，难说这不是人坐的么？跟你说，我们是在开会，一直开到现在才完。”

“开什么会？不是到南京去请愿吧？”

“不是，不是，姊姊，你不记得么，‘三一八’要到了，就是下星期一，我们讨论要怎样纪念。”

“噢，三一八，我记得，那时候我才进中学。”

“那时候我有多么大？”

“你么？你大约才会走路，我告诉你，我还记得几句诗呢，早期的语丝上刊载的：

> 呜呼，三月一十八，
> 北京杀人乱如麻，
> 死者血中躺，生者血中爬，
> …………

下边我就不记得了，那时候我记得也开大会，游行，后来就出了事，那正是段执政时代………”

“大姊，好，你也来参加我们的纪念会吧，本来我们也要开大会游行，当局不许，我们只得开纪念会了，她们还要

我演讲，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来吧，你替我演讲，那时候你也参加游行了吧？”

“没有，爸爸老早就管住我了。”

“没有关系，你可以说你也去游行了，好在那时候报纸上记得很详细，你可以照这样说一阵，总之你是那个时代的学生，比较有意义的多。”

“我是那个时代的学生，可是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对于这些事不大感觉到兴趣。”

“姊姊，我不愿意你这样说话，我们永远是这一个时代的人，我们不会落后，……”

静玲这样说着的时节，她的眼睛发亮，红红的脸闪着青春的光辉；可是静宜却显得衰颓了，她的两颊上虽然也染了一点红色，那正是她不健康的征兆，她那无力的眼睛望着，好象在说：“我是完了，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让一切不相干的小事忙死我，——那就到了我最后的一天，于是我才安静地躺下。”

静玲懂不得这许多，她只看到静宜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久不说话，到后嘴角上挂出衰弱的微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向她说。

“我们还是进去吧，妈妈也许醒了，方才你没有回来，她急得什么似的。”

静玲听从她的话站起来，拉着她的手走进去，她象忽然想起来似的说：

“姊姊，妈妈实在对我们太好了。”

“唔，你这是什么意思，做父母的没有不爱他们自己的

儿女，”

“我说太好了的意思是不同的，妈妈总要我在她温暖的怀抱中，以为我还是一个不知事的小孩子，——”

“你本来还是一个孩子么。”

这句话好象使静玲惊了一下，她不相信年青青的姊姊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时常想着旧的时代自然和新的时代不同，可是她从来总以为静宜和她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她望望静宜，想寻找些什么不同来，什么也没有；她突然想起父亲的话：

“长兄如父，长姊若母”她心里想着：怕是因为这个，她才和我们不同吧。”

她不再说话，两个人走上楼梯，才转到甬道上，正看到静婉从母亲的房里出来，静宜低低地问着：

“还没有醒么？”

静婉摇摇头，轻轻把门关好，才走近来，拉了静宜的另一只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说你有客人说话呢，我就没有去。”

“噢噢——到我们房里去玩！”

“好，我就去，我去拿点东西。”

“静珠呢？你没有看见她么？”

“我看见她，她还告诉我过了六点钟不回来，就不用等她吃晚饭了。大姊，哥哥呢？”

“他出去了，没有在家吃午饭，你找他有什么事？”

“也没有什么事，上星期他答应带我去参加诵读会，我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不会是今天，好象是星期诵读会，那一定是 在 星 期 日。”

“唔，你说得对，我等一下就到你们的房里去，我跑回来，东西还没有收拾呢。”

等静婉走进她的房里，静宜问着静玲：

“你怎么不跟她说话？你不喜欢她么？”

“不是，——不过我有点怕，她的性情不大爽快，总是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情不敢做——”

最后的一句打在静宜的心上，她接着问：

“就是这样你怕她么？”

“不，也不是，简直我不大说得出来。”

十七

不知道是文学给她的影响，还是生而俱来的个性，才只二十岁的静婉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她的眉头永远是锁着，不怪静玲有时候要说：“我真想把手指摩开她那皱着的眉尖”。她十分沉默，话说得极少；可是她的心却有更繁丽的幻想。她自已也觉得是在梦里过日子的人，一切显现在眼前的都是那么平淡，那些只凭幻想而生出的是那么高超不凡。

静婉的脸型极象母亲的，连母亲也说过：“婉姑儿真象我年青时候的影子，只是高了点，——她的脾气可不象我，她太不欢喜说话，年青人不该那样。”

水是沉默的，它有不可测的深度；可是静婉却不同，她虽然想得极多极远，她有与世无争的存心，而且绝对不和别人的事缠在一起。

她欢喜一个人看天，她想象着在那无垠的碧蓝之上有美妙的境界；她也欢喜看水，水里或有更瑰丽的景物；她也欢喜看行云，她想着什么时候可以跳到那上面，飘到更远更远

的地方去。——随着她就想到跳上去不只是她一个人，还有那个人，——她从来没有说出来那个人是谁，就是连那个人自己也一点不知道。

但是她好象已经十分满意了，她仔细地读着他所写的诗篇，如果那诗里说到一个女人，她就自自然然地想到她自己；每次遇到了，虽然只是一句半句的问答，她的脸也要红涨起来，一颗心象跳到喉咙那里，使她吐着每个字都感到十分的困难。一直到他离开了，她的心才沉下去；于是在想象中他的影子就浮上来，这并不给她过甚的刺激，她就平静地恬适地在幻想中度日。

有时候她哭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只是一个幻想而使她伤心地悲哀；她就自许着不再想那一个人，想着他已经是一个中年人，又困苦得不堪，从哥哥的嘴里也知道他还有孤僻的个性，……由于这些原因她就坚定了自己的心：可是只要一看见他，她的意念又溶解了，象太阳下的冰雪一样。她的心照样为他极平常的一句话而战抖起来。

“为什么我这样没有用呢？如果我不能断了对他的想念，怎么不向他说出来？就是不向他说，也该说给另外的人知道：可是我，我就只关在我的心里，……”

可是说了又该怎么样呢？他已经近三十岁，或是过了三十，他那未老先衰的容貌使人看起来年龄还要多些，平时就把她看成一个孩子，当着他知道一个孩子有了不适宜的想头，是不是该笑着叫起来：“多么怪的孩子呵”！在这样的情景下她还怎样下去呢？与其看到一个梦的破裂，不如使一个梦永远是一个梦。

说是回房来拿一点东西或是收拾一下，静婉进了门却一下坐到她最喜欢的有扶手的摇椅里，这张椅子在她的记忆中有长久的时日，她记得当着她小的时候，她躺在上面由别人摇动；长成了以后，她好独自一个人，坐在那上面，微微地动荡着。周围的一切都柔和地在她身边摇动，她就更容易织起她的美梦来。

在这间房里有一张大床，是她和静茵两个人睡的。她们在不同的学校里，只有每个星期六才回来。她知道静茵近来为了爱恋的事情烦恼，只有那最后的决定她一点也不知道，（那也是她猜想不到的；）可是她时常劝告静茵不必一定去追随心中所爱的人，她的意见是："有距离 的 景 物该更美些"。这正是她的意见，但是她从来也不把自己心中的话吐出一个字来；于是静茵就以为她只是读多了小说传奇，说出来的话也都是那么架空不实。为这件事她争论了许久，甚至于几次想把自己的事做为实例告白出来，终于都忍住了；可是这一天她等待她，她想着如果不能说服她，就真的说出自己的事。

可是静茵还没有回来，虽然有了爱恋的对手，平日也是极谨慎的，每个星期六都是极早就回到家里，不象静珠时常夜半才回来。

"这样好的天！"

她喃喃地自语着，一下跳起来推开窗门，俯身在窗口上望着下面的景物。迎窗的两株玉兰还是干枯地立在那里，从那棕黄色的枝干看来，很难想得出有些天会戴满一 树 又 洁白，又美丽，又清香的花朵。可是她 也 记 得，纵然是那么

好，一经采摘，片刻间就会失去了它的颜色，它的姿容，和它的芬芳。她想着：

“是的，一切达到了峰顶，就只有向下的路！”

她这时候想起来一些诗句：

“——只是一片梦，
梦中的花影，
浅溪流又流，
远山青自青。”

默念着这几行诗句，极自然地在她的脑中又浮起那个诗人的影子，她私忖着只要明天，明天就能看到他了。

难得的笑容浮上她的两颊，可是没有人看见，蓝天看不见，飞鸟也看不见；到她跑到静宜的房里，她的笑颜早就收敛了。

“没想到你回去收拾了这大半天。”

静宜看见她进来就说，她也没有回答，忽然想起静茵，她就说：

“大姊，你知道二姊为什么不回来？”

这问询显然使静宜惊了一下，她停了停才回答：

“我想等一下就回来吧。”

“不，她从来也没有这时候还不回来的。”

“也怕她学校有什么事情，大概过一阵就该回来了。”

自从静婉走进来静玲就站在她自己的那座木橱前面，她连头也没有回过来一下，正热心地整理她自己一橱的玩具，

那有五个不同样子的洋囡囡，一只黄色的狗，一架小火车，许多铅制的兵士，还有一架极小的手摇缝纫机。里面还杂了许多从小玩过的玩具；一直到阿梅走进来告诉她们太太已经醒了，她才关好橱门，上了锁，随着她们走出去。

十八

到了母亲的房里，母亲已经倚着枕头坐在床上，看见静婉和静玲，立刻伸出两只瘦弱的手，每一只拉了她们的一只。

"婉姑儿你看，我的气色好些么？你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我，看得准，"——说了半句话，立刻就转向静玲；"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吃过饭么？你把妈的心悬死了，生怕出了些什么事。"

"您的气色好得多，比上星期好得多。"

"是么？你不骗我么？我每天照镜子都不觉得好。"

母亲说着又从枕头下面抽出一柄圆镜，照着自己，还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番。

静玲说是因为功课的事耽搁了，也不敢说她自己跑到厨房去胡乱吃一顿冷饭，她说她吃得很好，大姊在一旁看着她的。

"不是么，大姊，我吃了三大碗。"

静玲还故意问着静宜，她不能回答得那么流利，只是点

着头。

“茵姑儿还没有回来，往常她不也是回来得很早。”

“我想也奇怪，方才我也问过大姐——”

“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快要回来了吧，……”

静宜急急地说，她听出自己的心的急遽的跳动，她很怕别人也会听见。

“不是，上星期她走的时候说是有点不舒服，我怕她病倒了，”

“不会，妈，哪会有那样的事，我可以担保，——”

“养子方知父母恩，这话一点也不错，你们都活在我的心上，就是静珠那孩子，她不喜欢我，我也有点不喜欢她；可是有点风吹草动，我照样还是忆念。——婉姑儿，怎么你年青青的总愁眉不展呢？”

“妈，我没有呵。”

“你看你眉头皱得象座小山似的，——”

母亲说着就把手抽出来摸着静婉两眉相连的那一块，在一旁的静玲的心里觉得很舒服，好象那隆起的眉头是生长在她的心上，经母亲的摸抚，才舒展开似的。

“——年青人总该快活点，有什么可愁的呢，虽说家势不如从前，也少不了你们的吃，穿，用；此外还有什么可愁的呢？”

为了使母亲相信她不是整天发愁，就装出笑容来；可是显然地她将近失败了，因为那极生疏极不自然的样子连她自己也觉得出来。倒并不是象母亲所想的她会那样关心到家势，她平时就不大注意到那些，原是迷濛的灰色，障在她的

眼前，遮住了她对人生的视野。

“——你的头发这么长，春天来了，剪短些会舒服些。”

母亲又说着，还用手指缠着她长垂的头发，发端经过电烫，结成一个一个的小圈，象一条条倒悬的细小的水蛇。

“没有什么关系，夏天也不觉得热。”

“这样长的头发，真还不如爽爽快快梳头好了，当初剪发的时候都说这样方便，可是静珠那孩子的头发，真比梳头还麻烦——我真不知道，每天她要化多少时候修整头发，”

“您不累么，您话说得太多了。”

站在一旁的静宜担心似地说。

“我不累，难得到星期六星期日，她们全都回来，我才高兴和你们说说笑笑呢。”

“我是怕您说多了不好”，静宜笑着说，“就是您多多高兴也是费力气的。”

“我也知道，我要是不说什么，心也闲不住，什么事情都想，想得连自己都烦厌，唉，我真也是受苦的命”，——我想晚饭大家都回来，还是在我房里吃吧。”

“不，别这样，妈，——”静宜急急地阻拦，“——您饭后就得睡，房里的空气太不好，影响您的身体。”

母亲想了想，就说：

“你的话也对，夜里比不得白天，宜姑儿，回头你跑下去看一趟，她们预备的菜怎么样？”

“好，好，我这就去，——”

静宜一面说着一面走出来，母亲答应了她，才象是一块石头落了平地；可是她一想起来迟早这件事总要露出来，她

的心就又觉得慌乱不定。

她急急地跑下楼，奔厨房去，那个烧饭的王妈正把一块煨好的火腿放到嘴里，看见她进来，三口两口吞下去，喘不过一口气来自言自语似地说：

“还欠点火，——也得加点糖。”

倚坐在墙角小凳上打盹的李庆猛的惊醒了，站起来就朝外边走，一脚打翻地上的水盆，把他自己的鞋袜都弄湿了。

“你看你这个死鬼，我才倒来的水，快滚吧，就会替我惹祸。”

王妈叨叨地骂着，静宜没有说一句话，站在那里，等着他们还有些什么好说。

“——呵，大小姐，您怎么到厨房里来？这够多么脏，火腿也煨好了，鸡还没有煮烂，您尽管放心吧，误不了事。”

王妈很安静地说，一点也不显得张惶，静宜还是什么也不说，她深知王妈又贪又懒又好吃；可是她还想不出什么方法来改善，她只是使王妈知道她看见了也知道了，要她自己想到什么事不要再做才好。

静宜立了些时，转过身又走出来，才走了几步就看到费利连跑带跳地也向厨房跑，才跑进去又叫着跑出来，身上水淋淋的王妈还追着大声地叫：

“畜生，你又来了，昨天叨去的骨头——”她一看见静宜站在那里，就改了口：“大小姐，您还没有走。”

那只可怜的畜生在她身旁抖着身子，水点落在地上，王妈早又把身子缩回去，费利摇着尾巴在她身边转，它象是有话要说出来，只因为是一个畜生，才什么也说不出来。

十九

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静纯觉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就什么也没有说，一个人从家里走出来，由于沉默的个性，青芬从来也不问他到什么地方去和什么时候回来，王升却因为不敢问（那全是因为问过他受了他的申斥）。只把门打开，等他走出去，就又把门关上。其实当着他的脚已经跨出去，站到外面，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去什么地方。他原是喜欢安静的，可是家里的安静使他不能忍受，好象再过些时就会使他窒息死去的。但是他走出来了，可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

他就一点也不思索，任着脚步顺了边路走，他不喜欢热闹的市街，他自自然然地就沿了河边的路行走。他的心是那么平静，安闲，他体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意，初春的阳光正好温和地照着他，没有冬日的寒风，通体透出一点汗，抬眼看到河那边的农家景物，他就停住脚，看见河边的一方青石，他坐上去，象呆了似地望着；乘着这时候他还把手绢掏

出来擦着鼻尖上的汗珠。

停了些时，他站起来，又继续他的行程。一直到他站在紧闭着的两扇红漆门的前面，他才象想起了自己似的自语着：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

他举起手敲着门上的铜环，一个仆人应着就打开门，看见是他，带着笑说：

“黄先生，秦先生在家，您请进去吧。”

他点着头朝里面走，这里是他时常来的地方，那个仆人并没有赶进去先替他通报。

走进门道，就跨上游廊，铺地的是平整的方砖，廊顶的横椽上的彩绘，正是女主人的手笔。左边的圆池的水已经满了，还有苍绿的苔藻漾在上面，地上也扫除得极清洁，看得见才钻芽的小草。右面花圃的土块早已翻起来，准备要下种似的。穿过月门，就是住房的庭院，中间置放两株芭蕉，他记得上次来还没有看见，一定是才从花窖里搬出来的，粉墙前的一丛细竹，看起来也比他自己家里的青翠得多。

“怎么别人的就那么好，到了我们自己就都不行，都不行！”

他走着，心里暗自想，就很容易找出一个他不愿意在家里的原因，他不喜欢那个家，他也不想怎么样才能喜欢它，他时常想着的一句话是：

“什么时候没有家，我就自由了。”

走上台阶，隔着玻璃窗，那个美丽的女主人就和他招呼着。她好象正坐在那里吃饭，推开门，就听见她象音乐般一

样的声音：

“正好，我一个人吃饭正没有味呢，你来得真好，”

“齐先生呢？”

“子平他上半天就出去了，他说回来吃饭的，临时打一个电话来说有点事，我一个人正闷，你来得真好，——快拿一副碗筷来。”

“我想不到是吃午饭的时候。”

“都快到一点钟，要不是等他回来，我自己早吃完了。”

这时候卧在她身上的一只狮子狗，向他叫着，她就轻轻地拍着它的头，微愠地说：

“难说黄先生都不认识了么？快说：‘How do you do?’”

那只狗并没有如她的意说，只是不再叫，摇着头尾。

老妈赶着把筷子放好，装上一碗饭，他取下帽子，才要坐下来，她就象长姊般地吩咐着：

“你看，你是走路来的吧，去洗洗脸，脸上有许多汗，再说饭前总要洗手，你忘记了么？”

静纯笑着站起来，就迳自到另外的一间房里去。

做为一个艺术家的秦玉，不只有无比的天才，还有过人的美丽，更是她那又长又柔软的鬈发，豫墨色的发着光亮的小小的环子一个个地挂下来，当她走动的时候，它们就互击着，象有无声的音乐发出来。她有一双清亮，深湛，骄傲，聪明的眼睛；老年人喜欢她如自己的女儿，中年人喜欢她如自己极好极好的朋友，年轻的人在她的面前没有一个不脸红

的，还不大说得出话来。可是她会安慰他们，把手指插进他们的头发，指点着他们一星期不洗的脖子。这时节他们嗅得到使他们觉得一点晕眩的发香，肌肤香和气息香。她是在五年前就结婚了的，可是她待她的丈夫也和她的客人一样，（有时候好象还不如她的客人，）她没有孩子，仆人和友人们称呼她秦先生，更熟识的就叫她的名字：秦玉。

虽然有高傲的个性，那多半是在齐先生的面前才显出来，在其他的友人当中，她是最能使一个集会有生气有趣味的。不止对于音乐，绘画；对于文学也是一个少见的欣赏者，甚至于是一个创作者。她能写美丽的诗句，只要她一有新作，那就挂在她的友人们的嘴上，记在他们的心上。

等静纯再走过来，她就含笑地和他说：

"伸出手来给我看，我看洗得干净不干净。"

静纯真就把两只手掌伸出去，立刻就被她两只柔软的手拉住了。她象是很细心地看着，表示满意了，点点头；可是看到他右手食指和中指的黄迹，就很关心似地和他说：

"抽烟我不反对，抽得太多我可不喜欢。"

若是别人和他这样说话，他一定会显出难看的颜色，至少在心里也觉得极不高兴；可是在秦玉的面前，他是微笑着点头，好象答应了她的话，然后把手轻轻地抽回来。他象很听话的孩子一样坐在她的对面。

"把留给齐先生的菜端出来，他不会回来吃饭了。"

女仆答应着，盛好了饭，就走出去。

"今天的天气真好，——"她说着，拍拍怀里的小狗，那只狗伸出舌头来舔着它自己的鼻子和她的手掌，"昨天晚

上我睡不着，还下那么大的雨，真把我烦死了，我想今天不会晴，要是连雨天，明天也晴不起来，那才真扫兴呢，谁想到早晨一睁开眼就是满屋子的太阳，我还当是做梦呢？——怎么，你不要尽听我说，连饭也忘记吃了。”

“呵，呵，——”

静纯真的忘记了，他的左手端着一个碗，右手拿了筷子；可是他一直也没有把饭送到嘴里去。听到她的话，才显出一点不安似地吃着。

“你的学校里忙么？”

“不，我真不想读书了，白化费时间——怎么，你也不吃了？”

“我早就差不多了，你一个人吃吧，不要忙，我陪着你，好不好？”

二十

"吃好了么？"

"吃好了。"

静纯一面回答，一面把碗筷放下站起来。

"Excuse me a little while。你也再去洗洗脸。"

她象一只紫燕倏地立起来微笑着，翩翩跑出去了。虽然她时时自居是年青人的姊姊，可是她的举动却象他们极小极小的妹妹。

等他再洗过脸出来，她还没有来。食具早已撤去了，女仆还把窗门打开几扇，为的使新鲜的空气流通。他一个人坐在一张大沙发里，掏出一支烟来抽，他幻想着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姊姊，他就能快活得多了。不，也许是他能有这样的一个家，他能更快活点。他极厌恶他自己的家，说到或是想到他的家的时候他只记起一句话："什么都在腐败下去。"他的姊妹们只是一些中世纪传奇中的女孩子们，那个顶小的

虽然活泼些，她又觉得已经染上一点不可救药的幼稚病。他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无能的暴君，他的母亲就是什么也不能做又迷信的女人。那个菁姑是一个巫婆，是一个怪物，他的妻青芬是一个见了就使人讨厌的可怜虫。再加上那些没有用的仆人们，一切都是混乱，平庸，凡俗，不可耐，他恨着自己为什么会降生到那样的家中，他自己觉得幸亏他有过人的智慧，他总不致于被那恶浊的环境吞噬下去。可是他不快活，这是事实，在家中他不愿意张开眼睛也不愿意开口；可是他不得不张开，所以他想到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家，他会多么高兴。

正在他沉思的时候，突然象一片浅绿色的烟霞飘到他的面前，他仔细看了看，才看到是她穿了一身浅绿色的西装站到他身前。

"很对不起你，要你等了许久。"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他象是有点噤住了，只是呆呆地望着她，忽然想起抽烟的话，他就偷偷地把手中的烟熄了。

"不，不，吃过饭抽一支很好的，我也是这样。"

她说着从小几的烟盒里取出两支，他赶着接过一支来，还把火先替她点起来，然后自己也点着。

"你看我这身衣服好么？还是我在外国时候做的。"

"好，好，——我就想到在中国做不到这么好。"

她很贴近他坐下来，他的心突然跳着，想避开一点，可是他已经被她的身子和靠手挤住，再也不能移动。

女仆捧来一只咖啡壶和两副碗碟，就放在他们前面的长

几上，她很熟练地倒了两杯，还加好糖。另外一张小碟里她也倒了些，他知道这是给那只小狗吃的。

“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狗也会吃咖啡，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的咖啡煮得太好了，你说是么？”

“是的，我想是的，从来我没有吃过这样清可是香气又这样浓的咖啡。”

“这是我在外国跟那个房东太太学来的，你看，——”她说着把身子侧到他端着的杯子那边，“只象一杯淡茶，可是吃起来比什么都有味。”

当她说话的时候，下垂的长发正触到他的耳根和面颊，而微温的口气又吹嘘着，使他感到痒慄，他的心都战抖了。她说过话把头回过去，他才象得救似地轻松下去，不使她听见喘了一口长气。

“我们不要坐在这里吧，喝完这杯咖啡我们到后院去看看，我给你点东西看。”

“好，好，……”

他赶着把那杯咖啡喝完，就随她站起来，他们一同走到后院去。那是很大的一个院子，有一座网球场，在一个角落里有些假山石，那都是他早已知道的。才跨出 房 子 她就停住，要他仰起头，才看到一座新造起来的鸽楼。

“你看，这座鸽楼漂亮么？”

“是好，真好，……”

他虽然这样夸奖着，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射下来的阳光正刺着他的眼睛使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移动了两步，才看到一座宫殿式的鸽楼，油着很好看的红绿颜色，有

几只鸽子正站在那上面。

“我这是仿明朝的宫殿式样建筑的，你看得出来么，殿椽和殿脊都不同，……”

但是静纯对于这些实在没有兴趣，她就谈起来关于鸽子的话：

“——我的标准和他们不同，你知道这个地方也很讲究养鸽子的，他们说到好坏都是照着旧法，我就不是，我爱的鸽子我就喜欢它，我不一定要别人也喜欢它。我的每一只鸽子都能传信，上次你回家不是带去一只么？没有多少时候就飞回来，还有，我的鸽子都带着我自己做的鸽铃，不象别人的那么简单，合起来飞就发出合奏乐的声音，你说有趣么？”

“——我知道我自己，许多事都和别人的观点不同，我决不受人影响，我是我，别人是别人，……”

她的话象水似地不断地流着，她说得那么快，绝不是小溪的浅流，那是崖涧的飞泉，跳跃着，溅迸着，每个水点都闪耀着小小的光亮。有的时候她迅速地摇动她的头，打着圈的头发搅乱了静谧的空气。终于她把自己的话落下来，因为想到这样好的天气，为什么留在家里呢？

“你下半天有什么事情么？”

“没有事，没有事，——”

“那么我们到松石园去吧，松石园你去过没有？”

“去过，可是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好？”

“那你真外行，那是清朝名手，堆的山石，的确很好，这种技术如今已经没有了，好，我们现在就去，你跟我去，

我指给你，你自然就找到好处。”

“那么齐先生——”

“管他做什么，我们去好了，我顶不欢喜和他出去，他那个人乏味得很。”

他们一面说着，一面走到房中，她立刻吩咐女仆告诉外边叫两辆车子到城南的松石园。

二十一

二百年来那美丽的园子就一直包在一丈五尺高的围墙里，陌生的过路人会想到那是一座监狱，只是在大门那里，坐了几个懒洋洋的老年人，不象凶恶的狱丁。因为是私人的园林，他们也有相当的权柄，那就是身分低下衣衫褴褛的人，怎么样也不能走进一步去。

当着他们的车才在园门前停下来，那些坐在长凳上的仆人立刻站起来，一个长白胡子的向她说：

"秦先生，您早呵？您用过饭了么？怎么总也不到我们这儿来呢？"

她也笑着和他们招呼，顺口问了一句：

"今天人多么？"

"不怎么多，——赶上礼拜六，天气又这么好，倒有几个学生。"

走进去，她就把早就预备好的一点零钱塞到说话的仆人的手里，那个就笑得连眼睛都眯住了说：

“嗐，您还总这么费心干什么，回头我要他们给您泡上好茶，还在您往常坐的地方候您。”

她回过头来微笑着，走进屏门，几根青翠的石笋直扑到眼底来。

“静纯，你看，就是这几枝石笋现在就没有法子寻得到，听说最初园主因为有这几枝石笋才想到这一座园子。”

“那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总觉得奇怪，每次一进来气候就象不同，好象刮风似的。”

“那不是风，那是松涛，你听那声音有多么雄美？”

“雄美？我只觉得好象有一年我坐海船，半夜遇见风似的，——”

“那不美么？在那无边的海上，一只船，尽管它本身是大的，可是在海的怀抱里显得那么小，在吐着白沫的波浪上航行着……”

“我可记得那使我难过了一夜，所以我听到那声音，早已忘了美，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

“可是这却不同了，只要你张开眼睛，你立刻就看到这不是海，你只是用脚在这美丽的园子的地上走路，你不看见么，你看见那几株松树么，那正象泰山顶上的五大夫松，那一株垂到水面上的，正象一条吸水的苍龙——”

“龙，有这样的动物么？”

“这里只是就中国原有的传说而已，按照古老的说法，龙该是什么样子就算是什么样子好在我们也不研究古代生物。……”

他们一面说一面走，已经穿过一条山洞，走过一座木

亭，她好象觉得有一点热，就把外衣脱下来，随着就交给他。

“That is the why to serve a lady，你知道么?”

她笑着和他说过，就象一个孩子似地跑了几步。

“你看那块山石，象不象一个晨妆的美人？那一块探在水面上的正象听经的灵邑，再看那两块，一块是扑下来的猛虎，一块是可怜的小羊……”

她得意地指点着，因为她这样说着，看起来好象就有一点象的样子。

“——水中的那方立石是观世音，另外两方小的是善才和玉女，你知道观世音么？那些故事虽然不可信，可是也有一点趣味。”

“观世音我知道，我的母亲很信佛；可是你把这些山石的形状说出许多名目来我可一点也不知道。许多人都说这里的山石好，我来过几次，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来，要你一说，我才知道真是不凡。”

“这也是艺术，平常人不能堆砌的。就说我们自从进来，已经走了些时候，其实我们所走的没有多么远，就是这点曲折尽致的路径，已经就是别人所不可及的了。中国的士大夫原来对于园林就很重视，许多人也下过功夫，可惜现在失传了。”

她象很惋惜似地叹了一口气，顺着路走了几步，当着他们又要走几级石阶的时候，她就站在那里，娇娇地和他说：

“Why dont you help me?Give me gour arm!”

他有一点窘迫似地把右手的大衣放到左手，就用右手搀

扶着她走上去。

“这是全园顶高的地方了，你看那边几棵松树正好做成了天然的覆盖，到夏天坐在下面是再风凉也没有的了；可是春天里，我们要点阳光，你看，那边不是有几个座位么？我想一定是他们为我们准备好的。”

果然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守在那里的人就向她说：

“秦先生您看这个地方好么？早给您把茶冲好了，您一定走得渴了。”

她只是微笑着，没有回答，就坐到籐椅上，他也坐在另一张籐椅上。

那个人把茶杯用开水冲过，就替他们倒好茶，还问他们是不是要用些点心？

“不，我们才吃过饭，你歇着去吧，有什么事我会叫你去。”

“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这阵我先跟您告会儿假。”

等着那个人走了，静纯就说：

“他们这些人的思想也很周密似的。”

“生活呵，这就是生活，他们能使别人感到满足，生活才有着落。”

他不再说下去，吃了一口茶，自然而然地就把手掏出烟来，记起她的话正要收回去，她已经看见了，笑着和他说：

“走得疲乏了正好抽一支，——”

他就微笑着点起一支来，可是她象抱怨似地把嘴微微翘起一点来说：

“为什么不给我一支呢？你们男人真自私！”

“我以为你不要，——”

他说着送过去，还替她点好，她抽了一口，把乳白的烟直直地吐到空中，很适意地仰望着天空。

除开微风使松针战抖之外，没有别的声音，静，无比的静美，使人忘记这嚣尘的世界，忘记了自己。时间也象是静止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将要永远这样下去。

可是几声嘈杂尖锐的女人声息把什么都搅乱了，她厌恶地朝那边望了望，摇着头还坐在那里，静纯觉得这声音有一点耳熟，也望过去，就看到从山径那里走过来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他站起来就朝那边走去。

“大哥，我想不到是你在这儿！——”

一个女的这样说着，语气象是有些惊讶，可是她说得很平静，很自然。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来，静珠。”

“好，好，我替你们介绍一下罢，这位是柳小姐，mary柳，这是张宾，我们学校里的运动选手，这是方亦青，——这是我的大哥静纯。”

他们向他点着头，他好象不耐烦似地和他们回礼，他一眼看到那个女人和静珠的样子差不多，只是两只眼睛更灵活，更有神；一个男人的头发梳得很光，穿了一件皮短衣，把两只手插在胸前的袋里，象一条小牛似地两腿叉开站在那里！另外一个男人的脸绯红，当着介绍的时候象是要和他说一句话，可是没有说出来，就低着头站在那里。

他也是极不安地站在那里，忽然他第二次把眼睛来望那个女人，她微微地笑着，他的心打了一个冷战，就赶紧把头

转过来。他茫然地向静珠问了一句：

“你们都是同学么？”

“当然是呵！——”静珠把头一偏回答他，装出无限的爱娇来。“和你坐在一处的人是谁？”

“那是秦先生，——呵，呵，齐太太，你不知道她么，她在你们学校有钟点的，秦先生也是一位极出名的画家。”

“我知道，我还看过她的画展。是去年，——也许是前年。”

mary柳接过来说，她的声音更娇细，更不自然，却使静纯惊了一下。那位运动家显得不安，他一个人独自转过身去跳跃着，象一匹才停止了奔跑的骏马一样。那位方先生的头是一直低着，脸还是红着，象是一个极不会说话的人。他的心里有点奇怪他怎么会和她们在一起呢？因为想到那边还有人等他，就匆匆地说：

“你回过家没有？”

“我没有，——也许我不能回去得太早。”

“你知道母亲今天好点了，改请马大夫治，象是很有进步，——”

可是她对于这件事好象丝毫没有兴趣，只是漠然地应了两声。他就急忙和他们说：

“好，再见吧，——”

“再见，——”

他转身就走了，忽然听见象鸟一样鸣叫的声音：

“有空请你到我们学校去玩。”

他停住脚，又回过头来向说话的人微笑一下，还看见她

在空中摇着的纤细的手指。他就再向前走，看到等在那里的秦玉也正在望着他。

“那是些什么人？”

当他又坐到藤椅上她就问。

“我的妹妹和她的同学们。”

“现在的女学生们真有点使人看不出来，我还以为她们是舞——”她突然顿住，改过语气说：“我们走吧，这里也没有什么大趣味了。”

“好，我先陪你回去，我也得回家一次，他们还不知道我去什么地方。”

当他们回到她家的门前，他就向她告辞。

“进来吃杯茶再走不好么？”

“不，我想我还是走了吧，那个诵读会是明天下午开么？”

“是的，下午两点钟，你顶好早点来帮帮我的忙，好不好？”

“好，我想我能来得早点，还有我的妹妹也想来参加，可以么？”

“欢迎，很欢迎，——”她未经思索似地说着，忽然又加了一句：“——怕她不会感觉什么兴趣吧？”

“不是今天遇到的这个妹妹，是我的三妹，读文学的，跟这个妹妹完全不同，……”

“那就好，你们明天早些来，再见吧。”

“再见。”

大门已经开在那里等她，她笑着和他招呼过就走进去，

他就转过身，一辆车还等在那里。

“先生，我送您回去吧。”

他点点头，坐上去，那个车夫抬起车把又问他：

“您到哪儿？”

“状秋街东头，靠河边。”

“我知道那是黄公馆，……”

车夫起始跑着，可是他的心稍稍有点凝住了，他好象看见两只青春的，活动的眸子在他面前转。

二十二

正象静玲所说的那样，“起床 后 你 就再也找不到静珠了。”那是因为她化去两点钟的工夫来修饰，过后就什么都改了样子。只有一个不能克服的缺点，那就是她的鼻子。她的鼻梁是扁平的，很象罗丹的雕刻，“塌鼻 子 的 人”。她的左眉上原有一个半寸长的伤疤，一缕下垂的发环正好掩住它，遮盖得什么也看不出来。只是她的头发，理一次就要一个理发师化去半天的时间，使别人看到也觉得不十分舒服，因为有的向左弯，有的向右，有的垂下来又卷上去，有的打了两个环之后发尖又垂下来。“我真想哪一天晚上把她的头发都剪光，看她怎么办！”这也是静玲半气半笑地说出来。

先是一层雪白的粉盖住了她整个的脸，然后在嘴唇那里是血一样的深红，两颊有的时候是粉红，有的时候是橙红。在公共场所她从来不大声地笑，因为她知道那时候她的脸常要显出微细的裂痕，或是过多的粉末会落下来些。她的上眼皮涂了一层油还有一点黑，在眼下她却点了一些紫，这样显

得她的眼睛又明亮又深远。她伸出手来，有十只尖尖的红指甲，又亮又动人；在指甲的下面有时候会留藏一些泥垢。她的脸上有一颗"美痣"，时时移动，时而是黑的，时而是红的。她的颈子却是灰的，因为不被人看见，洗脸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了，随时又把粉擦上去。

她只有十九岁，在大学预科里读书，主张极端享乐而成为一个极自私的人。不知从什么地方确定了她自己的人生观，她以为她是要"游戏人间"的。她对于什么事都不忧愁，她只记得她自己，当着她自己快活了，她以为整个的世界都十分快活。

她原还是一个孩子的，可是在男女的事上显出她的练达。为的使所有她认识的男人对她忠顺，她对任何一个都做出极好的样子。可是当着一个痴情的男子发现她的用心气愤地离开她，她一点也不难过，她知道迟早有一个再补进来。

"我可不是没有心，——"她那时候要这样说："忧愁使人老的，我不还很年青么？为什么我不好好消磨我的青春，很快就变成一个老妇人，使谁见了都厌烦呢？"

但是比起那个柳小姐来，她还算是好些，她能和方亦青爽爽快快地说出来；"不要来和我做朋友，我对你不合适，我知道你人很好，——当然我也并不坏；可是我们两个人不合适……"柳小姐呢，是任何人也不肯松手的，好象玩弄男人正是她复仇的手段。

他们四个离开松石园又回到学校里，在路上，柳小姐低低地和静珠说：

"你的哥哥人真好，——"

“他？哼，那你才不知道呢，他的脾气那才叫古怪。”

“那是个性，谁不该有自己的个性？越是那样才越显出他是一个好人。”

“不过象那样的好人我可不敢碰他，我也不是怕他，我省得和他找那些麻烦。”

柳小姐只笑了笑，再也不说什么了，一直走进宿舍，她才说她稍稍有一点头痛，不再陪他们，自己迳直走了进去。

他们三个就在会客室里坐下来，没有话好说，有时候把眼睛抬起来看看好天气，随着又把头低下来。

方亦青的心里正想着晚上和静珠说些什么话，他觉得她并不是象mary柳那样不可救药，她也有好家庭，她只是有不正确的人生观。前两天她曾经答应过星期六晚上和他好好谈一次，他想这是一个不该失去的机会。张宾正在想着教练新传给他们的进攻新公式，当着前锋被敌方看住了，后卫怎么样去投篮。他原是一个后卫，很少有投篮的机会，那时候他胜了两分，在许多鼓掌和欢叫的声音中也有静珠的，他的心不知道该多么高兴。静珠却想到晚上的Party，那是上午雷约翰约定的。那个男人是一个混血种的美国华侨，也是她的同学，他的头发是黄的，眼睛是蓝的。她正十分用心地盘算着晚上该穿哪一件衣服才合适。张宾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她象是很抱歉地问：

“你，你说什么，我没有听见。”

“我说，今天晚上看我们打球好不好？对手是一个极强的team，可是我们有把握，这个game一定好看，你来看，

好不好？”

张宾使用过剩的精力说话，唾沫星子象细雨似地喷出来。

“不，今天我不能去，很对不起你，我已经有了一个lugagement，下一次我一定去。”

坐在一旁的方亦青的心才放下来，他生怕她会答应了他，又错过这个机会。更使他高兴的是她还记着他的约会。

张宾有一点不快活，站起身来借着要去练习走了。方很高兴地坐到她的身边，不自觉地拉了她的手，从衷心流出喜悦来向她说：

“不去最好，那有什么意思，他们好象到学校不是来读书，只是来运动的——”

她也笑了笑，不说什么。当着她笑的时候，只在左颊上显出一个笑靥来，这是和别人都不同的。

“——静珠，由你说，我们晚上到什么地方去吃饭？”

“呵——”她象是很惊讶地低低叫出一声来，立刻她就止住了，象什么事情也没有似的和他说：“我不能和你去吃晚饭，另外有一点事，真对不起你。”

“我不要你和我说‘对不起’这几个字，你是早答应过我的，你不记得么？”

方说着的时候，脸微微涨红了，他的话不象方才说得那样安静，那样平顺，有时候被一个字哽住了，半天接不下去。

“我答应过你么，我自已也记不大清楚。”

“我不会和你说谎话的，星期四你答应的，正下文学史的班，你不记得么？”

“哦，哦——我的记性真坏，我忘记了，我真——，是，是，我不再说‘对不起’那三个字了，我答应了另一个约会，好在我们极熟，下星期一我和你吃晚饭好么？”

他不说话，坐在那里象一具塑像，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的手轻轻地抽回去。

可是她却把手抓住他的，她不让他缩出去，她还温柔地和他说：

“亦青，你知道你是我极好的朋友，我也不会和你说谎话，其实我和你说我回家去不是很好么？你看在这城里有家的人谁不在星期六回家呢？我知道你对我说，也极能原谅我，才什么话都对你说，你想是不是？”

他把眼睛抬起来望望她，她也正殷切地望着他，这打动了他的心，才站起来和她说再见。

“下星期一，不要忘记了，——”

她送他走出宿舍的门，还和他说，看着他的背影在转角处消失了，她低低同情地说：

“这么一个好心的情感的傻子！”

二十三

在舞场里，没有钟，没有时间，让一切嘈杂的声音搅翻了天地。男人和女人旋转着，从这一端到那一端，乐声停止了，人们收住脚步，不知道是为自己或是为别人鼓着掌。生怕人的神经还不曾混乱，小喇叭朝天叫出难耐的亢音，大喇叭把匝地的低音伸展着，好象爬在地上一条到处嗅着的毒蛇。

等着静珠被一声鼓惊醒了，看看腕表，已经是午夜后一点钟了。在平日也许她倒不十分留意，这正是星期六，她一定要回家去。

她原是和雷约翰一个人来的，在舞场里恰巧碰到几个同学，他们就坐了一张桌子。她没有空过一次，拒绝了一个，另一个又来请求她。男人们喝了酒，整齐的衣服已经有些乱了，喧闹着称呼她"我们的小皇后"。到她和雷约翰说时候不早了，她要回去，他就笑着和她挥手。

"No，nonsense！呵，呵，——还早着呢，忙什么？"

"不，今天是星期六，我得回家去。"

"why don't you tell me before? 为，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呢？那我就不会在今天约你。"

"喂，你知道么，you are talking to a lady，怎么一点礼貌也没有？"

"Oh.I'm sorry? 我很对不起你，让我们再跳一次我就送你回去吧。"

他说着已经站起来，很有礼地请求她，为了不使她自已失礼，她也站起来和他再跳一次。

几点钟的欢乐之后，他象是完全变了样子。他那海一样蓝的眸子包在红丝的中间，金黄的头发象一丛苧麻，他的嘴喷着恶臭的烟气和酒气，踉跄的脚步象是再也支持不住他的身子。黑色的领花斜在颈子那里，平时他的礼貌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他们最后的合舞他两次把脚踏在她的脚上，有一次他几乎跌下去。就是为这些原因她也该回去了。当着乐声才一停止，她就急匆匆地走回去。她和同坐的人说过再见就朝外面走，雷约翰就和她说：

"我送你回去，那是我的责任。"

"不用，不用，我自己好回去，——"

她一面说一面坚决地摇着头；可是他好象也打定了主意。别人问他是不是还要回来，他就说：

"of course I will come back."

穿了外衣走出门，一辆出租的汽车已经等在那里，他们就走上去。

途上他们没有说一句话，他倚在车角象是睡着了，她甚至于不愿意贴近他的身边坐，她忽然想起来方亦青，她象有点

后悔似的为什么不答应和他谈一谈。她也想得到那些话也许是很没有趣味，但是从那里面寻得出温暖的友情；在这些男人的面前，她只是一个玩物，不 止 是 她，一切女人都是玩物。

到了她的家汽车停了，她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跳下来，车夫故意揿两声喇叭，随后就开走了。那响声并没惊起看门的老王，却惊起费利，它汪汪地吠叫。静珠就低低地叫着：

“费利，不要叫，我来了。”

它好象真的听得懂她的话，不再叫，只是在门里扑来跳去，喉咙里微吼着。她站在门外，一直就把手指按在电铃上不放松，过了些时，才听见老王答应的声音。

“真不是东西，这小子到这阵才回来，我看他也不想吃这碗饱饭了！”

隔着门她听到老王这样唠叨着，她也听到他迟缓的脚步声，等她叫了他一声，就什么都快起来了。

“四小姐回来了，我还当是——”

他一面打开门一面说，可是他并没有把话都说出来就停住了。

费利看到她高兴地在她身边转，有一次还跳上她的身，可是她赶紧叱住它。

“费利，你要弄脏我的新衣服！——老王，你说当是谁回来了？”

“没有谁，小姐，我还当是天才亮，过路的孩子们同我玩笑。”

她知道问下去他也不会说出来，可是她想得出一定是李

庆又到外边去赌钱。因为这种事他已经做了不止一次。

她急匆匆走进去，完全用脚尖踏着地，很怕惊醒别人。上了楼，就一直走进她自己的屋子。

她才匆忙地把衣服换下来，就听见有人轻轻地敲着她的门，随着门推开了，走进来的是静宜。

“呵，大姊，——吓了我一跳，您还没有睡么？”

“没有，我看见你回来了，——”

静宜说着走近静珠的身边，拉住她一只手，眼睛望着她。她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应该似地，头低下去，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没有想到您等我，——”

“我等你没有什么关系，全家人都等你，盼你礼拜六能早点回来。”

正说着的时候，阿梅睡眼朦胧的跑进来，向静宜说：

“大小姐，太太要我问问您二小姐同四小姐回来没有？”

“太太还没有睡么？”

“那我不大知道，她把我叫醒了，叫我来问的。”

“你看四小姐不回来了么，——”

“我到妈房里去一次不好么？”

“不用，让阿梅回一声就是了，就说二小姐也回来了，要太太不要惦记，好生安歇吧。”阿梅就走出去了，静珠惊奇地问：

“怎么，二姊也没有回来么？”

“唔，没有，我知道——”静宜顿了顿，跟着又说下：

"她大概是预备考试，你们不也是考过才放春假么？"

"年年是这样，谁知道今年怎么办，我还没有听说要考呢。"

"静珠，你不知道，今天妈当你们都要回来吃饭，特意预备几样菜，谁想到你们没有回来。"

"我看见大哥，好象我还告诉他我不一定回来，那样就省得你们等了。"

"不是那样说法，你不知道上个星期妈的病不大好么？这次由马大夫看过很见效，她十分高兴盼着跟我们一同好好吃一顿饭，她平日也很想念你们。"

"妈也不见得怎么欢喜我。"

"不要那样说，妈对谁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她的孩子，不过她身体不大好，有时候招呼不来，你呢，每星期六回来得都很晚，早晨又起得晚，——"

"我下次不再这么晚回来，好么？"

"那真是再好也没有，我们都得好好整顿一下自己，让我们都有向上的气象。"

"可是，我告诉您李庆象是又没有回来。"

"是么？那我明天一定得问明白，你也睡吧，——呵，不过我想你洗洗脸再睡也好。"

静宜又看到她那脂粉残落的脸，就和她说。

"没有热水了，——"

"不要紧，我房里还有一点，你随我来，先拿去给你用吧。"

"好，你先去，我就来，我要把睡衣找出来。"

二十四

早晨，静宜还没有十分清醒，就被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惊得坐起来。她正想着一定又是不小心的老王送热水到楼上来，该好好申斥他一顿；突然有人敲着她的房门，还没有等得及她答应，门已经推开了。走进来的却是父亲，他的脸全是白的，除开他那通红的鼻子，他的右手里拿了一封信。

“好，好，你来看——”

他象喊叫似地朝她说，把右手的信递给她，随着自己就觉得不合宜似的，看看静玲还安静地睡着，把手又抽回来，只和她说：

“你，你穿起衣服，到楼下来，来，快点，……”

“好，您先下去吧，我就来。”

他转身走了两步突然又停住脚回过头来说：

“要他们都来，都该起来了，都养成迟起的习惯，这个家怎么能不衰败下去！”

愤慨地说过这些话，他才气冲冲地走下楼，静宜看看

钟，才六点半，她一面穿起衣服来，一面轻声唤着静玲。她睡得很香甜，连动都不动一下。静宜心里想着让她多睡一下也好，别人也都不会起来的。

在她的心里也想到有了什么事，她是早就知道的，她已经等待了一天；但是她没有想到把父亲惹得这样气，好象除了愤怒之外没有一点的同情或是怜悯。

她梳洗完了，才又到静玲的床前，用手摇着她的肩头，一面低低地叫着：

"静玲，醒醒吧，该起身了，……"

"姐姐，姐姐，不要同我闹，人家困坏了！"

静玲模模糊糊地回答着，把脸转到里面去。

"五妹，不要再睡了，有要紧事，——"

"什么事？"

静玲一翻身坐起来，两只手揉着还睁不开的眼睛。

"我，我也不知道，爸爸来过叫我起来，要我把你们也都叫起来，好象是要开家庭会议似的。"

"又是家庭会议，有什么可开的呢，我真厌烦，我们的家真和我们的国一样，有自由的形式，没有自由的实际，有形的压迫，无形的压迫，……"

"好了，五妹，你和我演讲起来了，还是快起吧，我要先下去了。"

静宜说过后就走出去，才一出门就碰到阿梅，她知道母亲还没有醒，就告诉她把三小姐和四小姐喊起来，就说老爷找她们谈话。她自己在静纯的房门上轻轻敲了两下。出于她的意外，青芬拉开门看见是她低声问她有什么事。

“静纯呢，他还没起么？”

“他早出去了。”

“你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青芬摇摇头，随着低下头去。静宜看到她已经很齐整，想到她一定也是早就起来了。

“大概今天要开家庭会议，等下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说不定回头也要找你下去。”

“好，就这样吧。”

静宜都弄妥当，就走到楼下父亲的房里去，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脸还是白的，一声也不响，象庙里的一座塑像。她看见他的两只手扯着一张信纸，她也不说什么，轻轻地拿过来，看到那是这样写着的：

“父亲：当我拿起笔来，想到要给您写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都在打抖！——”

只看了这一句，静宜的心也抖了一下，因为她想到静茵没有说谎，她的心一直是极脆弱，极游移不定；可是接着却是：

“——我已经坚定了我的心，我将永远离开您，离开我已经住了二十一年的家。为了我自己的幸福我不得不这样，我很苦痛，终于我还是这样做了。我知道您一定很愤怒，因为您一直觉得李家对我是再合宜也没有的了。如今我没有服

从您的选择，却走了我自己的路，除开我是一个不服从的女儿，您一定以为我还是一个不知是非的人。我总记得您从前告诉我说李家有多么大的财产，多么高贵的身分，那时候您的脸上露出来十二分满意的光辉，您和我说过您又完结一桩心事，因为将来自然我能很快乐地生活下去。而且到现在我还觉得，（那时候我想您倒不一定想到这一层，）李家也可以给您一些帮助。您什么都想得很好，就是忽略了我。对于幸福的看法我和您是不同的，我以为真的幸福是系在灵魂的安宁上，是一颗心和另外一颗心的和谐跳动，——其实说得更明显一点那就是爱。为了爱，世界才创造出来，才能一天一天下去不致于毁灭。当着幼小的时候，您和母亲是爱我的人；可是渐渐地我长起来了，只是那些不足使我快乐地生活下去，多少我也有一点自私，我知道您的选择对我不大合适，这样我把我自己托给另一个人的身上。我知道您不会喜欢他，也不会原谅我，我就一直不使您知道，我和他已经决心去一个新的地方，这样我就永远和您离开了。我知道将来我们的生活也许很苦，或是在这个社会里站不住脚；可是我们的心都很快乐，为了这个原因，您就可以不必担心我了。我们就要上船了，原想有许多话要说的，提起笔来什么都没有写出来。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船上，在无边的海上漂着两颗快乐的心，我想您和母亲会祝福我们，象我祝福您和母亲一样。　　静茵”

直到她读完了这封信，父亲仍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就把信轻轻放到桌上，再走近父亲的身边，他突然叫

起来：

“要我祝福他们？我诅咒她，我要海翻个身淹死她，淹死他们！”

他举起两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原想用力敲下去，只是在空中战栗地挥摇着，终于无力地又放下了。

二十五

象人类的进化一样，这个家庭会议也自有它的历史和发展过程。最初总是因为做父亲的人，虽然许多公事和酬应使他忙碌，也不能漠视了儿女的教养，因为那是极有关于“他们一生的幸福”。他除开是一个严厉的父亲还是一个丝毫不苟的教师，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抽出一点闲暇来，把孩子们聚到面前，说到读书的事，还要说到 该怎 么 样才是一个好子弟，若是有过失，也在那时候得到责罚。渐渐地时日从身边流过去，孩子们也都大起来，做父亲的以为来支持这个家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们也有责任，他的脑子里又染上一点自由思想的影响，他就改换了方法，——那就是说他采取了会议的形式。他时常说：“我们不只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共同合作的伙伴，凡是一切错误都要改正，谁都应该自由发表意见，不要显得过于拘束……”可是事实上每次总由他强制地把他们找到客厅里，依着次序围着长桌坐好，静宜还要做记录，从头到尾总是他一个人的话。

他仍然是严厉的，象静茵和静婉看见他就觉得心寒，只是低着头坐在一边，就是有话也说不出来；静纯觉得很苦恼，他不能抽烟，常是空漠地望着窗外或是玩弄桌布的流苏。静珠是毫不动心的样子，好象她很安静地谛听，可是她的心早已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静玲有时候喜欢争论，可是她常常被压下去，被父亲骂着说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有些时候静宜要夹在中间，这样可以消灭许多不快，一眼可以看出来她正是站在父亲和姊妹们中间的人。

将近八点钟的时候，她们才都坐到楼下的客厅里。为了不使母亲知道，她们都到母亲的房里问过安之后才一个一个地溜出来。母亲象是一直也没有忘记，频频问着静宜茵姑儿是不是有了什么事？她委婉地说一定是因为功课忙，才不得回来。菁姑却象一个恶魔的影子似地追在她身后问长问短，一直到了楼下她也不放松她。静宜进了客厅就把门关了。她拉开门，把那张小猫脸探了进来，一看到气冲冲坐在那里的俭之，她又缩回头去，轻轻把门闭好。正坐在近门的静玲走过去把门又拉开，正看见她缩着身子站在那里预备偷听的样子，看见静玲她一转身就上楼去了，她的那只花花跑在她的前面。

静纯还是没有来，他 不 在 家里，派人去寻他也没有找到。静宜想得到大约他是去看梁道明，她可不便说出来。青芬坐在静宜和静婉的中间，静珠和静玲坐在她们对面，父亲独自坐在长桌的一端。他的脸还是白着，一句话也不说。

没有人说话，都静静地坐在那里。那封信静婉先看了，忍不住泪流出来，她掏出手绢来擦着眼睛。她并不气愤，她

也不以为静茵是错了，她因为失去一个姊姊伤心着。她知道再没有人和她住在一间房子里，能和她说许多话，告诉她许多她们不知道的事。突然间她远远地走了，她知道她的心情和她的不同，因为她是和她所爱的人出走的，在她面前有光明，或是光明的影子；她自己呢还要住在这里，不知要到哪一天才能为自己，为自己所爱的人生活着。她很快又很自然地想到王大鸣，她想到静纯原来答应下午和她去诵读会的，他很早就出去了，也许下午都不回来，那么 她 就 没有法子去，……

当着青芬把那张信送到静珠的手里，她很快就递给静玲了。她已经知道信里写些什么事，她就不再耐性仔细地读一遍。她不安地坐在那里，时常移动着身躯，不知道要怎么样坐才舒服一点似的。她的脸还没有经过化装，显露出黄黄的肤色来，好象已经涂上一层油膏，闪着亮光。她的头发也还没有梳理，蓬蓬的象一团海藻。染成又亮又红的指甲，很鲜艳地显着它的色彩，她故意想藏起来，怕给父亲看到；可是在她心里正抱怨着今天的天气，那是飘着灰云的阴天，这样的天气很影响了她想穿一身新装的兴致。

静玲对于这些事简直没有什么兴趣，她觉得为了个人的事都不值得。静茵不该这样离开家，父亲也不必这样气愤，她以为人不是为自己活着，每个人都要为大众活着，要整个的群体活得更好些才是个人生活的目的。

她把信看完了，什么也不觉得，就把那 张 信 又送给静宜。大家都象在等待什么，可是没有一点声息，都感到暴风雨前的郁闷。静珠好象是更不能忍耐了，她解开衣领上的纽

扣。

“静珠，——”

父亲抬起眼睛来沉郁地叫了一声，顿时静珠就把才解开的衣纽又结上，迅速地把手放下来；可是他接着说下去并不是这件事：

“——方才那封信你看过了么？”

静珠一面答应着看过了，一面还点着头。

“你有什么话要说么？”

她说过没有什么话，还摇着头。

“你看清楚信里写些什么？”

“看清楚了，——”

大家都很奇怪，静珠自己也觉得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问她这许多话，到后来她才知道父亲一定以为她没有看过一遍就给了静玲。

“你说说，里面说些什么？”

“二姊说她为什么离开家——”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不要再说下去，……”

他象是极苦痛地用手抓着头上稀疏的头发，他的嘴里不断地喃喃着：

“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

“爸爸，您不要这样，——”

这是静宜和他说，她想来减少他的悲伤，可是他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仍自说：

“我怎么想得到，我怎么想得到，……”他突然又抬起头来，提高一点声音：“在这社会上还要我怎样为人？呵，

你们想，我该怎么办？”

他说完，用力地把拳头打在桌上，随着他的语调又低下去：

“这都是我不好，平日太放任了，才有这样的变化，而且家之兴衰，全在为长的儿女，静宜既然可以那么做，她就可以这样来，好了，好了，你们都去吧，丢下我一个，我早就算到多儿多女多冤家，……”

静宜听见又说到她，立刻不快就袭上心头，她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还要说起那些事来，她原想分辩几句的，看到他那气愤的样子，就什么也不说，低下头去搓弄自己的手指。

“——难说我就是那么一个自私的父亲？在这过渡时代你们要我怎么办？我会那么糊涂，不顾你们的幸福，把你们丢在火坑里？青芬，你说，你来到我们家里，我们不是拿你当一家人看么，你说你觉得不幸福么？”

他急切地等着青芬的回答，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她心里想着：“难说这也算是幸福的生活么？”正在她犹豫的时节，他也不再等下去，继续说：

“——好了，随她自己的选择去了，我倒真心想看看她所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再管你们的事，我看你们自己找到什么样的人，我倒要看看，哼，我倒要看看，……”

静婉忽然哭出声，她哭的是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好象觉得自己无助的样子，她又想起来那间房子，以后只有她一个人住在里面。

“婉姑儿，你哭什么？……你有什么难过的地方？……

我们谁都不许哭，……不许哭，……她说她找寻幸福去了，……不是么，……要她一个人滚吧，……她不牵记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牵记她？……我算得到，算得到，……总有那一天她要哭着回来的！”

他猛然把两只手掌在桌上一拍，由于两臂的支持他站起来，他的胡子都在抖着，两只眼不停地眨动，他象是站不稳，他自己的眼睛里却早包满了一层泪。

二十六

本来说好先不要使母亲知道，可是当静宜走到她的房里，就看见她坐在那里流泪。

“妈，您为什么哭呵？”

“你们都瞒着我吧，什么事都不给我知道，我的孩子离开我也不给我知道，——”

“我们怕您知道了难过，——”

“你以为要我成天地悬念不难过么？”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高起一些来，手捶着床边，随着她就吐出一口血来。

静宜赶着抱住她的身躯，一面用手绢替她擦拭嘴角的残血，一面和阿梅说请老爷上来。她把闭着的眼睛微微张开些，摇着头，她就又叫住阿梅。

静宜不敢放松手，自己的眼睛也涨满了泪水，这时候青芬恰巧进来，她就要青芬替她沾沾眼睛上的泪水。

母亲的脸转成纸白的颜色，静宜忽然想起来医生留下急

救的止血药，就告诉青芬从橱里取出来和好水要 母 亲 吃下去。果然这药有些效验，过了两三分钟，母亲的眼睛就大张开来。可是她什么也不说，好象忘记了方才的事，只是把眼睛朝着她们望。可是这情形更使静宜担心，她要青芬站到床边，她轻轻地抽出手，就急急跑到楼下去。

她先去找李庆，李庆不在家，她就要老王到三马路中西医院去请马大夫。她本来想和父亲说一声，看见他正绕着那座亭子转，她虽然走近他的身旁，也没有说什么。父亲看见她来了，停住脚步，莫明其妙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你不走呢？”

她看见他的脸还是那么白，就拉了他的手说：

“爸爸，您还是到房里歇歇去吧。”

他听从她的话，点点头，在扶掖着他的时候，她觉出来他的脚步有些缓钝，他的身躯有点僵，连她都听到他的心的跳动。她的心里暗暗地叫着：

“这可怎么办呵，这要我怎么办呢！”

她扶着他走进房里，躺到床上，她早就知道一个心脏病患者很需要躺卧，他也象是极疲乏了，闭上眼睛，突然他又张开来问：

“你母亲知道了么？”

“没有，没有人告诉她，”

“那就好，那就好，她的身体禁不住这 么 大 的刺激，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都是气数，可是我真想不到，想不到。”

“您不要再想了，她那么大的一个人， 也 会 在外面生

活。”

“我知道，我也不止想那些，还有很多事，这真使我难在社会上做人，好，你去吧，你母亲不看见你要找你的，我在这里睡一下就好了。”

静宜听从他的吩咐，走到楼上母亲的房里去，看见她已经睡着了。她的鼻息很匀细，走到近前才听出来。青芬还站在那里，她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动感情地处理，她正如同一池静水，没有湍流也没有风波，静宜对她招招手，她就悄悄地走近她，她低低地和她说：

“留阿梅在这房里好了，你也该歇歇去。”

她们才走出母亲的房门，就遇到静纯从楼梯上来，静宜就问他大清早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到道明那里去，不是昨天你告诉我他来了么？”

“唉，你不知道，静茵离开家了，给父亲写来一封信——”

“那也好，这个家住下去实在也没有什么意思。”

站在一旁的青芬听到这句话就自己先走回房里，静宜就要他到她的房里去，她原是一直管束着自己的情感，才一走进她的房门，她就哭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面说一面又点起一支烟来抽，“——呵，我还忘记了，道明说过今天下午来看你。”

“今天我没有心绪和他见面，你告诉他过两天再来吧。”

“好，回头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他看见她伏在床上哭就又说：“你伤心些什么？”

"你，你不知道，父亲气得心脏病快发了，母亲又吐了血，你想想看，万一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你叫我怎么办？"

"其实都是多余；——"他想了一会才说出这么一句来，"父亲不必那么气，母亲也不必伤心，你也不必担忧。什么事情都有自然的路，想开了都平淡得很。"

"大弟，你不该这样，我早就想和你说，你的态度我不大赞同，这是我们的家呵，我们都有一份责任，你有点自私，你和一切人都隔绝，你总觉得许多琐碎事不该打扰你，你守着你自己的天地，你看不起别人，父亲母亲的思想自然不能和你相同，他们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可是你自己的思想也未见得和别人相同，你已经走上一条孤僻的路，——"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要我和凡俗的人同流么？"

"和别人的事我不管你，我说这个家，一方面你离不开这个家，一方面你又厌恨它，本来人类是群体的动物，可是你只从这个家取得一些，绝不供献一些，不然象静茵那样也好，爽性永远离开家，到世界的角落上去建设自己的王国。"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这些话，你以为我就这样无声无臭地活下去么？我不必说，将来的事实可以给你证明，可是这个家迟早是要破坏的，难说你也象父亲一样守着一个空梦么？"

"我没有梦，我也没有幻想，我总以为能尽我的力就尽一分，我爱母亲父亲和妹妹们，我不记得我自己，其实我和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我自己——"

她还没有说完，就咳嗽了一大阵，她也显得那么虚弱，她勉强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天还是阴沉沉的，好象不久就要下雨的样子。

静纯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他只是抽烟，眼睛望着地。正在这时候静玲和静婉走进来。静婉看到他就问：

"大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唔，唔，我才回来。"

"今天——"

静婉只说出两个字就停住了，两只眼睛殷殷地望着他。

"吃过饭我随你去的，我早答应了你，那不成问题。"

他说完了，把抽过的烟蒂丢在地上，就走出去了。静玲走过去用脚踏熄了，忿忿地说：

"真岂有此理，这种人有什么办法！"顿了顿，又指手画脚地说下去："爸爸妈妈和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他们不能了解我，我也不能了解他们；有的人太重情感，有的人活着只为享乐，不管是非他们还都合人性，惟独大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总不高兴呢，为什么他不替别人着想呢？一个人活着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自己的家，是为着大众，——对了，大众的福利，象他那样的利己主义者早就该从这个世界上消灭下去！"

"算了吧，五妹，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呢，"静宜有一点不耐烦似地说，"你去看看老王回来没有？我要他请医生去也不见回来。"

"大姊，我也有点不明白你，为什么你——"

"五妹，不要说了，听我的话到下面去看看吧，我实在

是太疲乏了。”

静玲不再说什么，拉开门走出去，静婉也走到窗前，贴近静宜站着，她偷偷地看了看，然后低低地说：

“大姊，你很难过么？”

静宜转过脸来，望着她，还拉了她的手说：

“不，不，我只愿意你们都活得很好，很快乐，……”

“你呢，你为什么不快乐？”

“我明白我自己，只要你们都快乐，我也就快乐了。”

这稀有的温情象电流一样地从静宜的指尖传到静婉的身上，她的整个人象是小了一些，连心也缩了一下，随后她的眼睛就为泪水模糊了。

“我愿意二姊在外面活得安好，活得愉快。”

静婉低低地说着，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

“我也祝福他们，——”

静宜好象还有些话要说下去，可是她的声音哽住了，只有呜咽代替了她未曾说出来的言语。

二十七

老王回来了，说是因为星期日，医生不在，药房里的人找过许多医生常去的地方都没有，只得回来了。还说是已经在药房里留下话，明天一早医生 就 会 过来的。这是没有法子的事，静宜只得先到母亲的房里，看见她睡得很安稳，再到了楼下父亲的房里，看见他仍是躺在床上，两眼大睁着，可是脸上的颜色已经不是方才那样难看。

“您没有睡着么？”

他没有回答她，只摇摇头，她走近床前，才看到湿了一片的枕头。

“您还有什么难过？”

“我不难过，我只觉得心里空，我奔波了一生为的是谁呢，如今我想不到我自己的儿女，我自己的儿女，……”

静宜原是问到他的病痛，可是他想到他的心情，她很怕引起他的伤心，就用别的话岔过他：

“时候不早了，您不吃点什么？”

“我？——”他茫然地叫出一个字来，然后接着急急地说：“我不饿，我不饿，你们去吃吧。”

“爸爸，您不要这样，您得保重自己。”

“我真是吃不下去，要我勉强去吃反倒不好，我要是饿了，自会吩咐他们做。”

“那也好，外面飞起雨来了，我把窗户替您关好吧。”

静宜把窗门关好才走出去，有些什么绊了她一下，几乎使她跌倒，低头才看到是那只猫，再抬起头来就看到那张猫一样的脸，那张脸露着狡猾的笑容，象童话里妖婆似的，正站在她的面前。看到静宜，很快地把笑容收敛起来，装成愁眉苦脸的样子。

“唉，谁想得到，一定是遇到坏男人，——”

“姑姑，您说的是什么？”静宜故意反问了她一句。

“不是茵姑儿的事么？”她很安然地回答。

“谁去告诉您的？”

这句话问住了她，停了些时她才说：

“这家里上上下下还有谁不知道么？”

“我就不知道谁的嘴那么快传到我妈的耳朵里。”

静宜说过了，用眼睛盯着她的脸，可是她象毫不在意，也顺着说上去：

“可说呢，她是个病人，干什么把这些倒霉的事让她知道——”

“姑姑，这也算不得什么倒霉的事，家里倒霉的事还多着呢。”

静宜说完了就匆匆地上楼去，才走上楼梯口，就遇到静

珠盛装走出来。

“你是要出去么？”

“唔，唔，没有法子，早约定好的，——”

静珠说话的时节一面做着手势，一面动着眉眼，好象她是在舞台上或是银幕上。

静宜什么也不再说，连多看她一眼也不愿意，就走回自己的屋子。可是静珠随着就跟进来。

“大姊，你不明瞭我，——”静珠走近静宜的身边低低地说，随身的香气使静宜呛嗽起来，她用手绢掩着嘴也掩上鼻子，可是那浓烈的香气还是扑进来。

只说了半句话的静珠也不知道接着还该说些什么，静宜喘过一口气来就说：

“你去吧，我也没有说什么，不过我总以为你正在上学的时候，这些应酬少有一点也好，这次你去吧，下次少答应别人也好，你下午不回来了吧？”

静珠点点头，表示不回来的意思。

“时候不早了，你也不必去惊动妈妈和爸爸，回头我替你说一声就是了。”

静宜明明知道她不曾想到去看看父亲母亲，她却故意替她说开，要她快点走了也好。

“那，那我们下星期见了。”

“好，在学校里饮食留神呵。”

说了这句话使她记起了些什么，她记得这句话是当十多年前她才进中学母亲每次嘱咐她的话，她没有想到自己也说了这样的话。

她听见关门的声音，她也听见楼梯的响声，她把身子转向窗口，就看到她象一只燕子翩翩地跑出去，拉开门早有一辆汽车在等她。静宜的心好象被什么紧紧抓了一下，她心里想着：

"她还年青呵，她只是一个孩子，谁该负责呢？"

突然有人开门进来，她转过身，就看到静玲的那张无邪的脸。

"大姊，你是看四姊么？"

静宜点点头，静玲走近她，拉了她的手。

"我也看见她了，我才从院子里回来就看见她，我看她这一生只是预备做男人的玩物。"

"不去说她，其实她只大了你两岁，就什么都不同。你看你到院子里去做什么？头发上淋了些雨，将来要脱头发。"

"是么？那也好，省得有头发麻烦。不过，——大姊，你怎么这样不快活呢？"

"我没有不快活呵，"

静宜说着还故意笑了笑。

"不，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快活，你也象父亲那样觉得二姊不应该走么？"

"不，不，我一点也不那么想，——为什么你问我这样的话呢？"

"我看你也很忧愁，我才想或者是——"

"难说你以为我也象父亲那样把一个女孩子的终身安排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只为适合他自己的选择？"

"我不那么想，大姊你冤我，不过我实 在 想 不出理由来——"

"我是为了这个家，母亲，父亲，……"

"这个家终归要遇上它最后的命运，你不觉得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么？你把自己放在里面还能有什么用？你还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把时代挽回来？"

"不，我也不那么想！我只希望能变化得平安一点，和平一点，不要都站在两极端上。"

"那是两方面的问题，要都了解这一层才能办得到，你不看父亲么，不正象当政者一样，完全还是一个专制的统治者？"

"所以我愿意站在两者的中间，我知道，我自己，——"

"大姊，你不要这么说，谁也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路原是人走出来的，象你这样停住脚步自然眼前不会有路。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家的，"

"父亲不会再做那些糊涂事了，你为什 么 也 要离开家呢？"

"我没有想到那些事情，我也不象二姊那样随一个男人走，要走是我自己走，我觉得我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我要磨炼自己，准备做一个新时代的女子，——不，我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

才当她说完了，张妈就推开门说下面饭已经摆好了，请她们下去吃饭。

"你先去吧，我们就来。"

二十八

终日守住这个家的只有静宜一个人，不论有什么严重的事故发生，到时候都各自走自己的路。静婉虽然哭了一阵，感觉到不幸压到心上；可是她始终也没有忘记那个诵读会和将在那会里可以遇到的人。才吃过饭她就低低地向静纯说：

“不会晚么？你看，都一点半了。”

“晚一点去也没有关系，总要开三个钟点，——”

静纯毫不在意地回答着，一面从衣袋里取出烟来抽。静婉的心却焦急非常，想到从那边就回学校去，她就到母亲的房里去一趟。她走进门去，正听见静宜说：

“——您睡了这一会觉得好些了吧？”

“我没有睡，我只是闭着眼睛养神，方才我的心慌极了，这阵总算静下去。”看见静婉进去，母亲向她说：“婉姑儿，你吃得好么？”

“好，妈，好——”静婉只能说出这一两个简单的字，她的心好象跳上来塞住她的喉咙，她走近母亲的床边就坐下去。

母亲吃过药，皱着眉头，漱了口，就抓了她的手。

“唉，怎么你也是这么单薄，你们和我不同，我的身子是磨坏了的，你们不愁吃不愁穿，怎么也这样呢？千万可得有个结实身子，不然的话到老了简直是活受罪。”她喘了口气，接着说下去；“象我受罪也得活下去，我舍不得你们，我愿意你们都很好，都圆满，我才能闭上眼睛，谁想到，谁想到，……”

静婉说不出话来，只是低着头，才把药瓶收拾好的静宜，赶着用话岔开：

“妈，您看，想不到天晴了，这么大的太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她这一走倒好了也说不定，我就是惦记她，她没有走过远路，再说是两个孩子，没有个上年纪的人怎么成？”

“您不用关心了，她比谁都能干，只要爸爸消下气去，把李家那面了清，她还会回来的。”

“我们盼着吧，我们盼着吧，呵，你爸爸呢？今天我就没有看见他，他，他做些什么？”

“他在下面看书呢，方才还问到您，我说您睡了，他才没有上来。”

静宜赶紧扯了个谎，可是母亲还问着：

“他不生气了么？他的性情我可是知道的，把他请上来我劝劝他也好。”

“爸爸没有生什么气，他说这都是气数，他早就知道，他还说早晚二姊还要回来的。”

“也许上了几岁年纪，火气小些，我很担心，他这些年

不得意，再受不住刺激，不是么？他又好喝酒，那东西对身体顶不好！”

“爸爸近来不喝了，他总是闷极了才喝呢。要说——”

正在这时候张妈进来和她说：

“大小姐，楼下有客人来看您。”

“三妹，你陪妈坐一会，我就上来。”

静宜说过就走出去，母亲向静婉说：

“我不用人陪，你也去玩玩吧，念了一个礼拜的书，难得到礼拜，你看这么好的太阳，你没有打算到什么地方去么？”

“没有，我陪您坐一会也很高兴，等下大姊来了，我再出去也不迟。”

静婉的嘴里虽然这样说，她的心可十二分焦急，静宜才走出去，她就盼望她赶紧回来。

静宜走进客厅，就看到是梁道明在那里。他一看见她就站起来握着她的手，先和她解释：

“本来我不想今天来看你，实在我忍不住。你知道我到这里来只有这一件事，我一个人在旅馆里坐卧不宁，上午静纯去看过我，——”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他也说我有什么事，因为看到我总是不安的样子。我没有和他说，你知道我不会和他说的。——”

“好，我们还是坐下来谈一谈吧。”

他们坐在圆桌旁对面的两张椅子上，在她的面前他也显得很不宁静，那两只手就苦恼了他，他不知道怎样放才合适。他抬起头来，看见她注视着他，就不自然地笑了笑。

“我不久就走了，我们要隔千万里，我总觉得你该告诉我，告诉我，——”

“道明，我实在已经告诉你了，你——”

“不是，最后的一句话我要你过两天再告诉我，只是我自己的心极不安静，我的心里很空，有时候我想到‘我到外国去做什么呢？我连灵魂可以寄托的人 都 没 有，我没有希望，我到底做些什么去呢’？这时候我没有自信，你记得我们在学校里那时候我不是这样，你记得么？”

“我为什么不记得呢，可是那都过去了，那都变成梦，我们不该在梦里去讨生活。”

“静宜，从前我很明白你，现在我不明白你了，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

“也许是我们的环境不同”，静宜说了这句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温柔地拉了他一只还不知道怎样放才好的手：“我很愿意一生做你极好的朋友，你从 外 国 回来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去看你，我们总是这 样 不 好么？你不知道吧，我的二妹离开家了，我记得你看见过她。”

“是的，那时候她梳两条辫子，想不到，她一个人走的么？”

“不。随着她的爱人，她也只有这条路，你不明瞭我们这个家。”

“许多事我都不明瞭，譬如你有你自己的自由，——”

“不要说我的事吧，我们一生都是朋友 不 好 么？你放心，我不会离开家，——那就是说我不会结婚，说到我们两个人的事，没有第三个人走进来，你将来回国，我还是对你这样

好，就是，如果将来在你有什么不便，我自然不去打搅你。”

“我不会有什么不便，我永远也没有什么不便，将来我们再看好了。”

梁道明这次很聪明地明瞭她的话，就爽爽快快和她说。

“你不要这样，男人家不该这样死心眼，你总能遇到对你更好的人。”

“我什么都不要，我愿意是一个人，说是为一个我心爱的人也好，说是为我自己也好。——可是我就愿意你再想想，我还要在这里住几天。”

“那，——那也好，你不要那样烦恼，过一半天我去看你，好么？”

“好，你知道我的住处吧？”

“静纯可以告诉我，他也可以陪我去。”

“我就住在大江饭店十五号，在春花街上。”

“好，我记住了。”

这时候他已经站起来，他们默默地握着手，过些时，他一个人走出去。她本想送他出去，他拦住她，她就站在门口看他走出大门，向他招招手就转回身来。她的心也极沉重，极苦痛，她踏上一级楼梯心中就更重一些似的，等她走进母亲房里，静婉还坐在床边不知道和母亲说些什么。母亲一眼就看出什么似的，殷切地向她问：

“宜姑儿，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没有，没有……”

她急急地回答，脸上赶紧挂出笑容来，静婉就乘这时候和母亲说过再见，匆匆地走出去了。

二十九

静婉匆忙地收拾一下就去找静纯，他没有在自己的房里，在楼下客厅后面他自己一间小书房里才找到他。窗帷整天垂下来，她推开门之后只看见一明一灭的烟火，她叫了一声，他才从黑暗里跳出来向她说：

“我们就走，——我还以为你不去了。”

“哪里会，我去看母亲，正巧有客人看大姐，我脱不开身，才耽误了。”

“我知道，我听见客厅里有人说话，我想是他们，——好，好，我们走吧。”

他们一同走出门，叫了两辆车，一直拉到秦家。下了车，他就领着她走进去。

“你这里来得很熟似的，——”

他没有回答她。只是急急忙忙地走路。这时候太阳稍稍偏西，成群的鸽子在空中围飞，鸽铃发出高低不同的音调，正象一节美妙的合奏。

“真好听，我记得鸽铃不是这样，——”

“你不要忘记这里原有一个聪明的主人。”

他们一面说着一面已经走进客厅里，正坐在门旁的女主人立刻站起来把右手的食指直放在嘴唇那里表示不要他们发出响声来，因为正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不知唠叨些什么。她再做着手势要他们随在她后面走，他们都用脚尖点着地，轻悄悄地走着。在屋角那里找到两张椅子。她们虽然不认识，也相对地笑了笑，秦玉就又走回她自己的座位。

正在读着一节散文的那个人还是一个学生的样子，好象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每人的脸上都露出一点厌倦的样子。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跑到门前叫着：“杨先生来了，杨先生来了，”许多人也随着站起来，果然看见安步走来一位近五十岁的人，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光秃的头顶。阳光在上面照耀着，更显着亮滑。

“这是谁”？静婉低低地问着静纯。

“你不知道么，文学革命最有力的倡导者，现在是××大学院的基金讲座，被尊为中国四大文学家之一。”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还以为是一个南货店老板。”

在嘈杂的人声里，他已经跨进门，自然而然地一阵严肃的空气散开来，全室静下去了，每个人都挂了一副笑容。

“诸位都早来，我却来迟了一步，无限的抱歉！”

“您肯赏光，我们就觉得极荣幸了。”

美丽的女主人用清亮的声音象歌唱一般地说。

“其实我自己早已老朽不堪，文学一调，不弹者久矣！到这里来只是洗耳恭听，自己的心中却着实惭愧惭愧。”

他再朝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点过头，就检了一张软椅坐下去。方才读散文的人在那里僵立了许多时候，看到别人都坐下去，他也爽性坐下去了。

“我真想不到这位杨先生是这样，——”

静婉低低地和静纯说，她的眼睛很忙碌地望着，她并没看到她想望见的人。

“方才第一个站起来的就是张寅子，是××大学教授，也是一个诗人。”

“又是诗人，我看他的装束，就以为他是足球国手。”

“他的性情倒是很粗暴，你不看见他少了一只门牙，那就是他在外国和人打架打掉的。”

“二哥，那个戴着那么大一顶法国帽的那个黑黑的人是谁？”

“那就是才回来的艺术大师，那样子不用说就是画家，他总是在中国开西洋画展，在外国开中国画展，他说他自己是融合中西绘画精华的一人。”

平时静纯是极不喜欢说话的，可是这次他说得极多，从每句话的语气里，也寻得出轻蔑的意味。

“你看那边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他的肉体不知道比他的灵魂大多少倍；那个瘦小的人是小说家翁君达，你不要看他身材小，他写过百万字的作品！”

当着诵读又继续下去的时候，静纯就停止了他的话，这次是戏剧家朱正平读他最近创作剧本里的一节。

虽然是一个戏剧家，他的口音却极不清楚，但是当他叫着的时候，另外有几个人也随着叫起来。这使在座的人都惊了

一下，那个戏剧家立刻就解释说那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新试验，方才吼的几个人是他的学生，代表一般的观众。

"二哥，只是这几个观众就够吓人的，真要是上千人，那真要把人吓死了！"

"现在我们请诗人王大鸣读一首他的近作，——"

静婉觉得很惊讶，她一直也没有看到他坐在什么地方；可是就在他们前边的一张沙发里站起来，她以为那是空着的，不想到还有一个人，当着杨先生走进来，他也没有站起来。

她望不见他的脸，可是他的声音溶软了她的心。

"秦先生要我读一首诗，可是我没有诗，我想还不如读一首诗人余若水的作品，——"

许多听到这句话的人心里都一动，因为他们知道余若水是秦玉的柏拉图式的爱人；

王大鸣停了停就读起来：

"我想望在人世里，
天，给我们一个奇迹，
只是短短的瞬刻，
我情愿化成沙，化成泥！

"我要午夜的一声钟，
漾破了那一片静，
似鸟飞过去的，
一闪你清丽的淡影。

“老了人，老了春风，
看鬓边白发添几许，
看落叶堆满山径，
心，你是我不灭的永生。”

在读着的时候，王大鸣把他自己的情感都灌注进去，所以当着读完了的时节，听众就鼓起掌来。静婉也鼓着掌，忽然自己觉得有点羞赧，就停止了，只是自己玩弄着自己的手指。这时候女主人站起来说着请客人随意用些茶点，稍稍休息一些时，还要请杨先生读一点他自己的作品。

她说完了，就跑到静纯的面前，拉了他和他说：

“来，你帮我的忙。”

“我还忘记介绍了，这是三妹静婉，——这是秦先生。”

她们又微笑着点过头，她就急急地说：

“你来了，我又没得好好招待你，以后没有事可以常到我这里玩。我本来要你哥哥早来，他偏来得晚，我只能罚他送茶点了。”

说完话静纯就被她拉走了，过些时就看到静纯捧了一大盘糖果，还有一个男人捧了一盘点心，另外女仆送给每人一杯咖啡。

静纯送完了糖果，又坐回原来的座位，静婉就问他另外那个男人是谁。

“那就是齐先生，秦先生的丈夫，中国有名的物理学家，他懂半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我记得了，他到过我们学校演讲，可是我没有去听。”

这时候人们都散动了，自然地围成了几个小圈，秦玉显得十分忙碌，她翩翩地跑过来又跑过去，她的身材十分美妙，她的眼睛异常明亮。她时时表示着她的歉意，因为招待不周；有时候又因为和一个人多谈了两句，不得不抱歉地和别人说：“很对不起你，我把后背朝了你。”

什么都很顺利的样子，一些名人和将来的名人都很满意，有的称许点心，有的夸奖咖啡的香味，在静中观察的静婉，却多少感觉到失望。这些人的名字早就印在她的脑子里，她总以为他们象神仙一样，没有想到他们也就是那样，甚至于引起她的厌恶。她时时望着王大鸣的座位，好象他一直也没有起来，正在这时候，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

“想不到你也来了。”

这正是王大鸣，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和静纯握着手。

“我们很久不见了，你好象又长高一点。”

他毫不在意地向她说着，她极不喜欢他那种脾气，时常觉得自己极老，又常把她说得那么年青。可是她说不出话来，她觉得脸上有些热，想着一定红涨了。

“你为什么不读你自己的诗呢？”静纯说着把烟送过去一支，他自己也拿了一支，划根火柴都点起来。

“没有意思，大庭广众之间什么好诗也糟踏了，方才我读余若水那首有点故意开玩笑。”

“我知道，——恐怕许多人都知道。”

“那也不算什么，就是你自己问她，她也承认。”

站在一旁的静婉安娴地谛听着，有时候她抬起眼睛来呆呆地望着王大鸣，当着他留意的时候，她又很快地把头低下来。

这时候秦玉又宣告诵读继续下去，等人们都坐下去，她好象有点难为情似地说出来下面是她来读自己最近脱稿的诗剧。

她拿起一卷粉红色的稿笺，用手指拉了纸角在面前展开。

“这是我的试作，我不怕丢丑，如果有什么该修正的地方，千万请说出来。”

说过后她嫣然地笑了一下，才起首读下去。每个人都伸长了颈子静听，有的就把眼睛笔直望着她的脸。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三十分钟也过去了，那还没有一个结尾。听的人的头颈都感到一点酸痛，有的不再那么扬着头，有的在微微移动着身子；可是聪明的女主人立刻觉察出来，她就停止了诵读，说这是第一幕，其余的下次再读。

许多人又鼓起掌来，她得意地用手绢擦着鼻尖上冒出来的汗珠，然后向四面点过头，才坐下去。

因为预定的节目已经完了，她就站起来请客人们自动地供献些。那个艺术家猛然站起来，含含混混嚷了一顿，随后又坐下。静婉什么也没有听出来，问着静纯，才说是读了一节法文诗。

“我也读过法文呵，怎么我一点也听不出来？”

“不是你的程度不足，就是他的法文不好，你还看不出来么，这些人多半是骗子，用他们的年龄来骗年青的孩子，

他们能懂些什么，我真奇怪！”

“也不能象你那样说，至少有一个人是天才。”

“谁，你说是哪一个？”

“我也不知道，因为你一概而论，我不过随便说说。”

静婉解说着，她的脸微微红起来，这时候女主人记起来杨先生，她请杨先生随意来点什么。

又是一阵鼓掌的声音之中杨先生站起来，他说他没有什么可读，他讲了一个笑话。那个笑话并不怎么可笑，可是许多人都茫然地笑着。

将近五点钟了，女主人站起来说今天的诵读已经完了，象这样的集会，过两个星期就再有的。

太阳更斜到西方去，地上的影子都是长长的，女主人在门边和每个客人握手，当着静婉和静纯走过的时候，她也和他们握手，还说：

“下次你一定早来，你得帮我的忙，黄小姐也请来。”

他们笑应着，可是当他们走到院子的中间，静纯低低地问她，她说她不一定要来了。随后她象突然想起了些什么，用眼睛在四面搜寻着，终于失望地低下头来。

当他们走出门时，她望见一个踽踽独行的背影，很快就在街角那里消失了。

三十

家安静得象一座坟墓，夕阳把最后的残辉投在那座灰色的建筑上，纵然也闪着光彩，却使人想到一切不久就都要沉到黑夜的怀抱里。

受不到阳光的屋子已经黑下来，还不必拧开灯，暗沉的暮色填满了每个寂寞的角落，远地的号角钻过了闷人的黄昏，把悲哀吹进人的心上。不可知的明天还望不见影子，今天是就要完了，象水一样地流过去了，谁也不能扯住逝去的时日。

静纯在院子里走了一遭，他静听着自己脚步的回音，他象悟到了些什么，可是他没有抓到。他惆怅地站在那里，成群归巢的晚鸦在天空飞过去，它们乌黑的羽色褪落下来留在天空，红云蓝天就都罩了一层灰暗 平日活泼跳跃的费利，静静地躺在那里也象是感觉到有什么不幸将降落下来。他记得当他极小的时候，每当夏晚，为了避免蚊蚋常是不开灯的，母亲坐在他的身旁，他睡在竹榻上，无名的恐怖时常使他抓

住母亲的衣襟，他不敢睡，他怕黑暗，他怕从此睡下去不醒转来，那么一切可爱的人物都失去了。真是才只一眨眼间，人这么大了，一切的情感也和从前有极大的距离，更敏锐的感到乏味的人生，是随同时日在增加着。

正在这时候，突然象从天空落下来的声音：

"大弟，你回来了。"

他仰起头，就看到静宜站在阳台上，在平日，他可以平淡地点点头或是答应一声，可是今天他象是从她的声音里听出许多不曾说出来的话语，他忽然和善地回答：

"你要我到楼上去么？"

"不，不，我到下面去好了，我还有事，……"

她没有说完，就转身回去了，他自己点起一根烟来抽，他用力地把乳白色的烟吹向空中，好象吐出去的还有他胸中的郁闷。

过了一些时静宜还没有出来，他感到极轻微的一点寂寞，在他的心上点了两三下。随着细碎的脚步声音荡失了那微细的情感。静宜已经走到他的身旁。才站到那里，她就呛嗽起来，他以为是烟气的缘故，就远远丢开还不曾抽完的烟，她却急遽地摇着头。当她安静下来她就告诉他不是烟的关系。

"也许你的肺也不大好，"他关切的说。

"我不知道，总之没有什么大关系。——"

"明天医生来你也要他诊察一下，身体很要紧。"

"医生今天来过了，好容易把他找来，他劝母亲到山上去养，他说虽然老年人的肺病不大要紧，这样下去也不会有

好处。”

“当然是的，当然是的，那用不着他说，母亲的意思怎么样呢？”

“妈不去，她说什么她都放不下心，——”

“你可以劝劝妈，同时你也可以陪着妈到山上去住，那对于你的身体也很好。”

“我怎么能走得开，——可是为了劝妈，这样的话我也说过了，都不中用，我想你什么时候和妈去说说也好，我的话她听得厌烦了，所以没有效果。”

“那倒不见得吧，方才我还想起来小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医生说爸爸更需要静养，他再不能生气，再不能喝酒，说他的血压再也不能高。你看这要我们怎么办啊！”

一些时他们都没有话说，静宜想得极多，她的眼睛里转着泪。

“爸爸太爱喝酒了，——”

静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说出这一句话来，静宜立刻就告诉他医生走了之后，她把整个的俭斋都找遍了，又找出四瓶酒来，大约他不会再藏得有。

“刚才我还去看过他，他正静坐，手里数着念珠，知道有人进去他也没张开眼。”

“只要他的心能静下去就好，静玲呢？”

“她睡了，她听到医生说的话心里极烦，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她还没有醒，青芬的胃觉得不大好，下午吐了两次，——”

这许多事使说的和听的都感到厌烦了，他们的身心都感到寒冷，他们忘记这已经是春天，温暖的气息在四周发酵。他们呆呆地站立好一会，静宜才向他说：

“我要到厨房里去看给母亲煨的莲子粥，你不到里面去看看么？”

说过之后静宜就迳自到后面去了，他在心里想了一阵为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她管呢，难说她读完了大学就只该来经管这些琐碎的事么？他没有得着满意的回答，他快快地走进去。

静宜觉得很奇怪，她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静纯的性情好象完全改过了。是不是她的一番话说动他，或是这悲惨的环境打动他的心，她总相信他也有一颗人心，平时是为他那莫明其妙的哲学和偏傲的个性遮住了。

吃饭的时候静纯显得更忧郁，青芬说是因为不舒服不吃晚饭，静玲还是睡着，叫醒了她摇摇头又睡下去，父亲自然没有上来，菁姑又是躲在她的顶楼上。平时总有一桌人的，现在只冷清清地剩了她们两个。

坐在那里，他们完全没有那份兴趣，好象他们不得不吃饭，为谁吃和为什么来吃都不清楚。他们沉默地吃着，当吞咽的时候显得很苦痛，好象那不是米饭，那是沙石。

“哎，我还忘记了，青芬的病好些么？”

“她没有病，她告诉我恐怕是——”

静纯没有说下去，他不安地望着自己的手，一时觉得筷子没有拿好，一时又觉得碗没有拿正，静宜已经明白了，含笑和他说：

“那很好，省得家里又多一个病人，再说母亲一直总盼着，她不知道和我说过多少回，那我也该做姑姑了，我可不会象菁姑那样，——”

静宜还故意勉强说着笑话，可是静纯象被刺的猛虎，突然悲愤地叫起来：

“我不要，我不要，……”

他已经放下碗筷，脸埋在手掌里，静宜想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想去劝他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也放下碗筷站到他的身旁，低低地和他说：

“大弟，你这是为什么呀，你说，有话说出来心里才痛快些，……”

许久他也没有回答她，等些时候他才放下手，喃喃地说：

“大姊，你不要气我，我不是向你发气，你知道我的心很苦痛，——”

“为什么苦痛呢？”

“我不要说，你不能明瞭我，没有人能明瞭我，——”

说完他就站起来，她以为他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里去，当她上了楼才看到青芬倚在门边：好象有话要对她说，又含羞似地低下头，当她走近她的身边，青芬低低地问着她：

“静纯呢，他还没有吃完么？”

“他，他吃完了，他在楼下预备书呢。”

她扯了一个谎，就急匆匆地跑回自己的屋子。

三十一

黄俭之从大清早就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个梦，他不记得巳经醒过来，他想不到象那样的事会真的发生。他想他辛苦治家这么多年，怎么会有那样不幸的报应，那真是太不公平了，他想不到，静茵原也是一个极好，极听话的孩子。

他知道那不是一个梦，他的心就十分难过，他知道他的脸是冷的，鼻子是冷的，手指尖和脚都是冷的，只有他的心脏极忙碌，迅速地跳着，把大量的血冲到头上去。他极力想平复他的情感，可是他显然地失败了。

他的心里时时在想着："是我太严厉，还是太放任呢？"记得从前他对于儿女们是严厉的，他以为那是为他们好，在事业下他极如意，他不愿意他的子弟们骄纵轻浮，受到别人的指摘还是小事，将来一定难得在社会上立足。而且他是读书人家，礼教总要保持的，他看不惯那些暴发户，那些没有根基的人家。就是有根底的人家，骄傲和懒惰也是致败之由，他不愿意有那样的一天。他从前以为只有他强毅的

魄力才能使儿女们好起来，使那个家永远兴盛下去；后来他感觉到，“在这个过渡的时代”许多事都变了样子，而且自从他在事业上失势以后，他对于自己的魄力的信仰也起始动摇，他才觉得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固执，那样严厉。他也时常和他们说：“这个时代不同了，什么事我们都该商量办，两利择其重，两害择其轻，我们都得想到我们这个家……”

已经做过的事情他不愿意再翻悔，他还愿意用他那刚愎的个性来完成。可是静宜的事使他受了首先的一个打击，他觉得他完全是被侮辱了，他好象被人指了鼻尖斥骂：“你这个老家伙，你丢尽了脸，你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了，那为什么你生她下来呢？”他才激怒着要显出他做父亲的力量，他就记起了静宜的话：“——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为了家……”于是他什么话也不好说了，他也时时记得这个家，这个衰败下去的家，他有时候不敢想，他想忘记从前也逃开当前的情况，他是为这原因才喝起酒来的，他想能少在清醒的境况中一刻就能少一分痛苦。

他虽然不喜欢静纯，可是他能听从他的话结婚是他认为极满意的一件事。他觉得他们夫妻间也很好，并不争吵，不过有时他也看出来他们象是冷淡些，这也好象是什么不幸的兆头。可是他随着就想到：“夫妻原要象朋友一样，其淡如水，其味弥长”；同时他也想得到静纯的个性，他就想到：“无论什么样的人也不会同他合得来。”

可是静茵的事真的使他震惊了，他实在想不到那孩子会这样来一次，无论如何他总想若是没有静宜的事，她是绝不

会发动的。

静宜的事他还有话和别人说，这次就不然了，“她是随了一个野男人离开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他怎么和旁人说呢？

他的心沸腾着，煎熬着；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他想散步对他或许是好的，象一匹牲畜似地绕了那个亭子转，若是没有静宜他就会走不回来。他想到静坐，他的眼一闭起来就看到静茵的影子，于是他赶紧张开眼睛，他的眼睛很模糊，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装满了泪水。他偷偷迅速地用手掌擦干了，他在心里说：

“她既然不顾我，为什么我要想她？我还要为她落泪，那是更不值得了！”

随着他就想到自小她没有离开过他们，也没有走过远路，如今和一个男人走了，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想如果这个男人若是欺负了他们的孩子，那有一天他会不饶的，就是拚了他的老命他也不能放松。可是他又自讽地想到：

“何苦来呢，她说是追寻快乐去了，她再不会想到我，我为什么要想她，我要忘记她，只当没有生她，只当她很小就死了，只当她生病死掉了，——”

想到病，他想到她不良的胃，那是很早他就知道的，他还记得医生说过这样的病最好在年青的时候治好，不然到了老年就很麻烦。她走了，也许因为劳碌或是饮食失调惹起她的病来，他面前立刻浮上静茵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那可该怎么好呢，那可该怎么好呢！……”

他几乎叫出来，他轻轻地打了自己的嘴一下，他的心才

又安宁下去。

医生来了，给他打过强心针，他很明白如果他的心衰弱下去，他就再也不能支持，他整个的人也要在这个世界上衰落下去。他想那也好，他再也看不到这些烦恼事，他也再不忧愁；也许是他从这世界上消灭了，也许是世界在他这一面消灭了，总之是什么都不存在了，………可是有一个极细微的声音象是从极远的地方响过来："你不能死，你不能在这时候死，你不记得三年后的好运么？你得给他们看看，你黄俭之不是一个无用的人，你得把这个家整顿起来，你得争这一口气，……"

听从医生的话他静静地仰卧在床上。心的跳动使整个的床在震撼，好象那不是一张床，那是一只小船。他忽而感到孤独了，——这是他从来也没有的感觉，他觉得他只是一个人在无边的人海上和凶猛的波涛搏战，如今他已经到了不得不败北的时刻。

正在这时候房门轻悄悄地推开了，一张猫脸探进来，他看了看，不耐烦地闭了眼睛，听到她一定是搬过一张椅子来，坐在他的床前，随后他又听见啜泣的声音。

他忍了许久都不说话也不张开眼睛，实在那声音使他的心又慌乱起来，他就忿忿地说：

"我又没有死，你这样哭我做什么？"

她没有即刻回答他，好象从心中生出来的悲哀，无法制止似的，过后才象强自忍住抽噎说：

"哥哥，你不要那么说，我看你让孩子们气成这样子，难道我不伤心么！"

“你怎么知道的，呵，你怎么知道的？”

他猛然地睁开眼，用手臂支起上半部身子来，笔直地逼望着她说。

“你也把我太见外了，一家里的事我也应该知道知道，是喜我们大家同喜，是忧我们大家同忧，——你先好好躺下去，不用着急，我跟你说，我们是一条根上生来的，我要是没有哥哥，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她说着又哭起来，他的眼睛里又涌出泪水，他不愿意为她看见，就又把眼闭上。

“——我总说，真关心我的只有你，真关心你的也只有我，你生了一大场气，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有谁 来 管 你呢？孩子们照样都走了，谁也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白为他们辛苦，他们谁也不知情，这还是好的，要不然撒手一走，什么也不顾。——”她得意地说着，故意把最后两句的声音提高一些。

“他们是都出去了么？”

“可不是，静珠是坐汽车走的，静纯和静婉欢天喜地一同出去，——我在上面，什么都象明镜似的，我都看得见，平日我不说就是怕为你添烦恼，如今我看你为他们生这么大的气我才来告诉你，看开了点，什么都犯不着！”

她摆着滚圆的那颗头，滔滔不绝地说，有几次他摇着手要她不要再说下去，她装做不理会，仍自继续着。这次她停一停，吐出嘴里的白沫，又说：

“——就说静玲年纪也不小了，还是什么事都不操心，无忧无虑的睡大觉；静宜呢，嘴上说的怪好听，下半天那个

男朋友又来了。”

“什么，静宜的男朋友？”

“就是呵，昨天来了一趟，今天又来了，唉，说那些干什么呢？我就说现在的女学生要不是做事不顾人，就是唱高调，比起我年青的时候可差得多了。……”

她叨唠了一大阵，她看到他的眉毛紧紧锁起来，到后是两行泪从闭着眼的角流下去。

“这是何苦来呢，我不过告诉你明白明白就是了，真伤心那才不必。”

她说完了站起来，在这房子里转了一遭，一面看着一面嗅着，随后悄手悄脚地溜出去了。他的心更纷杂，他没有想到他的孩子们都是这样子，他想这也许是由于他的 教 养 不好，或是因为自己近几年来没有能给他们做好榜样。他昏沉沉地睡着，被许多恶梦纠缠，过后他醒了转了两个身，就又睡起来。

他又睁开眼睛，什么也望不见，一片漆黑填满了他的面前，他很惊异，他以为他失去视看的能力，他又以为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用手摸着自己的脸和身子，最后他才想到这是夜了。

他开了灯，又把他带回他一向极熟识的天地中，可是猛烈的灯光使他不得不闭起眼来，等到他张开眼 睛，看 看 壁钟，才知道已经是将近午夜的时候。

他缓缓地爬起来，嘴里觉得很干渴，壶里的茶 早 已 冷了，没有声息，人们都已睡了。不知道是梦境还是真实，静宜曾来到他的房里把存的陈酒都搜出去；可是他记得至少在

通鉴的那只箱子的后面还有一小瓶正汾酒，他就勉强移动着脚步到了书架的前面，他打开通鉴的箱板先拿出书，果然他就取出来一小瓶酒，他的喉咙觉得象是烧着了一般，他自己的心里想着：

“这是最后一次，从明天起我再也不喝了，对了，从明天起……”

他还没有想完，已经拔下瓶塞，把瓶口对着嘴 喝 了 一口。他感到无比的润适，他擦擦嘴，抹抹胡子，坐到椅子上，把酒倒了半杯。

夜是安静的，远地的狗的吠鸣，象从另外一个世界里传过来，大地安息了，它的担负并没有轻下去。

他坐在那里又把酒杯送到嘴边，酒的香气已经不能使他迟缓，他就又贪婪地喝了一大口。

“人活着是为什么呢？……象我这样子，……到底为的是哪一个，……古诗上也这么说：‘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还有，还有。——‘极宴娱心意，戚戚 何 所 迫’……我也该这样，……该这样……”

他昏沉地把杯里的酒都倒在嘴里，过后那一小瓶酒连一滴也不存了；可是他感到更甚的烦渴，他的全身都象燃烧，他软下去，整个地忘记了他自己。

三十二

静玲睡醒了，天还没有一点亮的影子，她看看床边的钟，涂了磷光的针指明还不到四点。她糊里糊涂地记得睡了很久，还走了一段极长的路。她的头感到一点涨痛，她的胃叫了两声，她才记起昨天晚上她没有吃饭。

夜依然是极安静的，忽然静宜咳嗽的声音震动了寂宁的空气，她低低叫了两声大姊，不听见她回应，才知道她还是睡着。

她却一点睡意也没有，翻了几次身，也不能再继续睡下去。她想来书上好象说过当失眠的时候可以数着数目，于是她就从一数起来。过了好一阵，连自己所数的数目也记不清楚了，她还是很清醒地躺在那里。

她一气坐起来，把钟抓到耳边听一下，它是在走着，不过才四点多钟。

静宜好象睡得很苦恼，她的咳嗽一直也没有停，有时候还呻吟着；可是她始终没有醒。她真不明白静宜是为了什

么，她以为人应该有伟大的牺牲的精神，但是象她那样的牺牲是既没有目的，又没有意义。她记得她时常说起这个家，可是这个家有什么值得牺牲的呢？它迟早是要破碎的，要遭遇到最后的命运。难说她一定要随着这样的家一同走上灭亡的路么？

她本来想开了灯看书，又怕灯光使大姊更睡得不安宁，她莫可奈何地又躺下去。

她还是睡不着，钟的声音使她更烦躁，她想停止它却不曾弄好，她把它放在床边的立箱里，关紧了箱门。她本来是仰卧着，一翻身背朝上，脸伏在枕头上；可是她感觉到气闷，又翻了半个身，她的脸望着窗口，她侧身卧着。

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鸡啼，她惊喜地又坐起来，把脚插到鞋里走过去，轻轻拉开窗帘，外面仍是不辨一物的黑夜。她实在不愿意再躺下去，就披了衣服，悄悄拉开门，站到阳台的上面。

夜气是清新而寒冷的，她觉得有点凉，只把衣服拉紧了些。没有月亮，星星就更明亮地挂在天上，微光闪着象打抖，也象眨着的眼睛。她仰起头来，很容易就找到北斗和金星。象雾气的天河亘在天空，不象那条才溶解的细河，在暗中象发亮的带子一样地静静流着。偶然有一两下清脆的响声，也许是春日里大地的苏醒的声息。

“该起来了，什么都该起来了！”

她轻轻叫着，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来，她觉得整个的身子都很松适，她从来不知道当着夜将要尽了，天地是什么样子。

"我一定要等待天亮，我要看太阳从东面怎样出来，我要看光明怎样来征服黑暗……"

可是外面的寒冷使她战抖着，她又没有地方可坐，她想着还是到房里去等也好。

房里是温暖的，摸到了床边，一歪身就躺下了。她爽性脱下衣服又钻到被里，不多时候她就睡着了。好象她才闭好眼睛再张开来，就看到阳光已经主宰着整个的宇宙。

"真糟，真糟，怎么我一下就睡过了，"

"没有过呵，闹钟还没有响，才六点半钟。"

这是静宜的声音，不知在什么时候她也醒了。

"呵，大姊也醒了，我不是说起晚了，我想看日出，没有想到太阳已经跳到半天空里去了。"

静玲一面说着就一面跳起来，静宜也正坐在床上用手掠着鬓发。

"你起得这样早做什么去？"

"我有事，我不告诉你，……"

静玲说着已经跑出去，她好象是一直跑到楼下，跑到院子里。停些时静宜下了床，披上一件衣服，站到窗前，就看见静玲正一个人指手划脚地对墙说些什么，费利坐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她。静宜推开门走到阳台上，就听到她的声音：

"……我们要奋斗……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我们不只要空空地纪念这个日子，……我们要承受三一八不屈的精神！"

静玲转过身来看见扫地的老王也惊奇地站在那里，就带笑地说：

“你看我做什么，放着你自己的事不做。”

老王嘻开嘴笑了，他问着：

“五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我在练习演讲，你懂什么是演讲么？”

“我懂，那年就有一群救世军到咱们门前来演讲，男的说女的也说，还要敲大鼓。”

“去吧，那是什么，那都是活骗子，你千万不要听，省得他们把你骗了去。”

她说完，笑着跑了。

“哼哼，他们骗我这老骨头去有什么用！”

老王独自说着，又起始一下一下扫着地上的尘土，静玲跑了两步，忽然抬头看见静宜也站在上面，就觉得很难为情，做了一个鬼脸，还吐吐舌头，就又跑进屋子，她想到父亲睡在下面，放轻了脚步，她想看看他，就在“俭斋”的门前站定。她轻轻地推开门，看到床上没有人，再把头伸进去，才看见他瘫在地上。她吓得几乎叫出来，她也不敢再走到近前去，就急急地又跑到外面，朝立在阳台上的静宜招手。

“大姊，你快，快下来，爸爸——”

也没有等她说出来，静宜已经一转身看不见了，静玲再跑进去，正遇到静宜走下楼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你快去看。”

她们急匆匆地进了“俭斋”，静宜立刻俯下身去抱着他的身躯，强烈的酒气使她什么都明白了，滚在桌上的空酒

瓶，更证明她的猜想不错，虽然她极气恼，可是她的心却不象方才那么慌张。

她要静玲帮她忙，把他扶到床上，她什么话也不说，就和静玲又走到外面。

"大姊，爸爸又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他又喝醉了，——"

"人为什么要喝酒呢？"

"我怎么知道，他答应我他不再喝了，医生也说过他不能再喝酒，我昨天下午还特意把他的房子搜了一遍，谁想到他又喝了，这叫我怎么办呢！唉，我真厌了，这种情形谁也不能忍受，我倒不如死了干净，……"

"为什么说死了干净，活着的路更多。"

"路也许有，怕是太长了，我呢，我觉得我自己也太没有力量了。"

静宜说完了，长长地叹一口气。

三十三

静玲赶着吃了一顿早餐就跑到学校去，时间并不太早，校门前的那条街却显得很清静。平日是除了学生多，车也多，这天只有一条街安谧地躺在那里。她走近学校，才看到两扇大门已经关了，上面挂着一方布告牌，写明为纪念“三一八”，放假一日，明日照常上课。

她站在门前，把那张布告读了两三遍，她觉得很奇怪，从来“三一八”也没有放过假。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男学生从侧门跳出来，她看见了，就叫住他：

“喂，赵刚，你跑到哪儿去？”

“呵，黄静玲，我还当你也走了呢，我没有什么事，你要到学校里去么？”

“好，你不是想跑出去么，怎么又不去了？”

“我没有事，我没有事，我本来想看看你来没有，我们得商量一个办法。”

“哼，真奇怪，你怎么就算得定我在校门看布告？”

赵刚没有话好说了，脸红着，先把两只手掌在制服上搓了搓，随后就摸着剪得光光的脑袋。他大约十八岁，有一个象小水牛的身子，性情很直，只要两句话就可以把他激上了天。

他们走到图书馆的门前木椅上坐下，静玲就问他为什么学校会放一天假。

“我知道，我知道，校长也不知道听谁说的我们要开会，他怕有麻烦，昨天晚上开校务会议，临时议决今天放一天假。听说教育局也有公事来，说据报学生们要在今天开会，为维持治安起见，各校长可以相机办理，以弥乱端，我们的校长就爽性放一天假。”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这样算了么？”

“一大半学生都走了，还有什么法子？再说礼堂的门锁了，教室的门也锁了，你看连图书馆都不开。”

“寄宿的学生不也很多么？”

“昨天晚上就传出来今天放假，有些学生早就走了。”

“我们总得想方法，这样不成，——好，好，我跟你说我们到校门去等，有学生来就劝进来，还是十点钟开会，食堂也好开会，真要是连食堂都锁起来，我们在大操场去开！”

“这怎么办，我去等，你去找那些级代表，学生会主席不用找，他是一个‘黄马褂。’①”

---

① 黄马褂是代表和学校当局站在一面的学生，因为他们正象清朝赏穿黄马褂的奴才。

赵刚说完了，就飞快地又朝大门跑去，静玲先到女生宿舍，找到两个级代表，随后一同到男生宿舍去找男代表。

她们走到男生宿舍，就停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依照校规她们不能走进去，平时男女学生也没有往来，没有会客室也没有校役，往常要是女学生找男学生总要到舍监那里写下姓名关系，随后才由舍监派人去找，来了就在舍监室谈话。这一天她们当然不能用这样的方法，还是由高一的级代表李级芝想出一个法子，她拦住了一个同班的男同学，把代表的名字写给他，要他找他们到花园的水池边上去。事情都办妥了，静玲就和她们说：

"你们到花园去等吧，我到校门看看赵刚去，他一个人在那里拉同学。"

她跑到校门，就看到赵刚愁眉苦脸地徘徊着。

"你的工作怎么样？"

他狠命地摇了一阵头，才和她说：

"没有办法，机伶的老远看见学校关了门就回头，女学生连理也不理我，别的学生进来，转了一个弯也走出去，我也不能拉住他们。"

"你没有用就是了，你看我的。"

正在这时候一辆自用车来了，上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他的头秃亮得反映着太阳的光，眼眯着，象笑也象哭的样子。

"好，你去拉吧，校长来了。"

赵刚说过了就想找一个地方去躲躲，静玲一把拉住他，低低地和他说：

“走什么，他又吃不了我们，……”

这时候，传达室里的校役听见喇叭的声音，就赶着把大门开了，等那辆车拉进来又把门关上。那辆车一直拉到校长室的门前才停下，校长悠闲地走下去，车夫喘着，吐了好几口唾沫，用一方污秽的手绢擦拭脸上的汗。

“我真不知道他的心是怎么长的，从他家到学校车夫要跑三刻钟，你看路远不远，他可什么也不在乎，呸，这种教育家！”

静玲朝着校长的后影厌恶地啐了一口，赵刚就好意地劝阻她，说是怕万一校长回头看见可不是事。

“我才不怕呢，活该，……”

“那多么合不着呵，真值得闹的事谁也不怕。”

“算了，我们还是管我们自己的事吧，你看快九点了，走读的学生也不会再来，我要到花园去和级代表商量一下，你到九点钟的时候也就不用等了，立刻也到花园里来。”

“好，你先去吧。”

静玲的心里很急躁，她一直跑到花园，那里已经有七八个人。

“怎么样，人都找到么？”

“你看，不都在这儿么。”

“加上我和赵刚就是十个，原来是十五个，自然我们已经过半数，我们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还要开会？”

“不用决定了，凡是到这里来的都赞成开会，不然早就不来了。”

“那好，我们也用不着十点钟开会，提前一小时，九点

钟就可以开会，我们也不用麻烦，就在大操场开，男同学到男生宿舍摇铃，女同学到女生宿舍去，走读的学生没有几个来。”

“哪里有铃呢？”

“到校役那里去偷好了，反正用完就还他，算不了一回事。”

这时候校钟已经报着九点，他们就都散开去做各人的事。赵刚也来了，他自告奋勇去偷铜铃，静玲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到操场去，有一个男同学早把写好的开会秩序贴在墙上，另外还贴了许多张标语。

静玲的心里很快乐，许多事都是她想不到的，她想不到这个会还能开得成。她时时记起来她的演辞，自己在心里温习着，忘了的时候偷偷地把那张小纸片拿出来看。

陆续地有一百多学生来了，一面要代表还去召集同学，一面就宣布开会。大家都站在指挥早操的木台的前面。

“开会吧，开会吧，我们先推举主席。”

“黄静玲，……”

不知道谁这么喊一声，大家就同声附和起来。她连连摇着头说：“不，不，我不能做——”她下半句话没有说出来，若是说出来就是，“——我预备了一篇演讲，做主席就没有机会演讲了。”

同学们都不容她，以为她是故意推让，就有一个人喊：“打倒虚伪的推让。”

大家都笑了，静玲不得已就红着脸踏上那座木台，许多鼓掌的声音顿时就响起来。

她静静地站了些时，等掌声平静了才开口说：

“诸位同学，我想用不着我说，诸位也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尤其是我们学生，更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使我们觉得很沉痛的就是这许多年来我们没有走出一条路，从前军阀和政府压迫我们，现在我们还有同样的压迫，甚至于比从前的更厉害，——”

一阵掌声突然响起来了，站在台上的静玲看看下面一张张发光的脸，她觉得很激动，等着掌声再静下去的时候她就稍稍提高一点声音说：

“——难说时候白过了么？——”

正说到这里远远就看见校长，男女舍监和庶务主任从角门走进来，后面还跟了几个校役。大家都朝那面看，静玲也朝那边看，有几个人已经溜开，可是大部的同学还 站 在 那里，一动也不动。

校长象是很气愤，他那肥矮的身躯走起来正象 一 只 鸭子，他一直走到近前才半疯狂地叫：

“你们这是做什么，呵，——”

他一面说一面走上木台，校役们早就被吩咐着扯去标语和秩序单，男女舍监留心地用笔在小本上记着来的同学。

校长走上木台，好象要和她拚命似地拉着她的手臂，气急败坏地叫：

“你在做什么，你想扰乱学校秩序么？”

静玲一点也不慌，她先把校长抓着她的手 放 开，随 后说：

“请你不要碰我，我是女子，你是男子。”

大家都被这句话引笑了，因为他们都记得校长时常说男女有别，男学生绝对不许和女学生在一起。

“什么，你来说我，你们都，都想怎么样，你们不只违犯校规，而且扰乱全城的治安，你们简直都是捣乱分子，反革命！”

有人在下面叫：“好，校长枪毙我们吧！”

“这是谁叫？呵，走出来见我。”

没有人回答，只有一阵哄哄的笑声。

“你们都给我散开，要是不听我的话，我把学校的门一关，你们都给我请！”

“校长，你不能这样，你忘记了时代。”

“什么时代，谁忘记了时代？你们要是不服我说，我就请公安局派警察来维持，到那时候我看你们怎么办！”他停了停又接着说：“走，走，你还站在这上面做什么？”

人们起始动摇了，三三两两地走开去，静玲也下了木台，向着他们投着憎厌的眼光，随了赵刚走。

校长满意地笑了笑，低低地向左右说：

“黄静玲记一大过，其余到会的每人记一小过。——”象又有什么事触动了他的脑子，他又加一句：“赵刚和女同学来往过密，也记一大过吧。”

三十四

静玲的心里很郁闷，好象有一件极重的物件压在那上面，要不是怕别人笑她，她早就哭出来了。她在校园的长椅上坐了许多时候，胸中的愤怒使她不能安静，她就立起身来围着那个水池转，有些同学很用功，就是在假日也跑到校园里来读书，她不屑于看他们，她独自踱到那座园亭的前面。

这是她平日很喜欢来的地方，在园亭的里面看看几只白兔，它们有象红宝石一样的眼睛。近来还生了七八个小兔，她几乎每天到学校里都要张望一番；可是这一天她没有兴致，她不过是站在这里免得看那些书虫而已。

正在这时候，赵刚不知道从哪里溜了来，就站在亭子的那面。他好象很热心地看着那些小动物，并不望着她可是向她说：

"黄静玲你不要看我，有人在盯着你，校长一直就派人跟了你，看你还有什么事。"

"我回到家里当然他们就没有法子。"

“他们只是看你在学校做什么就是了，他们才管不了那么宽，我们到外边去谈谈好么？”

“好，没有什么关系。”

“你先走，你到转角的那家书店门前等我，我随后就来。”

静玲转身走了，她好奇地寻找那个盯着她的人，最初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过后她果然看见一个校役样的人隔她三丈左右望着她。她就故意地绕来绕去，她走进女生宿舍的前门，又从后面钻出来，可是那个人在稍远的地方等了她。她想笑出来，忽然想到赵刚也许早在外面等。她就急匆匆地走出校门。

走到书店的门前，赵刚真是已经等在那里，看见她带笑的样子，就问她：

“你有什么事忽然这样高兴起来？”

“你不是告诉我有人跟我么，我故意在学校里绕圈，让他跟我转，转了这大半天我才出来。”

“那又何苦呢，他也是不得已，校长要他跟你他敢说不么，——走，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什么。”

“不用，我不饿。”

“不是，找个地方说话也方便，在街上说怕惹出别的事来。”

“其实我那样做不过是泄泄心里的气，我没有想到别的，你知道今天的事真把我气坏了。”

他们走着的时候，静玲还和他说，赵刚没再说什么，他们转进了一家小饭馆。这原来也是靠学校的生意，因为放

假，就显得极清静。

"我也觉得这样，——"他们坐下去的时候赵刚才说，"我们要打倒的是恶势力的本身，其实连校长都算不得什么。"

"听说校长从前也是老革命党，——"

"那算什么，现在压迫我们的当然不是旧军阀旧政府，象校长这样的举动有什么稀奇。你看，这有一封信，是薛先生写来的。"

赵刚说过，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递到她的手里，他就要了三碗面。

"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三碗？"

"你一碗，我两碗，——"

赵刚象不好意思似地笑了笑，可是静玲并没有看见，她正把精神放在那张纸上。那上面写着：

> "我又换了一个地方，这下搬到城外了。上次难友们绝食，他们认为是我主动的，觉得我的危险性太大，必须再换一个地方。我若是不经过法院，他们早会枪毙我。现在他们只会恐吓我，有时候骗我说若是安分守己，过些年无期也可以假释放。我才不指望那些，我在里面很好，难友里也有好多优秀分子。我近来极穷，最好能给我送几块钱来，我住的地方，送信的难友会告诉你，盼望你能给他一块钱，我答应过他。"

最后还有一行小字："你要是没有一块钱，给他几角钱

也好，你可以和他说明。”

“从前我听说校长可以保他出来。”

“凭什么校长要保他呢？”

“学校的职员他当然该去保，薛先生在图书馆做了五年，当然他们有相当的感情。——”

“校长才不会管他呢，再说判决之后谁也没有办法。今天你同我去看他一趟好么？”

“好，我早就想看他一次，我不知道要有什么手续。”

“我们一块去好得多，你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这时候面已经端上来了，她挑了一口吃，觉得没有什么味，可是她难为情说出来，她看见赵刚那样有味地吃着，心里有一点惭愧。当他把两碗都吞完的时候，她还没有吃完半碗。

“怎么样，太不好吃了吧？”

“不是，不是，我不饿。”

静玲急急地说，就放下筷子，她觉得脸一定是红起一些来了。

“我的钱不大多，我想你，——”

“我请你吃好了，那没有关系。”

“这没有几个钱，我是说送给薛先生，我送他三块，你也送他三块，好么？”

“好，好，可是今天我没有带来。”

“不要紧，我先把我的饭费替你垫上，明后天你带给我好了。”

“我要是忘记了，你的饭费缴不上怎么办？”

“那我就得饿半个月。”

“我看你半天也饿不成！”

他们都笑了，他付了钱又一同走出去。他告诉她要去的地方不太远，慢慢走着去也好。

“我不知道，大学里的校长是不是也用高压手段？”在走着的时候静玲说，“我的姐姐们和我的哥哥都在大学，我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

“总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不过在大学里情形更复杂，学生也可以用钱买，做侦探，做狗，……好多种呢。连教授们也有许多是被收买去。”

“那我就不要读大学了，一点意思也没有。”

“有坏人就有好人，不能一概而论，前两个星期到我们学校去演讲的那个学者，也是大学教授，他的思想，很正确，你不记得么？”

她点点头，他们一直也没有停。走起路来的时候才觉到天很热，赵刚解开两个制服的衣纽，静玲不时地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

“就要到了，里边的高墙大约就是了。”

“你又没有来过，怎么会知道？”

“照地点来推测差不多，再说凡是监狱都有一堵高墙，生怕犯人们会翻墙逃走。”

“那可不一定，松石园的墙也很高，——”

“那是有钱人的监狱，世界上有两种人要和世界分开，一种是罪犯，社会不容留他们，要把他们划出去，他们可不情愿出去；一种是有钱人，他们愿意和社会不来往，很怕不

幸的现状会扰乱他们快乐的心情，——”

“还有一种人你没想到，就象在××大学教书的文学家杨先生，听说一直以为自己是明朝人，就象才从坟墓里掘出来似的，有许多文人都是那样，自以为脱尘超凡，言语文章就没有烟火气，只是忘记却染了极深的鬼气！”

“唉，时间真是可怕的东西，到将来——”

“到将来我也不会变，若是有那一天，我情愿自杀！”

“不要自杀吧，你要是自杀我就是嫌疑犯，说不定糊里糊涂也要住到里面去。”

赵刚手一扬，指着迎在他们面前的“第三模范监狱”，她才注意到他们已经走到了。

两扇高大的铁门紧闭着，右侧开了一扇小门，有两个武装的警察守在那里。赵刚好象来惯了似的，连头也不扬朝里走，警察没有拦他，静玲也跟着走。

走进铁门，就是一个空旷的院子，墙上粉刷着标语，再走进一道门，才有一个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他们说是来看薛志远的，他就要他们走进一间小屋，写下姓名住址年龄和职业和与犯人的关系。赵刚先写，写完了正要代静玲写，那个人就拦住他，说是要亲笔写。

静玲就走到桌子的面前，看到赵刚所写都是假的，她几乎笑出来。她自己坐下去写，写得很慢，因为她是一面写一面想，也都象赵刚那样写了假的。写完了的时候那个警察仔细地看了一遍，赵刚就拿出六块钱来，请他带进去，要一个回条。

“你们有什么话也写在纸上吧，我可以一路替你们带进

去。”

“不用吧，接见的时候我们自己说。”

“今天是三一八，临时停止接见一日……”

“那你为什么不早些和我们说？”

静玲忍不了住叫起来，因为方才她着实费了一番心情，赵刚拉了拉她的衣服，要她耐着点性子。

“这是一定的手续，你也不必怪我。凡是到这里来的都得留下姓名地址，你们要是不写，我就进去了。”

“请你等等，我就写。”赵刚虽然这样说着，想了想因为用了假名字，写了反倒使他糊涂，就说：“好了，没有什么可写的，就说他的朋友算计他得用两块钱，就给 他 送 了来。”那个警察很不耐烦的，没有等他说完，就拔脚走了。

“我真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许接见不早告诉一声？”

“他们愿意我们供给一些资料，将来可以得一些线索，不过这个线索可惜不大靠得住。”

赵刚得意地笑着说。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低，怕有人听去。等到那个警察把收条带出来他们就向外走。

走出大门，静玲喘了一口气和他说：

“我想每个犯人都盼望能从这个门再走出来。”

“那也不一定，你看那座土台就是执行死刑的地方，那也要先经过这个大门。”

“不过人若是死了，灵魂就自由了。”

静玲说完，又回过头去看了看象张着大嘴的那座狱门。

三十五

“你也相信灵魂么？”

在路上走着的时候赵刚忽然想起来和她说，他们一路不是跑就是跳，两个人的头上都流汗。

“我不是相信灵魂，好象我的意思是说心情，”静玲停住脚步，用手绢揩着脸上的汗水，“我觉得人住在那里面，和外面完全隔绝，还不如死了爽快，人死了至少感觉不到烦恼和苦痛。”

“可是也没有快乐，死总之是不如生快乐，你看生是一切希望的泉源，你不看见田里的麦子么？你只要把头向左右一偏就看到了。”

“我还用你说，当然我看得见。”

静玲虽然强硬地回答，也因为他提起来就感到兴趣，她偷偷望着路边的田畦，在土块的下面有极细的嫩芽钻出来。她知道那是农人们把种子洒在土中。它们不曾腐烂，却以勃勃的生气冲破种子的硬壳，顶开压在上面的土壤，来到这个天

地中。虽然它们不能说话，它们也以那绿油油的颜色宣示出它们心中的快乐。

“那为什么人类还要把活生生的人关到象坟墓一样的监狱里去呢？”

静玲又热心地问着，说到监狱，她回头去看，可是已经看不见什么，树的枝干遮住她的视线。

“谁知道，——”赵刚摇着头，他的鼻子皱着，“也许这个社会以为他们只是害群之马，要不把他们关起来，这良善的人群就不能安宁地下去。”

“如果这个社会只是一群劣马呢？”

“那么只有好人被丢出去了，其实你自己来判断最好，谁也不知道，你看那边。”

他们已经走进城门，一个警察正拦住一个装满菜蔬的大车，那个赶车的农人正跪在地上给那个警察磕头；警察一面用脚踢着一面咆哮。

“滚开，今天就是不准你进城，有本事你就连车带人飞进去。”

有些人围在那边看，另外的几个警察用鞭子挥打着，要那些人散开去。

他们走过去的时候，赵刚低低地和她说：

“一切的是非，都和这个差不多。”

静玲却很愤怒，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停下来望着，脸红红的，她的嘴紧闭着，眼睛笔直地盯住这情景，好象鞭子和脚都落在她的心上。

“走吧，”赵刚在一旁偷偷牵着她的衣袖，“这里的人

杂得很，他们看见我们的样子，也许会注意我们。”

静玲极不情愿地挪动她的脚步，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不知道是说给自己还是说给赵刚：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社会里各式各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空读书没有大用，总要钻到这里面来，才能体味到苦乐，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些表面的事。”

“就是这些表面的事也使我不能忍耐了。”

“那你还得练习，人总得要沉着，尤其是做大事。”

“沉着，沉着，该象死人差不多，——我就看不透你沉着多少。”

赵刚不再和她辩论，他记得她是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他说：

“你可以叫辆洋车回家去，我要从这边走回学校。”

“那也好，我不一定要坐车，我也可以走回去。”

“你比我远得多，你可以坐电车走，我送你好么？”

“谁要你送呢，难道我不是一个人！”

说过再见，他们就分手了。时候还很早，她没有就回家去，她觉得自己和这个社会太陌生，她就由自己的意，想看到些什么。

她走过几条街，什么都没有看到，每个人好象都在笑，一切忧烦和苦痛都深深地埋在那笑容的里面。“难说这就是虚伪么？”她问着自己，可是她不能回答，突然在道边起了惨厉的哀叫，她望过去，才看见是一个警察拖着一个讨饭的人。他极不愿意移动，拚命地坐到地上，哀怜地叫号，可是

行人没有一个动容，好象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她向一个卖花生的小贩问：

“请问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警察要送他进救济院，他不愿意进去。”

“救济院不是很好么，有住有吃，省得在街上讨饭有一顿无一顿的，晚上还得睡在街上。”

那个小贩听她的话，把眼抬起来，很仔细地望了望她，才又说下去：

“小姐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要是进了救济院，要不是死了喂狗，就这一辈子也见不了天日，您想，他怎么能愿意去呢。”

那个小贩为了她的问询才引起一点怜悯的心也朝那边望着，叹息一声，摇摇头。正在这时候一个行人把几个铜元丢在他的担子上，向他买花生，他立刻就转过脸来，含笑地照应他的主顾。

她还是兀自站在那里望着，已经拖得更远一点了，本来就极破烂的蓆片，撕得更零碎了，那个警察还用脚踢着，踢完一脚看看自己的鞋尖，好象怕弄脏了他的鞋。

凄厉的哀鸣一直不曾断，愈远就显得愈伤惨；可是这一条街没有人注意，只有她立在那里呆望，她的耳边突然听见低低的声音：

“小姐，您不包点花生去么，真是好货，管保您买了一回下回还想买。”

这声音和那哀鸣同样地打在她的心上，她转过头来，就看到那张含笑的脸，于是她就掏出一毛钱来丢给他，他象不相

信似地张大眼睛望着她。

“您，您买一毛钱的么？”

她微笑着点点头，随后又去望着那拖得更远的可怜的人，她又记起方才赵刚说过的话：“……死不如生快乐，生是一切快乐的泉源……”

他们已经转过街角，那声音依旧还飘过来，她不愿意再听下去，就转过脸向前走去。

“喂，小姐，您的花生还忘记拿呢。”

她才走了两步，那个小贩就追上她来，把一个大纸包捧给她。她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包，向他说了声谢谢之后，才又继续走着。

她捧了那包花生，感到十分沉重，——最后她才想到她的心上加了新的负截。赶回家里，差不多也有四点钟，叫开门走进去，正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李庆用锄掘着花圃的土。莫明其妙的欣喜充满她的心中，她走到父亲的身边去。

“爸爸，您好了么？”

父亲象是有一点羞赧似地点着头，还轻轻拍着她的身子，问她手里捧的一包是什么。

“花生，我在街上买的。”

“下次要吃的时候还是叫用人去买吧，自己拿着，怪——怪麻烦的。你不是欢喜种花么，明天就可以种了，我的房里有许多花种，你自己可以去检。”

她答应着，走进房里，到楼上正看到静宜站在她们对面的那间房里，指挥王升打扫。静宜看到她就向她招呼：

“五妹才回来，你不饿么？”

静玲摇着头，放下那包花生，才向静宜说：

“这是为什么？”

“爸爸搬到楼上住，下面的那间房子太潮湿。”

静宜说过了笑了笑，她想不出为什么她会这么高兴，等了些时，她站到她的身边她才告诉她医生今天又来过了，父亲的酒并没有喝出大毛病来，母亲也因为听到青芬有了身孕心里着实高兴，精神非常的好。静玲说：

“我也想不到大嫂快做母亲了，大哥呢，他没回来么？”

“没有，我记得星期一下午他没有课。”

“大约今天都没有课，他们都没有回来。”

“你可不要说给爸爸听，这又会惹他生气。”

“当然我不说，我才不管这些事呢。”

三十六

静纯自从知道青芬有了身孕，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要掉到深渊里去，——那里只有无边的黑暗，没有光 明，没 有 希望。他只希望那是一个梦，不是现实里的一件事，对于别人也许带来快乐，对于他却只有悲哀。他想不到，真是一点也想不到，他时时问着自己："难说我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下去了么？"他记得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罪恶，"可是在这罪恶的结合中，还要带来一个小生物，这好象在他的脚镣上再加一副锁，使他不能走一步自由的路。他恨着自己，他的容忍使他造成错误，这个错误而今更深了一步。

他自己躲在一间房里深思，他厌恶光亮，就把窗帘拉得很严密，已经抽了八支烟，他想不出什么来，他忽然想到再去仔细问她，就匆匆跑上楼，青芬看见他走进来不安地把些什么藏到身后。她的脸红起来，立刻把头低下去。他早就看到她在缝着一件婴儿的衣衫，他不愿意问，原想要和她说的话也不说，就又走下楼去。

一夜他睡得都极不安宁，睡了一阵醒来，看见青芬还是在灯下忙着些什么，其实这都用不着她来做，可是为了将要做母亲的那一点欣忭，她情愿劳碌。她没有看到他醒转来，他也不说什么，随着又闭上眼睛。

早晨他到学校去，意外地学校停一天课，他不愿意回到家里，他就走去看梁道明。到了大江饭店，恰巧他不在家，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到去看静珠。

才走进女生会客室，正遇见Mary柳从里面出来，在学校里她也穿得极华丽，看见她微笑着和他招呼，用娇滴滴的声音和他说：

"黄先生，我们有两天不见了，你是来看我么？"

他有一点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他觉得很不安，勉强地笑了笑，又低下头去说：

"是，我是来看你的，我还看看我的妹妹。"

"你是说静珠么？她在那边打网球呢，我陪你去好么？"

"谢谢你，谢谢你，……"

他重复地说着，仍然低着头走路，他的眼睛随着那两只一起一落的红皮高跟鞋，他不敢走得太近也不敢走得太远，一团浓厚的香气在他的身旁滚。他觉察出来走着的时候有许多只眼睛望着他这陌生的脸，有的是好奇，有的是愤怒。他偶然抬起头来，觉得她走得那么自然，随时看到她都笑着，他也就仰起头来昂然地走。

"黄先生的学校也放假吧？"

"是的，年年都不放，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三一八，三一八，听着倒很熟，我记得妇女节好象是三八，三一八是什么日子？”

“三一八是段执政时代学生运动流血的日子，——”

“那多么可怕，读书为什么要流血呢？”

他觉得她的脑子里不能装这样的事，他就不再接着说下去，于是他扯到天气。

“今天的太阳也很好，——”

于是他望着她的衣服，她的衣服极单薄，好象夏天才可以穿的。他一向觉得对于炎热女人的感觉最灵敏；对于寒冷，女人的感觉最迟钝。

他们已经走到网球场，看到静珠和三个男同学在那里打网球，柳正预备去告诉静珠一声，他拉住她，顿然感到这有一点失礼，才缩回手，静珠已经一面叫着一面跑过来了。静珠一只手握了球拍撑在地上，一只手掠着头发，诡秘地向他笑了笑，然后才问他是不是已经来了许久？

“我才来看你，恰巧碰到柳小姐，她就陪我找你来。”

“好，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吧，我打完这个Set就完。”

静珠说完又朝他们笑笑才跑回场里去。

“我想柳小姐要是有事就去办吧，我可以一个人等她。”

“不，不，我没有事，我们到那边椅子上坐着等她。”

他们走到长椅那里，才看到已经有一个人坐着，静纯记得见过这个人，柳提醒他，说是在松石园见过的方亦青。他们很客气地招呼过，三个人就坐下去。

和静珠打球的一个男人他也记起来就是那个运动家，另

外两个他却不知道是谁。他们的球打得并不怎么有味，凡是打到她身边的球，用不着她动一步的，她才拍过去，有的时候力量大了飞出界，有的时候太低了被线网拦住；和她在一面的男人却极苦，前后都要他一个人奔跑，就是她打漏了的球他也得追上去，时时还要受到她的埋怨。可是那个男人好象极高兴似的，他已经热得连衬衫都穿不住，只穿一件背心。

“黄先生欢喜打网球么？”柳向他问。

“不，我什么运动都不来，在中学的时候还偶而玩玩，自从到了大学就都丢下了。”

“一定是太用功，象我们这样读大学的，除开玩没有别的事；方先生就比我们用功多了，我们要是到图书馆去翻参考书，每回都得请方先生帮忙。”

被说着的人象是不好意思似地红了脸，这时候静珠已经打完了那个Set，她走过来，掏出手绢来沾着脸上的汗珠。

“大哥，我就想到你会到我们学校来。”

静珠说着，还故意望了望柳小姐，被望的人毫不在意地笑着，静纯却呐呐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走吧，我们还是回到会客室去，我要洗洗脸换换衣服。”静珠看见方亦青要告别的样子，就一手拉住他说：“你不能走，你不愿意和我哥哥在一道么？”

“不是，不是，我想……”

“不要想了，一块儿走好啦。”

静珠又向和她打球的几个男同学招招手，才随同他们回到女生宿舍去。她只穿了一件白绸衬衫和一条男人的长裤，她的头发用一根浅粉色的绸带扎住。她好象忽然想起来似的

向静纯问：

“爸爸还生气么？”

“我，我也不大知道，好象昨天晚上又喝醉了，我很早就出来，听说马大夫今天还要来。”

“我就不会象静茵那样，——”她突然觉得在别人面前只谈自己的私事有些失礼，她就改了话头，“——大哥，回头你请我们到都城饭店去吃饭好不好？”

“你真岂有此理，别人到我们学校来，应该由我们请他吃才对，就在学校附近吃好了。”柳小姐接着说。

“学校的饭我才不欢喜吃呢，都城饭店今天还有午餐舞，我们一同去玩玩也很好。”

“不是我不请你去，我不大会跳舞。”

“我知道你会，你同秦先生跳过，你自己告诉我的，Mary可以教你，她跳得很好。”

他们说着已经走进女生会客室，方亦青，在甬道那里拉住静珠恳求似地向她说：

“你知道我也不会跳舞，我实在不愿意到那里去！”

“不会跳舞没有什么，饭总要吃的，亦青，你不要这么固执，——”

“我不是固执，实在我没有去过那样的地方，恐怕我去不惯——”

“你没有去过怎么知道去不惯，因为你没有去过才更该去一次看看，你不要把生活过得那么偏狭，多看看也是好的，——你也先到里面坐，我回头就来。”

三十七

方亦青踏进了一步这样的场所就确切地增多一分他的厌恶，过分的温暖使他觉得有无数的针刺着他的全身，他不能象别人一样地脱下外衣，因为他是穿了一件长袍。他掏出手绢来擦着额间渗出来的汗水，他一直也不能把它再放回袋里。他看看静珠和柳，她们都十分娴熟地把外衣脱了，然后以窈窕的行态走进大厅。他可显得不自然，光滑的地面使他不敢自如地下脚，他只是移动着走路，好容易他们才在一张桌子上坐下，侍役很客气地过来招呼他们，好象很熟识的样子。

"您有好多天不来了，——"那个漂亮的侍役满脸堆着笑和她们说，"上星期六的化装跳舞人真多，我还当您会来呢，先订四客午饭么？"

"好，就是四客，有什么菜？"

"今天的菜都是您喜欢吃的，没有错，——"那个侍役说着就从小衣袋里抽出菜单，必恭必敬地要读给她听。

“不用，你知道就好了。”

那个侍役把菜单放回去，把身子一躬，才离开他们。

“静珠，好象今天是你请我们吃，——”

“大哥，你赖可不成，到这里来，只好你请我，何况今天你——”

静珠说到这里停止了，故意笑了笑，才又把脸转向方亦青。他并不抬起眼睛来，皱着眉，很苦痛似的。她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时候静纯紧皱的眉头会移到他的脸上来，她望望静纯，他显得兴致极高的样子，没有一点不安。

在一阵鼓掌之后乐声起来了，静珠就低低地和方亦青说：

“你是觉得不舒服么？不要这样子，生活是多方面的，人应该适应环境，吃完饭我们就可以离开。”

方亦青朝她苦笑着，他象是想说话，终于又忍住，又把手绢擦着额际的汗。她偷偷地拍拍他的手。

第一回音乐之后停些时又奏第二回，这一次就有许多男女到场里去跳舞，静珠就和静纯说：

“你为什么不请Mary去跳？”

“你看我跳得又不好，衣服又不整齐，……”

“那也不怕什么，我们又不是参加正式的party，本来我们是吃饭，谁也不能笑我们。”

静纯抬起眼睛来望着柳，她正在用多情的眼望了他，他们相互地微笑着，静纯就站起来请她合跳。

“他们走了，我们说话可以方便点。”

静珠长长地喘一口气，她好象很疲乏，她的两肘架在椅

子的扶手上。

“你今天球打得太多了，”方亦青很关心地向她说，“许久不运动，骤然打那么多的时候对于身体极不好。”

“也不只是打球的原因，睡眠不足，做什么事都没有精神，真讨厌！”

“静珠，你应该好好多睡些，你应该注意你的身体，我们都还年轻，我们该好好读点书，将来在社会上做点事，玩固然也很有趣，犯不上糟踏自己的身子。”

虽然是几句极平常的话，可是每个字都熨贴地碰到她的心；有许多人是死也不会把这样的话说给她，有许多人已经不愿意再说了，以为这样的话在她的身上没有一点效果。只有他，不嫌惮烦地和她说，让她自己想到，“真还有一个关心我的人。”

她微笑着，仰起头来看他，他就不安地也和她笑，在他的笑容里整个地显出他那颗纯朴的心，他从来不文饰，他的样子和他的心一样。她的心感到一丝的刺痛，她想：“为什么我要请他到这里来呢，他是那么朴实，为什么我要留他在这里忍受苦痛呢？……”

这时节侍役已经送上汤来，她就和他说：

“不用等他们，我们先吃吧，吃完了回学校去。”

他们才吃了一半，柳和静纯回来了，他们都很高兴，柳故意和静珠说：

“好，你们也不等一下，自己就吃起来。”

“我以为你们不觉得饿，好象用不着吃什么。”

静珠也取笑他们。静纯有点不好意思，就向静珠说：

“Next Sound你陪我跳吧，好不好？”

“我？我累得要命，我才不跳呢，再说我们吃完了就要回学校去。”

“那，那……”静纯显得有些失望，不知说些什么好。

“你们尽管在这儿好了，方先生陪我回去。”

“那也好，那也好。”

吃完饭的时候果然静珠就和方亦青走了，他们才走出饭店的门，方就和她说：

“我迈出一步来身子就轻松了。”

这时候，可爱的春日的阳光正温和地照着，微风轻轻地拂着人的面颊，路旁的树枝都显得柔软了，宜人的气候使人们都暂时地把苦痛丢在一边。

“你的大哥和柳好象很熟似的。”

“还不是和你一样，才见两次面。”

“我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你说我们回学校去吧？”

“这么好的天气，——”

“你不知道，学校附近有许多好地方，我常常一个人去，又安静又美丽，一点也不象这热闹的城市。”

“好，我们去，我们一块去。”

回到学校他先陪她到女生宿舍，她换了一身布衣服再走出来。

“你看我穿这样的衣服好么？”

静珠象一只小鸟似地跳到他的面前偏着头问。

“好，再好也没有了，衣服原以舒适为主，穿得太好

了，才象是衣服穿人，不是人穿衣服。——”这时候静珠已经把右手伸进他的左臂里，他稍稍感到一点窘迫，他也不愿意做出太寒酸的样子，就任了她的意和她走到外面去，“——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到了过年的时候，换上好衣服，简直就换了样子，觉得非常的拘束，不自在，我和母亲抱怨，她就说我没有那份福气，没有福气也好，我不在乎那些。”

他们走出学校的西门，跨过一座小桥，桥折向朝南的一条路。这已经不算是路了，不过是田畦间的行人径，只能容一个人行走。

“我就没有想到这还可以走。”

“什么地方不可以走呢，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走过这一段，路就会宽了，你看那边不是有一带竹林么，竹林的后面还有几个人家，在秋天我常喜欢站在他们门前的广场上，看他们收集粮食，他们的快乐是人间少有的。你看，他们现在就忙碌了，到了丰收的时候自然他们极快乐，他们是应该快乐的，因为他们化去他们的精力——。”

“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给我的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那是李绅的悯农诗，前面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接下去才是你念出来的两句。”

“你怎么能记得这许多？我只能记得一点，一大段事我只记得一小节，我自己就是这么不中用！”

“也不象你说的不中用，实在是你的精力分散的方面太多了，所以才不能完全。”

“有时候我也极恨我自己，明明知道得很清楚，偏偏自己还沉下去，真是向下比向上容易得多。也许这是我们女子的天性，无论什么事都只走easiest way。”

“The easiest way io the lowiest way，是不是？”

静珠不说什么，她原也是知道得极清楚，有时候极怕想，她只图眼前的快乐，象世纪末的享乐者一样；可是她极年轻，应该极有生气。

他们说着已经走过了那丛竹林，也看见那几家农舍。有几只狗站在门前朝他们吠叫，可是它们并不跑上来，看见他们走过去，就自然地停止下去。

他们一直走到一个池塘旁才停下来，为了取水和洗衣的方便，有几级石阶一直伸到水里去，他们就坐在石阶的上面。他们安静地坐着，许久都没有话，阳光烘着他们的后背，暖燠燠地有微痒的感觉。他们望着池塘的水，那早已溶解了，在边上泛着绿色的细沫。在象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映着他们的面影，很清晰，很逼真，他把一个小土块丢下去，立刻就漾破了平静的水面，没有人影，也没有树木，竹林和房舍的影子。

“投下去的是死亡，于是什么都不存在了”，方象是感喟似地说，“我一个人常常坐在这里，我想：‘当我坐在这里，水面上有我的影子，我走了，那个影子立刻就消灭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以为我们不应该活在水上。我们应该活在木板上，我们要把生活一笔一画地刻在那上面。”

静珠谛听着他的话，似懂又似不懂地，她也把一块土丢到水里，看看水的圈纹荡开去，但是她抓不着什么。她想到方还要说下去的，她就听着。

接下去的又是一阵沉默，他好象在想什么，两手拢了膝头，他的眼睛望着天空，她顺了他望过去，什么也没有，那只是蔚蓝的天和一两片浮着的白云。她有点茫然，心里想："难说就是这两片极常见的云彩使他呆了么？"他没有呆，突然间他的脸转过来望着她，和她说：

"静珠，我早就想和你说些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知道我以为——"他善意地，不自然地笑着，松开一只手摸抚自己的下颚，好象这能帮助他说出来要说的话似的，"——我以为你不和她们一样，和任何人都不一样，是的，我记得你从前和我说过，你要'游戏人间'，想想看，你还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孩子，你能在人间游戏么？多少想游戏人间的人，结果是被别人游戏了，自然你还年轻，那一层还谈不到，不过我以为你的生活照这样下去是极不好的，——"

他停了停，把手伸过去拉着她的手，她很温和地和他微笑，一闪间使他突然记起来这笑容在哪里见过，他记得是一幅西洋名画，画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半身，露着千古不灭的微笑；画家和题名他一时记不起来，可是他的心里许着："我一定要查出来，回头我就到图书馆去。"

可是他不久就记起来了，那是达文西的摩娜·里莎。

"——譬如象我们能走进大学来已经很不容易，有多少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就说我，好容易和我的父亲哀求了许

久，卖了一半田，我才能到大学里来。我不是说究竟读大学能有什么用，或是那些教授们也真懂些什么；这只是要我们得一点常识，同时给我们一个自己读书的机会。你的家我知道，比我的不知好了多少倍，象柳就不同，我知道她的家很穷苦，可是她不能安于那样的生活，她到大学来完全是找寻安逸的生活，她忘了自己的本，天天醉生梦死，她结交许多男同学男朋友，她是有目的的，你不同，你只想玩得高兴，你要快活，唉，其实怎么样才算快活呢？——”他深思似地想了想，才又说下去：“——许多同学都以为我太苦恼了，每天钻在图书馆里，不去享受一切都市的文明，没有事就到乡下来散步；可是我自己却很快乐，尤其是今天。你看我们坐在这里，眼前所看到的都是真实，池塘，房屋，树木，流云，蓝天，……没有一点虚伪，我可以向你打开胸腑说话，要说什么就说出来，我们不是在社交场上守礼的君子，我知道你也不会因为我的失礼就怪罪我，你想这还不算是一件快乐的事么？”

他说完，无邪地笑着，他的笑声的回音又折回来，当他自己已经停止了，那笑声还不曾断，他就高高兴兴有意地说：

“你看，当着我笑了，万物都随着我笑，为什么我不快乐呢。”

“我想在一群人当中你最不快乐了，好几次我都看出来，每次你同我两个人在一起，你就很高兴。”

“我是这样，从小就如此，当初我的家还不象现在，一家人都很热闹的时候，我偏喜欢一个人躲在一旁；后来我的

家衰败下来，别人成天抱怨，成天难过，我什么也不在乎，我还是安静的躲在一边。”

静珠听到“我的家衰败下来”这一句话，她打了一个冷战，她记得从前，她的家也是极热闹的，而今只有一个架子撑在那里，每次她回到家里好象走进往日宫殿的遗迹，或是爬进坟墓，住了一天，再钻出来。她真不愿意回去，她怕那份冷寞。

“我的个性就和你不同，我喜欢忙。”

“你不是喜欢忙，你是喜欢热闹。”

“对了，要我一个人死也受不了，我愿意放下这件事就是那件事，高高兴兴就把日子过去了，所以我的朋友极多，我的方面也极广，亦青，我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好女孩子，你对我好我知道的，我待你象我自己的弟兄。你说的话我也听得进，只是要我做起来就困难了。——”

“生活如果是平静的，永远都觉得很安然，你喜欢热闹，你总有时候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你不更感觉寂寞了么？”

“不，不，那时候我一定很累了，我很快就能睡着。”

“你一夜都不醒么？你不曾有一个时候觉得自己更孤独么？我知道的，你不要故意和我这样说，你还只是一个孩子，我，我也不能算是成人，可是在人生的路上我多迈了几步，我的路也和你的不同，你简直是跨上错误的路，因为你有纯良的天性，你还能跨到良好的路上。”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朋友们从来不指摘我，他们都说我的生活过得极好；我家里的人有时候想到我就严

厉地斥责我，可是我偏不听，你，你也在说我的错处，你却用弟兄的温情来感动 我，难说我 真 是 一个 没 有 心 的 人么？——”

“那就好，那就好，……”

方匆忙地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不曾想到能说动她，他紧紧地抓着她的手，染了深红的指甲也不象往常那样刺眼。

“你试着领我过一个新的生活，开辟新天地，你不要把希望放得太大，就以为我是一个垂死的人。也许我能好下去也说不定，如果不能呢，你不要再理我了，也不要骂我，任我去好了，——那我就彻头彻尾不可救药了。”

她说完，两只眼睛望了他，也紧紧捏着他的手。在他的眼里她好象已经换过一个人，那不是一个凡人，象是才钻出水面的一朵新放的莲花。

三十八

静纯和柳一同吃过晚饭之后，他又送她回到学校，说了再见以后，他们握着的手还没有松开，她那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多情地望着他。她故意问他：

“你还要看你的妹妹么？”

“不，太晚了，我要赶回去。”

她的手这才从他的手掌中缩出去，跑了几步，回过头来又望他笑了笑，才象一缕轻烟似地飞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以为自己是做一个梦；可是耳边还留着她的语音，她的巧笑。这使他自己在不为人见的黑暗中带了笑容走着路。

他不想回家去，他的心里象是又点起一把火来，他觉得他的心更不宁静，有时候极高兴有时候极烦恼，他的胸中树立了新的信仰，他以为她可以带他到快乐的天地中去。

走出校门，他叫了一辆车到百花巷，那是王大鸣一个人的住处，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到去看他，这也是在他脑子里偶然浮起的影像，因为他只记得那一张脸，和那一双眼

睛。

进了巷口，他远远就看见那座小楼的窗帘上有微弱的灯光，他想着他一定在家。说是他的家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女仆；那个女仆到晚上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

到了门前，车停下来，他走下去付过钱，就揿着门上的电铃。不多时候楼下的灯亮了，一个人问着：

“谁呀？”

“大鸣，是我。”

“真想不到，——”说着王大鸣已经拉开门，“请到楼上去坐吧。”

他们一齐走到楼上，照往常的习惯，各自坐了一张沙发。王大鸣替他倒了一杯茶，又把烟送给他，许久都没有说话。他们常是这样，默默地坐着，抽着烟，各自沉思着，他们各有自己的天地。高架的立灯，照亮了房子的一角，其余的地方只朦胧地看出形影，整个的房子好象在梦中，几支小猫在王大鸣的身上爬，有一只爬到他的肩上，咪咪地叫着；那只大猫正在他的书桌上熟睡。

这一天静纯显得有点两样，他时时动着身躯，有时候站起来在那狭窄的楼上往返地踱着。他望望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的王大鸣，象要说些什么又忍住了；可是王大鸣仍是恬适地躺在沙发里，好象对于他自己的生活极为满足极为安心。

他走到他的书桌前面，看到那上面堆了许多张稿纸，一张歌德的像还在案头，还有一个雪莱的半身胸像。

他又想使他知道他生活的奇迹，他又怕他知道，他想他一定看出来了，他自己也觉得和往日不同；可是为什么他不问

他呢？如果他问起他来他就能稍稍隐瞒一点，稍稍露出一点。

他忽然看见床旁竹几上的药瓶，他就问：

“大鸣，怎么，你不舒服了么？”

“没有什么，——”王大鸣带着笑回答，“你看我不是挺好么？”

“那你吃药做什么？”

“不一定要吃，从医院带回来就丢在那里。”

“你没有病为什么要到医院去呢？”

“一个朋友劝我去看看我就去了，医生诊察一回，说我的内脏器官都坏了，肺，心脏，肝脏，我也说不出来有多少，他还说我最多活不过十个月。”

“呵，有这么严重？”

他吃惊地叫起来了，可是王大鸣还是平静地说：

“医生的话不大可信，就是真可信，那也算不了什么，人迟早总要死的。——静纯，我觉得你今天的心有一点浮，有什么事情么？”

这完全是因为他方才过分的兴奋，王大鸣才这样问他，因为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不这么嚣张。

“不，没有事情，不过这样的消息惊了我一下，我很想不到。”

静纯再也不能说出他心中一直想说的事，只是他的感情增厚了，他觉得一个人知道自己只能在世上活有限的时日是极苦痛的事，虽然不能再使他分得人间的忧郁，也不必使他多知道人世间快乐的事。

“我把这件事看得再淡也没有了，——”王大鸣耸着肩

向他说，“——我一个人，没有牵挂也没有忧虑，和好朋友多谈一谈，到时候我就象要远行似的可以和朋友们告别，那不是极有趣么？”

“可是人死了，就永远不再生，”

“那正象我要走一条极长极长的路，要用无限的时日，虽然我不回来，我总在走，走，……”

王大鸣说不下去，他的心里想：“我走到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这疑问象一片云翳似地在他的面颜上一闪，随着他又做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他把剩在手指间的烟蒂丢下去，又拿出一支来点上。

在这空寂的房子里，一只座钟滴滴地响着，那声音显得很清晰，王大鸣随它数了几下，心里想到：“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可以数得尽的。”

可是他真的并不怎么忧愁，他早知道自己的健康情况，他从来也不敢想，也不敢到医生那里去；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竟去看过医生，他早知道自己不能活得长，却也想不到那么快。

“其实医生的话也不一定可信，他们的诊断也有时错误，再不然，他们就归之为意外的转机，高尔基就被医生宣布过几次死刑，到了他还活下来，………”静纯说，他也是要使自己的心安下去，但是那幢幢阴影的房子使他感到恐惧，他就说：“为什么不把那个灯开亮？”

王大鸣没有回答他，就走过去扭着壁上的开关，顿时整个房子就很辉耀地照起来。几只小猫为强烈的灯光惊得从沙发上跳下来钻到床下去，有一只不敢跳，哀哀地鸣叫，那只

大猫从书桌下来，把那只叫着的小猫用嘴衔到床下去。

“你这几只猫真可爱。”

“你妹妹也这样说，呵，——我还忘记告诉你，你的妹妹下午到我这里来过，她的名字是静——，”

“是在诵读会遇的那一个？”

“大约是吧，我记不大清楚，好象在你家里也看到过，——在你家里我看到不只一个。”

“也许是静婉，——”

“对了，是静婉，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我忘了，真不应该，我这一天，——呵，没有什么，我的记忆力一向是坏的，她来了，问我借几本书去，这一本也是她要的，我才找出来，回头你带给她吧。”

王大鸣把桌上的一本书交给他，他接过来，看到那是一本诗选集。

“好，我可以带给她。”

“她还问我要一只小猫，那过些日子我才能送给她，因为还离不开母亲，在这一年里，什么东西我都要送给人，静纯，你看，你喜欢什么，我先送给你。”

“我，我什么也不喜欢，我喜欢那医生的话是一个错误，那比什么都好。”

“谢谢你……”

王大鸣低低地说，一股阴冷的气息一直扑上他的心，他的心顿然就冷下来。

三十九

静纯回到家里，原想家里的人都已睡了，揿电铃等候老王开门的时候，却听见笙管笛箫合奏的声音。老王打开门，他看见楼下的门大敞着，电灯都亮起来，门里摆了好几张方桌，点了许多香烛，围着桌子坐了许多披着大红袈裟的和尚，正中的一个闭目端坐，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才看见母亲父亲好端端地坐在门旁，青芬站在他们的后边，静宜跪在那里。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呆呆地站在那里，母亲就叫他走过去，低低地说：

"好孩子，不要说什么闲话，这是我好几年的心愿，今天才能还，你爸爸也要我这么办，——"

静纯听着这几句话，看看坐在一旁的父亲，他只是漠然地坐在那里，用手摸摸胡子。

"您今天好些么？"

"就是因为我的病大见好，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用手摸摸我的前胸，我

的病立刻就象没有了。这是大士显灵，一点也不假，我今天就这么好，还有，还有你妹妹，她也许迷了本性，我想做一天佛事替她解脱一下，也许她就醒悟过来，不久再回来，——”

母亲说到这里，她的眼睛又湿润了，这时候乐器停止，许多和尚张着大嘴诵经，有一个象睡着的和尚在屋角敲钟打鼓。静宜已经站起来，她的脸极平淡，看见静纯站在母亲的身边，就也走到这边来。

“妈，天很晚了，您不歇着去么？”

“孩子，不要这么说话，你看佛爷们都在上面，我怎么能去歇息？再说我也不累，我的精神再好也没有。”

听了母亲的话，静纯抬起头来，才看到迎面高悬着的三张佛像。这时候坐在正中的和尚仍然闭着眼睛，嘴唇翕动，不知喃喃些什么，两只手还做出许多手势。

“静纯，你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早上学，静玲也早到楼上去睡了，青芬，你也不用在这里，你该早点去休息，有你大姐一个人都够了。”

“还有多少时候才可以完呢？”

“快，快，升了表① 就什么都完了。”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他说完就向楼上走，青芬仍旧站在那里，他走到静宜的身旁，就低低和她说要她也到楼上去。她点着头答应，告诉站在一旁的阿梅，有什么事到楼上去找她。

---

① 那是用黄纸做的空套，要用火焚化。

“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才跨进静宜的房子就叫起来，和衣躺在那里的静玲也叫：

“我也不明白，我真想不到我们的家也有这一套！”

“你们不要这样说，平日母亲迷信难道你们不知道么？”

“迷信，烧香，进庙，那都还过得去，怎么把这种人找到家里来大吹大擂，父亲从前不也是不信神佛么，怎么这一回也变了？”

“这都是妈一个人的事，爸爸近两三年性情也改得多，他近来还说他没有研究过佛学，所以不该反对。”

“大姐，为什么你——”

还没有等静玲说下去，静宜就抢着说：

“妈一早就和我说昨天的梦，为这件事爸爸特意和妈说许久，妈妈说她的病不能好的原因，就差这份心愿，你们那时候要是在妈那里你们也会被说动的。”

“那你是被说动的了？”

“不要提我，我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他们逼问得太紧，静宜有些气恼，这时候阿梅进来说下面要升表了，请大小姐到下边去。静宜没有再说什么，就随阿梅又到楼下去。静玲也不再躺在床上，她穿了拖鞋在房里往返地踱着。

“妈告诉我你在楼上睡了。”

“我，这怎么能睡得着？难道你能睡么？爸爸常说我年青，心浮气躁，没有涵养的功夫，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中怎么能沉下心去？”

“你回来的时候就起始了么？”

“没有，没有，我回来才三点多钟，大约到五点钟，我正看着书，忽然楼下响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那时候妈也在楼下，我跑到楼下，才看见这群和尚，因为他们，家里的晚饭是素菜。妈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 我 的女 儿，什么话也别说。吃过晚饭，她就要我到楼上来，我有 一 肚 子话，我找不到人说，大姐一直在下面 忙，烧 香，磕 头，长跪，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顺从，她忘记她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了，我真想不到，——”

楼下的乐声又响起来，这次的声音象更洪大，约摸有六七分钟的样子就停止了，连诵经的声音也没有了。静玲站到窗前朝外望，看到大门拉开，那些和尚一面说笑，一面走出门。

“哼，他们一定说又是钱又是饭，天下再没有这么方便的事了！”

静纯站在那里，许久不曾说话，忽然他问着：

“静婉回来过没有？”

“没有，她们都没有回来，静珠乐得藉着这个日子去玩，她不知道从前别人把血洒在地上。”

这几句话恰巧也刺着他的心，他感到不安，他以为静玲故意说给他听，好象知道他怎样过了这一天。他才要和她反驳几句，静宜推开门走进来，她象是很疲乏，迳直走到自己的床上躺下。她闭着眼睛，一只手抚着前胸。

“大姊，你要喝点水么？”

静宜摇摇头，她的眉头紧皱，象是有说不出的痛苦，他

们原想和她争论几句的，现在也不能说什么了，静纯摇着头推开门走去。静玲低低地问她是不是脱下衣服睡到床上去好一些，她轻轻说停下还要到楼下去看一次，怕他们香烛收拾得不好，会引起灾害来。静玲就又和她说，她要去看母亲，静宜立刻摆着手。

“不要去，妈以为你早睡着了，我就要去看她。”

静宜说着坐起来，用右手掠了两下头发，就又走出去。静玲的心里感到一阵酸痛；她想一个人不该这样虐待自己，这样牺牲掉一条生命太不值得。

过些时静宜又走回来，她看到静玲还站在那里，就和她说：

“天很晚，你明天又要上学，快些睡吧。”

“你呢，你还有什么事？”

“我也就要睡，我的精神实在来不及了，有事也明天再办。哪，我还忘记了，我要到对门看看爸爸睡了没有。”

静宜才出去就又回来，她笑着说想不到爸已经睡得很好，她自己就很快脱了衣服睡到床上。静玲也躺下去，她好象还不想睡，翻着身子，她象极力忍着些什么，终于她还是说出来：

“大姊，你以为做这样的事对母亲有好处么？”

“当然我不至于那么糊涂，不过母亲真是恳求一般地说，那我们还有什么法子。明知道那都是没有用，为的母亲心安，也为我们心安——”

“我的心就不安，我看见你累得那个样子我的心里很难过，我要是你我就不会做那种事。”

“唉，你不知道，妈还要自己跪拜，那我怎么办呢？青芬本来可以替替我，妈又说她是外姓人，不大好，她的身子又不便，你以为我跪在那前面我就虔心信仰那些神像或是和尚么？我只想到为我母亲做，我这样做对于母亲好些，——”

“也不一定会对母亲好些吧，她在床上睡了这么久，怎么能到楼下去坐好几个钟点？万一她的病发起来怎么办呢？我以为根本你就应该劝母亲不要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详细地解释给她听，要她相信我们，——”

“算了吧！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你下次试试也好，我没有法子说，好几十年的思想和信仰，不是一席话可以说得过来，我不信，——”

“我想，最简单的办法是你不必一定依她的话，随后你就可以说为什么原因，我想总有点用。”

“妈的病才好起点来，如果我不听她的话，她就会生气，那不是又影响她的身体？我早就打算牺牲了自己，这几年来都是如此，我为我们的家，我为我们的母亲……”

“我并不反对牺牲，有一天也许我也牺牲掉自己，可是我要先认明白我为什么牺牲？难道你听她的话，找来这群骗人的家伙们，你还象不曾受过教育的人在他们面前跪拜，这就会使母亲的病好起来么？如果真要是能使母亲的病好起来我也愿意做，——”

“你不要说吧，你们愿意做什么，谁都不关心这个破落的家；可是你们又不一定能完全和这个家断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大姐，为什么只顾到这个家，这个破落的家呢？那还

有广大的人群，广大的世界，——”

“这个家已经快使我筋疲力尽了，我还能顾得到什么？快睡吧，天晚了，看你明天又起不来。”

静宜说过就熄了电灯，静玲并没有闭上眼睛，突然间眼前只是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渐渐地她才看出来房里的什物，她还看到静宜的床，和她在床上翻覆的身子。她还听到她一声叹息。

时候是很晚了，壁钟敲一下，不知道是十二点半钟，还是一点钟。

四十

第二天早晨，静宜才睁开眼睛，就望到静玲的床已经空了，过些时，她穿了那件蓝布工衣推开门进来，看见她醒了，朝她笑笑，就自去掉换衣服。这时候静宜也披上衣服下床。

"我没想到你起得这么早，你到哪里去了？"

"我和父亲在院子里种花，昨天我检好的种子。大姐，我真想把花池里放些水，我很想种些荷花下去，我还想种几枝睡莲，你不知道那有多么好看！"

"那很麻烦吧，我记得河水不干的时候，那个花池不用倒水自己就满的，如今可干了，谁也想不到那里面还有过水来的。"

"不要紧，只要能化些力气，什么都不成问题。你看今年我来弄，到夏天一定有一池的好荷花。"

静玲说着已经换下衣服来，她就又去梳洗。静宜走到阳台上，看见父亲还不曾休息，正自高兴地指挥李庆和王升修

植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她看得出他的兴致极高，她的心也十分高兴。

她正走出自己的房门，就遇到静纯，他又是阴郁地立在那里，不知想些什么。她忽然想起梁道明，就问：

“你没有去看过梁道明么？”

过了一些时，他才慢慢地回答：

“我去过，他没有在家。”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我去看他又得不着时候，我又不大愿意他来看我。……”

“今天我也许还去看他，我把你的话说给他就是了，你还有什么话要和他说？”

“没有，没有，要说的都已说尽了，我想他走的时候，我很想到车站上去送送他，我又怕抽不出空。”

“好了，这些话说了等于不说，我要赶着到楼下去找两本书，你再想想，什么具体的事回头再告诉我。”

静纯说完就匆匆朝楼下跑去，静宜走到母亲的房里，忽然想起时间还太早，正要缩回脚步，母亲叫住她：

“宜姑儿，你昨天累了吧？”

“不，不，可是您今天的精神好象——”

母亲还不等她说出来就告诉她只是夜里睡得不大好，精神就有点不济，只要睡得足，一定会恢复过来。

“——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怕吐血，吐一口我就觉得心里发慌，好象整个的身子都空了。”

“其实也不要紧，——您还是多歇吧，我看看他们外边去。”

己的心里，她并不是怕别人看到，只觉得隐密一点就更珍贵些。

静宜不再觉得难过，就从床上起来，她稍稍觉得腿有点软，她不愿意再躺在床上。她含笑向青芬说：

“真怪，就是这一阵，象害一场病似的。”

“我想你还是多躺躺也好。”

“不，我还想到院子里去散步，也许缺少新鲜空气，今天天气又很好。”

“我陪你去吧，我也到院子里去散步，书上说得有——”

青芬再往下就不说了，两个人一齐走到院里。春季，什么都在生长，就是围墙上的枝条，也发出细小的绿芽。父亲正昂然地站在那里指挥仆人们收拾庭园，他拿了一根手杖，时时摸弄自己的胡子，好象在他面前不是仆人，而是他的卑微的僚属或是官员。他的颈项又挺起来，眼光从眼镜的下部溜出去看人。看见她们，他笑了笑，随后又把脸转过去专心他那监视的工作。

她们走近大门，静宜一眼就看见信箱里有一封信，她取出来，看到是静玲学校寄来的。她把信打开来，那上面写着：

“启者，学生黄静玲违反校规，着记大过一次，除在校内公告，特函达贵家长，并希加以适当之管束，以期该生改过向善，庶不负教育之宗旨……”

静宜看过后立刻就装在衣袋里，她觉得很奇怪，静玲什么也不曾提起来，不知道她究竟违反了什么校规？

下午静玲回来的时候她就把学校的信给她看，她有一点惊讶，随着就平静地先哼着鼻子再说：

“哼，我真没有想到他们还有这一套，我才不怕呢。”

接着她就把昨天学校里开会的事说一遍，结尾说“——我就不明白他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想来拿这些吓我么？我一点都不怕，这种学校我早就不愿意读了，记大过，扣分数，难道我为这一套才上学的么？有一天，总有一天……。”

静玲下面没有说下去，她也有点激动，脸红涨着，静宜拉了她的手说：

“傻孩子，既然不在乎还那么认真？把这封信拿去撕了吧，爸爸也没有看见。——他还是不看见的好。”

“那为什么呢？”静玲又偏着头问。

“爸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一定又要生气，——”

“我把事实告诉他，自然他就不生气了。”

“不，他不见得能了解，时代是不同的，那象一堵墙，一道沟，除非有极大力量的人跳不过去。白白惹一场烦恼那又何必呢？没有人知这，什么事都没有。你不是要吃点心么，我告诉他们替你做。”

静宜离开她，她感到些冷静，嘴里总说什么都不在意，心上却有一条黑影。她想涂去它，不只是她自己的，她希望能涂去许多年青人心上的黑影。

本来还想到院里去种花的兴致没有了，甚至于她一点也

不觉得饿，她又忘记不咬自己的手指，这是她极不快活的时候才做的。她在房里往返地踱着，把枕头和椅垫丢在地上，随着自己又检起来，她怕给大姐看见不高兴。她忽然想起她的洋囡囡这些天她没有看到，她找了许久，才从小橱里把她抱出来。她自语似地说："天热了，该给她换一件纱衣服。"

只有她望了洋囡囡的时候的心极高兴，因为洋囡囡总是看着她笑的。要她睡下去，两只眼睛阖上了，可是两颊上的笑靥仍然在那里。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想起赵刚，她又想起来要给他的三块钱，怕明天早晨忘了，她就从自己床下的小箱中取出来放在袋里。她想好故意要和他玩笑，等交饭费最后一天再给他，她想他不好意思开口要的。

这天下午，青芬也被母亲叫进去，立刻就要她坐到她床边的椅上，象女儿一样地待她，问到她的身子，问到她的睡眠，母亲已经恢复了昨夜的疲倦，她高兴地笑着，她忍不住就要做祖母的喜悦。

青芬的脸却是红红的，她好象羞于对人似的，她时常想把一个小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并没有什么可羞，可是她的脸仍然很容易就红起来。

"——不要怕，女人总免不了生孩子的，只要自己调护得好点，什么都不要紧。上楼下楼要注意，最是前几个月容易出毛病，要是伤了身子，就怕永远不能再有了。……"

母亲的心被两重喜悦紧紧地包着，一来是她就能做祖母，这是每个过了五十岁的女人所希望的；二来还想到，如果青芬生了孩子，她和静纯的感情自然会好起些来。这是她的

经验，她看过多少不合的夫妻，有了孩子之后，就好起来。

可是当天晚上静纯回来，露出难得高兴的脸色，一直就回到自己的房里，他看见青芬不在房，特意把她从母亲的房里找回来，他开始说起这个社会，再说到人，又说到他自己。他觉得有许多事都等他去做，他不能这样把自己了结。

青芬听得有点糊涂，她想不出为什么他和她说这许多话，她想也许因为他的心意转过来，将来的孩子会做成他们感情的媒介。最后他却说：

"我以为我们把一个小生命带到世界上来是罪恶，——"

青芬听到这样的话就打了一个冷战，她从来没有听别人这样说过，她也想不到，他还接着说。

"——罪恶，罪恶，……"

青芬不能忍下去，这些字象针似地刺着她，她说了一句：

"既然来了，还有什么法子办呢？"

静纯的耐性极好，他还是很和婉地说着：

"我想不如把胎儿打掉，——"

"什么？"青芬的声音提起一些来，他的话象雷似地在她耳边响，她再说不下去什么，只是摇着头。

"——并不是我自私，也是为你好，你不知道生产的危险有多么大，许多女人都为儿女送了命，那又何苦呢，……"

青芬的头一直摇着，一刻也不曾停歇，她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她断续地说着：

"为我的孩子，我死了也情愿，死了也情愿！"

她说完，就伏到床上哭起来，他并没有到近前去安慰她几句，独自拉开门跑到楼下他的书房里。

外面又下着雨，春天不该有的寒冷从不曾关的窗口流进来，没有花香，没有温暖，使人想不到这已经是春天。

他踡伏在沙发里，连动也不动，风把雨丝吹到他的脸上，他也不想去关好窗子，任雨点飘进来。他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希望，做为妻的那个女人一点也不能了解他，他的心十分烦恼。

青芬一直伏在床上哭，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忽然想到不该压挤腹部，就仰卧床上，挪一条被盖了身子。

第　二　部

一

春天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轻悄悄地来了，却仓促地从人间游去。有的花开了又谢了，有的正在显着它的光辉；可是干枯的枝条上不只生出细嫩的叶芽，渐渐地发成肥大的叶子，象绿色的海，一直不衰落，在等候着秋天。风来了，每片叶子都在颤动，阳光在叶面上滑着，绿海掀动了；只要风停止，这海也就安静下来。

在一切花卉之中，玉兰占更短的一节时日。大片素白的花瓣张开了，只几日，就残落到地上。更不堪折取，在眼前它就会枯萎的。花都凋落了，肥大的绿叶才生出来。

围墙早就被爬山虎的绿叶掩住了，藤萝架垂着长串紫色的花朵，手植的花也长出来，只是显得营养不足似的。西番莲总是垂着头，颜色过于简单；池里有了水，只有两三个钱一样大的荷叶浮在上面，不见长大，仿佛还一天天地萎缩下去。因为加了过多的肥料，池水发着腐臭的气味，死静的水面上漂着尘埃和不知从何处飞来的柳絮，还有一两只淹死的

昆虫。

满眼都是绿，庭院显得小起来。蝴蝶从墙外飞进来，翩翩地飞两遭，又飞到墙外去了。

只有静玲对于这些花草怀着极大的兴致，许多都是她自己栽种的，有时候还自己来浇灌。谁要是走路不留心踩了路边紫燕细长的叶子，她一定会大声叫起来，使那个人不知所措。

她并不十分欢喜美丽的花朵，她只要取得那份生意，她以为都应该生长，花草，人群，社会。住在顶楼的菁姑最不高兴，自从她看到那污秽的池水，她就觉得恶臭的气味一直扑进她的窗口，她不敢开窗，时常叽咕着："真由她的性子，总要把人薰病的，——看吧，至少也得多生些蚊子！"

静宜最爱玉兰，当着它们盛开的时候，得了空闲就在它们的下边徘徊，她知道它们不堪折取，她就一直没有把它们移到案上的念头。菁姑也爱这花朵，（实在是除开玉兰更没有什么好看的花，）她想来折下一枝却被静宜劝阻了，一天晚上她偷偷地折去，正自怀了欣喜把它插在花瓶里，洁白的花朵却在她的面前枯萎下去。就是菁姑那样的人，也起了一番惋惜的心。

这些日子家里的事也有一番变迁，母亲的病好起些来，大家不知道费了多少气力，才说动她到城西的紫云山上去避暑，父亲的酒真的就不喝了，离开家的静茵也私下里写给她五六封信。静珠不知为什么这一阵日子她极朴素，再不是很晚才回来，也没有那种叫嚣的朋友来看她。时常随她到家来的是一个乡气的年青人，很容易脸就红起来，只穿一件布长衫。使

她最关心的就是静婉，她象是有点恍惚不定，可是她什么也不说，有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房里哭。静纯两三次正式说出来也要离开家，但是他一步也没有走，只躲在他的书室里准备毕业论文。谁都知道他一天到晚的时间都消磨在那里面，有时候静宜为些事去找他，敲门却得不着回应。推开门进去，看到在他的书桌上堆积许多稿纸，那上面横七竖八地写了许多“叔本华的哲学及其批判”，可是正文还一个字也没有。还有许多象标语似的纸条写了哲学的名句贴在墙上。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问到青芬，好象她比任何人都更不知道。青芬是一个可怜的妻子，她从来不笑，最近却更忧郁，她的腹部大起些来，她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谁都知道静纯厌恶她有了身孕，在没有上山以前，母亲却显得格外对她好，自从知道她快能使她做祖母，她待她比自己的女儿还好一些。母亲时时祷告她的平安，还求神佛保佑她将来能生一个男孩子。

大体上这些事都使静宜的心安宁些，她也就很满足了。她自己也很奇怪，随了年龄的增加，她一天一 天 地 忘记自己。不过有时候她也想起来梁道明，那有一点象一出梦。她知道他已经到了外国，入了学校，她希望他生活得好些，将来能遇到一个能体贴他，能爱他，能为他牺牲一切的女子，因为他知道梁原是一个好心的男人。

再怎么样认定自己不大留心这些个人的事，想起来心里也总觉得有些不安，有些空。尤其是当她每天疲乏地睡到床上，一时还没有睡，闭起眼睛，就闪着梁的影子。她随即张开眼，再开了灯，就什么都没有了，睡在对面的静玲不是露着微笑就是说着模糊不清的梦呓。她随手拿起床边的一本书

翻阅，等着疲倦了，就把书放下再关了灯。

她的梦虽然很多，可是不大完整的。象她日里的生活一样，她的梦多是又零碎又麻烦，所以有时候早晨起来，象是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一样。她的身体不好，她不敢看医生，有时候她吐一口血，她不敢告诉人，也在骗着自己，她一定解释着："也许是我的牙齿破了，那才有血出来。"她并不怕死，可是她不愿意死，她想把这个家收拾起来，使每个人都生活得好，那她才放下心。她想人总要死去的，她很愿意有那一天爽快地就死了，不情愿活着的时节来受医生的折磨。她听见静纯说到王大鸣的事，她更坚信世界上再没有比医生更残忍的人了。

父亲为要有强健的身体，除开静坐之外他 练 起 太极拳来。有时候他到公园去，有时候就在院子里，迟缓地动着手脚。费利看不惯，常是朝他叫；静玲回来看到，总是立刻把书包丢在地上，情愿陪父亲到公园去，耽心父亲会踩了他的花草。

这一季静玲对于花草真是起了极大的兴趣，当着她种了荷花，立刻就加了许多炒熟的黑豆。再没有出芽，她又加了专作肥料用的猪毛，这就使池水臭了，却发出一两个小小的叶子。看到叶子，她欢喜极了，买来几尾金鱼放到池里，可是才一转眼间几尾鱼露了白肚皮漂在水面上。

"唉，我的小姐，您真可以，这池子还养金鱼？"老王一面捏着鼻子捞起死鱼一面向她说，"这水都臭死人，不用说鱼，什么都活不了。"

"你看，你只瞎说，那里面不是么？"

“那不是，那过两天就变成蚊子，准保是小花蚊，飞起来没有声音，叮上还真疼！五小姐，这荷花也长不起来，还不如趁早把池子淘干净，放点清水到里面也好。”

“不，我做事总得有始有终，我倒要看，它长成什么样。”

“好，您什么时候吩咐我什么时候淘，可惜一院子好花都被这气味搅坏了。”

因为赞美她的花草，她才忍牺牲她的荷花。“那，那你今天晚上淘吧，等我睡着的时候，不许我看见，也不许我听见。”

“就是那么办，您放心，——”

老王显得极高兴，他不象平时那么懒惰，也许是这一池水实在太使他苦恼了。

到晚上，幽静的月光正把景物的宜人处渲染得多些，不宜人处隐在模糊的背景里；初夏的暑气早已褪尽了，人都睡着，静宜独自在阳台上放了一把椅子呆呆地坐在那里。每天的晚上她都觉得很疲乏，可是又不能睡；她原来挥着一柄扇子，渐渐地停止，任那柄扇落在地上。夜香花馥郁的浓气扑入她的鼻子，她深深地呼吸；忽然她觉出来一股恶臭的气味夹在花香之中钻进她的鼻孔，她立刻停止深呼吸，站起身来看下去，才看到两个模糊的人影在池畔活动。她问一声，就有一个黑影跑过来，她看到那是老王，他和她说：

“大小姐，我们在淘净那花池，今天我 跟 五 小姐说好的，您到里面去吧，还得关好窗子，这气味真难闻，我和李庆今天晚上熬夜也得把它弄净。”

她听从他的话走进去，月光好象也随了她，落在房里窗前的地上。

二

静茵离开家十天的样子，就有一封信写给静宜，那信是这样写着的：

“……我们是晚间走到船上，一种希有的感觉压着我，使我沉默，还有一点烦躁。亲爱的姊姊，你不要笑我，那不是因为我的心又动摇起来，也不是因为恐惧；我实在是说不出来，我更没有法子写给你知道。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差不多在学校里早睡过一大觉，可是码头上还点燃着许多只明亮的电灯，有许多工人鱼贯地掮着货物从码头走上货舱，他们是一面走一面哼哼唧唧地吆喝着。这使我的心更烦，我不能和均住在一间房子里，在我的房里是一个病乏的母亲带领三个孩子，孩子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吵闹，那个母亲时时张起眼睛来苦着脸象哀求一样地要他们静一静，她实在没有法子了，还以我为原因来和她的孩子们说：‘不要吵吧，你们看那位小

姐要睡了。’

我真是疲乏了，可是我还不想睡。（姊姊，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已经有三夜不曾睡过了，）那个母亲虽然说服了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却不懂她的话，他一直是哭着，终于那个母亲不得不解开衣服把奶头塞在他的嘴里，他才止住了声。姊姊，这时节我记起了我们的母亲，我 想 起 她，我几乎要哭了。恰巧均走过来，我就要他带我到外面去走走。他答应我了，这次我们从下面走出去，呵，那真是我从来也没有看见的，就是在船板上，睡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多已睡着了，一切的声音都不足以惊扰他们似的。在强度的灯光下面，他们的脸色都显着苍白，更 是 睡 着的样子，使我很怕。要是在从前，我一定躲开他们了；可是现在我不，我要看得清楚。均察知我的心，就带我到货舱的门前去，那不知道装了些什么货物，发着古怪难耐的气味。可是当着我把头伸进去，就看到在一堆堆的货物之间，也睡着不少的人呢！我真不知道，难说他们不是血肉的躯体么？均不要我再看，也许他看到我激奋的神态，以为我不该一时就看得太多，他领我到上面船舷上去，说上面的空气好一些。我听从他了，我们走了四五十级的楼梯，才走到上面一层。那时我觉得我好象是从地狱升到天堂，那真是天堂，我望进去，在 华 丽 的厅里，正有几个人安逸地喝酒。另外还有几个人守在角落那边打纸牌。这是比我们还高一级的舱位，均告诉我若是开了船，这地方连我们也不许来的。我又觉得疑惑，

人生下来不都是一样的么，为什么分出这许多不同的等级呢？

上面的空气真是好，一切都很清洁整齐。可是那起重机的吼声和人们的吆喝仍然听得很清楚，我就望下去，我看到那掮扛货物的行列还没有走完。这时候我能细心去看，我看到他们是一个一个走到船上，随后又到岸上，再掮起一包来。在岸上，有一个肥胖的人，把一根根的竹签交给每一个工人，到舱门的入口，又有一个人收去。这两个人的衣服都穿得很好，嘴里还衔着香烟，态度也很从容。另外还有两三个人，手里提着木棒，一面随口叱骂，一面还举起木棒来做出要打的样子。有时他们真的落下去打在人的身上，可是被打的人毫不抵抗，好象还情愿被打似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打他们呢，为什么他们就任他打呢？在凶恶的叱骂中，那些苦工还要停下来，他们多是裸着上身，在肩上铺了一块布，他们取下布来，用手摩着肩头。我看得见他们的肩头很红，还以为是被重量压的，均告诉我那不是，他说：'他们每天都掮扛，皮肤不会红。'我再问他，他才告诉我因为他们扛的是盐包，和了身上的汗水，就把皮肤刺红了，而且还很痛。他们在肩上加一块布就是想法避免，可是汗水出得很多，那块布就失去了效力。我想到，这是用盐来腌活人的血肉！姊姊，这又是我从来也不知道从来也没有想到的，我又向均问着可笑的话。我说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么苦的工？为什么那些人还要打他们？均简捷地告诉我，他们不做工就要饿肚子，那些

人打他们为的使他们快一些。他还告诉我这已经过了开船的时候，船主已经骂了工头一大顿，所以工头就把气再泄到那苦工的身上。我想开船的时候过一点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是均告诉我外国人很讲究时间，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如果赶不上潮水，那么今晚船就开不出了。这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我自己也很严重，如果船开不出该怎么办呢？也许有人会碰到我，我还想也许父亲能到船上找到我，把我再拖回家去。可是一切我都不在意了，只要不使那些人受非分的苦痛和鞭挞就好。

还算好，当着我问过这许多话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完了。那些苦工有的就躺在码头上，有的站在那里，好象呆了似地望着我们的船，有的蹲在岸边，用手掬着水来洗那红肿的肩头。在这时候，我们的船已经起始绞起了铁锚，汽笛低沉地鸣叫，许多水手都很忙碌。船身渐渐离开岸了，船上的钟敲了六下，均告诉我这是半夜三点钟。

我想这时候你一定熟睡了，我的眼睛也觉得酸困；可是我强自大睁着望定岸边，渐渐地岸上的房舍人物都小了，终于从我的眼睛里消灭下去。我急急地拉了均跑到船尾，遥望着岸边，一直到看见只有一片灯光照红了的天空，我才想走下去；可是当我一转身的时候，我就伏在均的怀里哭起来。

姊姊，我答应你，我也答应过均，这是我流最后一次的眼泪，我再也不这么柔弱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来，我的睡眠极少，可是

我一点也不觉得疲乏，我又和均走到船板上去。我们不能再走到高处去，我们有我们这一层的甲板。我几乎要大声地叫出来，当我看见那无边的，碧澄的海面的时候。海是很平静的，只为我们的船穿破了。溅起的泡沫就象从海底扬起来的珠子，跳起来又落到海面上，随着就消灭在海水的中间。太阳是可爱的，它滑在平坦的海面上，正为海加了一层光辉。海鸥自由地在船旁翻飞，有的时候落在船桅上憩息。我向四面望去，天都垂下来，我们的船走在中间，好象它永远走在中间的样子。微风为我梳理着头发，洗荡着我的心胸，连昨晚的郁闷都洗净了似的。好象我就是一只自由自在的海鸥，我在天空里任意翱翔，当着我疲乏了，均就是一只船，我可以落在那上面休息。姊姊，你看这多么好呢？

我记得母亲说过，‘无风三尺浪，’那是用凶恶的海来譬喻菁姑的。现在我可以和你说这话错了，海并不象菁姑那样凶恶，那样阴险。海是和平而可爱的，她有点象每个人的母亲，她沉默着，什么都包涵过去了，她是极静谧的。如果没有我们这只船，我知道她是一点声息也没有。她只以无言的伟大的爱来抚慰我们，每次当我俯身望着她的时节，我就更深地感到。我真想投到她的怀抱中，做为她的孩子。可是当我和均说过他就笑我，他说他愿意做一只船，我还是做自由的海鸥好了。

在远远的地方我看见另一只船，那和我们的船走着相反的方向。我就高兴地指点着和均说，他也看到了。在船上看到其他的船可以减少点寂寞的，因为在同一的天

的覆盖下，有了遥远的同伴。可是我笑说那只船太小了，只象一个玩具。均就说如果我们是在那只船上，看到这只船也会那么小。我想也许是的，因为我想到伟大的海，我就想到自己的渺小了。使我更感到自己渺小的还是那天的晚间。吃过了晚饭，我们又站到甲板上，夜和海都是浓黑的，什么都望不见，星月都被阴雨遮去了。我们低下头去，仍然看到被船切开的白花，在那里面有灿烂的金星，随显随灭。风大了些，船有点摇动，均问我是不是觉得不舒服，我说没有什么。忽然在远处，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一点时明时暗的火亮，那时我的心全被喜悦抓住了，均告诉我那是小岛上的灯塔。关于灯塔在我的脑子里有许多记忆，我总记得灯塔的看守者总是最寂寞的人。我还记得在一个故事里有一个年老的看守者和他的孙女，至今那幅插图还在我的脑中明显地留着。可是那时我的喜悦纯然因为是在黑茫茫的航程中望到了希望的火亮，正如同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了均，姊姊，你不要笑我，不要以为我的譬喻过分，我真是这样想的。可是夜已深了，均要我早点到下面去休息，他还说也许夜里会遇到大风雨，那么浪就会更大些。我到了房里就睡，很快就睡着了。船的微动，正使我象睡在摇篮里，海水的声音，恰象记忆中母亲的眠歌。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么长久，突然我从梦里惊醒了，这时波浪击打船身的声音更高，更嘈，我的身子不自主地摇动。我想坐起来，才撑起上半身，我就觉得晕眩，全身的血都象波动了，我不得不睡下去。还有汽笛的声

音。一声接着一声响，凄切而低沉，好象无救似地呼号着。同时船尾的推进机发着空洞而迅速的响声。

海在发怒了，我自己的心中想，同房的孩子们都哭起来了，那个病着的母亲起始呕吐，我真不愿意听也不愿意看，我闭起眼睛，还用手塞住了耳朵。有一种恐怖之感控制住了我，我想这船将遭遇绝大的困难了，海的母亲将把我们都吞下去。正当我想着的时候，有一只手温柔地抚在我的脸上，我用力睁开眼睛，才看到那是均。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走进来，他问我是不是觉得难过？我告诉他有一点，同时我还告诉他我有一点怕。他说不必怕，只是真的遇见暴风雨。我问为什么汽笛总象哭似地叫着呢？他说那是因为航行的安全，从回声上可以听出来附近是不是有山岛。他说这情形并不十分严重，他有一次所乘的船曾被浪卷去一只铁锚。

是的，我也不怕了，只要有均在我的面前，我的信心就更坚实了。他站在那里，好象什么也不觉得，虽然船的摇动使他的身子也摇动，可是他站得很坚定，象生了根一样。我就紧紧地捏着他的手，好象一切困苦危难都不足虑了。

终于我们到达了我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一年都是春天，花草无时不在生长，我全然在南方的景物中沉醉了。这绝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知识，自然原是一本大书，走过来的时节，自然就深深地印在脑中。

姊姊，你不羡慕我么？你为什么不象我一样出来呢？你可以走的，你不该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埋在那个家

庭的坟墓里，难说你也随同一些不应时的观念一起腐烂么？你不该那样，亲爱的姊姊，一万个不字。至少你该多走一些地方，你就知道自己的错误了。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有许多事实是我们不知道的，自由而健康的空气鼓舞起我们的精神，我们再用这份精力来为广大的群众谋取幸福吧。

姊姊，你不觉得我的话太絮聒了么？你知道这是在深夜，正好象我对着你说话似的。在我的心上烧着一团火，这火虽然不是你放下的火种，可是没有你，它也许早就熄灭了。如今它烧得大，烧得炽热，我愿意它能从我的笔尖流到纸上，经过几千里的路程，再把你的心也点燃起来，我想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等待着，等待有那一天我能拥抱我的亲爱的姊姊。……”

三

静宜读到静茵写来的第一封信，心里稍稍感到一点激动，可是不久就平静下去了。她的心正象一池死水，一方小石投下去，只起了细细的涟漪，随后又成为镜子一样平的水面。不过她几日来悬念的心总算放下了，因为她知道他们已经平安地到了要到的地方。不知怎么样恰巧那封信被静玲看到，知道是静茵写来的，她就向静宜求得允许，她伏在床上看了一遍。还不曾看完，在她那孩子样的圆脸上就露出了喜悦的光辉，猛然从床上跳起来，抓了静宜的手臂兴奋地说：

"大姊，我真想不到，二姊真是进步得多了，从前她可不是这样——"

她的声音很高，静宜赶紧低低地拦住她：

"不要这么大声音，没有人知道她给我信，——"

"为什么不给他们知道呢？这怕什么。"

"好妹妹，你不要问我问题吧，你先把信看完我好好收起来，有什么话再说。"

静玲听从她的话，又伏到床上继续读下去，读过之后，就向她说：

"我错了，我不该那么看不起二姊，我以为她只为个人，永远为个人生为个人死，现在我知道不是了，她已经把眼光放大了，她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大姊，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走，我走到哪里去？"

"路多得很，你要是真有决心，我可以随你一同走。"

静宜只轻轻地抚着她的短发，没有再说什么。

又过了十几天的样子，接到静茵从×地写来的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她叙述着怎么从那个海口的城市转上了公路的行程，总是日间奔驰，到晚就歇在小镇的旅店中。她告诉她，那些旅店是想象不到的小，设备又多是那么简陋；可是一日的疲劳，使她倒头便睡。总是第二天的大清早，又要登上旅程。她还说有一夜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母亲，她说她梦见母亲死了，她就哭醒来。均问她，她告诉他，他说她一定是过于思念了。于是在这封信里她就殷殷地问到母亲的健康状况。她说她不必问到父亲，她说她想象得出父亲一定恨死她，绝不会想念她，而且盼望她遭遇一切的不幸。她这样写着：

"……你说是不是，姊姊，我真想得准。这么多年来我只看准了父亲的个性。他一定想谁来违背他就是叛徒，他是不能容许叛徒的，到任何一天他也不能饶恕。如今我就是这个万恶不赦的叛徒了，我想他虽然不能惩

罚我，他一定希望天来惩罚我，或是命运来惩罚我，他一点也不会怜恤我的……”

后来静宜在回信中关于这一节她这样写：

“……你的想象只有一部是的，当他知道了你离开家，他是用一切恶毒的话诅咒你；可是他的心肠没有能一直硬下去，因为我看到他为了你流泪呢。……父亲也很可怜，我时常这样想，他真是寂寞极了，他不甘于就这样沉下去，可是实在地说下去他又无能为力。他的偏激，固执的个性，又使他不能随和别人，所以他的日子就更孤寂了。……假使我也象你一样的离开，我们都离开了，不要去说那个家吧，只说爸爸和妈妈，还有谁来照看呢？难说他们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了，我们就该这样来报答他们么？我不是不知道这个家，它可以不存在了，当然更不必再有父亲母亲所期望的那份兴盛；我也知道为那些琐细微小的事忙死我极不值得，可是我怎么办呢？所以我愿意你走，我愿意你们都走，你们都能为社会为国家做许多事，至少你们可以不辜负你们所学，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吧，有一天我知道我要死掉了，那不是什么重负把我压死，而是随同这个家，（如同你所说的）腐烂掉了。……”

过后静茵的来信中就写着已经到了所要到的地方，写着均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算是一个乡村师范的教师；写着她

自己的事还没有定，一时还没有空位置，写着他们正在计划一个幼稚园，大约在暑假后就要开办，写着那么她就会担任一部教务，写着这样正好，因为她需要休息，需要一些闲暇的时候预备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加以相当的认识，写着自从离开家对于自己倒有些忽略了，对于别人和身边外的事物却颇关心起来。关于这一层，静茵是这样写：

> "……姊姊，这是很奇怪的，当我出走的时候，我的心中只有均，他的影子塞满了我整个的天地，我想不到别的，我也看不到别的，（请姊姊不要生气，自然我也记得你，）可是如今却不同了，我看到许多幸福的或是不幸的人，我想为什么他们是幸福呢，为什么他们就要不幸呢？至今我的耳中好象还听见那些苦工们劳作的哀歌，我的眼前还看得到他们那些被盐和汗水腌红了的肩头。于是我觉得我是并不幸福的，我记起了爱罗先珂的话，'……凡是人类，要得正当的幸福，必须忘了自己心中的一个我，去认识那爱他的精神。'这是他在那篇童话松孩中所说的。如果你不嫌厌烦，我还可以告诉你他还说了些什么，也是在那篇童话里，他又说：'不论在现在的世界，或将来的世界，再没象胜过爱的那一种力了。不论怎样病弱，或盲哑不具的人，都能依了这一种的力成为有力的人。所以在没有意义的生活中，也有很大的一种意义的。现在一般人的生活，都是毫无效果的，只要依了这一种的爱，虽然有怎样不幸的心，也能充满着喜悦，依了这一种的爱，无论在胸坎中

受了极难堪的压迫也能泰然自若，发生形容不出的一种幸福。凡是爱的心所支配的世界，能认识个人的生活，也能认识社会的生活，人们如果只管骚扰着，那么真的幸福，终不会成功的。……’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这一节，我是把它背诵出来抄给你的，我知道我自己没有他所想的那么伟大的精神，可是我愿意尽我的心力。姊姊，我以为你对于家，对于父亲母亲，对于我们的爱真是不少了呢，为什么你不把它更发挥得大些？这样就有许多人爱你，许多人记着你，不是比你把所有的精力都化在那个家上好得多了么？……”

读到这样信的时候，静宜的心在跳着。她想不到静茵有了这样的变化。她记得从前她是那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就是已经有了最后的决定，她的心还犹豫不定；可是现今她把柔弱的自己克服了，她再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使我自己也惊讶的是我的身体，它变成‘强健’的了。我的脸黑了些，却壮了些。我的肌肉变成坚实的。我的胃，（我想这是你最关心的了）一直就没有出毛病。好象一切疾病都怕了我，躲开我远远的。我什么食品都能吃，什么苦都能忍受，我想这些都是你所最急于要知道的，你听到之后，也就快乐地放下悬念的心。……”

静宜知道了她的健康情形，真的就十分高兴，她想莫不

成这是一个奇迹吧，为什么她的身体一下从孱弱变为健壮呢？同时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她感觉到每天下午发烧的情况，又常是咳，血好象也吐过，她都明白这是什么疾病的征兆；可是她不去想，也不敢想。她要忘掉它，她要把这个黑影从她的心上涂掉；她不给别人知道，就是静玲问起来的时候她也不告诉，她却明白地说出来要静玲搬一间房子住，当静玲问她为什么缘故，她就说天气热了，一个人住宽敞点，好在有的是空房子。

最近静茵写来的信都说着这样的话：

“……姊姊，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固守那个家了。我想起来你答应过父亲，为了解去一副桎梏你又自己加上了一副，虽然质料不同，可是桎梏的意义是无二致的。是不是这样，我的亲爱的姊姊？如今你就为了守你自己的话语，明明知道无补于事也不肯变迁，把自己的青春牺牲掉了——无谓地牺牲掉了。姊姊，你不觉得这举动是太残忍了么？难说你这样做对于别人是有利的么？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天下没有这样的事。你还是走到外边来吧，即使你有牺牲的决心这也有更值得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该象一颗种子，投下去是不该腐烂的，应该能开出灿烂的花朵……”

捧读着这封信的静宜有点呆了，她心中想着：“倒底静茵的话对不对呢？”在她的脑中立刻就浮上梁道明的面影，他是那么一个诚朴，忠实的男人。还不是因为一时和父亲说

过“我只是为了我的家……”才莫奈何地拒绝他了么？而且一直自己总是说：“这个家，这个家……”把一切的希望和光明都埋在心底。她反复地问了自己：

“我是应该呢，还是不应该呢？”

四

已经是盛夏了，入晚也没有一点风，叶子，花朵，连下垂的软枝都静止在那里，使人无法想象得到还能有寒冷的日子。天上挂满了星，好象还散满了白气，有经验的人会说明天还是一个大热天。

这有十一点钟的光景，菁姑还守在顶楼里，她总是等别人都去睡了之后，才独自一个人到院里乘凉。因为不是星期六，静婉和静珠都不在家，静纯还没有回来，只有静宜静玲和父亲坐在三把藤椅上。他们正坐在前院的藤箩架旁，中间还放了一张藤桌。那上面放了汽水的空瓶，还有父亲自己用的小茶壶。他不喜欢冷饮，他说那愈吃愈热；静玲好象连一刻都不能停嘴。静宜说过两三次要她睡去了，怕睡得太晚明早不能去上学；可是她反说着：

“这样的天，哪个能去睡？我倒真愿意睡到冰箱里去！”

父亲哼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他很忙碌，一面抽着水

烟，一面用扇子挥着。有时蚊子落在身上或腿上，他还要空出手来去拍击。

费利卧在地上，大张着嘴喘气，就是踢它一脚，它也不肯移动半寸。花花偷偷走近它的身边，用爪抓了它一下，就迅速地逃开了。

青芬也不在院子里，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她很怕见人，常是躲在自己的房里。

因为怕蚊子，院里的电灯没有开；可是蚊 子 仍 然很不少，嗡嗡地飞。

“这天气热得真烦人，又不是雨前的闷热，这样的干热要把人烘焦了！”

总是静玲在一旁不能忍耐地说，父亲沉默着，当他吸着烟的时候，那个火亮就大起些来，看得见他的胡子和他的红鼻尖；在他吹起纸煤的时候，他 整 个 的面庞都看得很清楚了。

一阵汽车的声音由远而近地来了，在大门前停止下来，接着就有拍门的声音。静宜想这是谁这么粗心呢，放着电铃不揿，把门拍得个山响？就是这么大的声音还不足把老王惊醒，他就停在门边的木椅上象死一般地睡着了。

费利抬起头来叫两声停下来，还是张开嘴喘气，老王被它的吠声惊醒了，手忙脚乱地隔着门问是谁在敲门。

父亲大声地嘱咐着，问清楚了 再 开 门，不要出什么舛错。

“这里不是黄公馆么？”门外的人这样问。

“是呀，您要找哪一位？”

“我姓李，我来看黄老爷。”

这时候电灯打开了，黄俭之趿着鞋托着水烟袋走近门前，老王正要打开门，他一摆手，他就止住了，静宜和静玲也走到他的身边。

“您的台甫怎么称呼？”

黄俭之自己问着，门外的人接下去就说：

“我是李大岳，您不是姊夫么？”

“李大岳，李大岳，噢，噢，我想起来了，老王，你开门吧，这是幺舅老爷。”

老王赶紧打开门，立刻就跳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他的身材很高大，穿了一身深色的学生装，向了黄俭之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两只鞋跟清脆地响一声，随着说一句：

“姊夫，您这一向好？”

静宜和静玲都觉得很惊讶，想不出这是什么人，她们从来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听到母亲或是父亲说过。这时候父亲已经说着：

“这是你大甥女静宜，五甥女静玲，——这是你们的幺舅。”

那个人把身子向前躬了躬，很客气地说：

“大小姐五小姐好！”

“老王，你去帮着车夫把行李搬进来，开了车钱，把门关好。”

“车钱我这里有，您不必费心，——”

李大岳说着已经跑出去把钱付清了，随后他才象是很斯文地站在那里。

“你没有到我家来过？这么晚你怎么找了来？”

“我叫车子，一说秋景街黄公馆他就把我送到了，他们当然得知道，——”他说着掏出手绢来擦着脸上的汗，又接下去说：“我姊姊近些年来好么？”

“她，她还算好，你知道她的身子一向不大好。她已经睡了，明天你再看她吧。”

“好，都凭姊夫吩咐，我看您近来气色倒很好。”

黄俭之哈哈地笑了一阵，才说：“事情不如意，哪里还能有好气色？——不要站着吧，我们坐下谈。”

“真想不到，这十多年，你怎么会来了呢？”黄俭之一面抹着胡子一面说，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坐下了，他还问了一句：“你要喝点什么，大热的天，冷的还是热的？”

还没有等李大岳回答，他就要老王取几瓶汽水出来，再开点西瓜来。

静宜细心地想着，才记起来十多年前母亲的一个最小的弟弟，曾向父亲要去些钱考进军官学校。这件事母亲不知道（她一直不要黄家和李家有任何关系），别人也都不知道，还是后来父亲无意中说起来就慨叹地说：“大约毕业后早就打死了！”却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地来了。这时李大岳正说：

“我不是不知道我姊姊的脾气，这一次实在是不得已，住旅馆里很不方便，一时半时我还不能出头，只好来麻烦您了。”

“不要紧，大岳，什么事都由我担当好了，你姊姊也上了年纪，性情不会象从前那样，再说你也不是游手好闲的

人，你后来做到，——”

“上校团长，这一次在××给打散了，我不得不逃来，好在平时积了几个钱，眼前还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你没有成家么！”

“没有，没有家少累赘，象我们这样的人不知道哪一天就送了命，有了家不更多一番事！”

“唔，唔，话虽是这么说，年纪大了总不是事。”

这时汽水和西瓜都送上来了，先前他好象连看都不看，过后黄俭之再三要他不必客气，他就狼吞虎咽吃了一大阵。还是黄俭之说一句：“留心点肚子，”他才笑了笑停住嘴。这时老王早送上来毛巾，他接过来揩着嘴和手。这时候黄俭之就吩咐在楼下小客厅里安一张床，把舅老爷的卧具安排妥当。

“你的身体倒很好。”

“是的，我们的队伍官长和弟兄都一样，这几年又走了上万里的路，就变得这样粗野了。”

“男子汉不怕这些的，近来连女孩子都不象以前那样，世界改过了！”

他象感慨似地叹息了一声，又吹着了纸煤继续抽他的水烟。

“本来我打算给您带一点那边的土物，实 在 走 的太仓促，——要不怕您见笑的话，那我简直是象贼一样跑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带来的多是在路上零碎添置的。”

“我们自己人，不必要那种客套，路上很劳苦了吧，你该早点去歇着。”

“不算事，您不必照顾我，那年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仗，足有十天不睡，——”

这句话打动了静玲，她牵了静宜的衣襟一下，低低地问：“他也是抗日的××路军的军官么？”

静宜回答说她不知道，慢慢可以问的，静玲还不只要问这句话的，可是她不便问，她却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李大岳，从头顶看到脚下，好象要从那上面找出和别人的不同来。她的心里想着：“怎么我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舅舅呢？谁也没提起过，难道他是石头缝里跳出来的么？”

最初知道他是一个军人，她的心中很厌恶；后来知道他是××路军，她的心立刻就变了。她的心里一时起了许多问题，还没有等她提出来，父亲就说了：

“大岳，你还是休息吧，我们都该睡了，她明天还得上学。”

说过后他们都站起来，他向她们说明天见，她们也回答他一声，就不再说什么走进去了。父亲叫来老王和他说：

“李庆呢？你告诉他侍候舅老爷去，看还有什么该办的，不要等人说话，你得小心门户，记住了！”

五

李大岳的到来，使这个家有一番不同的空气。父亲显得很高兴，因为这几年来亲戚朋友都不来看他，好象没有他这么个人存在似的。难得李大岳那么远扑了他来，处处又显得极恭顺，还不断地提起往日的恩惠。就是住在这里，给他添了一份麻烦，他也很情愿的。有时候他们对坐畅谈，凭了这么多年忍苦耐劳的经验，李大岳始终精神贯注地谛听着，没有一点倦容。这更使黄俭之高兴，因为这么多年，他才得一个能了解他的人。

其次就是静玲了，李大岳那一副身材容貌引起她的注意，又知道他是在××路军的，她的心自然而然地就把他想成了一个英雄。她放学后，还不等放下书包，就一直跑进那个小客厅。她猛然地推开门惊醒在床上午睡的李大岳，他一骨碌爬起来，满头满脸的汗，模模糊糊地说。

"真对不起……疲乏极了，……睡不成，使汗洗了一个澡！呵，呵，五小姐，请坐吧。"

她一面笑着一面跑出去，她说过一下再来看他。

静玲跑到楼上去把书包放下，洗过脸，才又走下来，走到小客厅里，恰巧碰到父亲已经坐在那边。他穿了一套夏布的短衫，轻轻地挥着羽扇，好象正在说着：

"是的，……她这两天身体不大好，……过过再看她也好。可惜静纯这两天没有空，不然他可以陪你到处去逛逛。"

这时候李大岳又穿好整齐的衣服，他已经清醒过来了，他还记得那个叫做静纯的人，他心里说："我的天，我可受不了他；"可是他的嘴却说着：

"那不敢当，这个城我还熟，要去什么地方我自己就会去的。"

静玲这时候站在一旁仔细地看着李大岳的浓眉大眼，他的两条眉好象联起来，两颗眼珠格外有神地转着。他的脸色是红黑的，她再看下去，才发现他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

"幺舅，你的左手是怎么回事？"

听见静玲说，李大岳举起他的左手来，黄俭之也惊讶似地说：

"真是，我还没有留意到，你怎么少了两个手指头？"

"这就是那年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仗时候受的伤，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弟兄嚷'连长挂彩了，'我还当说的是别人，等我用左手在面前一幌，我的眼前就有一片血光。我想不对，再一看，才知道我的两个手指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那时候我才觉得痛，当时我只用手巾包扎了一下，我还是守在阵地那里指挥，我早把生死忘记了。你们看我的腿，——"

他说着站起来走几步，留心地观察，才看到走起路来显得有点不平；他就说那是一颗子弹在小腿那里穿过去，伤了骨，就落了那样的小残疾。

父亲对于这些事好象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听了一阵就站起来走了，临出去的时候还说："幺舅算不得外人，随便谈谈也很好。"

等到父亲出去以后，静玲的兴致才更高一些，她尤其对于那次淞沪的战事感到极大的兴趣，她絮絮地问着这些那些，李大岳也显得很高兴，他说做了这么多年军人，只有那次战争最使他兴奋。

"只有那次，我们官佐士兵都心甘情愿，日本人的飞机凶，白天我们就不给他们看见，到晚上那就是我们的世界了。那时候我们的炮兵阵地发炮掩护，我们就冲锋。凭他们有什么好武器也不中用，我们是手榴弹，刺刀，……"

说着的时候，雪白细小的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飞出来，有的落在她的脸上，可是她一点也不厌烦，她有味地听着，什么都忘记似的。阿梅找她来，大约告诉她点心已经弄好了，她不等她说，摇摇手止住她。那时节他正说到他们怎么样退守。

"——后来就完了，根据议和的条款，我们调到远远的地方，多少弟兄的血都白流了，日本人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规定我们必须离开上海。那我们就走上了霉运。补充，剿匪，中国人谁还愿意打中国人呢？后来调到××就成立了××政府，那真是逼上梁山，除开那条路再没有别的路。"

关于××政府，静玲也很知道一些，记得那时候她只凭

直觉的冲动欢喜了一阵；李大岳却告诉她他早就知道那不成功。

“——分子太复杂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虽然只是一个军人，也看到那不会长远。好的固然有，坏家伙们也真不少，有的人是为国家，为人民，有的还是为地位，为金钱，为私人的仇恨，你想，那怎么成？我说中国弄不好就是那堆政客，他们左变右变，只为个人的福利，只苦了我们军人，不知道为谁打，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他们只动唇舌，我们就得牺牲血肉。果然后来失败了，那可真苦够我们，想起来我就忍不住难过，因为我的弟兄在那次就死尽散完——”

他说过停止了，跨着大步在房里走着，他的眉头皱起来，两手握成拳头，因为房间小，他要走三步就转过身。他并没有落泪，可是他的脸上淌满了汗，一面用手掌抹着一面还不断地流下来。

“——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他们都中了那凶狠人民的圈套，受了陷害！”

他说着不停地磨擦手掌，就是他那样的一条汉子，也没有勇气一直说下去。静玲忽然想起来，怕他太热了，去叫老王拿点汽水，可是他止住她，他说那全是因为提起他的那些弟兄们他就难过得不知怎么才好。

“——他们那里面有一半是参加上海抗战的，日本人的大炮没有轰死他们，日本人的枪没有打死他们，他们却给自己的同胞残酷地干掉了！那时候我们正驻在××省的南部，那地方的人民是出名好勇斗狠，还刁恶多端。平时我们就总在提防，单身的士兵决不允许走到外边去。到撤退的时候我

那一团分了许多小股朝西南去，有的失了路途不知道遭遇了什么命运，有的就被村民围住。那些人民都有枪械，他们为免去自己牺牲，故意说只要放下枪械就准过去。他们再也想不到等他们真的放下枪，村民却用枪逼着他们自己去挖坑。有的反抗，立刻就死在枪弹下，其余的就只好去为自己掘坟墓，到后躺到里面，任他们把土埋上去——”

“那你怎么知道呢？”

“总有一两个人拚着死逃出来告诉我，可是那时候我也变成一个逃亡的人，一点也不能为力，我的心极难过。我想这够多么不值得，那还真不如和日本人拚死算了，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太不值得了，……”

“这都是因为你们军人平时和民众分开，中间隔了一道仇恨的墙，——”

“从前可不是这样，北伐的时候靠一大半老百姓的力，如今可不同了，——不过，那地方的人确也不同，凡是驻防军迟早总得吃他们的亏。”

“所以教育民众是极要紧的，现在都不顾民众了，难怪他们都怀了忿恨的心，一般地说起来都是这样，有的又愚昧，所以才做出种种危害的举动，听说×军就不同，他们不但能得到民众的帮助，还有许多人随他们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看书上那么说的。”

“书上的话不一定靠得住。”

“我看的那些书靠得住的，那都是他们自己真实地记载下来，——”

"那才更靠不住，——"

"我不信，我才不信你，许多人都知道。"

静玲的脸微微红起来，偏着头，霍的跳起来。她不服气似地向李大岳望着，等待他有什么争辩的话来回答，可是他却很和蔼地笑了笑，温和地说：

"五小姐，你的话也许是对的，我在军营里这么多年自然知道得不大清楚。"

这几句话才使她安静下去，她重坐到椅子上，一面挥着手帕，一面又在问他：

"那你为什么不再去做军官呢？"

"我没有人，一时也不能出去，——"

"你可以到×军去，他们很需要人。"

李大岳又笑了笑，然后低低地和她说："他们不会要我这样的人！"

"不会的，将来等我和你一同去吧。"

"怎么，你也要去？"他好象惊讶似地睁大眼睛。

"有一天，我会离开家，——幺舅，我和你说，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好，好，你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我不愿意活得太无用，我要做点事情。"

"那可不好，你的父亲母亲一定舍不得你。"

"不会的，我的二姊走了，他们只难过一阵，过后也不见他们再提起来。我知道，乱乱哄哄的住在这个家里，他们就不会放松，人走了么，也就是那么回事，不见得还会想起来。"

“五小姐，你可不要这么说，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

“幺舅，你为什么要叫我五小姐？我的名字是静玲，你就叫我名字好了。”

“就那么办，五小姐——不，静玲，你看我——”

“我看到你是一个军人，又很爽快，才什么话都和你说；可是我很奇怪你既然是一个军人，为什么要住在家里？”

“我不是告诉过你么，我一时不能出去，再说我对于军人生活也厌了。”

“也许你有点怕。”

“当然不是，我怕什么？可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工作我不想做了，除开那一次在上海，哪一次我们不是向自己的弟兄冲杀？别人做正凶，难道我就一定做帮凶么？”

“那么如果中国和日本开战呢？”

“那我一定去，我要向他们复仇，我的弟兄们，还有我的手指头，我要不去我就不算人！”

李大岳的黑红脸更偏红了，他兴奋地说，把拳头还猛地在桌上捶一下。

“好，幺舅，我们等着看，要是有那一天，我们一同到战场上去！”

六

这些天静纯好象忙昏了，他日里常不在家，夜间睡得很晚，整夜不睡的时候也常有。谁都知道他大学就要毕业了，所以才这样忙。他更易怒，也显得瘦下去，架在脸上的眼镜就显得更大。别人都不大敢和他说话，有的连正眼也不敢望他，谁都愿意躲开他远远的，可以免去许多麻烦。其实除开毕业的事项忙着他之外，他的心也十分苦恼，那是因为叫做mary柳的人，近来渐渐对他冷淡起来了。

他觉得很奇怪，不是她自己说过她真心喜欢他么？不是她自己说只有他才是她心目中的英雄么？可是近来什么都有点不同，他很难碰到她，写信去也没有回信来，就是和静珠说起来，她也说她们许久都不在一起，那个人近来又有了一个——。他不忍听下去，他想那是不可能的事，她不是很聪明么，当他们遇到的时节，她就会仍然象从前那样温柔地待他，可是不久她就藉了一个原因飞走了，留给他的只是一只空影。

这是他痛苦的泉源，他整个的身心都忍受折磨，没有人可以告诉，更没有人同情他，内心的烦恼使他的性情更焦燥了。

他找不到那个女人的时候，就会顺步到王大鸣那里去，经过医生宣布过死刑的他，仍然生活得很安宁。他们见面只谈两三句话就对坐着，有时他抬起头来看着王大鸣，他的脸还是象从前那样一点也没有什么更改。他的心里想："假使我要是他，我会象他那样么？"

那些小猫都长大了，在他的房里跳来跳去。静纯虽然安静地坐着，他的心可在思想，他忽然想到女人也许象猫吧，他想不出理由来，他只是这样想，也觉得很恰当。

回到家中，他就钻进自己的房里，他的论文还没有写完，他好象对于叔本华论妇女那一节感到更甚的爱好，他极力在那上面发挥自己的意见，他工作到极晚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次晨的日出。

这样他的身子就一天天地坏下去，别人好心地和他说："不要太用功了，身体是极要紧的。"可是他以为别人故意在讽刺他，总是怀着恶意地朝说的人翻着眼睛，过后就溜开了，走进他自己一个人的小天地。

他原是以自己为中心地活在世上，他不大看得起别人，也不愿意看；可是近来他觉得自己在受着人类的残害。他没有幸福，也没有快乐，他想如果他能有伟大的人物那种升华的魄力，那么他也许造成自己的不朽，他却知道自己并不是那样，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宁静，失去了理智，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一向能以冷眼观世界的人，会被热烘烘的情感折磨得

身心不安。

自然，青芬是他一生痛苦的泉源，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遇到那么一个凡庸的女子，她一点也不了解他，和他的个性又全然不同。她的沉默使人有点忍受不住，她又是那么顺从，他一直希望她提出来象这样的生活她再也过不下去了，那么他就可以爽快了当的分开，别人就不会说到他；可是她不说，她忍受了一切，只有为了将要出世的孩子她才和他争两句，显然地她把一切的希望放在那么一个尚未成形的小生命身上。

他原以为柳是最能了解他的人，她又具有炫人的美丽，凡是他心中所想到的都能从她的嘴里象溪流琤琮地淌出来，她的情感细腻处，恰恰碰到他那超人的才能，他真以为她的心伏贴地和他的心相合了。她又年轻，这是比秦玉好的地方，还因为秦玉象一个月亮，他不过是一颗星；在柳那面，一直他就象是一个太阳。也是她自已和他说过："你给我光，使我的心温暖，使我的周围明亮。"他信她的话，可是近来他变成一个将要死去的太阳了。

他知道她有的时候在欺骗他，他却多半为她寻出了原因，他本来是最不原谅人的，对于她可有些两样。当着他不能看到她的时节，他自已忿恨地思念，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她的劣点，——那是从前他所看到而想不到的，现在都从他的心底复生。他甚至于以极强硬的誓语，想来约束自已不再和她相见；可是只要和她见面的几句话，他的心念又改过，那么他又要从头来受一番折磨。

所以他的论文也很难写定，他不能断定叔本华关于妇女

的见解的正误，有时候他以为他的话是对的，有时候又觉得那全是叔本华个人的偏见。

有的时候他觉得人生最苦痛的事莫过于自己来欺骗自己。他就常常是这样，明明知道那全是自己的空想，他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信心放在那上面，否则他知道就会失去生活的平衡。有时候他很悲哀，也很愤慨，以为象自己这样的一个天才，也忍受凡庸的折磨。

“自古天才总免不了忍受凡庸的折磨的，”他忽而这样想到，一些明证是一想就有的，于是他的心才稍稍安下些来；可是他的论文，再也没有什么成绩，这样就使他的学业不能得到适当的结束。

父亲这许多年，原来没有问过他们的学业，最近好象真的再振作一番精神来，和他正正经经谈起将来的计划。这也是很使他焦灼的，不止是耗去了他的宝贵的时间，而且他们的意见永远也不在一条路上。

“我想，我想，好在毕业考试之后还有一节暑假，您和我正可以从长计议的。”

“你将来又不上学，还有什么暑假？我也是看你成天闲呆着，才想借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您怎么一定知道我不读书？也许我还想读下去，……”

“怎么，你还想读下去，那么你是想到外国去了，那我，我可供不起你，……”

“真要是想去的时候我总有办法，——”

“你还得记着你是有了家室的人。”

这真是猛然的一击，在平时，偶然想起了妻，眼前的天地就顿时灰黯了，仿佛谁在心上给他刺了一针。他实在不敢想，偶然看见了妻的一天天胀大起来的腹部，就象给他的头加了一铁锤。他想起自已一生的自由和幸福都被这个不良的结合剥夺去了。他总想着他需要孤独，需要沉思，——或是象那个mary柳那样的一个女人，也许能启发他的智慧；可是青芬，那么呆笨，那么平凡，那么不动人，没有灵活的脑子，没有适宜的修养，日夜地只象魔影缠住了他，好象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似的。

“她是我唯一的敌人，她毁了我一生！”他时时在心中愤慨地叫着；可是他想到苏格拉底，他那个凶恶的妻子，可是他却没有被她磨损一分一毫。

“也许，她能凶些会好些的，爱和恨的距离原来是极近，就是因为淡漠，只有无边的淡漠伸展开去。”

可是这些思念和理论并不为人所了解，他自已也不大说；只是一个人在狭小的天地中迈着阔步，一切都得不到解决，一切都得不到结果。

天是炎热的，有时他觉得架上了眼镜更觉得热些，就取了下来；可是他不得不更把头低伏在桌子上，很辛苦地，象是很用心地研究着那个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

七

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李大岳约好静宜和静玲到山上去看她们的母亲。不便阻拦他的好意，她们都答应了，静宜还收拾了一些必需的用品，准备要是有那必要也住到山上陪伴母亲。其实别人的意见是暑假就要来了，妹妹们都要回到家里，她正好藉着这个机会自己好好休养一下。医生已经断定了她的肺部不健，虽然不必服用药物，静养却是极重要的。

那是一个大清早，他们赶到十字街，去搭乘到紫云山的长途汽车。李庆提了一只箱子，他们默默地走着。静玲的手里提了一只小竹篮，那里面装好一些食品，除开送给母亲的，还准备自己要吃的，生怕山上不便，又要惹母亲着急。

时间还很早，街上除开进城来的小贩还很少行人。他们三个悠闲地走着，在阔寥的冷静的街心踏着步，听着自己脚步的声音，感到一点说不出的趣味。

“唉，平时我真怕上街，那许多人，把我都吵昏了！”

静宜低低地说，在她那有红晕下面的苍白的脸颊上，显

出两个浅浅的笑涡来。

“我可是第一次走这样清静的街道，我 觉 得 太没有趣味，什么人都没有，除开自己。”

静玲接着说，不知道哪一阵 她 掏 出一块牛肉干放到嘴里，使她发音都不清楚。

“这是因为太早的缘故，人们都还没有起来，我们作战的时候常经过村镇，正在午时，大太阳照着，也没有一个人影，那才有一股另外的滋味！”

“老百姓都怕了你们这些兵老爷，有腿的早就跑得远远的。”

“那也不尽然，那年我们在上海和日本人打的时候，老百姓跟我们才好呢，就象一家子人一样，他们冒着性命的危险给我们送饭——”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和日本人打么？”

“——后来可就不同了，不但远远的躲开我们，有时候还着实地给我们点苦头吃。”

“那才活该，谁叫你们不去 打 日 本人，自己和自己打呢？”

“哪个王——”李大岳一急就把粗话吐出一个头，立刻想到他的身分，赶紧顿住，换了一句，“哪个混蛋才不想跟日本人干，可是别人只要我们忍耐，忍耐，不知道要忍到哪一辈子！”

“不会太远了吧，——呵，你们看汽车站已经到了。”

“我们快点走吧，里面已经坐了些人。”

静宜说着，自己先把脚步加紧了些。静玲早就三步两步

跑到近前了。跟在后面的李庆，也不得不快走两步，把箱子放到地下，才从静玲的手里接过钱去，到办事处去买票。他们三个先坐上去，只有十一二个座客，他们很容易找到座位。

李庆买好票送给他们，把箱子为他们放好，就说了一声回去了。静玲坐在那里，不断嘴地吃着，还是静宜说：

"你尽管自己吃，也不请幺舅吃。"

"我吃自己会拿，不必要她让我。"

李大岳说着就拿了一个甜面包，静玲又送给他一包牛肉干。然后她又送给静宜，可是她摇摇头，只拿了两块苏打饼干。

人好象并不多，还有十多个空座位；可是当着时间已经到了，汽车的马达开始转动的时候，陆续地又赶来了几个张惶的旅客。他们有的由于奔跑，脸色都改变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跳上车子，最后的一个来了，还带着恳求的语调说后面还有一位他的亲戚，千万请再等一些时。

可是这分明惹了早来的乘客的不满，他们催着车夫开驶，当着车子已经移动了，那个乘客又无可奈何地跳下去。

"中国人总是这样，不懂得时间，不懂得准备，结果总是仓皇失措！"

静玲大声地说，静宜偷偷地拉了她的袖子低低说：

"不要这么大声音呵，要别人听见多么不好意思。"

"我正为给他们听见，要他们记住，下次就可以改过了。"

静玲很正经地说着，静宜皱皱眉头，带了一点气说：

“我不跟你说了，你真是一个孩子！”

汽车才走到城门那里，就戛地停了。这时候跟车的人先下去向值岗的宪兵报告数目，随后他们就走下来视察一番。显然地他们不只是来点一点数目，他们机警地搜视着，对于每一张脸都不放松似地瞪两眼。

坐在那里的静玲感到厌烦，她把头转向窗口，不去看他们。她清楚地知道，在他们的手里，许多青年人无故地被送进牢狱里去了，送给死亡了。等他们下了车，汽车才继续它的行程。

出了城，景物立刻就不同了，一条青石板的大路伸向遥远，路旁荫茂的树木把它们的枝叶垂下来，一直拂到车顶。农人们乘着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已在勤快地工作，稻田的水淙淙地流着。昨夜的露水恰好把尘土粘住，在枝条中穿着的小鸟一面互相追逐着一面细碎地叫着。蹲在路边的青蛙惊得跳进道旁的水田里，田野中没有人看管的牲口被这声音惊得远远地跑开去。

“城外的空气真新鲜！”

静宜感叹似地说，她用一方手绢掩住了嘴部，大约是怕这迅急的气流会惹起她的呛嗽。

过了××村，××园已经在望了。那是前朝昏聩的帝后，耗费了兴办海军的一笔大款子造起的一座游宴的园林。依了山，无数座的殿阁在阳光下蹲踞着。它们各自顶了许多块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闪熠着，象从它们的本身放射出光辉来。苍绿的树叶的海，起伏着，时而遮了殿角，时而掩了屋脊。

“我极怕看那些故宫故园了，我总想到在君王的宫墙里，不知道有多少不愉快的女人，连天日也不曾见到就死去了。”

静宜低低地说。这些话都是出自她的深心，她忘记了坐在她身边的原是极不能了解她这句话的静玲。果然静玲是一点也没有注意，她只在留神在这一站走下去的乘客。那都是去游览××园的，有学生，商人，还有一个和尚。

静宜呆呆地望着窗外，争吵着做向导的孩子们也没有惊扰她，她专心地想起了梁道明。那原是一闪的思想，可是碰到了之后就象是胶住了：从万里之外，他已经写了几封信来，还有一些精致的礼物。她没有回复他，不是没有回复，有几次她想坐下去写了，都没有写好，只是随写随扯，到后就爽性站起来。她想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不能使他满足，那么一切的话语还不都是空洞的么？她的心中时常想，只要有一个合宜的人，什么就都好办了；可是有时她也想到，万一他在外国住了两三年回来，还是一个人，那可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静玲和李大岳却起劲地讨论着，先是静玲说：

“我就不明白，当初为什么化这许多钱盖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是说美吧，只有几个人在里面转来转去也不会有什么味吧。”

“做皇帝自然得有一番不是人民所能有的富贵呵！现在当然不同了，再也没有那样没有思想的人，会用一大笔钱造这种东西。”

“那不见得吧，早就听说××部的房子，只是一对大铁狮子就不知道花了多少运费，放在门前，有什么用呢？”

“是的，我也听说过，我们当军人的对于这些事更愤慨；可是说这许多做什么呢？照这样子下去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才能和日本人好好算帐！”

“总不远了吧，日本人不断地压迫，总有一天我们不再忍耐，和他们干——”

正说到这个字的时候，车走在不平的路面上跳了一下，使她不得不顿住了。××园已经过去了，转了两个弯，连远影也望不见，这时候汽车正走着上坡路，很迟缓，很努力地向上去。

“人生就好象是向上的路，不拼命向前就只好滚下来。”

李大岳象颇有感触似地说着这句话，可是静玲却为他改正了：

“不是向上的路，是逆水的船。路上你还可以歇脚的，行逆水船却停不得一秒，只要一疏忽，就不知道命运交给哪一个岩石或是暗礁，真是不进则退，不斗争就只有灭亡！”

李大岳那个军人十分赞赏地把手用力拍着膝头，得意地套了一句说：

“你的话真对，要不打仗就只有亡国！”

八

到了紫云山将近十一点钟了。太阳已经高高地挂起来，可是并不觉得热，静宜坐了一乘小轿，他们两个随在后面走着。

一匹并不十分高大的山，遮在前面，丛生的松柏切断了视线，向上望不见什么，好象连路也没有；可是随着轿子坐了一阵，他们已经走在松柏荫下的石径上了。微风吹着，树林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好象有极隐密的琐细的话语，当着枝叶相触的时候，极巧妙地传过去了。

“五妹，你不累么？”

“我？——我才一点也不累，象这样的路走一天也算不得什么。幺舅，你呢？”

李大岳没有回答，只微微笑着，静玲很快也就明白了军人们对于行路总有一番训练。但是她忽然想起来，还有一点可以争执的，就偏了头部，和他说：

“你笑什么呢？做官长的还不是有马骑，用不到自己走

路，——”

“那倒不见得，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跑的，再说在学校的时候，那还不是和兵士一样。”

“不过人是容易懒下去的，尤其是象你们，有了一点小地位只想怎么舒服，——”

“好，你也把我看成那类人，回头我们比赛跑山，你就知道我了。”

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轿子已经在一座油绿色的小建筑的前面停下来，不知道阿梅的眼睛怎么会那么尖，她早已从门里跳出来了。

“啊，大小姐，五小姐你们怎么今天才来？我想你们该来了，太太昨天还和我说呢，说是您们再不来，就要我下山去看看，怕有什么事情，——”

阿梅急急地说着，接过什物，也许因为生活太寂寥的原因，在她的脸上显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太太呢？”

“她睡着了，等一会儿就要醒的，老爷好么？大少爷好么？少奶奶好么？……”

“阿梅，你怎么说这许多话？快来见过舅老爷吧。”

“舅老爷”，连她也觉得很奇怪，就从来也不知道哪里有一个舅老爷。可是她机灵地立刻说：“舅老爷好！”

踏进木栅门，一架紫藤萝正遮住了阳光。几只在地上啄食的鸽子，惊得飞起来了。

拉开绿纱门，他们都放轻了脚步，李大岳就坐在外屋的一张藤椅上，静宜和静玲随了阿梅走到里面的卧室。在细纱

帐里，母亲正安闲地睡着。她好象胖了些，脸色也好起些。

阿梅忙着倒洗脸水，很仔细地踏了脚尖走路，好象愈小心愈要出事似地，一下碰到门，母亲果然就惊醒了。她才一看见她们，好象不相信似地，立刻拉开帐子，这时候，她们早走到她的床前，同声问着她好。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叫醒我？我连做梦都想着你们呵，我的孩子！”

她这样说着，眼睛立刻就有点潮润了。这时静宜和静玲早已各自伸过去一只手，放到母亲手掌中。

“妈，我们才来，还没有多少时候，您不看阿梅才给我们倒洗脸水么？”

“快去洗脸，这么大热的天，小五，你看你怎么出了这许多汗？”

“我们是走上来的，大姊一个人坐轿子。”

“真是，你还是那么野，快到二十的姑娘了，还是这样无束无管。——”

“这样子才好，身体好，精神好，和男孩子一样，将来一同上前线打日本人。”

“不要乱说，你们饿了么？”

“不饿，倒是想喝一点水。”

“阿梅，快去把井里的西瓜给他们开了。”

“妈，您上山以来身体倒是真好得多了。”

“是的，我每天早晨晚上还出去散散步，这里的空气好，也安静得多。我看静宜，你就不必回去吧，随我住在这里。”

"您不是说有我在家您在山上才安心么？"

"那也不过就是说说，难道我就不想你们么，不惦记你们么？如今我什么都想开了，管他这些那些呢，把身子将养好了，我真要好好看你们几年呢！"

母亲说，极愉快地笑着，随后她又说：

"我总是好的多想一下，不好的丢在一旁，我实在管不了那许多，——可是静宜，茵姑儿这一阵有信来没有？"

"有，她近来很好，也在教书，还说已经有了身孕——"

"那可快点写信给她，要她好好留意，不得含糊。就说茵姑儿的事吧，我早就想定算她出一次远门，一时不得回来，这样我的心就安得下去了，你爸爸近来好么？"

"爸爸很好，您什么都不用惦念，——"

"唉，我是不惦念，不过有时候常常想起来。"

"妈，我还忘记告诉您，幺舅来了。"

"谁？谁是幺舅？"

母亲的声音顿时改了，脸上的一点血不知道一下都到哪里去了，把方才兴高采烈来告诉她的静玲也吓得呆了，这时候李大岳走进来，他的声音也有一点打着抖，低低地说：

"姊姊，我来了，您这一向好么？"

"你，你，你，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做什么来？"

她立刻气冲冲地放大了声音说。

"我才从南边来，特意到这里来看看您和姊夫。"

"我用你看看！不是和你们早就说过么，俗话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我呢，你们只当我已经死了，世上再也

没有我这一个人，……”

“姊姊，您干什么这样说？李家一门就剩下您和我，您还和我也赌气么？”

这句话好象打中了她，她一些时没有说话，然后仰起脸来，笔直地望着李大岳的脸。不知为了什么，就从她的眼角，滚下两行晶莹的泪珠。

静玲站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静宜更紧地握着母亲的手，看见她流下泪来，轻轻地用手绢为她擦拭。她自己也抹着眼睛，她想能更清楚地看一看李大岳的脸。

李大岳的心，原是怦怦地跳着，在严姊的面前，她好象还只是一个不知事的孩子，而且是有了过失，虽然对于这过失他自己也有点茫然，不知道该从哪一面认错才好。

“姊姊，您不要生我的气，总而言之我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您的和对不起我自己的事。”

“好，你坐下吧，这么许多年，你做了些什么事？”

“我一直在军队里。”

“军队里，你不记得两句俗话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妈，不是这样，在外国当兵的都是好男，现在中国的军人和从前也不同，都是些有知识的人。”

“照你的说法连女人也要当兵哩。”

“总有那一天，女人和男人一样都要拿起枪保国家。”

这时候阿梅捧了切好的西瓜进来，母亲就吩咐着：

“你们快吃吧，——阿梅你去给他们预备饭。”

“我们自己带得有面包什么的。”

“那算什么，人总得好好吃饭。”

他们在吃西瓜的时候，她的眼睛一时也没有放松去看他。当他用手绢擦鼻子的时候，使她更清楚地记起来他的习惯，那就是从下面把鼻尖推上去似的。她记起来些什么，突然地向他问：

“你额角上的那块伤疤呢？”

“还在这里，”——他很快地回答着，把垂下来的头发掠上去，显给她看，“您还记得我那块伤疤，我的身上这几年不知添了多少新伤哩！”

“你的身体倒很好，——我，我可不成了！”

她象十分感慨似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九

吃过午饭，母亲又睡了，静宜也觉得疲乏，就靠在帆布椅里闭上眼睛，乘着这时候，李大岳和静玲悄悄地走出门。

“幺舅，你不是说同我比赛爬山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这么大热天，你不怕出汗么？我总比你能跑些，也跑得快些。”

“这也许是真的，可是你不知道路也没有用。”

“我只要向上就是。”

“凭着眼睛看出来的向上的路，未见得就能领你到山顶，也许是领你跑到山下去。”

静玲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显然有一点另外的意思，可是李大岳并不能了解，他象是也想了想，又茫然地继续向前走去。

正午的太阳，仍然撒不下来，很少行人，径边流着的泉水，急遽地滚下来，经过人造的阻隔，发出清脆的声音，几

乎使人想到这不是在人间。

“这就是出名的青龙泉，说是天下第二泉。”

“算了吧，中国人的事真有趣，就是天下第一泉也不知道遇到过几个了，这里也是，那里也是，……”

“只要它的水质好就成，这里的水可真好，不但清甜，而且对于身体也很好。”

“你好象连这些小事也都记得很清楚，是不是平常时常来？”

“那倒不是，不过每年也要来三四次。”

“那就怪不得了，那上面还有些园林吧？”

“有的，你看那就是紫石园，原来还是御花园呢，现在却是前清遗老王老头子的私产了。”

“那总不许别人进去玩吧？”

“从前是不许的，后来革命军来了，才完全开放，可是近来又关起门，不许闲人入内。”

“中国人的事总是不彻底，既然把清朝打倒了，为什么还留许多余孽？”

“要不是那许多余孽中国还不会闹到这步田地呢！”

静玲也象是极感慨地说着。

“那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还上去做什么？”

“不要紧，有一个山头，正好居高临下，又有树荫，比在里面还好得多。”

鸣蝉的噪音闹成一片，草根下的四脚蛇飞快地窜着，也许因为松鼠在上面跳跃，时时有一两颗干的松果落下来。驮客的驴子，下山的时节，踏踏踏地发着连续的，响亮的声

音，一个不小心的女客，着实地仰面跌翻，因为样子那样可笑，他们两个也忍不住，就急走了两步，免得使那个女人的脸更红起来。

"我们还是走小路吧，近得多，不过要留心点，不要抓上蛇或是蜈蚣。"

他们就换了小路向上走，起初还并不难，后来简直有时候需要攀援丛根和细草向上爬的。在山径以外，太阳有时候是直照下来，所以当他们爬到紫石园附近，每个人都有一头大汗。

"来来来，我们先去擦一下脸。"

静玲领着他先到一个小方池的旁边，各人取出手绢，浸了一下，就放到脸上。

"真凉快，真凉快，——"

"这就是青龙泉，泉口在里面，我们看不见，我们只能享受流出来的泉水，你要口渴的话，就可以用手捧起来喝。"

静玲自己先用手捧了一把送到嘴边，李大岳也照样来一次，接着又是第二次。

他们找到的那个坐处象是特意修造起来的，有几块平整的石头，上面正好有一株大银杏树，繁密的林叶，盖了一片大荫凉，因为居高，还有风吹着。

看到园里，那有一片荷池，圆圆的荷叶或是漂在水上或是挺立起来，有极小的红色和绿色的鸟在那上面驻足。水珠映着太阳的返光，闪闪地，有时候会使人的眼睛感到一点刺痛。架在水面上的，有一座用鲜红油漆涂饰的凉亭，由一条

曲栏引到岸上。在另外一面，傍山有一座小楼，前面的垂柳轻轻地摇曳着，细纱窗都支起来，隐约地还看到里面的人影。

“这倒真是一个好地方！”

李大岳得意地赞叹着，把手掌用力地朝自己的膝头一拍。

“从前每年他们都来避暑，今年听说借给人了，就是借给那位大名鼎鼎的花小姐。”

“花小姐，呵，我知道，就是有一个老诗人咏失地将军诗里面的花六小姐吧？”

“就是她，——哼，她还在这里过着极舒服的生活！”

“啨，本来女人们，就是这样子——”

“什么，幺舅，你说什么？我们女人就都是这样子么？”

“不，不，我说错了，我早就知道五小姐和别人不同，我说是有一部分女人们。”

“哼，那才象点话，否则我可不能依你，我但盼那些醉生梦死的男人们多象我几个，中国才能得救！”

“真的，那不假，是那样。……”

李大岳简直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对于象静玲那样的孩子，有时候实在不知道怎么样。

“是不是炸那个预备跳火坑的××？”

“就是他，可是没有炸死，倒把我的一个同学炸死了。”微微露出一点惋惜的样子，她喘了一口气，又继续说下去，“到后来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捉到凶手了，原来是一个

二十岁的青年！其实，还不是日本人逼得紧，没有法子，只好把一个不相干的政治犯拿来算数，把他装在小汽车里，在街上很慢地走着，有许多人随着走，很奇怪，那一次并没有喝采，象从前那些人常做的，在跟随的人群里，我倒发现有好几个眼睛里充满泪的，——

"——那时候我也是跟着走的，不瞒您说，我也哭了，我睁大了眼看那个年青人，我真看不出一点凶恶的样子，倒是骑在马上的那位军官，好象是一个大案贼！"

"——那是一个很好的天气，我记得是秋天，好天色，好太阳，人都很高兴地过着日子；可是在那个青年的面前只有死亡，不是殉道，是不值一文的死亡。我看到那个青年的贫血的苍白的脸，和他那显得出的有知识的面型，悲苦地，伤惨地扭着，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了，我没有力量随到法场，那天我的脚特别软，回到家里我大哭了一场，想起来真难过，我们的国家多么没有用呵，我们又是多么没有保障呵！"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和日本人算帐的！"

李大岳觉得很激愤，脸通红的，突然站起说。

"那一天什么时候才来呢？您看这里有这么多军政机关，可并不是对付日本人的，专和自己人做对，就是我们的同学也失踪过几个，象这种样子，真不知道那一天几时才到。"

静玲用一声长长的叹息结束了她的话。

李大岳也颓然地坐下来，长叹一口气。

十

第二天，他们搭了清早从山脚开行的车，向城里去。静宜没有回来，说好她也在山上住些天，一来陪伴母亲，二来她自己也可以将养些日子。

回来的路好象近了些，尤其是静玲，她不知不觉地在车上睡着了，等她张开眼睛的时候，车已经就要进城了。

"呵，真快，——"

她一面用手绢擦着从嘴角淌下来的口水，一面微笑着向李大岳说。

这时候因为要走一条不平的路面，汽车已经把速度减下来，不久车就钻进了城门洞，车照例地又停下来，宪兵不在那里，只有两个无精打采的警察凑近窗口张望一下就算了。

"真奇怪，那些宪兵倒没有来，真是，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

猛然间一个卖报的孩子大声叫着跑过来，她即刻从袋里摸出钱来，买了一份报纸。

“幺舅，您看！想不到一天就出了大事！”

“什么事，呵？”

李大岳赶紧把头凑过来，看到要闻上用特号字排出的标题说明由于日本人的意志，中央的宪兵，军队，政训部，省市党部一律在今天撤退。而且负责的当局，也有重要的撤换。

一时间，静玲倒反而沉默了，她不知道怎样来表示她心中的感想；李大岳张大眼睛一个字不放松地读着那张报纸，一直到车到了终点，他们走下来，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才说：

“我真不明白，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一个独立国，为什么自己不能给自己做主张，反要听从敌人的话？”

天气原来也有点热，他又很愤慨，在他的前额上挂满了豆子样大小的汗珠。

“不过这件事做得倒很顺人心。”

静玲很高兴，很悠闲地回答着。

“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你看他们这些人还不是都腐败到极点？人民早已厌恶他们了，可是没有办法，如今我们的敌人替我们弄好，要他们都滚开，这还不是一件极好的事么？”

“那不对，那不对，你的话说得太偏了，个人的，一部分的都不算什么，这是整个国家的危机，中国照这样下去那还得了。”

这个军人型的汉子，急得只是冒汗，他有许多话在心里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别人也不要听他。

"你放心；不会就这样子下去的，世界时时都在变，我们的国家又何尝不然？如果我们的当局将来不和日本人战争，一定有人会和日本人战争的。"

"我不管，不论是谁，只要和日本人去打仗，我就投效，就是要我当一名士兵也干，哪个小子含糊就不是人！"

他们说着已经走到了家，在骄阳之下，家是沉静地躺着。静玲一面按着电铃一面搥着门，才把那个午睡的老王叫醒，他打开门，看见他们，很恭顺地说：

"您回来了，您用过饭么？"

"还没有，快告诉他们去预备！"

静玲象是很不耐烦地说，随后就笔直地跑进房去。

在小客厅里看到父亲正和静纯对坐着不知说些什么，一看见他们进来，突然就停止了，静纯懒懒地招呼了一下，就要走出去，静玲却喊住他：

"大哥，先不要走，你看过今天报纸没有？"

静纯毫无兴致地摇摇头，父亲也好象忽然记起来什么似的有点惋惜似地说：

"唉，我也忘记看了，去问问老王，今天的报送来没有？"

"我这里有一份，您先看吧。"

静玲说着就把一张报递过去，父亲赶紧把花镜架上，他还没有看，就忽然想起似地问着：

"你母亲近来好么？"

"她好，大姊陪她住在山上了。"

这之后，他才安心地朗读出标题来，一面摇着头叹气，

顶多看完了四号字的提要，他就愤愤地把报纸向地上一丢，静玲赶着就说：

“我们真得和日本人算帐了！”

“算什么！中国哪里敌得住日本！”

静玲的话完全落了空，不平地说：

“为什么敌不住日本人？您想，我们有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人民……”

她的父亲一直不断地的叹息，不等她说完，就岔断了她的话头。

“我们有什么敌得住别人？这么多年来你打我，我打你，东三省那么好的省分都白白送掉了，全中国还架得住送几次？”

“爸爸，不应该象您那样说，中国有新的一代，那才是新中国的建设者。”

“唉，我都看透了，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不知道有几次大的变故了，如今还不是那些人在弄？我自然知道象我这样的人没有用，可是几次革命都没有能把我铲除。事实上政府中象我这样的人，不如我的人还多得很，你想，还怎么能有所作为呢！”

“爸，我不相信，一二八不是也打了好几个月，现在我们又过了些日子，不会不如一二八的。您不信问问幺舅，他会告诉您。”

李大岳从进来以后就独自坐在一张椅子上，在沉思着什么，还是当静玲说到他，才象惊觉似地醒过来。

“什么，一二八？唉，那都过去了，打得真痛快呵，”

“也亏你们，”黄俭之半感慨似地说：“别人用的是飞机大炮，你们用步枪手榴弹大刀，实力方面无论如何是不能比的。”

说过后，他无望地摇着头，静玲简直觉得有点不能忍耐了，抢着说：

“一二八已经过去五六年了，我们从那次教训以后当然也有相当的准备。”

“准备什么，还不是一面准备一面消耗，结果是什么都没有！”

这句话更打动了李大岳，说到这一节他的心中也着实有点难过，静玲一时间好象也没有话好说了，可是她心中有一份青年人的热心和乐观，而且对于将来她也肯信赖，她想眼前空想起来也许是无路可走，到了时机，自然就会有办法的。

“反正，——反正，中国不会亡在日本人手里，有一天我们和日本人作战，许多方面的人，许多支军队都会联合起来，向着我们唯一的敌人进攻，那时候，——那时候才可以测验出我们的力量！我知道幺舅一定会投效，我也去——”

“你去，你去做什么？”

黄俭之轻蔑地向她说。

“什么不能做，女兵也不是没有的，至少他们还可以做看护，做宣传员，总之，我能尽我一份的力量。”

“譬如不能尽力的呢！”

“那只有灭亡，从这个世界上消灭下去！——”

静玲毫不思索地说着，话已经说出了口之后，才觉得自

已失言，她很想把话扯开去；可是一时间她显得异常拙笨，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的脸红涨着，低下头去，偷偷地用眼睛瞟着父亲的不愉快的脸。她想他一定会责问她的，可是过了些时也没有，那可怕的沉寂紧紧地锁住他们，使她的心觉得更焦灼，困苦。

李大岳也觉出来这句话有些不妥当，他也想用什么话岔开，他用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唇皮，也是做着徒然的思索。

还是黄俭之，象一片浮云飞过的蓝天一样，又恢复原来的态度，走到她的身旁，象对小孩子似地轻轻地拍着她的头：

“我希望那时候我们都能做点事，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也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不过还需要好好努力。”

这几句话象顿然把障在她心上的黑影撤去了，她知道父亲没有气她，就急遽地抬起头来望着父亲慈和的脸，那两颗急出来的泪珠，还很显然地挂在她的眼角上。

十一

这个夏天是郁热的，每天都象阴雨前的那种闷人的气候，也相同当时时局的情形。人们都不能忍耐了，想张大嘴叫一声；可是那无形的手紧紧地钳住了，不容有一丝气透出来。至于气候呢，那个城市原来位置在北部的中心，应该是大陆气候的，而今却象江南的梅雨季节，没有晴天，没有爽朗的日子；就是滴着哭泣般的雨，那份郁热一点也不减少。每个人都在抱怨，可是一点法子也没有。

有一个大清早，街路是异常地沉寂，出去买菜的仆人才走到街角就被挡回来了，惊惶地回来告诉老王，老王赶着去禀告老爷。

黄俭之那时候还没有醒，他模里模糊地要李庆拿他一张名片到市政府去问一下，不久，李庆又回来了，告诉他路上任何人也不准通过。

这才真的惊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自己走到顶楼的阳台上朝街上看。

街上真是没有一个人，上了刺刀的兵守在街角，有的路口还堆起沙包。那个菁姑也挤来看，然后大惊小怪地一面嚷叫一面朝楼下跑，黄俭之想叫住她，没有来得及，她已经溜下去了。

“唉，这是怎么回事呵？……堂堂大城，有什么事要戒严，……真叫人想不通。”

他一面走下去，一面想，他立刻就想到住在山上的静宜和她的母亲，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们那边是否平安？

大岳和静纯也都赶上来看，他们同样地显着睡眠不足的样子，到了楼下，他才看到静玲正坐在围墙上向外望。

“小五，你快下来，谁要你坐到上面？”

“爸爸，不要紧，我已经看了大半天。”

“有什么好看，他们看见墙上有人或许要开枪。”

“不会，我还和他们说过话了。”

静玲回答着，已经从墙上下来，他正要急忙地叫老王替她搬张梯子，她已经很敏捷地滑下来了。

“爸爸，您猜，为什么戒严？”

“我怎么知道，派李庆去问，也不许通过。”

“驻××的刘××部叛变，今早上三点钟放炮攻城，现在已经停止了，当局正派员招抚。”

“您怎么会知道？”

“那些兵告诉我的，他们说不要紧，放的炮都没有炸，因为太旧了。”

“唉，真是年月改变，你，这么大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和他们去说话？”

“难道他们不是人么？”

这使他无从答复，跟着就转了话头，抱怨地说：

“真奇怪，明知道刘××是匪军，还要收编，收编之后还要驻在这么近的地方，当然要出事了。”

“听说他们的队伍里有日本顾问。”

“还不是那些浪人，中国的变乱总少不了他们。静珠和静婉呢！”

“她们都还没有起来。”

“去，要她们都起来，万一有什么事，还睡得昏天黑地，那可怎么成！”

他自己也走进去赶紧洗了脸换好衣服，好象预备应付非常事变似的，可是当他才弄完了，老王就来回禀他，说外面已经解严了，行人可以通过，不过路口上还有武装的兵士。

“好，这乱世之年，门户可要小心，关系非常重大，你可不能有一点含糊。”

老王唯唯地应着退出去了，李大岳这时走来看他。这些天他的精神极不好，兴致又不佳，日间有时简直象一只懒狗似地卧在一旁。

“大岳，你近来好象有什么事？”

忽然静婉静珠都走进来，静纯也来了，他的精神近来好了些，可是也显得极疲惫。

“爸爸，不知道外边出了什么事？”

“到你们起来的时候事情早已过去了。”

原来是静珠问着，静婉却羞赧地低下头，静珠毫不在乎地检了一个椅子坐下去。

“我时常说人人都该早起早睡，对于精神身体都好，可是你们都一概当做耳边风。——”

这几句话使静纯大岳也觉得不安，不知在什么时候菁姑也挤进来，她用那尖嗓子说：

“昨天半夜三更，总有两三点钟的时候，我还听见有人回来呢，这份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什么要紧事一定要到那么晚才办完？”

“我可没有那么晚回来。”

静玲故意和她说，连腔调也稍稍有点学她。

“我又不是说你，谁还能说你？”

“假使有过失的话，谁都能纠正，反正都是为了他们好，我总以为什么都是气数，一家的兴衰，也有一定的征兆；国家也是如此。你看这许多年来你争我夺，简直不是好兆头！”

黄俭之象演讲似地开始了他的话，这时候，除开青芬，一家人都聚在这里，他觉得正好藉这个机会发挥一番。他用手捋着胡子，咳嗽了一声，继续说：

“人都应该各安其位，各司其事的。学生们实在只应该好好读书，天天去玩乐固然是不应该，可是参加政治活动也不对。尤其要紧的是青年人应该有一番朝气，凭这股气才能勇往直前，伤感颓废，多疑，这，这也都不是好现象。象我吧，也算是活过来的人了，当初因为酒不知道使你母亲生过多少气，可是我还能彻底戒绝。这可见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各人都能把自己弄好，那么整个的国家不就有办法了么？还有——”正当每个人都喘一口大气的时候，他又

说下去：“青年人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心浮气躁，尤其说话不知谨慎。凡是一句话要说的时候，总要自己仔细思量一番，否则一经出口，就是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在自己人面前说错了话还有一个原谅，别人可不能那么宽容，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些话在每个人的心上都刺了一下，默默地各自坐在那里思忖着，菁姑有些不耐烦，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到楼上去了。

她悄手悄脚地走到楼上，轻轻推开青芬的虚掩着的门，看到她已经起床，穿了衣服面里躺着。她象没有睡着的样子，因为她的身体在微微地抖动着，床帐上的铜钩敲击着床柱，发出极脆小的声音。

她那细微的脚步，一点也没有惊动她，她的眼睛先滴溜溜地朝四面望着，走到床前，才用一种可怕的，低沉的，故意充满同情的语调说：

“孩子，你怎么大清早就又睡下了？”

青芬被这想不到的声音惊了一跳，赶紧坐起来，从枕边拿起一方手绢擦着红肿的眼睛。

“呵，是菁姑，您早起来了，您坐吧。”

她强自装出笑容来，可是她的音调是低沉的，在她那黄瘦的脸上显出更多的雀斑，她的肚子更大些，她却没有一点就要做母亲的快乐。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晚上闹兵变，放了一夜的大炮，到今天早晨还不能通行呢！”

这句话吓住了她，由于怀孕而特有的神经衰弱，使她唇间仅留的一点血色也褪去了，她站起来用冰冷的手抓住她的

手臂。

“菁姑，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也许不要紧，听说条件已经讲好了；可是就怕以后城里就不得太平了。”

“唉，唉，那可真要吓死我了！”

她颓然地又坐下去，忽然想起来客还没有坐下，就又站起来：

“菁姑，您坐吧。”

“我站站也好，不要看我这一把瘦骨头，我的身体倒很结实，既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你看你，瘦得成什么样子了！”

青芬的眼睛一红，没有说什么，把头低下去。她还觉得不满足似地，再说下去：

“静纯昨晚上回来得很晚吧？”

青芬没有回答，只点点头，后来好象为了解说似的，又加上一句：

“他大约忙着毕业吧，他说他在下边赶论文。”

“你不要听他的，其实我是不该告诉你的，你的身子正不方便；可是连我都看不过去了，我不得不说，我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明明知道，他昨天晚上两点钟才回来，还有李大岳他们不晓得怎么会混到一块去了。他们回来之后十分钟，静珠才回来，又是一部汽车，总少不了一个男人。我是说，我真看不来，这都算怎么回事！”

她那副猫脸忽紧忽弛地正象画面上的猫婆婆，那小小的圆鼻尖忽上忽下地，显得她那两片薄嘴唇，没有一个时候停止翻动。

"男人就不是东西，结了婚就换了一个样子，才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象你，不是我当面说，真是头是头脚是脚，谁看见不夸两句？偏偏他还这份样子。做父母的也不知道管教，要是我的儿子，打死我也把他打回头来；只当我没有生养！"她象很艰难地喘了一口气，又接着说："其实我说这些话还不是枉然，没有人肯听我的，在他们的眼里头我也不算是一个人，我就是混一口饭吃强活着，一眼张一眼闭，要看呢，我多看两眼；不要看，我自己躲到楼上去。就说静纯，也是快要做爸爸的人了，他还是这么不负责，难道他还要老子养活一辈子？听说他还要你打胎，是不是？"

"没有，他没有说过。"

"嗐，孩子，你还瞒我做什么，我也不是外人，"在她的嘴边带出狡猾的笑容，"你想想这是多么伤天害理的事？小孩子死了不用说，大人就是不死也得了残废，这种人的心该多么狠毒？好孩子，你听我的，用不着生暗气，有什么话和我说，免得憋在心里成病，我总说，我们大少奶奶那么好的人，想不到嫁到我们这一家，唉，我想起来就替你伤心，我就是那么一个软心肠的人。"

青芬明明知道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可是这一番话每一句都刺在她的心上，她知道她不是好意，可是她再也忍不住，自己就掩着面哭起来，她乘机把手拢了她的身子，使她想到这是自己的母亲的手，而且还有她那压抑着嗓子的话：

"孩子，不要伤心，你要再伤心，使我都忍不住了！"

青芬就更不能自制地把头埋在她的肩上，大声地哭起来。

十二

这许多年，李大岳有过快乐的日子，也有过愤怒的日子；可是这平淡郁闷的日子使他再也不能忍耐。他简直觉得自己是住在无形的监狱里，不只是他一个人，全中国的人都在这苦痛中煎熬着。做为一个军人的他，原可以大嚷大叫，不必受这心灵上的折磨；但是他只能躲藏着，象一只被猛虎追逐的羔羊。他真气愤，难道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家只能受别人的压迫；难道象他这样一条汉子只能每天无望的磨着时日？

这一切梗在他的心中，他总象有那一口喘不完的气，胸间象有什么压着似地。

“真可笑，象我这样一个人也要生女人的气闷病么？”

有时候，晚间是极热的，吃完晚饭洗过澡，也并没有把暑气消尽，于是随着别人在庭院中纳凉，一面听着引不起他的趣味的谈话，一面忍受蚊子的叮咬。慢慢地人一个个地散去睡了，只剩下黄俭之躺在藤椅里打着鼾。

仰起头，天空的繁星明暗地闪着，有时还有一颗倏忽飞下去的流星；在天边，时时亮着没有雷声的闪电。蛙不息止地叫着，使人的心更不能宁静。他忽然在心里想："我还是到外边走走吧。"

他回到房里，换好衣服，就轻轻地走出门。秋景街原是沉静的，转到大街上，灯火就辉煌地照着。可是人并不多，分外地显出冷清的样子。

在一个照着各色灯光的门前，他站住了，野性的音乐从门里钻出来，人们不断地出进。他也没有看这舞场的名字，就随着人走进去，捡了一个僻静的座位。他不会跳舞，他也不喜欢这种娱乐，可是莫名其妙地他跨了进来。人工的冷气使他的心一沉，觉得很爽快，可是不久额头又渗出汗来。

这里有不同国籍的舞女和客人，日本舞女穿了游泳衣，白俄的袒露着丛生着黄毛的后背；醉酒的水兵叫啸着，踉跄着步子。穿着短衣的乐队，做出种种丑劣狂欢的样子，时时把那个大喇叭象说话似地朝着下面吹。可怪的是在舞客之中老年人还比年青人多些。他们穿着绸衫，跨着方步；正是他们平时教训年青人不乱步的步法。他们实在不是跳舞，而是抱了一个可以做他们孙女的舞女在场里走，有时碰到一个放肆的水兵，用手在他们那光滑的头顶摸摸，他们翻起眼睛看一下，然后毫不以为忤的还嘻出一个笑容来，顽皮的舞女一面和他们走着，一面用胡梳为他们理着胡子。

李大岳无睹地坐在那里，他只看到无数的黑影在他的面前晃动。有时电灯熄了，面前是一片黑，不久暗澹的灯光又明起来，黑影又继续地在晃着。

一瓶冰啤酒放在他身旁的小桌上，当他吃完了的时候才看到瓶上的太阳标记，他忿忿地骂了自己一句，便木然地坐着。有时他不得不掏出手绢来擦着流出来的汗水，在这极喧闹的所在，他感到无比的冷漠。

忽然，一只手轻轻地在他肩头上拍着，他极端惊恐地回过头去，才看到原来是静纯。

“幺舅，怎么您也来了？”

“我，——我，我是顺步来看看的。”

李大岳的脸红涨着，觉得脸上有更多的汗流下来，他的显得拙笨，正好象他在长官的面前受申斥的样子。

静纯却不同了，他的兴致象是很高而且态度是希有的和气，他在笑着，才拉了一把椅子要坐下去，早被一个涂了红嘴红颊的舞女坐下了，他就为他们介绍：

“这是Lily——这是李先生。”

那个Lily 不晓得做了一个怎么样的笑容，然后就打开化妆袋对着小镜子擦粉，静纯自己又拉过一把椅子来坐下。

当着乐声又起来的时候，静纯就和Lily 向李大岳说声对不住，两个人下场去跳了。他独自坐在那里，自然而然地眼睛随着静纯，他稍稍看出一点那个舞女和他一定是很熟识，因为他们总在低语着，而且那个舞女亲密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音乐停止了，静纯一个人回到座位上，他很高兴似地和大岳说起那个叫做Lily 的女人，他说她是可怜的，她要养活她的母亲和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弟弟。

“她和别的舞女也没有什么分别。”

“不，不，从前她可不是这样，我才遇到她的时候她的衣服正象一个女学生，她也不涂脂粉，结果是每天都坐冷板凳。为了‘需要’，她不得不如此，我和她跳，完全是为了慈善的原因，我很可怜她，……”

静纯象还有一番大议论要说下去，大岳却有点不耐烦，他故意打断了他的话头：

“你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

“呵，都到一点了。”

“你还要跳么？”

“不，我等一等，——”

静纯的话还没有说完，进口处突然拥进来七八个青年男女。他们好象才从一个高等舞场出来，到这小舞场来追求一点刺激。

他们很快地就看见在他们的中间有静珠，静纯就低低地和李大岳说：

“我们走吧，”

“好，”

付了帐之后，谁也不曾说明，自然而然地捡了一条不能被她看见的路走出来。到了门口，静纯惋惜似地说。

“唉，我也忘记和Lily 说再见。”

“算了吧，我们赶紧回去吧。”

街上显得更静了，日间奔驰车马的街心，寂寂地躺在那里，人们正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它的中间。李大岳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来到这大自然的天地中，他才觉察出来里面也是极压迫人的。

"幺舅，你为什么不跳呢？"

"我，我不会跳。"

"你不会跳为什么一个人到舞场里去坐？"

静纯觉得很奇怪地向他问。

"还不是因为，——因为日子过得太闷。"

"你是说没有好消遣么？"

"也不是，我就总觉得象是胸口里有一口气不能舒舒服服喘出来似的。这怎么说，你们念书的人明白，这是生理上或是物理上的——"

"不，那是心理上的关系。"

"噢，对了，心理上的毛病，我就是犯这点毛病，我看这些社会状况，国家大势都不顺眼，依照我们军人的个性就是打；可是不但打不成，连骂也不成，一骨脑儿闷在心里，弄得天天昏天黑地，简直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

大岳一面说着，一面挥动着手臂；他不是一个演说家，他的手势并不美观恰当；可是正传出来他心中的纷乱。他用力走路，用力吐口水，到他说完了，不得不用手帕擦着满脸的汗珠。

静纯没有回答他，对于社会，政治，他一点也没有兴趣，他只想到自己，他想无论外面变化得怎么样，他总有那么一个安逸的家。

听了一阵皮鞋踏在水门汀路上的声音之后，大岳又向他说：

"静纯，我不明了你，你的家庭环境好，正要大学毕业，你的太太又贤慧，而且不久你就要做爸爸，你有什么不

快乐的事情呢？为什么还时常跑到这种地方去？”

“我知道你不明了我，没有人明了我，我也不要人了解。叔本华一生被人误解，到了别人明了他的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可是他留下来永远不灭的大名——”

这一段话使李大岳更摸不着头脑，那个人名更使他陌生，他才要他说得明白点，他已经继续在说：

“我有极大的痛苦，没有人同情我。我的父亲，我的姊妹，我的母亲，他们都一点也不能懂我，还有我的妻，——唉，她简直是我苦痛的源泉。”

“其实，我总以为个人的事是次要。”

“为什么个人的事是次要呢？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好，群体不就也好了么？”

“太看重自己，人很容易变成自私的。”

“自私也并不坏呀！”

静纯说这句话，带了一点不平之气，在路灯的光下，看出来他的眼睛微抬着，脸偏向李大岳。

“我是一个军人，心路是一条直统子，我总以为在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应该再发生什么意见，要团结一致，养精蓄锐，将来对付我们唯一的敌人。——我说是唯一，自然也不怎么恰当，不过眼前我们只得对付这一个。至于贵府呢，你是独一支撑家门的人，她们迟早总要嫁到别家，你实在应该打起精神来好好努力整顿。譬如令尊大人，上了几岁年纪，一切世态冷热早已看过许多，大事情也做过，如今自然免不了许多牢骚。在这一点你们应该特别了解他，——我的姊姊呢，她多病，你们更应该多尽孝道，说一句不吉利的话吧，她，

我想她，不会得到多么高的寿数的。——”

李大岳忽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平时他简直说不了这么许多，对于静纯，也许因为一直没有什么机会谈讲，所以把平日随时想到要说的，这一阵都说了出来。

“——你的太太呢，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不说别的，嫁到这么多姊妹的家庭，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得处了这么久。大家相安无事，而且不久你就要做爸爸了，你自己又加上一份责任。譬如你到舞场去吧，如果是换换脑筋，调剂一下生活，那原来是无所谓的。或是随了朋友们逢场作戏，那也没有关系，千万可别认真。否则你可要上大当吃大亏——”

“我，我看得很清楚，我来跳舞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慈善的缘故。”

“唉，唉，慈善的路也很多，世上的苦人也太多，我们还是先看自已的情形如何吧。你们姊妹呢，实在说我接触得不多，可是我却看出了一点，在性情方面真是各有不同。——有的自然是很好，有的好象是太随便了一点，……”

“哼，女人没有用处的，早晚还不是嫁出去了事。”

“静纯，你可不该存这份成见，我是个粗人，自从一二八以来，我都认识了女子的能力。有的固然是自甘堕落，情愿做男子的玩物，有的可真不同，虽然限于体力的关系，她们也照样的吃苦，能做事，任劳任怨……”

“我总以为女人最多不过只能在心灵的修养上有所成就，或是能给一点活力，帮助男子们创造——”

“这不成，这不成，将来有一天她们也一样能够拿起枪

来和我们并肩作战，保卫祖国。你也许不大出远门，看不到许多事，在福建，在广西，女人们比男人们还能吃苦耐劳，不要只把眼睛放在都市上，都市的女人们只学得外国女人们的享受，可忘记她们应该有的劳作。——”

“我没有想到幺舅对于妇女问题也有研究。”

“嘻，我那里说得上研究，不过一知半解而已，这年头，实在不容一个人昏天黑地过日子，什么事情都得张眼来看，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不过是人海中的一颗水珠，小得很，小得很，比不了你们受过高深教育，我的知识更是浅得很，浅得很，……”

李大岳笑着结束了他的话，他们就是这样边走边谈到了家，那时候静珠还没有回来，就是在那天的夜里，发生了叛兵攻城的事，可是他们没有听见，许多人都没有听见。

十三

×城的情形，并没有能因为遵从日本人的意见，把中央的党政军宪机关撤退而获得真正的安宁。日本人大量地把高丽人运进来，随着他们来的，是白面和海洛因。

先是在东区一带，挂起了××洋行的标记就起始营业，过后就蔓延到各区了，在每个大街小巷都有他们的踪迹；他们不用有什么记号，已经上了瘾的人自然而然会找到他们的门上。

那是比杀戮还残忍的政策，那么容易，那么方便，上了瘾之后，死也不能戒除，还要贻害子孙。

为了禁绝，什么法子也想到了，先是不许把房屋租给来路不明的人，可是跟着日本人就来了抗议，于是只好把有嗜好的加以逮捕，强加戒除，再犯的时节就处以极刑。

可是这好象也没有什么效果，由于人民的穷苦和知识的低落，一经染上这种不良的嗜好，就终身也不能戒除，只得成批地把他们的生命结束。

但是这，正是日本人所企望的。

有一天，静玲自己去看她的同学，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几个警察押着一群锁着的犯人。他们有带胡子的，也有女人，可惊的是还有十五六岁的孩子。问到路人才知道这都是些白面犯。

她好奇地随着他们走，忽然其中的一个象死了般地倒下来，在他身边的那一个不得不蹲下身子，全队的犯人也无法前进了。

那个倒下的，苍白的脸色转成铁青，嘴里流着口水。押送的警察叫他，用手摇他，都没有一点影响，到后爽性用脚踢他，可是他还象死狗一样地躺在地上。

“这阵子装他妈的哪份死狗呵，反正早晚有一天要喂狗的。”

那个躺着的人当然听不见，那些连锁着的犯人可每个字都听到心里。他们相互地望一望，把头又低下去。

“这可怎么办？”

几个警察集在那里焦灼地商议着，天是快要黑下来了，他们一定有紧要的大事，后来他们几个人一齐去踢他拉他；可是他还只软瘫地躺着。

另外一个犯人和他们说：

“你们打死他也没有用，找点冷水来喷喷他吧。”

他们遵从他的话，从店铺里要来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他才无力地张开眼睛，还极疲乏似地伸直了两手打了一个呵欠。

“别他妈的舒服啦，站起来赶路吧，我看你简直是成心

跟我们过不去！”

一个警察蹲下去打了他两个嘴吧，他摇摇头，才更清醒些爬起来走路。

他的脚步仍然很不稳，时时要跌下去似的，在他近旁的犯人，好心地挽他一把。

天更有些暗了，迎面驶来的汽车，亮起灯来，突然那个犯人朝那强烈的白光撞去，一个警察抢上去没有抓住，那辆汽车赶紧煞住也没有来得及；于是在街心有一滩血还有一具轧碎了头颅的尸体。一个警察赶紧拦住汽车，那些犯人都坐到地上，人们也围拢。

“真是，这何苦呢，放着好路不走。”

人群中一个这样惋惜地说着。

“您不知道，这种东西可真霸道，犯起瘾来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

静玲并没有再站在那里看下去。她的厌恶的心多过她的怜悯，还引起了她心中的愤恨。她想这局面不能就这样下去的，应该更有一种方法来制止，否则不到几年，一大半的人都要这样死掉了。

不是没有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在每一家高丽人住宅的门前有一个警察，说是来保护的，实在是每个出来的中国人都要搜查，只要找到违禁品，立刻就丢到监狱里。可是当他们觉察了以后，那些高丽人会送上门去，还有更聪明的办法，就是在手帕包了一只驯鸽，买好了毒品就拴在它的脚上，它先自飞回主人的家里，那个购买的人再从容不迫地走出来。

由于吸毒犯的增加，社会是更不安宁了。盗贼的增加自

是必然的事，还加多了许多下等流氓。他们听从浪人的指挥，平时就生活在那些洋行里，随时有什么机会都准备对这个城加以骚扰。

在三个月以后，日本人一面向政府提出撤换华×区行政长官和×城市长的要求，一面还派出来那些流氓，到公署里请愿示威。

那完全是无耻的一群，每个人的手臂上套了一个太极图八卦的臂章，各自举了一面杏黄旗，从东区的洋行里出来，一同向长官公署出发。

他们的旗帜上有一切希奇的字句，完全是些腐儒和曲解的佛道的语句，甚至于连“替天行道”的字样也有。为首的是一个穿了中国衣衫的浪人，他虽然装扮得很好，可是他的胡子和他的步履却瞒不了人。

在公署的门前他们站住了，门前荷枪的卫兵把枪托到手上，可是无法拦阻他们，他们笔直地走到二门。他们还要冲进去，更多的卫士堵住了门，他们才停住脚步。

他们叫嚷吵闹，交涉员一面通知日本领事，一面派人去接洽。日本领事巧妙地推说并不知道，可是这群流民，一点也不可以理喻，仍然啸聚不散，那个浪人，还什么也不顾地在庭院中小便。

一个年青的卫士气得脸红起来，他简直想瞄准了，他的同伴拦住了他，和他说：

“不要乱动，你看，这阵连长官都不去碰他们，他们一定有相当的背景，我们打死他们有谁替我们作主？”

“难说我们就要这群王八旦这样闹下去？”

"我想总得有个办法，小兄弟，你忍忍气，早晚也得有出气的日子。"

就是这样的"请愿"继续了好几天，同时还流着一种谣言，说是如果"请愿"再不生效，有三千人便衣队由旧军人杨二虎指挥强占这个城，人人都明知道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在指挥导演，想更增重这个城的恐怖。

在当局这一面，真是费尽了周旋的苦心，一面和日本人交涉，一面把附近的驻军调来，换了警察的制服，准备恶劣的变化。

果然在一天晚上，浪人和流氓出动了。他们从东区出发，配备着步枪和手枪，向着市政府进攻。显然地他们看到了在中国这一面是没有准备，夜是沉静的，连值岗的警士也不知道到哪里偷懒去了，每家店门都深深地关着。

他们得意地前进，过了××街，忽然机关枪的声音达达地响起来。走在前面的朝后奔，被攻击的后部向前冲，人惊叫着，全忘记了他们的武器和他们的任务。手榴弹也密集地掷过来，机关枪更是不断地绞着。那群浪人和流氓象草一样地倒下去，没有一个生还。居民关紧了门从缝里张望，等到枪声停止了，他们跑出来帮同那些警士收拾那些尸身，在天明以前，连那污秽恶臭的血也洗刷得干净了。

在日本人一面，这是一件说不出来的苦，他们没有法子把这事件提出正式交涉，只得在另一面积极地压迫中国政府，仿佛说是如果不把长官和市长撤换，日本驻军则要采取自由行动。

人心是惶惧的，有钱的人把箱箧和家属填满了南下的火

车，好象不可终日的样子。许多平日嚷着爱国的人，早就一溜烟走了，大学和古物也预备南迁，于是引起了热烈的辩论，一面表示是一切应与城共存亡，一面是以为不必有这无谓的牺牲。

十四

一个清早，一辆汽车在黄公馆的门前停下来，坐在前座的仆人跳下来取出一张名片敲着门。老王打开门，接过那张大名片，就急急忙忙地去回老爷。他只识得有限的几个字，可是他知道来看老爷的正是市长。

黄俭之才洗完脸，听到老王的话也稍稍有点慌乱，因为这许多年也没有什么大官来看他，虽然蔡市长从前原来是他的下属。他一面吩咐老王赶紧把客厅打扫一下，一面把衣衫穿得整齐些，还把那几根头发仔细梳理一番。

他亲自迎出门去，那位市长先生急忙下了车。于是他很客气地把客人迎到客厅里，老王就急急撤身出来，去预备茶水。

他偷偷望着他，只发觉他的脸长成圆胖的了，那颗鼻子也大起来，这是和先前做他的下属时候不同的。

“自从来到×城，总是因为事情忙，也没有能时常到面前来领教，真是很对不起。”

“那里，那里，我也因为懒散惯了，没有常去问候，——”

“来到这里还多承帮忙，心里实在感谢得很。”

这句话却使黄俭之窘住了，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明白这是说的请他做参议的事，可是他这个参议，除开接受每月送上门来的薪水，实在是没有尽一点职责。

来客看到他那窘迫的神气，就不等他自己又说下去：

“现在局势可不同了，我想您也有些耳闻。”

“呵，呵，是的，不过，不过局外人总不十分大清楚——”

“日本人一步步逼上来，这几个月，我应付得真可谓焦头烂额了。”

“国家多事之秋，自然要能者多劳。”

“唉，什么都说不上，现在我们既不是国家的官吏，又不是人民的公仆，简直是日本人的狗！”

市长显得有点愤慨，他不能节制自己的情感，气急地说出来。

“还有那些奸民，还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请愿，真是寡廉鲜耻！”

“都是些妖孽，妖孽，这种局面实在不是好现象，——”

“我也没有法子了，我想硬办，也没有人给我做主，大约不久我就离开此地了。”

“何必灰心如此，总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也不是我灰心，就是仍然本着一股热诚，我也不能再做下去。事情都是一误百误；当初中央如果不完全顺日本人

的意，他们也不会再逼三逼。”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国策，否则任是谁来也办不了。”

黄俭之象是很焦虑地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发，忽然记起来他的头发是经过梳理的，赶紧又顺了两下，轻轻把手放下来。

“就是苦在这里了，将来这个局面一定也弄不好，我是就要交待了，不久到南边去，老兄我也盼能到外边去散动散动，这里总归不是一个好地方。”

“一个地方，日子住得多些，就自然而然生出感情来，再加上内人的身体不好，所以就更难得移动。您这一番好意我知道，将来有机会总要离开这里。”

“我是就要走了，此来也可以算是辞行，将来再有机缘再来讨教吧。”

客人一面说一面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说：

“您哪一天离城，请赏一个信，一定到站恭送。”

“不敢当，不敢当，……”

相互地鞠躬相让，人已经走到院子里。老王赶紧拉开大门，恭敬地垂手站在那里，汽车起始轻微地抖着了。

随仆打开车门，等他坐进去，关上门，车就起始动着了。在后面玻璃窗上还看到一张微笑的脸和高举起来的拱拳。

一直到汽车转了弯，黄俭之才转身回来，不提防一个身子猛地撞了他一下，才要发作，就看到原来是静玲。他也不能完全抑制住胸中的怒气，有一点不高兴地申斥着：

“做什么，一个女孩子家，有什么心急的事要跑得这么快？”

“我，我正要找您，……您不知道，……方才，方才我的一个同学来了，……他，他说，我们一个朋友叫薛志远的，……”

她一面喘不过气来似地断续地说着，一面用手掌擦着脸颊上淌下来的汗水，好象一张嘴不够她用似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样忙，走，到里面去说。”

黄俭之转过身走向里面去，她就随在身旁不断地说：

“那个薛志远，原来是很冤枉的下了狱，……判定无期徒刑，……他的，他的家又不在这里，……最近忽然不见了，……到狱里去看他说是没有这一号——”

“怎么，你会到监狱里去看他么？”

“不，我没有去过；我的那个同学去，他叫赵刚，是我的同班。……”

他们已经走到俭斋，静玲扯了一个谎，她自己觉得有点不自然。

“那么怎么样呢？”

黄俭之坐到一张藤椅上，也显得心神不宁似的。

“有人说象他们那种犯人，已经秘密执行死刑了。”

“哪里会有这种事，他既然在监狱里，就是经过法院的审问，哪能随便就办？”

“那我不知道，不过我求爸爸向市长去探询一下，看看有什么消息。”

“×市长人家在忙着办交代，就要离开这里，哪里有这

许多闲功夫办这些个人的事。”

“爸爸，他不是为了个人才入狱的。”

“我不管，他一个人的事，我就说是个人的事！”

黄俭之固执地，摇着他那光亮的头，他的心里确实也很烦躁，他最近才想到在中国连一点清福也享不到。×市长一离职，每月的干薪不用说是拿不到了，将来的局面会到怎么一种地步也实在说不定。

“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好，好还会下狱？”

“那是这个社会不好？”

“社会不好，社会不好还不是他们那些新潮流新思想弄坏的。”

静玲看到事情没有什么指望，还把谈话的中心扯得很远，就撅着嘴走开了。她走到院子里坐在石阶上用手支着头想着，想了好半天也想不出什么路子，还觉得头脑里迷迷糊糊的。

她呆呆地坐了好半天，一点结果也没有，不自觉地又把手指送到嘴里去咬，一直咬得有点痛了，她才记起来，就烦恼地向自己说：

“咳，这怎么说，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她悻悻地站起来，两只手用力地拍着衣服上的尘土，费利当是逗着它玩，兴冲冲地跑过来，把舌头伸了出来，不住地舐着她的手。

“真讨厌，滚开！”

她缩回手去，想打它一下子，可是没有打着，自己就一转身，又跑到房里去了。

十五

深秋，枫叶烧红了紫云山，许多人仍然不曾失去他们的雅兴，赶先赶后地去玩赏。在那条出城的大路上，不断地来往流着。夹路的树叶也飘飘地坠落下来，遍山的红叶也渐渐地从枝头铺满了山径，到只留下成林的枯枝，游人没有了，住在山上的人也都搬下来了。

今年的游人更出奇地众多，有的带了惜别的心情，私下里想着将来不知道哪一年才再能看到；有的是被这恶劣的氛围实在压迫得喘不过一口气来，藉着这个机会来疏散一下胸中的郁闷。

在一个休假日的清早，李大岳和静玲也夹在这些游人之中到紫云山去，他们是早已约定去接静宜和母亲下山，所以他们预先租了一辆汽车，本来静纯也要去的，因为他没有起来，他们就乘着机会先走了。

"幺舅，你说说，你对于我大哥的印象如何？"

"他么，——"李大岳仿佛还想了一下子，才接着说下

去；“他也很好。”

“怎么，你也说他好？”

静玲简直气极了，她原来是想和他发泄一下这些日子来对于静纯的不满意的地方，没有想到李大岳这突乎其来的回答。

——你说他什么好吧！她几乎想叫出来，可是她只在自己的肚子里盘算；他总算混毕业了，既不打算深造，也不想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来造福人类；天天用那对凶眼睛翻着看人，好象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都看不起；实在是随时都在注意别人，一觉得有一点敌意立刻就攻击起来。他没有热情，也没有能分析的冷静的头脑，只是象阴影一样地闪来闪去。他全不注意外面的变化，自己享乐，十足的个人主义。他全不爱别人，有时候还要发挥他那空虚的哲学。家不存在了也好，国灭亡了也好，对于他好象全没有什么关系，这许多错误的观念都是使静玲不能忍受的。她时时都想着是真的有所谓冷血动物，静纯一定是一个。他对于青芬的态度也使她不满，自然她觉得青芬也没有用，为什么一定要依靠一个男人呢，为什么一定要依靠一个象他那样没有用的男人呢？可是他的漠然，甚至于他的鄙视，使她的心大为不平。这一个暑假使她看得够了，尤其对于她，他也抱着一种鄙视的态度，那是更难使她忍受的。谈到她的时节，他还人前人后地说她幼稚，不明瞭天下大势。

“凭什么你说他还好呢？”

她想得气起来了，猛然间一拳打在李大岳的膝上，使他简直惊得跳起来，嘴里叫着：

“哎呀，我的五小姐！”

其实，在先前，李大岳原也看不惯静纯的；可是自从那次他们在舞场偶然遇见了，他们中间就存在了一个新的联系。静纯不必说了，他是时常来的，李大岳也因为无处排遣才来做一个旁观者，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好的领导，他也从旁观的地位跳下海去。他原是一条壮年的汉子，还不曾和异性接近过，很容易就把自己沉醉了，静纯还很慷慨的把那个“为了慈善缘故”才认识的Lily介绍给他，他们很快就成为一对极好的侣伴。

有的时候李大岳独自对着一瓶啤酒在默默地想着，一半悔恨一半气愤地想着自己的生活。他由自己想到社会，想到国家，他立刻希望自己是一堆烈性炸药，突然爆炸，把一切都化成无影无踪。

从前他还看不到这么清楚，自从来到这个城，一切的事就在他的周围发生，他真奇怪那些大员怎么那样服从，真是有了耶稣的精神，被打过左嘴巴，立刻就把右嘴巴送上去。

他想，只要有那一天，他就要把自己的性命献给国家；可是没有，这个国家整个地在受辱，连累他也不得不受这份耻辱。

和静纯接近之后，他看出来他也有一份心思，他也有说不出来的苦处，有时他们两个人就默默地在那里坐上几小时，喝干了几瓶酒，然后又默默地走。在这沉默的，不肯告白的情况下，他们的心是交流了，微微地他们感觉到互相怜惜的思想。

“你不知道，”李大岳又向静玲说：“他也有一份说不

出的苦衷。和我一样。”

“和你一样？和你有什么一样？”

“唉，你们不了解，没有人能了解！”

“呸，去你的吧，你实在是不了解他，可是我都了解你们。”

她鼓着嘴巴，脸红涨着，因为着急鬓角上都有微细的汗珠沁出来。李大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笑了笑，在他的笑里，她分明看出来他觉得她是太年青，太不懂事。

“——可是我不了解我们的国家。”

从不肯示弱的静玲，忽然声音放低了些说。依照她的年龄，实在还不到讨论社会政治的时候；可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很快地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这些充满了热血的孩子，早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抚育他们的又亲切又衰落的国家上。

“譬如说吧，自从一二八以来，我们实在应该确认日本是我们唯一的敌人了，可是处处还表现友好的样子，这真是使我不明白的。”

“那，那我也不明白。”

“听说我们的海军还造了两条军舰，也是由日本船厂承造，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他们怎么会把好军舰给我们，我想连小孩子也明白这种道理。——”

“这也是使我不了解的地方，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理由，看情形我们不象是就这样屈服下去，可是到底是怎么样我也说不准。”

车迅速地行驶着，路边的树和人急遽地向后退去。静玲忽然奇怪地想着那些树，那些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她自己立刻就给了“不是”的回答，因为她想到了她周遭的人们。父亲是老了，他的思想早已停滞了，个人的事固然都是有关气数，国家的事也有它一定的命运，而且一提到日本，他那--套不移的谬论随时都会发出来：

“什么，想跟日本人打，那就仿佛拿鸡蛋朝石头上摔。我们怎么比的上人家？虽然他们的文化原来是从我们偷了去的，可是明治维新以后……唉，唉，简直不要想了吧，那简直就是拿鸡蛋朝石头上摔！……”

母亲呢，她是被病魔害得连生活的兴趣也不浓厚了的人。大姐的视野，最大不过是这个衰落的家，她简直是无理由地，固执地想牺牲自己，实在又对于什么人都没有好处。静纯是她想起来都要皱眉的人，还有那个可怜的青芬。静茵出来了，也许她还能有一番作为，可是谁知道呢，她又离得这么远，静婉是那么一个过时的人物。她简直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她时常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的情感会那么脆弱，她想为什么她不能节制一下，把那点精神省下来去做点别的有益人类的事情？可是静珠呢，她真是有害人类了。真不明白她是怎么一份心肠，她把老年人变成年轻，明白人变成糊涂，有用的青年成天垂头丧气，聪明的家伙转成愚蠢，她时常说的游戏人间，在静珠想起来，她是在糟踏人间。还有菁姑，她天天盼望这个家败，她也天天盼这个国亡，她的心是：我倒了霉，让你们也都不得好。

是的，这就是生活在她家里的人，至于在学校呢，她只和那个赵刚熟，他虽然有一番热心，可是太不沉着：那个能干的薛志远，早被丢进了牢狱，从此不见天日，而且最近还

听说连去向都没有了。

正在思想这一切的时候，车倏然停了，还当是出了什么意外，定了定神，才看到他们已经到了紫云山的脚下。

“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她说完，就敏捷地跳下来。

十六

从山上下来，母亲和静宜都有一副健康的颜色，更使母亲高兴的是青芬不久就要生产了，她想着那时候不但她自己可以看见下一代的人，静纯那个古怪的孩子也许会回心转意了。

可是她还没有高兴，就先和李大岳生了一顿气，由于菁姑早就告诉了她说是他怎么在外边贪玩，每天都是深更半夜地回来。她就一刻也不能忍耐地把李大岳叫到面前：

“你，你怎么自己不争这一口气？你一点也不替我想想，照这样子你给我滚吧！”

那个中年汉子，笔直地站在她的面前，听完了这一番话，果然就到下面去整理自己的行装，准备离开这里了。还是黄俭之拦住他，和他说：

“你还不知道你姊姊的脾气么？回头上去认个错也就算了，都活过来这么大岁数，只求意气之争是没有用的。”

“不，我姊姊说的话都对，我只觉得对不起她，——”

"那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走呢，难道你姊姊一定愿意自己骨肉在外面漂流么？"

"好，我服从姊丈的话，遵从姊姊的意思，从今天起好好做人！"

李大岳象站在长官的面前一样笔直地立正表示他的决心，随后又把行装解开，轻轻地走上楼去，想向姊姊赔罪，却被阿梅拦住了，说是太太正在养神，最好这阵不要惊动她，他只好又悄手悄脚地走下来。

这一天，天气正是很晴朗的，忽然在他的心中有一种希奇的感觉，他忽然觉得很空，觉得自己是一个漂浮不定的无根草。他信步走到院子里，就在墙角那个小亭里坐下来，居然象一个哲学家似的思索起来了。这在他那将近四十年的生涯中所没有的。他想着他自己的一点用处是放到战场上拚命，为国家效劳，可是如今偏偏要他寄人篱下，平平庸庸地做一个吃了睡，睡了又吃的无用汉子。他的长处别人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的短处都被人详细地看到了。他又想：一个人这样地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想人决不是为消磨日子才活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也决不是为了吃饭才活下去的。他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汉，也是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难道真的就这样被这平凡的生活腐蚀下去么？

他狠命地把两只手掌在自己的膝头上一拍，就往来的踱着。他焦灼地迈着急步，迅速地转着身子，恰象一只被关在樊笼里的猛兽，不知怎么一来他忽然想起被囚禁在爱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的悲哀，他想着不知道哪一天才是他显露身手的日子。

想到自己的不幸，于是他又想起了那个不幸的Lily，他也完全同意静纯的说法，是“为了慈善的缘故”才来和她交结的。可是那个Lily一见了他就和他说她欢喜他这个人，因为他爽直，说到静纯的时候，她也要说实在弄不清黄先生的心。

他还记得有一天，她约他在公园里等她，正当他等得有些心焦的时候，一个穿了布衣的朴素的少女突然向他说：

“喂，李先生，你早来了。”

“呵，呵，我没有想到是你，Lily！”

这时他才看到拉在她手里的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

“来，给李先生行礼，这是我的小弟弟。”

那个小孩子怪不好意思地向他鞠了躬，就迳自跑到花栏那边玩去了，他们这才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来。

“我从来也没有看见你穿这样的衣裳。”

“两年前，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一来到这里，我的生活就变了。”

“怎么会变呢？”

“原来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商人，在家乡还开了一个南货店，那时候我还在县立中学读书，后来，他突然死了，我们还满以为那个店能维持我们的生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份家当还抵不上他的债务。”她一口气说了出来然后叹了一口气，“你想，那时候死了老子早就够伤心了，还加上那些逼命讨债鬼，实在是把我们搅得一点活路也没有了，就在一天晚上，我们母子三个，偷偷地跑了。”

“就跑到这里来么？”

“可不是就跑到这个倒霉的地方，这一下子可更走上绝路，后来就进跳舞学校，别人学跳舞为的是享乐，我可为的是生活，我想，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只化去十块钱——”

“十块钱？”

“是的，十块钱的本钱，居然能养活了我们一家，我还把我的弟弟送到学校里读书。”

“唉，唉，——”

李大岳那时候象是既同情又惋惜似地哼着，可是Lily却巧妙地自己点起一支烟来抽着。

“生活是用不着叹息的，我以先也过不惯，一想到我所做的事情我就非常惭愧，遇见从前的同学我也不好意思说，时常低着头想法老远就避开，可是后来不用我去避她们了，她们自然就避开我，好象我是一个有恶性传染病的人。可是这却激起我的勇气，我想我有什么比不得人的地方呢？我工作，我得到酬报，我用这钱养活我的母亲，供给我的小弟弟读书，我有什么不正直的地方呢？从此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不在乎，只要我自己认为对得起自己，我就管不着别人。”

她说得很坚决，很勇敢，这一番话真也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那时候李大岳也着着实实地被她感动了，很担心地和她说：

“你不想想一个人，——一个人年青的时候不长么？”

“那，那怕什么，等到我没有用了，弟弟长起来了，他可以好好做事来养我们。”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他对你好，会养活你，让你好好地从头生活起——”

“不能只对我好，要对我们一家人都好，你想想天底下还有这么大的傻瓜么？”

“哼，也许有的——”为了她的爽快，那份坦白，他自己几乎想做那个大傻瓜了，可是到底他的脑子一闪，好象谁在他的头上重重敲了一下，告诉他：“你要明白，你是一个军人，你该随时以身报国的，你决不能轻易地把一个圈套加在自己的身上！”他立刻就把口气改过了，说：“等我慢慢给你找一个。”

这些事，在他当时做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是不对的，可是这一切也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为了寄居在别人家里，为了病弱的姊姊，他也不得不认个莫明其妙的错。

忽然他又没头没脑地想起来：

“是我错了，还是这个社会错了？”

“你说这是谁的错？”突然间从顶楼上发出这高亢的喊叫，他仰起头望过去，就看见那个貓样的小圆脸正从那个小窗口伸出来，“这些事我怎么知道？太太上山去避暑，也没有把这个家交待给我照看，如今出了毛病，都找到我的身上来了，反正也不是我偷的，我才管不着，当初你们谁看得起我呀，可有哪一个人过来好好和我说：‘姑太太，您多偏劳吧’，好，这阵子，到想起我来了，我管不着，我管不着——”

她那干枯的，嘶哑的声音，象哭似地号着。李大岳茫然地望着，不知道是怎么回子事，也不知道是谁惹了她；费利

向这古怪的声音吠叫，住在楼上的静宜听得不耐烦了，把窗门关起来，还把窗帘放下来。那只狗不停的鸣叫激怒了顶楼上叫着的人，不知把一件什么东西从楼上丢下来，那条狗一溜烟就跑开了。

十七

说是为了应付当前大局的变化，和家庭中一切急待解决的问题，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那个停顿了许久的家庭会议又召集起来了。这次李大岳也有了一席，因为他虽然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到底象黄俭之所说的："他在外边也混了这么多年，见识的不少，尤其是在军事和政治的一面，他总能给我们许多好的意见。"青芬是特准缺席的，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到了极不方便的时候。

黄俭之首先站起来，这一个夏天他过得很好，一面因为把酒戒除了，身体显得好起来；一面因为看到这些日子大局的变化，从前的那份郁积不知消到那里去了，反而觉得能安然家居是自己的运气。

他的圆脸显得更丰满些，虽然因为要应付的许多麻烦事，使他的上额多了一两条皱纹，他的眉头也常常要锁起来。他的胡子添了许多灰白的。左眼虽然还显得有点小，却并不时常抽动了。

他咳嗽了两声，抹抹胡子，把手里端着的水烟袋放到桌上，换上那付老花眼镜，把放在面前的当天的报纸拿起来。过后，想起来这不关报纸的事，就又把报纸放下，把那付花镜又放到桌上，他又咳嗽了两声，才说：

“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样谈话了。——”

这时不知道谁低低地说一声，“爸爸还是坐下说吧，”他就应着：

“好，好，我们还是坐下来谈。本来我顶愿意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能说出自己的意思，就是发挥个人的意见，我知道，——我是老了，我是过时了，——可是在这个过渡的时代，我还有点用，再，再怎么说，我吃盐也比你们多吃几十年……”

他得意地用眼睛把大家都瞟了一下，为的看得清楚些，他还把放在桌上的那付眼镜加上。“——今天我想讨论国家大事，家庭大事，还有，——每个人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意见”。

“先说我们的家吧，最值得高兴的事就是你母亲——”他看到李大岳，又改了嘴说：“你姊姊——她，她的身体居然好起来。唉，唉，她真该好好地多享几年福。不要以为她不足轻重，没有她，这个家就不成样子了。”

他顿了顿，又把眼睛扫了一番，接着说。

“宜姑儿的身体也好起来，这也不能不说是我们的福，‘长姊若母’，她这么许多年来招呼你们，管理这个家，实在也真够她受的了。可是，——我们也有不幸的事，你们都知道，市政府改组了，我们现在连一文钱的收入也没有了！不

过，不过静纯就要到社会里去，至少总能补助一点家用。——”

被说到的静纯不安地也有点不屑地低下头去，他突然想站起来要说什么了，静宜一把手拉住他把他拦住了。

“我时常要你们节俭，并不是我有钱舍不得给你们用，实在是有一天怕我们不能维持了。你们不要看我们住的这所大房子，早就押给别人了！”

他说过后，又接了一句；“大岳也不是外人，我才这样说，平常我也不和你们说，为的是你们都在求学的时代，听了这些话，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可是，任凭我说烂了嘴，你们没有一个肯听我的话，不信你们看。——”

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看着静珠，她近来老早丢掉那个方亦青，她又恢复了从前的盛装；可是她并不因为他们的注视显出一点不安来，她还是很镇静地坐着，心里说：“哼，我也没有多用一个钱，还不是和你们的用度一样！”

“——当然，天下事原来是如此的，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不过我不得不老实告诉你们我们的实况。我们的生活全靠那点存款，这笔存款还是押借来的。——那好比自己吃自己的肉，总有一天就吃光了；还有那不死不活的股票，卖出去不值钱，每年就只有那么一星半点的股息。当然，红利是谈不到了。家乡的地呢，也缺人照料，这么多年也没有收到佃租，问起来不是旱就是水，总之是没有一年好的。可是我不悲观，我不相信我们就这样完了．我还有一段好运，而且你们不久都要长成了，自然也会把这个家再兴盛起来；可是——可是更使人忧心的是眼前的大局，这，这，我

想你们都很明了，很清楚。——”

这句话说得并不正确，静珠就茫然地望着静纯，静宜到底也不知道城里这些天出了些什么事，从静婉那永远忧郁的脸又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有静玲才想得意地来报告，父亲又继续说下去，就说这许多次奸民的暴动，完全是不祥之兆，所谓‘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要灭亡了，不过就这许多年的政治外交军事看来，希望实在是不大，说来说去，李合肥还是个人物，他倒不象现在的外交官，一味要取媚外人，他有骨气，替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

“哼，中国就害在好面子的上面。”

静玲只是自己心里想，并没有说出来。

“——我也并不是说有了李鸿章中国就有办法了，根本的原因是积弱过甚，所谓弱国无外交。……”

他原来对这些事都不注意的，这几个月来忽然象装沙袋似的把它们都装到脑子里，说的时候就又象倾倒似地吐出来，他偷偷地看到听的人也不大感到兴趣，就立刻换了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还是先讨论个人的计划吧，从早就和你们说过，每个人的用度都要有一个预算，你们谁也没有预算给我，一天天地只是糊里糊涂过日子，对于将来都没有打算。有一日散了台，那就再也收拾不起来。静纯，我想你的大学算是毕业了？”

“唔，毕业了。”

静纯毫无兴趣地回答着，那付大眼镜好象太沉重，把他

压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我记得你的毕业作文是苏东——”

“不，不，我的毕业论文是叔本华哲学的批判。”

他急急地改正着，他感到一种被误解的悲痛，脸有点红涨起来。

“叔本华，唔，叔本华，我还以为是苏东坡，他是中国人么？”

“不，他是德国人，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

“我真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学生都好讨论外国的学问，外国的学者却来研究中国的孔子老子？这些事我想不必多说，我一直以为你的文章没有完，学校还不算毕业；既然是毕业了，我想你总有个打算。”

“我，我还没有想到，我觉得先需要休息。”

“你并没有好好休息呀，每天晚上都看不见你，难道这是休息么？”

“我的意思是休息我的脑子，医生断定我神经衰弱。——”

“唉，神经衰弱，这么年轻的人就神经衰弱！”

黄俭之气冲冲地说着，和静纯谈起来，他时常就忍不住气，虽然他自己随时提醒自己他是他独一的儿子，他真不明白他的个性是怎么来的，照遗传说起来，那简直一点根由也找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想来收拾这个家，要从两方面进行，那就是开源和节流，节流是不必说了，大家都省着用，开源呢，——那就要靠你们了，我是辛辛苦苦地把你们养大，受

过了高等教育，自然你们就该明白自己的责任。

“可是我的意思也不是养儿防老的腐败思想，我不算什么，我是快到花甲之龄的人了，也不希望再活多少年，就是这个家，你们自己，不是还得要好好生活下去么？其实，都还是为你们打算。”

一时间，没有什么声息了，可怕的沉默压住每个人的心，静纯知道父亲的这一段话，全是为他一个人说的；可是他不想说什么，自以为他一直就被人‘误解’。静宜想到将来，觉得有点空，有点缥缈。静玲是什么都不怕的，她知道她可以不靠什么人，自己就能生存。静珠呢，她知道她这一生一定有人负责的，她大可不必操这份心，不过一直到今天她还没有决定这份责任该归到哪一个人的身上？甚至于也没有想到该归到哪一种人的身上。至于静婉她时时想到王大鸣，那个可怜的诗人……李大岳却什么也不愿，他一直在等着，有一天中国和日本打仗，他第一个要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国家。

每个人虽然各自有一番想头，可是谁也没有说话，那可怕的沉默仍然压在每个人的心上。突然一阵急遽的脚步声把楼梯踏得山响，紧跟着门就推开了，阿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老爷，大少爷，大少奶奶不好了，”

“怎么，怎么，……什么事？”

人们都惊惶地站起来，阿梅却改了嘴：

“不，不是，少奶奶要生养了，太太要我下来告诉老爷快点派人去接医生。”

这句话立刻使过分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静宜首先跑到楼上去，静珠静婉静玲随在她的后边。黄俭之也匆忙地吩咐着：

“大岳，你去一趟，到天主医院去接陆大夫，她是这城里顶好的产科大夫，——静纯，你到上面去看看你的内人，唉，唉，女人们生产，真是一只脚跨在棺材里面的；阿梅，去，去到后边多烧开水，告诉张妈把香烟预备好，祖先堂打扫清爽，——唉唉，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快去告诉李庆，接少奶奶家里的人？——”

他仓惶而匆促地吩咐着，可是在他那紧张的心情中却露出一点快意，他是高兴，他仿佛随时都预备笑出声来的，当着李庆来问少奶奶家住在什么地方，他才记起来她的家原来不在这个城里。

“好，你不用去了，把院子打扫干净，听见没有？”

李庆答应着走了，他想坐下来静静心抽一袋烟，可是无论怎么样都没有能做到。他还是立起来，两只手背在身后，往返地在那间客厅里踱着。

十八

头一天下午，青芬不知怎么想起来整理冬天的衣服，她也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在房里足足忙了一个下午。到晚上，已经感觉到肚子有一点痛了。吃过晚饭独自关到自己的房里，还想把一件没有织好的婴儿毛衣做一些，因为实在兴致不好，又不舒服，就落寞地睡到床上去了。

静纯还没有回来，她并没有睡着，也没有关灯，轻微的阵痛使她不安宁。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也没有和别人说，她极力地忍耐着。

很晚很晚的时候，静纯回来了，那时她还没有睡着，可是她的背朝外躺着，一动也不动，甚至连细微的呻吟也忍住，假做已经睡着的样子。她已经看穿了，她的全部的希望只放在将来的孩子的身上，对于静纯，她完全失望了。

他不久就很安恬地睡着了，这时她才不再强忍，因为痛苦而发出的呻唤，只是轻轻地，伴合着寂静的深夜行进着。

这一夜她就没有入睡，一直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她才疲

乏地睡去。恍惚中她做了几个无头无尾的梦。可是自己的母亲的面影不止一次地在梦中闪着。一阵更剧烈的疼痛使她从睡梦中惊转来，拭去眼上残留的泪珠，强自支撑着起了床，这时楼上已经没有人的活动的声音了。

时间真是不早了，已经快要十点钟，她惴恐地急忙梳洗，在镜子里她看到那张苍白的失血的脸，还有细小的汗珠在额上显露着。正当她拉开门要到母亲的房里去，母亲已经站在门口了。

“我正要来看看你——呵，青芬你有什么不舒服？”

母亲一下就发现她那不正常的脸色，非常关心地向她问。

“我只是有点肚子痛。——”

她拉着她的手，注视着她的脸。

“早晨才痛起的么？”

“不是，从昨天晚上就有点痛，今天好象更厉害了。”

“哎呀，我的天，你怎么不早说，快，快点睡到床上去。”

随后她就把阿梅喊来，要她赶紧到楼下去通知老爷和大少爷，快点去请产科医生。

“呵，不会吧，还不足月呢？……我总记得还有一个多月的日子，……一点不要动，好好脸朝天躺着。”

等到青芬又睡到床上的时候，她就搬了一张椅子在床边守着。

到这时候青芬才知道快要生产了。她又怕，又高兴，还揉合着一点难过的意味。一阵楼梯响，走上来她们姊妹几

个，静纯也上来了。母亲立刻就说：

“你们都出去，到自己的房里去，只有静宜和静纯在这里好了。”

那几个听从母亲的话，悄悄地出去了，母亲就低低地问着青芬：

“你给小孩子预备的东西呢？”

“都在墙角那个木箱里。”

她还象有点羞涩似地回答着，母亲就吩咐静宜把放在顶楼上的小孩床拿下来，快点洗刷好，赶紧给铺起来。

阵痛更紧一些了，不过她极力使高兴的情绪充满了心胸，她看到稍稍有点不安的站在一边的静纯，他的脸也有一点红。她故意想露出一个笑脸来，可是不提防两颗泪珠已经滚落到枕头上了。

“孩子，你有什么可难过的，这是一件喜事，过一会，生下来就和好人一样，不要怕，我守在你旁边，准保一点事也没有。平心静气，什么都不要想，自然就能少受许多痛苦。”

青芬勉强地露出一点笑容来，可是随着大股的眼泪热烘烘地流出来。母亲为她擦拭着，她就势伸出一只手来拉住母亲的手。这时静纯走到近前，母亲就把这只手交到静纯的手里。

父亲陪医生来了，在母亲的意想之外，来的竟是一个高大的男医生，还有一个看护。

“这够有多么不方便，男人怎么能接生！”

母亲站起来，让出地方，一面自己叽咕着，青芬可什么

都不知道，她只希望一个人来帮帮她，要她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她一身的痛苦立刻停止。

那医生匆匆地诊察一回，便有点仓皇地吩咐着那个看护。

“快，快，都要准备好，小孩子的头已经转下来了。”

那个看护就急速地把带来的药袋打开，安排一切，那个医生也起始加上白外衣，用水消毒，一面和他们说：

“房里的人最要少，请你们还是出去吧。”

黄俭之早就预备出去的，静宜整理好婴儿的卧床也走出去，母亲却象有点不放心似地一直守在那里。

青芬躺在那里，虽然那疼痛是更难过，她都用最大的努力忍住了。她咬紧了下唇，不再淌眼泪，只是额颈间的汗水不断地流下来。她完全听从医生的话，当着医生说用力的时候，她真就用力收缩腹部；可是婴儿并没有下来，她的肚子仍然感到胀痛。

“好了，好了，这次再多用点力就可以了，——”

她听从这个陌生医生的话，象依从自己亲爱的父母一样，她深知这次最后的努力之下，肉体上和精神上一切苦难就都完结了。

可是这一次又没有如愿。象豆子大的汗珠在额上排满了，她的眼睛因为过分用力张得异常地大，等到听见医生说再休息一些时，她才长长地叹一口气把眼睛闭上。

“好，再试一下子吧，好事不过三，就要成了，小宝宝就要到世上来了。”

那个医生也流了汗，由看护给他擦拭，他好意地向着产

妇说。

——是的，这是第三次了，假使这次再生不下来，大约我自己也要活不成了！

她自己想着，她真还有一点迷信，她时常相信三次不成，那就永远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她几乎是拚命地撑着那痛得象碎了的身躯，用尽最后仅存的一点力量压迫着下腹部，她的两只手：一只紧紧地拉着静纯的，一只紧紧地抓住床栏杆，她只模糊地听着男的女的声音，要她用力，她就什么也不顾地用起力来。她都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微微地打抖了，她的心中反复地想着这下再生不出来就该完了，可是终于象划破了天空的圣音一般，她听见那洪亮的婴儿的啼声。顿时她觉得她的身子轻松了，象飘浮在云间的仙女一样，她迷惘地看到静纯的脸上也挂出从来不曾有的笑容，她轻轻地问着：

"是男的还是女的？"

静纯的眼镜上蒙了一层雾，他看不清，他只看到一个红色的小动物在那里动着，还是站在一旁诵着佛号的母亲过来低低地告诉她：

"是一个男孩子。"

她才象一切都放心了，轻轻地把手缩回去，两眼闭起来。这时候她觉得出有一只手正用一张柔软的帕子为她擦去额上的汗，她微微地张开眼睛望到那是静纯，就微笑着又闭上了眼睛。

这时候，看护妇赶紧为婴儿洗浴，然后包在襁褓里；医生还守着产妇，预备缝闭伤口的手术，母亲赶紧记好了时

辰，同时要静宜赶紧通知父亲，——可是这已经晚了，一听见婴儿的哭声，站在门外的静玲早已跑到楼下去报信了。

初生的婴儿不住地啼哭，静纯拭净了眼镜，仔细地到近前去看，他的心里突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想人们就是这样子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么？但是他也是高兴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忽然会高兴起来。

只有菁姑是不高兴的，因为她兴冲冲地从楼上跑下来，一面埋怨着为什么不派人给她送一个信，一面想推开门进去；却被守在门口的她们拦住了，说是医生有过话，不要人到里面。

“哼，不去就不去，谁还没有生过孩子！”

她的脚重重地在楼梯上踏着，又走上顶楼去。

十九

这个小小的婴儿的降生，仿佛把强大的活力带给这个衰落的家庭，他那洪亮的啼声，震动了每个阴暗的角落。连寄居的李大岳，也无端的高兴一番，也自惋惜一番。可是很快地他就知道，他和静纯是不同的，他只应该一个人。

父亲老早就安排好一个乳名“英儿”，同时他还忙碌地思索一个学名。近二十年来这个家就没有添增过人口，除开静纯结婚，青芬来到他们的家；可是那并不是怎么幸福的结合。但是现在一切也许不同了，他时常想：“这是一个大转机！”婴儿的哭声带来了一家的欢快。

显然地，这个婴儿的诞生，对于静纯发生了莫 大 的 变化。他真想不到，那个红红的，连眼睛还不大会睁开，只知道啼哭，也不会说话的小生物，竟会把他吸住了，使他时不时地俯下头去张望，那简直是一张不好看的脸，额上象老人似地有几条皱纹，鼻尖上细密地生着白斑，还有那张扁平的脸型，……正当他注视的时候，如果有人推开门，那么他就

迅速地躲开。

青芬衰弱地躺着，说是因为流血过多，需要一个长时期的休养，母亲早就吩咐过了，人们都不许进去，为的使产妇能好好地将息。

她只是仰卧着，遵从医生的话，下半身是一点也不移动，她的头发散乱地铺在枕上，衬出来她那苍白的脸，和乏力的容颜。她的身体已经丝毫不感觉到苦痛，只是觉得疲惫，象继续工作了十天十夜的样子。有时候她的心里会无端地想着："也许我永远也不能恢复了吧？"

她的胸部觉得有点发胀，她想也许该给孩子哺乳的时候了；可是他们并不把孩子抱过来，当着啼哭不能止住的时候，静宜用小茶匙喂他一点开水。

静宜是特许来招呼她的，她成天地陪伴着她，只有在她睡眠的时候才悄悄地走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是她用银匙一次一次地送到她的嘴里，随时看到她那感激挚爱的眼光就觉得很难受，她于是用那好象被什么塞住了的嗓子和她说：

"你不要这样子看我，我受不了，你就当我是你的亲生姊姊，不要对我有一番感激的心情，那我就安心得多了。"

于是她轻轻地放下碗，抚弄着她的头，把散乱的头发结成两支发辫。

等到孩子哭了，又是她赶过去，发现是尿布湿了，就赶紧把母亲请来，由母亲替他换。（这一点，她还没有学好，她想着不久也能弄好，免得再劳动母亲。）

但是看到那个孩子，无论如何她也不能说能惹起她的情爱。她觉得有点怕，她都怕碰他，她有时叹一口气想着：

“人都是这样长起来的呵！”

菁姑忍着一肚子气，母亲再三直接间接地说，没有到三天，不要她到产妇的房子里去，说明“我们不是迷信，不过也得留个忌讳。”

她于是就象一群鸽子似地独自在三楼咕噜着，她把一切不中听的话都说出来，对于大人和孩子都加以恶意的诅咒。知道没有人听得见，她就照了镜子再骂，这样就仿佛有一个人在骂，还有一个人在听，其实还有那只猫，总也不离开她的身边，它从她的膝上爬到肩头，有一次还大胆地爬上她的头，弄乱了她的头发，惹起她的气，一把推下去，骂着：

“哼，连你这个畜牲也要压到我的头上了！”

到第三天，大家快乐地聚在一起，互相道喜，象每个人都有喜事似地。祖宗的前面也陈列了丰盛的酒席，好象一个孩子的诞生，那些死去的人也该一同来庆祝似的。

这一天，黄俭之喝了不多不少的那一点酒，两支高大的红烛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红煦煦的，一面忘记了外来的任何大小事故，一面快乐地从心里笑着。黄俭之望着每一张浮着笑容的脸，他就又得意地喝了一杯酒，后补了一句：

“大家都干一杯吧。”

静宜才吃了一点就想到楼上去，母亲就好意地把她劝住了：

“不要紧，有阿梅在上边，有事她自会下来的。”

父亲高兴地说：

“我们宜姑儿真能干，将来自己——”

静宜立刻就嚷住了，“爸爸，您为什么要这样，这些我

不管还有谁来经心？”

这也真是一件巧事，这一天恰恰学校放了假，一个也不少地坐在这里。静婉对这件事不大有兴趣，她一直想象着美好的事物，她想象人的产生只象亚当和夏娃所追逐的美丽的园子里所结出来的苹果一样。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又那么美。她想只要到秋热的时候，每个人颠起脚尖来采摘好了，于是平空里世界上就能增加了许多人。

静珠虽然年青，可是她懂得多，也实际得多。不过她对孩子存了一份厌恶的心，因为她想到一有了孩子，什么快活的生活都糟踏了。

静玲只是被好奇心充满了，她觉得很奇怪，设想着自己是不是由这么小长大起来？不过她的心最近还是被学校里的许多事占住了，因为局势不断的变化，学生们也要适应当前的环境。他们认为他们的责任，不只是保持自己，还要坚定一般市民的信心。这个暑假的生活使她的日子过得太懒散了，许多活动都停顿下来，（这自然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所有的同学都负一部份责任。）她正要好好努力一番，而且许多事都在起首活动了，她只盼快点吃完饭，乘着别人不留意的时候，赶紧再跑到学校里去。

“更高兴的是——”黄俭之这时又端起了一杯酒，“你母亲的身体真是好了，这也有关气数，都是蓬蓬勃勃向上之象，我们得干一杯。”

他喝完了这一杯，又自己倒满一杯。

“大岳远远地来了，——骨肉团聚，静纯今年毕业——学问有成，……”

他才又端起杯子站起来，母亲抢先地说：

“你父亲真的把酒戒了，这也是我们一家的大福。”

“是的，是的，你母亲说得不假，我不打算多喝了，多喝乱性，我不过是站起来表示一下，我愿意我们一家人都站起来，我们是，唉唉，真的，五福临门！”

说完了，他放纵地哈哈大笑，别人也都应和着，接着男女用人都来当席叩喜，黄俭之很兴奋地告诉静宜：

“记住，回头开公赏，每个人两块钱，连阿梅也有份。”

吃完了饭，大家一齐站起来，菁姑始终是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到大家离座之后，母亲好心地向她说：

“菁姑，今天你可以看见小孩子了。”

“哼，我有点头痛，要到楼上去躺躺！”

说过后，连头也不回，就独自跑上楼了。

“这个人，真不识歹！”

站在一旁的静玲不服气地说。

“不说她，孩子，让她这样吧，我都想开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要是赶上去捶她一拳算不算恶报？”

“不要那样，管怎么样，她也算你的一个长辈。”

二十

到了晚上，大约九点钟的时候，菁姑独自推开静纯的房门，她决没有想到静纯正在房里给婴儿换湿了的尿布，看见她进来，有一点羞涩似地放下手，可是她赶着和他说：

“你做你的呀，我，我还当你不在家呢！”

她站在一旁，看了些时，就说：

“你看你，笨手笨脚地，还不如我替他换吧——为什么你要弄呢，别人都不管么？”

“本来妈妈来弄，今天大姊会弄了，可是她休息去了，我想我自己可以试试看。”

“一生二熟，弄弄也就顺手的。”

这时，青芬并没有睡着，整天的躺卧使她随睡随醒，她才张开了眼睛望望，就被菁姑看见了，草草把婴儿扎好，就凑到她的床前。

“唉，你可真瘦了，本来是么，这是九死一生的事，看你的脸，一点血色都没有，只剩皮包着骨头了，——”她强

追似地把她的手拉出来，仔细地看着，跟着就是一声叹息，多可怜呵，你的小手，再不好好休息，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人人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其实父亲算得了什么？做母亲的简直是拿自己的命换孩子的命。”

在青芬的耳朵里，她的声音异常尖锐，象把她的神经都划破了似的。她不想听了，闭起眼睛来，可是那可怕的声音又使她张开起来。她勉强地笑着，在那笑容之中好象乞求着她快点离开她吧。

可是那个恶意的饶舌的妇人，不肯停止，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静纯有些忍不住了，就有一点气地说：

“菁姑，有什么话请你明天再说吧，该睡觉的时候了。”

“哎哟，怎么，我们的大少爷也会体贴人了！”

她故意尖酸地，带了一点挑拨性质说着。

静纯忍不住气了，真想把她从这个房里扔出去，看着才睡着的婴儿和青芬，他不能那么冒失地做去。他不说一句话，紧紧地闭住嘴，把两只眼睛死命地盯住她。

她还故意装成从容不迫的样子走出去。

到第五天，产妇忽然发起不该有的高烧。母亲看到了，就知道这是难弄的症候，立刻去请医生，一面再三叮咛不许人进来，尤其是菁姑。静纯就告诉那一天晚上她来过的事。

“哎哎哎！你们怎么不去告诉我？她简直是不存好心，产妇房里原来要忌孤寡的！你看怎么样，果然带来一场灾，这种事是不得不信的。”

“还有，还有，孩子先不能吃她的奶了，赶紧告诉下边派人去雇奶妈，牛奶是吃不得的。”

“奶妈怕身体不好，要不然给他代乳粉。”

“嗐，不要想那些方子吧，再也没有人奶好的了，顶好把孩子也搬出去，她真得要好好养。”

猛烈的热度，一点也没有退，人也烧得昏迷了。可是当她稍稍清醒了一些的时候，就问到孩子，几乎象是恳求似地说：

“孩子该吃奶了，快抱过来吧，我又没有什么大病，求求你们，快点把孩子抱给我吧。”

“妈妈说了自己喂奶太辛苦，你的身体又不好，已经雇好了奶妈。”静宜不得已地骗着她。

“奶妈，奶妈有什么好呢，吃谁的奶会象谁的，长大了象奶妈可真不是事，还是，还是给我抱来吧——”

但是她的精神连她说这些话都不足用了，一时间她又陷在似睡非睡的境界中。

医生来了，由静纯陪到房里来，母亲和静宜也来了，黄俭之不便进来，就在房门旁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他被这消息吓住了，他简直不知怎样才好，他的眉头皱着，满脸堆着愁苦的神态。

医生一面检查温度，一面试着脉搏，从病人的嘴里拿出温度表来，就露出一些不安样子，然后他仔细地用听诊器为病人诊察。

房里每个人的眼睛都殷切地望着医生的脸，从走进门来他还没有说一句话，他们想从他的表情中得着他的诊断。但

是他一直也没有说话，只是到一切手续都完了，说一句：

“我们到客厅去谈吧。”

他们才出了房门，就看到关心地坐在那里的黄俭之，他们就一齐走下楼去。

“我希望她不是产褥热。”

那个医生到了客厅喘出一口气来这样说，接着就坐在桌子前面开一张药方。

“大夫，您看，她的病的情形——严重么？”

“那，那很难说，假使不是产褥热的话，那是有办法的，不过——”

“看吧，我反正尽我的力量。”

他们都默然了，没有话说，一层不幸的阴影在他们的脑中掠过去：可是他们强自解释着那是不可能的。开好了药方的医生，站起来和他们告辞，他们一前一后地送出门外。

“明天我再来吧，也许，上午派一个人到我的诊所去说明病状，那么我也许不必来了。”

“是不是她很危险了？”

静纯又问了一声，他胆怯地，用了好象怕被人听见的声音在说着。

“希望她吃了药，今天夜里能退烧。”

医生说过后，走了，他们呆呆地进来关好门，才想起握在静纯手里的药方，赶紧就吩咐李庆，到街上去把药买来，顺手交给他二十块钱。

一家人真是都有点不知所措了，大半天没有吃奶的孩子不停地哭着，喂过一点糖水，暂时止息了哭声；可是没有三

分钟他立刻又哭起来。

病人的热度并没有减低，这只要看她那发干的嘴唇和通红的脸颊就可以知道。静纯真象是换了一个人，他不是殷殷地注视着青芬，就是焦灼地轻轻地往返踱着。

病人只是睡着，可是从她的脸容看来知道她睡得并不安宁，有时她的嘴唇动着；可是没有一点声音发出来；有时忽然象惊醒似地，大声地叫着：

“我的孩子呵，我的孩子呵！”

这时她的眼睛张开了，烧得发红了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好象寻求什么似的。

“青芬，青芬，你安静些吧，孩子妈妈在招呼呢，等到你的病好了，就会抱给你。”

可是这些话她象并没有听见，仍自叫着：

“我的孩子呵，我的孩子呵！”

不久，她又睡着了，在睡梦中，有时两只手又伸出来，在空中舞动着，一股强烈的臭气从被里散发出来。

这一夜，她的热度并没有退，第二天上午把病状报告昨天来过的医生，那个医生就拒绝治疗了。请了另外的医生，只有一个人勉强地给病人打了一针，没有一个人留下药方。

两天之后，病人突然清醒了，静纯高兴地坐在她的床前，她用无神的眼睛望着他，还把那瘦弱的手伸出来抚弄着他的头发。他这几晚都没有好好地睡，精神也显得疲惫不堪。

“唉，这几天可苦了你，你，你的头发都这样乱。”

当她把手伸到他的发际，他觉得出她的手在颤抖，一下

子就从他的发尖，传到他的心上，他打了一个冷战。

“这阵我好了，告诉他们给我弄点吃的来，再把孩子抱给我看看。”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

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母亲的屋里，当他把这些情形向母亲说的时候，他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母亲可并不那么兴奋，一面吩咐阿梅快点去煮点麦片，一面自己准备去看看。

“我还忘记了，妈，她说要把小孩子抱给她看看。”

“也好，也好，我抱过去吧。”

母亲就从小床里把正在睡着的婴儿抱在手中，随他走过去。

在病人的脸上居然露出微笑来，看到孩子，她还伸出两只手去接。

“就由我抱着你看吧，你不该劳动。”

“妈，给我看看吧。”

她低微地，迟缓地说着。母亲就把孩子送到她的床上，随着用手摸摸她的额部。

她用一只手拢了孩子的身躯，把自己的脸紧紧靠着孩子的脸，还用那烧裂的嘴唇亲着孩子的颊。孩子醒了，用他那不能望人的眼睛，定定地看着空中。突然在她的眼角淌下两行泪水。

母亲不知哪一阵又出去了，他想把孩子抱过来，可是当他伸过手去，青芬止住他，她爽性用两只手拢着那细小的身躯，一面无力地摇着头。

“让我多亲亲我的孩子吧，谁 还 知 道 我 能 不能好起

来？”

他的手缩住了，一面惊恐地问着：

“你怎么说起这样不吉利的话，你不是就要好起来了么？”

“唉，你不知道，我怕闯不过去了。”

接着她又流泪了，他就凑到她的面前，从她嘴里呼出的热气直扑到他的脸上，他勉强地忍住了。

“我不是不想活下去，我的孩子，我舍不下，还有你，你这几天待我真好极了。”

“青芬，我对不起你——”

“不说那些话，过去的就算了，将来你好好爱孩子。”

“青芬，你不要说这些话，只是发烧，算不得什么病。”

“哎，我知道我自己，我早就看过书，书上说产妇最怕发烧，一生产我的心里就怕，现在算着上了，好了，什么都要完了。”她费力地喘一口气，又把嘴吻着身边的婴儿，“我自己也常解说，我的病不要紧，现在我真不愿意死的。——”

“你不要提这个字，我怕听，我怕听。”

静纯苦恼地抓着自己的头发，他象是在摇撼自己的头，他的心真是苦痛着。

“不要这样，静纯，我看了心里也难过，将来你要好好待别人，别人就会待孩子，好了，不要说人家不了解你，你也应该先了解别人，我，我，……”

她说不下去了，象有点什么东西塞住她的喉咙，她的眼

睛睁大了，用手指着自己的嘴，静纯惊恐地跑出门去，他几乎是喊叫着：

“妈，快来，快来，青芬要不成了！”

母亲三脚并两步地赶了来，楼上楼下的人都被这声音扰乱了，都跑到二楼来。

她安静些了，眼半闭着，只有呼出来的气，没有吸进去的，母亲轻轻挪开她的手，把又睡着了的婴儿抱过来，顺手交给静宜，要她放到小床上去，黄俭之不知道怎样是好，他不断叹息着，他的左眼简直是跳动地闪着。静婉和静珠默默地站在床边。静玲也挤在她们的中间，这几天都不许她们进来，如今她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垂死的人，菁姑从楼上下来，哇的一声哭出来，这一声把静纯的眼泪引出来了，他把眼镜放到桌上，用手绢掩着脸，母亲急忙吩咐她们把她架到楼上去。

“简直她是故意，病人顶要安静了，她自己的心本来就够难受了，还这样子，她怎么受得了，静纯，你也先站到一边去，——”

听到母亲的话，他并没有站到一边去，只是放下来掩着脸的手绢，擦干了眼睛上的泪，强自忍着心里的悲痛。

这时，窗外忽然吹起大风来了，落叶象急雨似地扑打着窗子和地面，青芬的气息愈来愈小了，终于停止了。

她的脸还是安静的，嘴角微微咧着，眼睛并没有全闭好。

母亲嘴里喃喃地在念着，没有忘记吩咐静纯：

“轻轻把她的眼皮关好吧，——不要惦记孩子了，他长

大了也不忘记你，……”

静宜和静婉哭了，静纯也哭了，母亲又说：

“不要把眼泪滴到她的身上呵，她要受罪的。”

静纯轻轻地把她的手放顺了，在一切人的意料之外，他在她的额间轻吻了一下，然后把一张白手绢盖在她的脸上。

“唉……”

黄俭之悠长地叹息了一声，低着头走到外面去，守在甬道里的李大岳看到他那不稳的脚步早就赶到前面挽住他。

顶楼上的菁姑，一直也没有止住她的哭声，在她的哭声里，还夹着许多话。

三天后，一切都过去了，在晚上，静纯忽然象从他的深思醒过来，和父亲说：

“爸爸，孩子的乳名我想换一个。”

“呵，为什么？英儿这个名字不好么？”

父亲仿佛觉得自已的威严又被刺了一下，惊奇地反问着。

“不，为了纪念他死去的母亲，我想还是改做青儿吧。”

二十一

这已经是深秋，在北方，树木间漂浮着的绿色的海早已消灭了，只留下干枯的枝柯，在劲厉的冷风中抖索着。

风是从塞北的大沙漠中吹来的，夹着细沙，有时候盖了满天，千万里的路程过去了，那些细小的沙粒把自己落在陌生的土地上，僻静的角落里，还有许多地方原来是不容有什么钻得进去的；又卷起来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发着飒飒的声音，不知道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老王气愤地把烟袋敲着，他糟踏了才装进去的一袋烟，还不得不用一根纸捻通着。

"这年头，唉，连旱烟杆里都灌满了灰。"

费利也不叫了，它躲在墙角，把嘴和鼻子藏在自己的腹下，它也知道飞沙是无孔不入的。

自从青芬死了之后，这个家的精神又消沉下去，每个人都躲在自己的房里。母亲因为劳碌和心境的不好，又躺到床

上了，从夏天山居得来的健康，又失去了一大半，她又显得衰弱，青儿原先是由她招呼的，后来也搬到静宜的房里，静玲说是怕吵闹，自己搬到楼下的书房里。

静宜这阵可忙了，她不只要去看望母亲，还要每天注意婴儿的养育。她把青芬那里的几本育儿法拿来，每天除了为孩子忙乱，就静静地阅读这一类的书。

在烦忙中，她稍稍也感到一点兴趣，她看着那个初生的孩子一天天地长起来，正好象她看着自己栽种的一株花草，这个小小的生物，恰好给了她在她的年龄的女性一些该有的安慰——那就是连自己也不大明白的伟大的崇高的母性，也得着机由发泄一点了。

静纯简直是变了一个人，他虽然还是沉默的，可是他那不可一世的气概没有了，他那不该有的多疑不存在了，他那没有依附的凌空幻想坍塌了，他一心想本分地做一个人。他记住青芬临终的话，多方的想去了解别人，可是在这一面上，他还不曾表现出什么来，因为他过分伤恸的缘故，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

如果他走出来，不是到母亲的房里去坐一下，就是踅到静宜的房里，看看那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他时常长久地躬了身子注视着婴儿睡着的脸——那张安详，可爱，天使般的小脸，使他想起来青芬的脸，可是当着他才要用手去碰一下他的脸，静宜立刻就要说：

“不要碰他，醒了又要哭，你的手又没有洗，再说，婴儿的脸不能碰，怕长起来有流口水的习惯……”

他一点也不反驳，缩回伸出去的手，坐到一张椅子上。

可是他的眼睛一直还是盯着婴儿，象一尊塑象似地 不 动 一动，只是当着眼镜溜下来一些，他就用手扶一扶。

李大岳也沉默了，他没有去处，他是在等候，——那是无尽期的等候。最近他忽然明白自己没有救人的力量，那是由于他自己好象也等候别人来拯救。他的生活不安定，他想做点什么事，可是他没有什么可做。

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提了一个鸟笼，里面装一对长着美丽羽毛的小鸟，静宜正站在台阶上，就惊奇地问着：

“幺舅，你哪里拿来的？”

“我才从鸟市买来，你看好不好？”

“好，真好看，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叫虎皮鹦鹉，可是这种鹦鹉不能 说 人 话，叫得也不好，只是好看。你喜欢么？那我就送给你。”

“不，你买来的，自然你爱，放在楼下也很好，我总能下来看看。”

“我也说不上爱，我们粗人，不懂得花草鸟兽的事，也只想在这一所大宅子里，有一两个活动的生物跳跳叫叫，大家就不会这么冷清了。还是拿到楼上去，白天挂在廊子上，也不麻烦。……”

“好吧，那我就谢谢了。”

她就含笑地接过了那个鸟笼，亲自提到楼上去。

可是和这个死静的家成为尖锐的对比，整个的中国都在动荡不安之中。在北方，情形是特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已经明显地站在敌对的地位上，在别的部分，矛盾的行动不断地发生着。

一天，邮差送来了静茵的信，在这封信里，她显然地写着：

"……一个新的事故发生了，有一天，均应了另外一个学校的邀请去演讲，他是清早去的，一直也没有回来。当时我真有点慌了，到了深夜还不见他转来，我就起始到所有认识的人家去找寻；可是没有他的影子，也没有他的消息。到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仍然不见回来，他到哪里去了呢？我托人去探听，也没有一点踪影，一时间我简直陷在极大的苦痛之中。

姊姊，不是我没有用，我只是一个人在外边呵，我信任他，我知道他不是因为背信不见了的，我想得到他为什么失踪了，可是也没有法子找得到他。

我也是不肯在恶势力之下低头的，所以我放弃了再去追寻的企图；可是我既不灰心，也不悲观，我决定挺起了身子继续他的工作。我们的孩子再有三四个月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将努力教育他，继承他那失踪的爸爸的志向。

可是我对于这种卑鄙的手段感到极端的厌恶。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难道还看不出日本人对我们的情况么？我们还能不振作起来一致对付我们的敌人么？……"

在得到这封信之后，纯然从她那做姊姊的一番挚爱出发，她立刻写去了这样的信：

“——我们都极同情你的遭遇，对于均的失踪，我们也觉得惋惜，妹妹，在这时候，你回来吧，你应该休息一下你那受伤的灵魂，而且不久你将要做母亲了，你知道你有更大的责任，而且你的体力在生产的时候要蒙受极大的损失，你实在需要回来好好休息一下，至少暂时该回来了，我和母亲说起来你也许能回来的话，母亲都高兴得流泪了。一家人都盼望你回来，再过两天温暖的日子，你一个人在外边，实在是太孤单了，我想你不致于拒绝我们吧？

告诉你，静纯生了一个孩子，可是青芬却故去了，这是一件极使人难过的事。更可惜的是在最后，他们夫妻间才有了真的情感，但是什么都不足挽回那可悲的命运，她依旧死了，他一时不想结婚了，那个失去了母亲的婴儿由我抚养，好在母亲从山上回来身体好得多了，我自己呢，也比从前健壮了——我想我还是不多说吧，你不久回来自然能看得见。”

可是静茵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在那里面写着：

“——不要盼望吧，我的好姊姊，我的亲爱的母亲，我是不会回去的。外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做一点事，我怎么能回去呢？而且我真是从那个温暖的樊笼（我只好这样称呼我们的家，）才跳出来，就又跳回去，那么我是何苦呢？姊姊，不要再相信那个家吧，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那个家不久也要破碎了，所以我时时也劝

你出来，出来就是得救。——救自己，也能救别人。

青芬的死，更可以证明我的话。姊姊，你想想看，她还不是牺牲在那个家里么？她到底得着了什么？她就是这样无声息地消灭了，她还不如我们，我们从那个家里还得着爱，她真可是什么都没有。在这世上她所遗留下的只有那个婴儿；可是那个幼小者将来不见得会记得起来他的妈妈，你说是不是？

姊姊，我又来和你说了，出来吧，出来吧，需要你的人正张着两臂在等待你呢：如果你决心出来的话，我会在S埠等你，我为了工作，不久要到那边去的。

二十二

在暑假开学之后，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们，同样地陷在苦闷的泥淖里。尤其是在北方，这特殊的情形使青年们再也忍受不下去，尽管有些饱学的教授学者们立说读书第一，他们也不再相信了。他们自己锐利地感觉到是站在最前方，随时就有和敌人肉搏的可能，所以他们需要养成斗争的力量。

在暑假还没有终结的时候，大部份青年的热血就被激沸起来了，那是由于这一期的集训被日本人强迫解散，他们忍辱吞声地回到学校，把这事实和留校的同学讲了，于是这些人就霍地跳起来。

他们追述着，那个现役军人的大队长怎么跳到讲台上去，在他的身上，他们再也找不出来那强项英武的精神，虽然他还是那么短小精悍，在他的左颊上的一颗黑痣上，那绺黑长的汗毛还是垂下来。

回答几千人的立正敬礼，他勉强地打起精神来，可是他好象衰弱得几乎要跌下去了。在他的眼睛里，他们再也找不

出那刺人的，一直伸入人的心胸的锐利的目光，他只是用高而空的声音叫着：

“诸位同学——”

下面立刻又是一次立正，那时候正有一阵嗡嗡的声音在头顶旋着，仰起来便看到一架有旭日徽的飞机正在上面飞翔。

“稍息——我们今天，在这里算是最后一次相见了——”

他说完了，又低下头去，许久都不能接下去说，等他再抬起头来，站在前面的人便看到他那一双有些湿润的眼睛。

“——我们现在已经在极困苦的地位上。我知道，当初你们才来的时候，你们受不了这种生活，可是近来我知道你们习惯了，我相信我们新中国的儿女不会不习惯的。但是日本人看不惯了，他说这种举动有碍邦交，要我们立刻解散——”

当时听着的人，轰地一声起着骚动，人的头转动着，私下里的议论在嗡嗡地响起来。

“——诸位同学，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被派驻守这里，就没有想到会生还江南，今天日本人给我这个机会，我想诸位同学也一定站在我这边准备坚持到底，准备牺牲一切！——”

那时节，掌声猛然地响起来了。敲击着的手掌，实在象夏日山谷间的小野花被风吹动的样子。

“——可是我所得到的命令是忍耐，是退让，是要我来宣布这一次的军训就此结束。——”

当时，那些手掌停息了，发着一声既长又缓的叹息——

因为那是几千人的一声叹息。

“——我是一个军人，我只知道服从命令，我想诸位同学，也能听从我的命令，诸位同学不要心焦，我知道这次分散不会多么长久，我能向诸位担保，不久我们仍然可以聚在一处，共同奋斗，把血肉供献给我们的国家！完了！”

那时候，他走了，怀着沉重的心情，他们又都回到学校来了。他们不再想起那烦苦的操演，也想不起生活的单调，他们只记得那悲壮的告别词，和那绝不可避免的正面的争斗。

可是来到外面，什么都不同了，虽然只有一个月的离别，就象隔了一个世纪。在学校里呢，留校的同学有的还是一心一意做书的奴隶；有的成天昏沉沉，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活着。

赵刚也是这次被解散回来的，他气极了，就邀集了这次集训的同学，凡是没有回家的，每天仍旧要在校内继续训练，同时还组织了讨论班，对于当前国内国外的大局加以分析和讨论。

“我真不明白，——”那个最年青的李玉明有一次在讨论班上说：“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谁都知道日本人欺负我们，想要我们的命，我们不但不生气，还顺从他，还赔着笑脸——挨了打，还装着笑脸，这个滋味可不好受呀！”

“哼，你还不明白，这就是所谓‘微妙’呵！你不常看见报纸上写着‘关系微妙’么？我想，就是这点意思。”

关明觉把愤慨化成了玩笑的态度，可是他的这个答复，

使年青又天真的李玉明觉得极不满足，这时候赵刚 接 下 去说：

“日本人和我们的关系，实在使我们这些年青人不能解释，从甲午中日之战以来，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或是我们的友人就早已确定了，再加上五九，五三，九一八，一二八，……这许多事实还不能证明么；可是现在流行的话却是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听说中国的工商业领袖还要到日本去观光，联络两 国 的 感情，——这种感情还有什么可联络的？我不懂，我不懂！”赵刚的性情虽然还急躁，可是在急躁之中已经磨练出一番沉着的态度。

“我看我们简直还不如阿比西尼亚——”

说这话的是何道仁，原来他对于许多事情都没有兴趣，这次集训回来，他的性情着实有点变了。

阿比西尼亚虽然也向国联求救，一看这贴药不灵，立刻就抵抗起来，中国可好，一直等，丢了锦州也等，失了热河还等，到如今也没有断望，每天多少人还象求神告仙似地等待奇迹，到底不知道奇迹哪一天才可以到来？

“唉，别说了，也许有一天国联消灭，那才是真正的奇迹呢！”

“这很可能，不是有的说人都是两重人格，国家大约也是如此，一面靠国联来维持世界和平，一面又各自在背后做破坏和平的工作。”

“我们不说那些空论吧，我总不相信中国比不上阿比西尼亚；我也不相信日本会比得上意大利，别人能拚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拚一下？”

“阿比西尼亚地利好呵！意大利的气候温和，又没有沙漠，到了阿比西尼亚，只是那种热带气候就够他们受的，再加上雨季，——”

“日本人到中国不也还是一样，士兵能吃苦，谁也比不了中国。”

“可是长官呢？”

“长官就难说了，中国的好的也有，坏的实在也不少。”

“我们不管那些个，只要将来能和日本人打仗，那就算是好的。”李玉明直截了当地说。

二十三

开学了，那正是秋初，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演讲自然是坚定他那读书救国的主张。

“你们能做什么？你们要记得是将来中国的主人翁，必须修养自己，好好读书，才能肩负得起这个重大的责任。……”

“我看校长的意思在读书时期，就是被日本灭亡了也算不得什么？……”

谁在低低地说着。

“——我的意思，就是说读书第一，社会的变动，政局的改换，影响不了我们的学校，你们不知道么，当初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他们不都是蛮不讲理的人，也没有干涉到我们的学校，有我在，你们尽管安心读书！”

校长拍拍自己的胸膛，自负的做了结论。

校长虽然是那么有把握似地，却安不下来他们的心。

因为对于现实的苦闷，也有许多人对于大局实在是把握不定，所以当他们讨论会开始征求会员的时候，一天之内就

有一百个新会员加入，可是到第二天校长室的一张布告，就终了它的命运，那布告说是广召同学，显系另有作用，着即勒令停办，并将主持人严加申斥。

那个被申斥的主持人就是赵刚，在这个学校里本来他有点立足不稳，可是他不怕，他也不在校长的面前装出一副不该有的可怜的样子。

只是当他从校长室里出来的时候，他的脸涨得红红的，额头上聚着汗珠，两只眼睛瞪着。

“怎么样，赵刚？”

何道仁热心地在办公室的甬道里等他，看见他出来就靠上去说。

“没有关系，哼，怕什么，回头再说吧。”

赵刚走到操场里，遇见黄静玲立刻就告诉她星期日上午七点钟到公园里开会，还要她去通知刘珉。

下了课，回到宿舍里，关明觉就迎着他说：

“这真是‘剃头的拍巴掌——完蛋一个！’”

“老关，你不应该这么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你太欠严肃了！”何道仁加上一句。

“你们大家都严肃，我再那么严肃还有什么意思。”

“你再说，揍你这小子！”

在床上霍地跳起向大钟，他没有什么思想，可是有一份力气，他和赵刚非常要好。

“喂，大钟，你叫什么，你揍谁？我们还不都是自己人？”

赵刚赶紧拦住向大钟，这边关明觉又气起来，他把那好

诙谐的脾气收起来，立刻也沉着脸说：

"你揍谁？呵，好小子你说明白。"

"好好，你们两个都来揍我吧，我们不是讨论会，我们算是打架会好了。"

那两个人被他这一说，不好意思起来，各自坐下去，赵刚也拣了一个座位坐下。

"我们现在实在不能争这许多事情，我们应该好好想个法子应付当前的困难——"赵刚说着，用手去抓他的光头，"难说我们真就散了么？"

"当然不能。"

向大钟又站起来，他象是嚷着说，他的大嗓子正和那魁梧的身材配合。

"轻点，轻点，留神别人听了去报告，那一下我们连这学校也不能上了。"

"还上什么鸟学，我看不如爽性去当兵。"

"当兵？别人也不见得要你。"

"当兵干什么？练好了自己打自己，——"

"那自然不是，什么时候和日本人打仗我们才去当兵。"

"算了吧，不是年岁不是，就是身体不够格。"

"怎么，我的身体还不够格？"

向大钟又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前胸。

"哼，你够格，还不是一颗子弹就完事！"

关明觉心里想着，没有好意思说出口来。

"我们不要说闲话吧，——"赵刚又说："星期日上午七点钟到公园去，不要人多，先讨论出一个办法来，看以后

怎么施行。”

“好，好，我赞成。”何道仁首先高兴地说，他原来是一个对什么事也没有兴趣的人，现在却变成极热心的份子。

“新会员是不是也要通知？”

“太多了不好，找几个比较熟点的，靠得住一点，否则又要弄坏了事。”

“现在也许好了，谁也不致于给日本人当走狗。”

“妈的，谁要是成心捣乱，我就捶死他。”

“大钟，捶并不是好办法，你的见解时常不对，你想，天下不是打出来的，难道你也是吴大帅的信徒，只有他才相信武力可以征服中国。”

向大钟对于这段话虽然并不怎么信服，因为是赵刚说的，他也不反驳，就从床下捡出运动鞋换好，和他们说：

“我去打打球，有什么主意，我都没有问题，我总归是赞成。”

向大钟拉开门跑出去了，可是那脚步声音又迅速地转来了，他果然跑到房里匆忙地向赵刚说：

“舍监来了！”

说完了这句话，他又象没有事似地跑出去。

他们立刻坐得散开了，赵刚和关明觉很快地摆起一盘象棋，何道仁站在一旁装成一个热心的旁观者，果然一点脚步声也没有听到，那双尖锐的眼睛，巳经在玻璃窗上闪了过去：过后没有三分钟，舍监又不声不响地转来了，他的眼睛又扫了一次。

二十四

记挂着星期日早晨的约会，在星期六晚上黄静玲简直又睡不着，她生怕误了时候；可是她的心里又萦绕着晚饭后静珠和静婉的话。静珠是什么都不忌惮，她照旧过着放纵的生活，而且时常说起她的生活来还觉得津津有味；静婉还是不大多说话的，她可是被那莫明其妙的单恋把自己的见解和思想都陷在狭窄的笼子里。静玲不愿意问，也不高兴听她们的话；可是近来她学得乖了，她不象从前那么心直口快，她已经知道说了也是无益，不如把嘴闭起来还好。

想起来免不掉一番气愤，她就自然地想起来忘记是谁说的两句话："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和无耻。"

早晨天还没有怎么亮她就起来了，她轻轻地做完了早晨要做的事，她很高兴没有惊醒一个人，然后悄手悄脚地下了楼梯，才走到门口，就看见父亲一个人正在打太极拳，她赶紧缩住脚步，从偏门绕出去，经过后门走了。

早晨的路是美丽的，才入秋，就有露水珠降在草尖上，

红彤彤的太阳，正好把它那温柔的光辉照映在大地上，那些水珠顿时就加了几分绮丽。她一面走，一面用脚去踢，也许她想把那些珠子踢得随地滚，没有想到却弄湿了自己的鞋。

“真糟糕！”

她边叫着边跺着脚，这时节她正走到街口，看见一副冒着热气的豆浆担子，她的肚子不自主地叫起来，记起还没有吃什么，过去要了一碗。

有两个蹲着喝的翻起眼睛来看看她，随后就把自己手里的干饼浸到豆浆里去吃，她也觉得只吃豆浆不能饱，就顺手拿了一根油条。

她觉得味道很好，可是她没有能从容地吃。她知道时间还很早，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赶起自己来了，她的眼睛也没有抬，匆匆地吃完了，放下碗，把手伸到衣袋里，她突然慌了。她摸了许久没有摸到一个钱，她忽然记起来为了方便，她今天换下制服，正好她的钱都放在制服里。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久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知道自己的脸在发烧，费了极大的力量，她才吞吞吐吐地说：

“掌柜的，我的钱忘记带出来了，我是——”

“您不用给了，黄小姐。”

那个卖豆浆的老头很客气地说，可是使她惊讶的是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她姓黄。这使她更觉得有点窘了，仓皇地说：

“回头我给你送来。”

“嗐，这点小事您还记心，您要是一定要给我，我到府上去领好了。”

“不，还是等我回来拿给你吧。”

她说完了，就象逃跑似地走了。她的心里起了一番古怪的思想，她一路走，一路还回头望，生怕他们还在说着这件事。

她跑到了公园，时间还很早，在那座标准钟上看到还不过六点半钟。忽然她想起来忘记在什么地方开会。她想总是亭子里僻静一点，就朝着那边奔去，由于方才的教训，她没有在草地上穿行，林子里也有些人影，她知道那也是打太极拳的。

到了亭子里，看见也没有人，她想一定不是这里，折头就要跑，正巧赵刚一个人挟了两大包东西来了，他立刻叫住她：

"黄静玲，黄静玲，不要走，——"

"呵，是你，你一个人来的么？"

"不，向大钟和我同来的，他一个人到那边去跑圈，看见人可以招呼一声；我先到这边来守住。你也来得早！"

"我还当走错了地方，才要到门口去。"

"哎，坐下吧，帮我忙弄弄这些，你看我们有多少会员！"

"那不是白搭，学校根本不许成立，那可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在早还没有看到，你的头上……"

黄静玲忍不住了，哈哈地大笑起来。原来当他摘下帽子来的时候，她看到他额头上皮肤不同的两种颜色，恰象罩上一顶浅肉色的帽子。

"哼，你笑吧，我知道你笑什么，我们这个暑假里，又受苦，又受磨炼，到了还受气：哪比得了你们，舒舒服服在

家里过日子……”

“赵刚，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逗逗你也就算了，谁让你笑个不停，你看——她们从那边来了，怎么有三个呢？”

“那个不是李纫芝么，那个瘦长身子的是刘珉，她很好，就是有点柔弱；那个是白淑芸，她是新来的，我和她还不熟。”

说着的时候，几个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两个立刻招呼她们，她们三个就坐到亭边的栏杆上，静静地不说什么，正象电线上停落的三只麻雀。

黄静玲看着她们真觉得好笑，因为她们好象既不热心，也不灰心，就象喜寿筵上三位来宾一样。到底她忍不住了，向她们说：

“你们不饿么？”

她们没有回答，一齐摇摇头，她也不再说什么，猜定赵刚那个没有打开的一定是食物，就拿过来，原来里边是芝麻烧饼。

“真好，你们每人先吃一个吧。”

黄静玲给她们送过去，自己就拿一个咬在嘴里，还扔了一个给赵刚，他没有看见，正打在背上，可是他拾起来也就送进嘴去吃起来。

她看着她们，她们文雅地拿了那个烧饼，连动也不动，微微地笑着，她正想要说什么了，远远地听到一阵急速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一看才知道是向大钟和李玉明两个人朝着这个方向跑来了。

他们努力地跑着，结果是平肩到了，很得意地叫：

“我先到。”

“我先到。”

“算了吧，你们同时到，每人奖烧饼一个。”

黄静玲就把两个烧饼递给他们每人一个，他们也不顾气喘，就把烧饼塞到嘴里。

赵刚看了看人，就说：

“还有何道仁和关明觉没有到。”

“他们会来么？”

“会来的，早晨我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叫醒了，我说，我先走一步，要他们随后就来。”

“可是现在已经差五分钟，就要七点了。”

“那我们等到七点钟吧。好，我们大家随便先坐下，愿意高点，就坐到栏杆上，低点就坐到地上。”

“我看大家还是都坐到地上方便些，免得别人看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些什么。”在黄静玲提议，她首先就坐到地上。

“我赞成。”

向大钟嚷了一声，自己就坐下来；别人也随着各自坐定，只有她们三个还坐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李纫芝来，你们都坐到我这边来。”

那三个人还不好意思似地相对笑了笑，才走到黄静玲身后，各人把一块小手帕铺在地上，然后才坐下去。

“赵刚，我们不要再等了，已经七点钟。”

“我知道他们一定来，其实倒不是为了他们，譬如我们

已经进行讨论，他们再来了就要使我们的精神涣散。”

“那不成，你要是要我们等你得给我们唱一个歌。”

黄静玲故意这样说。

“附议，附议。”

大家一齐叫着。赵刚并不怕难为情，一下子站起来，就扯开喉咙唱着，他们没有能听清楚每个字，只是在结尾处听出：

“我们大家一条心，

为了人类的光明幸福前进！”

二十五

“那是他们吧，你们看，你们看。”

李玉明指点着，赵刚望过去，却看到是三个人。

“怎么会三个人呢？”

黄静玲也觉得奇怪，他们果然是朝这个方向走来，有人已经看出两边的是何道仁和关明觉了，中间那个穿西装的可不认识。

“这小子真抖，还穿西装呢！”

向大钟粗声粗气地叫着。

那个人不但有西装，还有适度的身材，走起路来也很潇洒，再走近些才看到他的鼻子上还架了一付没有边的白金丝眼镜。

“这是什么人呢？”

赵刚在心里忖度着，他仿佛在哪里见过一眼，一时又想不起来了。不知道谁在报告着：

“现在已经是七点过八分。”

他们已经走近了，关明觉向着他们鞠了一个大躬，好笑地说：

“对不起诸位，兄弟今天来迟了！”

何道仁一面擦着额上的汗，一面介绍着：

“这位是高三新转来的同学张国梁，他很赞成我们这个会，所以邀他来参加。”

那个人很有礼貌地把头向四面点着，他的右手已经预备好，随时打算和人握手；也许因为他们坐着不方便，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

“好，好，请坐吧，我们的时间不早了。”

赵刚说着，自己先坐下来，关明觉和何道仁也拣了一个空处坐了，张国梁却踌躇起来，他终于坐到栏杆上。

“张同学，为了方便起见，请你坐到地上吧。”

“是的，是的。——”

张国梁勉强地应着掏出一块白手绢来，拣了白淑芸近旁那里，把手绢铺好，然后坐下去。

向大钟低低地向赵刚耳边咕哝着：

“这小子，不是好东西！”

赵刚赶忙抓了他一把，止住他的话，咳嗽一声，才正式说起来：

“我们今天很随便地到公园来谈谈玩玩，正因为才开学，没有什么功课，恰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赵刚毫不露痕迹地把原意致过了，这几个月来他的性格实在变得很多，向大钟代替了他的粗暴，在这一群人中间，他显然地成为一个比较能计划能思索的人了。

“——再说，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学校了，将来不知天南地北，所以也得乘此联欢一下，免得将来后悔。”

这番话把好几个人说得糊涂了，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清早跑这么远就为这一点事情么？

何道仁更觉得失望，原来他和张国梁说好这就是讨论会，因为学校不许开，才到公园里来，不曾想到这个会的本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一件事仿佛在他火热的心上浇了一盆冷水，他是又不高兴又生气。他心里想着：“早知道这样我不来了，我也犯不着还介绍一个人。”

“谁没有吃东西，这里还有烧饼！”

何道仁的肚子虽说有点饿，可是他也不愿意吃那个烧饼，他气得难过，吃烧饼办得了什么事！

等到那句话说过了一些时候，赵刚又提议：希望哪一位同学再唱一个歌。

向大钟自告奋勇地唱了一个，他的嗓子虽然大，可是极不好听，仿佛一面破锣。唱完了之后，没有人接下去，他又唱一回。

张国梁失望地站起来，他很有礼貌地说他还有点事，不能再多耽搁，希望诸位同学原谅。

向大钟也不唱了，几个人都望着张国梁的背影，一直到望不见的时候，赵刚才喘了一口气说：

“好，我们正式开会吧，请刘珉同学记录。”

“等一等，主席，我有几句话要说，这个人不是好路道，为什么要邀他来呢？”

黄静玲提出质问，何道仁很不好意思地说：

"是我介绍他来的，因为他碰见我，很热心地谈起讨论会的事，我想，他一定极同情我们，我就告诉他我们要开会，他就很高兴地来了。"

"这就不应该，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高三的转学生就有点可疑，说不定是哪方面派来工作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违法举动，——"

何道仁也不服气地分辩着。

"当然，可是他们可以用阴谋，——"

"我才没有想那么许多，我只想我们该合作，人愈多力量愈大。"

"话是那么说的，可是汉奸走狗我们不能容纳！"

黄静玲忍不住了，站起来说，赵刚赶紧接下去：

"算了，事情不要闹得太严重了，何同学也是一番热心，不过，不过有点不妥当就是了。好在那个人已经走了，我们正可以赶快开会。其实我们都还年青，都是中学生，不配问许多事，可是现在的局势不同了，世界在变，中国在变，自从失去了东三省，我们简直站在国防的最前线上，我们不能安安静静念书，我们必须要适合当前的环境，做一个时代的儿女。因为现在我们分明看得出政府管不了我们，也不能保护我们，那我们只得自己管自己，自己保护自己——"

赵刚停了停，把右手在光头上抓了两把，然后又接着说下去：

"——我们不只要保护自己，我们还得保护北方的老百姓。我们说保护，其实我们又没有武器，我们最要紧的是唤

醒他们，将来也要他们自己保护自己。——这些事呢，本来是正当不过的，可是我们的校长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我们，他总主张读书救国，他可忘了老子的话：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

大家哄哄地笑了一阵，黄静玲觉得很奇怪，没有想到这一个暑假，赵刚变成这样能说话。

“——其实我们退一步来讲，我们不说教育老百姓，在我们同学之中不也有许多需要教育的么？有念死书的，有成天吊儿郎当的，甚至于还有做密探的，做政府的密探倒也罢了，现在简直做起日本人的探子来了！这真是，又应了庄子的话：‘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

黄静玲又觉得一怪，心里想：“赵刚怎么把这些老古董读得这么熟！”

“——学校既然不允许我们存在，我们当然不能一下就散了，在种种波折，种种打击之下我们要更努力奋斗，那才能表现出来我们的精神。”

不知道谁鼓起掌来，赵刚赶紧止住，看到是李玉明，他就说：

“——不要鼓掌，我们做为在这里玩的样子，免得引人注意。其实说起来，凡是我们的会员，我们都应该时常聚会商讨，可是事实上又办不到，我们将来只好分配，每个人负责几个人，这样才可以保持相互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负总责的人，还要和其他学校取得联络，必须有一个人负责，此外我以为还要一个文书，保存一切记录，也还得有一个纠察，留意一切会内会外的变化，……”

“我赞成！”

“我也赞成！”

“我想就由赵刚来负总责吧！”

关明觉站起来说，大家应了两声好。

“文书就由刘珉同学担任，——”

“我，我不成，……”

“这用不着什么推辞，又不是做官，这都是卖力气的事。”

“不是，不是。”

刘珉的脸红起来，她想说功课忙，忽然记起了赵刚方才说的话，她就没有说出口，她只把一支铅笔衔在牙齿的中间转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要紧，你就答应了吧，我可以帮你的忙。”

黄静玲很慷慨地说着，赵刚却接着说：

“刘珉同学答应了自然我们极高兴，黄静玲可得另外有职务。”

“怎么，我有什么职务？”

“你负联络的责任。”

“算了吧，我顶不会交际啦！”

“这又不是要你交际，不过要你和其他学校往来，你不是还有姊姊在大学，那方便得多。”

一提起她在大学的姊姊，她的脸红了红，她不愿意说什么，就算是答应了。

“至于纠察呢，我想向大钟最合宜。——”

向大钟才要站起来说点什么，赵刚就紧着说：

“好了，好了，这些事我们都分派定了，希望我们能分头努力，象这样的小集会，希望每星期有一次，这是第一次会，所以没有什么说的，以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些具体问题，谁还有什么意见，请发表出来，——”

正在这时候，空中忽然起了极大的轰轰的声音，几个人都站起仰头看，就看到有九架飞机，分成三小队，作低空飞行，在每一架的机尾上都有一个鲜血般的太阳。

向大钟把拳头举起来，骂着：

“他妈的，又是鬼子飞机！”

大家默默地望着，同样地怀了愤恨的心情，觉得不能发泄，只有李玉明心里很高兴，他想着两年后或是三年后。……

大约过了一刻钟，那些飞机才朝远处飞去，大家互相望着，赵刚忽然露出笑容说：

“我还忘记告诉你们一个喜讯，李玉明同学已经考上了航空学校，他不久就要到杭州去。”

大家立刻把惊异，羡爱的眼光朝李玉明望，把李玉明看得倒不好意思起来，头微微低下去。

赵刚和他拉拉手，对他说：

“希望你将来替我打下一架日本飞机来。”

“也替我打下一架。”

“还有我的。”

“我也要你打一架。”

“…………”

“…………”

几个人都热烈地和他拉过手，黄静玲又说：

“正好，连你自己的一架，整是九架；正好把今天飞的这九架都打下来！”

“那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不只是我们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

二十六

静玲从公园里跑回家来，大约不过九点半 钟，叫 开 了门，老王用奇怪的眼睛望望她，没有说什么，院子里没有人，走到房里劈头就遇见李大岳。

“呵，这下子我可遇上了，你才从公园里回来。”

李大岳得意地向她说，一下倒使她怔住了，她 赖 了 一句：

“瞎说，谁到公园里去了，你不要乱扯！”

“我才不瞎说，我亲眼看见的。”

静玲知道赖不过去了，反倒问他一句：

“你怎么会看见我。”

“我在林子里，所以我才能看见你，你可看不见我。”

“噢，我知道了，你也跟那群老头子一派，到公园去打太极拳！”

“我？我才不呢，我去溜鸟，就是我送给静宜的鸟，一面也是得点新鲜空气，我太闷了。”

"那你一定也看见日本飞机了。"

"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不要提吧，真气死人，我情愿让他们炸死我，也不要看他们的示威。"

"早晚也许就来炸了。"

"不见得吧，你看不出来那些亲日派都上台了么，那就表示我们的当局还不想和日本人打。"

"当局不打，我们要他打，成不成？"

"那——那也不过说说就是了。"

"你看吧，么舅，有一天你看我们的。"

她说完了，就跑到楼上去，向下面一看，李大岳还呆呆站在那里，象是在想她末了那一句话的意义。她又跑到楼下去，低低地和他说：

"可不要说我今天到公园里去过。"

她才说完这句话，黄俭之正从俭斋里走出来，这些天他的精神好了些，看见她就说：

"静玲，什么事跑上跑下的？"

"我没有跑呵。"

"我明明听见，你还要不诚实，呵，快做大学生了，还是这样子。"

这几句无由的申斥使她摸不着头脑，她说过一声，"我要到楼上去看妈妈。"就溜开了。

她走到母亲房里，正赶上静宜抱着青儿也在那里，静纯也安静地坐在一旁。这时节，秋阳正从玻窗上射进来，母亲和他们都浴在这灿烂的光辉之中。

"玲姑儿，你才起呀。"

“可不是么，到星期天就睡过头了，——呵，几天不看见小孩子，他又长得多了。”

“小孩子可不就是那样子，别人都说是见风就长，现在的年月也不同了，一个多月的孩子就会张人，你看看他的小嘴，真象青芬！”提起那个不幸的女人，母亲便又长长地叹一口气，“我们对不起她，”回头她又吩咐静宜，“不要忘了，到‘七七’要给她烧纸帛。”

“我不会忘记。”

按照平日的脾气，她又要纠正母亲这种不合理的事，现在她懂得一点了，她也和静宜静纯一样，不说什么。

“妈，我看您这两天的气色又好些。”

“是么？哎，但盼如此吧，你看，菁姑倒是有福气的，她又瘦又干，一年到头也不生灾，不生病。”

“哼，那算什么福气，她病了也没有人惦着，她死了也没有人哭！”

静玲一高兴，又把那“涵养的美德”忘了，她顺口就说出来。

“不要这么说，孩子，路人我们还要帮助呢，何况她总算是黄门的人，她不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她要是自己那么想就好了。呵，大哥，听说你要回母校当助教？”

“是呀，我想我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静纯伸了一个懒腰站起来，他把两只手缩在袖口里，仿佛天气极冷的样子，缓缓地在房里踱着，可是当他走近静宜的身边他就站住了，他的眼睛笔直地盯着她手里抱着的孩

子。

他时常想到孩子的诞生把最后的苦难带给他的母亲，就引起他的怨恨来；可是也引起他的爱，因为只有在他的身体上才找到了亡人的一点生动的影子。几次母亲和他说起为了孩子，为了他自己的生活，希望他再续娶一个妻子，他都和善地拒绝了。凡是一切和他有关的女子他都想过了，他都厌了，只有青芬还为他留下一点美好的影子。这真是难解释的，一切都到了最后，才有了这个新的觉醒。

静宜真是能干的，当着她抱着孩子，母亲就自然而然地幻想到那该是她自己的孩子，不，也许还要大些，在地上跑着"妈呀妈呀"的叫着了。

恰巧这时候阿梅送一封信进来，母亲就问：

"是不是茵姑儿的信？"

静玲把信接过来，看看一半英文一半中文的信封，就摇摇头说：

"不是二姊的，是从美国寄给大姊的。"

"呵，原来是我的，谁给我的信呢？"

静玲把信交给她，她就把孩子顺手交给静玲，母亲早就在一旁叫了：

"不要给她，她不会抱！"静纯赶紧就把孩子接过来，那个时时蠕动的小生物，他也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他就把他放到母亲的床上。

静宜接过那封信，看到信角那里写着：美国加州洛杉矶梁寄，她立刻想起来了，她就站起来说：

"妈，我先回房里去一下。"

“好，你去吧，我可以看孩子。”

等着静宜出去之后，母亲又问静玲：

“谁给她来的信？”

“我没有看清楚，我只记得是美国来的。”

“呵，我想起来了，一定是梁道明，他是去年到美国，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这时候那个孩子忽然哭起来，静纯拙笨地把脸贴上去没有用，用手拍着也不成，结果还是母亲想起来，就吩咐着：

“静玲，去，快点把奶妈找来，大概孩子要吃奶了。”

二十七

静宜的心象不能遏制似地跳着，一直到她走回自己的房里也没有安静下去，随手把门关上，象自己对自己生气似地把信往地下一摔，心里想着：

“哼，我才不要看呢！”

她抬起头来，就看到喊喊喳喳的叫着的那一对虎皮鹦鹉，它们同样地有翠绿色的羽毛和红的嘴，在那狭小的笼子里亲密地追逐着，时时就偎依在一处。有时候一只用嘴为另外一只梳理着羽毛，两个嘴有时也接到一处发着低低的音响不知在说些什么。

她忽然记起来地上的那封信，就俯身拾起来，扯开信口，那里面是这样写着的：

“静宜女士：你也许想不到我会给你写这封信，或者你已经忘记我了，我们真可以说得起是‘山海远隔’，唉，虽然如此，我的心呵却永远在你的身边！——”

开头的这一段，就给了她不怎么好的印象，正好象她看见了一个才放了脚的女子参加赛跑；终于她的好奇心打动她，又继续看下去。

“——你近来身体康健否？这是颇使我挂念的。来此已一年，在此一年中，随时随地都想忘记你，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喜欢我，可是我却总没有忘记你，反而在我的深刻的脑海里，你的影儿更深刻了。——”

这一段，使她几乎自己笑起来了，她原来是不常笑人的；可是从这封信里，她看到他是怎么拙笨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在他那一面，实在是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这种若有其事的态度，使她觉得好笑了。下面还写着：

“——因此不揣冒昧，才写这封信给你。

自出国后，眼界顿为一开，对于学问一道，自己的兴趣也加深了；但是对于你所采取的生活方式，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说我不明了你，我简直不懂得你为什么把自己的一生幸福白白牺牲掉？在外国，也有许多抱独身的女子，她们或为事业，或为学问；但是绝没有为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你的家庭——容我不客气地说一声，实在是一个不堪收拾的家庭；你不过象把自己有希望的前途，埋在里面而已。那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么？要知人生于世，总得有一番事业，吾辈虽不能做大圣贤，也应该有点作为，否则如此下去，没没无名，殊为

可悯。

报载华北局势不宁，不知实在情况如何，深望有以示我。

余自到国外，身体转佳，皆因水好，空气好，面包亦柔软可口也。my dear静宜女士，我深盼你能放弃你那固执的主张，也到国外来，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精神也要好了，那么我们……

此颂

大安

道明顿首

本来她的心还为他的来信而激动，如今是一切如常，只是他这封信中的字句，使她忍不住笑出声来，看过了信，信封里又倒出两张照片，后面都签了字，上面写着：静宜女士惠存，一张是抱了许多书在一座大建筑前面，另一张像是很活泼地蹲在地上，右手还搅了一只小鹿。这一张多了几个字：游黄石公园纪念，他是胖了些，可是他那副忠厚相还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但是他的信却写得使人可笑，再想得多些使人可气。还没有读他的信的时候是决定不给他回信，而且也觉得措词为难；看过信之后她倒觉得应该立刻写信给他了。她从抽屉里把纸拿出来，就用一支铅笔写着：

“道明先生：谢谢你的信，更谢谢你的指点，否则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我因为永远住在家中，眼界实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得开，更因为缺少好

空气，好水，好面包，所以一切思想行为多陈旧不堪，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既不为事业，又不为学问，这样牺牲自己也许是你以为不值得的，但是我又何必把自己从一个大家庭跳到一个小家庭中呢？在这个大家庭里，虽然不堪收拾，还有我亲爱的父母弟妹，在那个小家庭里呢，什么都是未知的，我一直有一点心愿，只要对别人有一点好处，把自己的生命丢掉都不惜，这样，我想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守住我这个大家庭了。

我并不想做大圣大贤，实在我也不知道圣贤是些什么，我只愿意做一个平常人，一个有一点用处的平常人。

华北的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可是我不愿意逃避，只要中国人能觉醒，日本人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你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在学业上多努力，而且也可以慢慢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我相信将来的她一定能帮助你成功立业，至于我，我再告诉你一声，我还是固执的。

静　宜

写完了这封信，她觉得心里很畅快，她自己再把信看一次，在前面还是用着讽刺的语调，后面的几句自然而然地把同情心流露出来了，她一面写信封，贴邮票，一面在心里想：

“——他到底还是一个老实人。”

二十八

秋风虽然把枝柯间的叶子吹得无影无踪了，可是寒冷的气候把霜挂装点了秃秃的乔木。那已经是初冬，只是一夜的凛冽，第二天宇宙好象就改了样子，枯枝上缀满了洁白的霜花，还有那象玉石的细线，在小枝间垂挂着。再走得近些，就看到那伸出来的一支支微细的小枝，象触角似的伸在空中。清早起，连牲口的嘴边和鼻孔边都存留着，不久太阳出来了，虽有一阵辉耀；可是天气却愈发显得寒冷了。

每个老年人都嗟叹着今年的寒冷来得特别早，可是和这寒冷对立的，却是青年们沸腾的，热诚的，充满了鲜血的心，他们真的觉悟了，政府没有想到他们，有的教授想要他们迁到安全的所在，有的教授要他们安分读书；可是他们的自觉心强盛地发挥着，每个人都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自由。不只是他们的自由，是大多数人的自由，是全民族的自由。

在日本人重重的压迫之下，当道者尽了他所有的力量来

应付；可是日本人还不断地在各县鼓动暴行，造成不安的局势。甚至于用武力禁止××铁路通车，把一切货物都扣留；一面当道还在取缔有碍邦交的组织。就是那个最高的行政组织，也不得不听从日本人的话，曲意地改换，生怕惹怒了他们。在学生本身呢，他们仍然没有言论集会的自由，要从这时就把他们训练成不能抵抗的顺民。

“我们能这样下去么？”

那是在他们的星期早会中，赵刚气愤地挥动着拳头，他顺手把头上的一顶皮帽抓下来，朝地上一丢，他那光秃秃的脑袋，热腾腾地冒着气，不知道谁小声地说：

“留点神，看着了凉。”

可是他并没有听到，只是两只手叉着腰，眼睛鼓得象牛犊子的，嘴角挂着唾沫星子。

“——我们的校长，他不但不帮助我们，指示我们；还压迫我们，不许我们活动，要我们这些年青人一样和他做顺民。我们的官，只知道和日本人联欢，听日本人的指示，他们仿佛不是我们中国的官。我们的政府，唉，简直有点顾不过来，把我们打在计划以外了。那些争执古物学校南迁不南迁的，也都是在死东西上设想，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年青人，我们的这个民族。你说，这可要我们怎么办？——”

赵刚的涵养为这迫急的局势又减少了些，他用力地绞着手，把每一个骨节弄得咯咯响。

这是一个很冷的天，他们那几个正聚在没有人影的公园里，虽然都有一颗沸腾的心，可是不可抵御的寒冷使他们立不住脚。黄静玲觉得鼻子有点麻，眼角上冰冷的凝着两点

泪，不知道是水还是冰。向大钟的两只脚一直跳动着，刘珉拿一支钢笔呆呆地站着，她实在冻得想哭了，可是又哭不出来。关明觉何道仁都缩着脖子，两只手拢在袖统里；只有赵刚觉得热，不只是脑袋，他的一身都象在冒着热的气。

"——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我们的先生都是高师的学生，大部分把自己献身给教育，他们不大管这些事，最要紧的我们是要和大学生取得联络，加入学联，和他们一致行动，他们中间还有大学教授，总比我们有办法，我们得想一下，怎么和他们发生关系？"

"主席，我提议……"这是黄静玲用有点颤抖的声音说："我们不要在这里呆下去了，这里虽说是安静，可太冷了，没有一点避风的地方，——"

"我不怕风！"

向大钟蛮头蛮脑地说一句。

"活该，我也不怕，——"

黄静玲立刻换过去说，她很气愤，她一直看不起他，觉得他没有头脑，是一个无用的家伙。

"——我是为大家设想，有一天我们比比看，谁要是退缩谁就不是人！"

她象连珠炮似地把这几句话说完了，赵刚想拦也拦不及，等她说完了，赵刚才插进嘴说：

"自己不要吵吧，向同学的话本来不妥当，黄同学自然是一番好意，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去，学校里当然是不可能的，——"

"到我家里去吧，人数不太多，没有什么要紧。"

“那方便么？”

“没有关系，我父亲不会站在我们这一面，他也不会站在他们那一面，只要我们安安静静讨论事情，他不会干涉我们的。”

向大钟不惬意地望了她一眼又把头低下去，赵刚就说：

“好吧，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到黄静玲同学家里去。”

他说完，拾起地上的帽子，大家起始移动脚步。最初好象都忘记了怎么走路的样子，两只脚象冰棍，缓缓地向前挪动；慢慢地才灵活起来，愈走愈快了。

等到暖和起来一些的时候，他们才一边走一边说话，好象没有多久，他们已经到了门前。黄静玲才要去叫门，门打开了，穿着绒毛大衣的静珠跳出来，后面随着两个穿着皮衣的青年，也是一跳而出的，在他们的肩上，分明看到溜冰鞋。

黄静玲只厌恶地望了一眼，没有说什么，自己脸觉得一点热，拉住蹿出来的费利，一面带他们都走进去。

二十九

虽然是星期日，这个家也是沉静的，楼下就没有一个人，拉开客厅的门，好象从里面还冒出一股凉气来，黄静玲赶紧把他们安排到里面坐定，自己又跳出来叫着：

“老王，快点来，把客厅的火生起来。”

浮尘落在各处，显而易见的很久没有人来过了。那个火炉无力地站在墙角那里，好象入冬以来还没有经过一番点燃。黄静玲觉得很不舒服，她用歉然的眼光看着所有的人。

“请坐吧，我们的家真是乱得不成样子——”正在这时候，老王迟钝地端着木柴和煤块走进来，她就转过话头：“你看，平时也不收拾，脏得象什么？老爷看到了怕不骂你！”

“老爷说没有什么客人，用不着收拾了，倒不是我偷懒，——”

“唉，不要多说吧，快点把火点起来。”

“我们不冷，”赵刚说，“只要不是在旷野荒郊就是

了，不必生火，”他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那 就 是 说：“屋子暖了，我们也早走了！”

“我想，立刻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这个用人在这里没有什么关系。”

“好，好，——”赵刚又摘下他的帽子，把围脖也解下来，（因为他嫌麻烦，就结在颈子那里）“我想到这里来还有一层方便，我们想和大学联合，黄静玲有两个姊姊 都 在 大学，我们正好问问她们，看看她们的学校里如 何，我 们 才好，——”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从火炉口冒出来的烟就呛了他，使他不得不咳嗽了一阵之后赶紧把嘴巴紧闭起来。

“你真笨，看你把房子灌得这许多烟！”黄静玲不耐烦地申斥着。

“您哪里知道，这个炉子今年还没受过烟火，怪不得它也不服，大口地向外吐。”

“你这么早把煤都压上去，自然不会燃，快去找一把扇子来，你去预备茶水吧，这么冷的天，冻还不算，还得呛，真是，什么都没有秩序。”

老王一面应着，一面走了，静玲接过铁钩子来，仔细一看，才看到接近烟囱那里的小门没有打开。

“怪不得，毛病在这里。”

她轻轻用手一挪，烟立刻就不冒了，火焰也忽地一声冒起来。

“无论什么事，只要得体就好了。”

黄静玲自得地放下铁钩，把炉门关起来，燃起来的火炉

烘烘地响着。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请黄静玲去约请她的姊姊。”

“约请什么，方才你们没有看到么？”

黄静玲怪难为情地说着。

“噢，不是还有一位？”

“好，我就去，——”

她才站起来，老王又捧着茶壶进来，她顺便就问了一声：

“三小姐在家么？”

“不在，一清早和大少爷一路出去的。”

“哼，我就算得到她们不会在家里。”

“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继续我们的讨论，我觉得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张国梁那个人有点不对，这几个月来我无时不注意。——”

“那个狗东西，等我遇上他的时候揍死他！”

向大钟又忍不住他的怒气。

“大钟，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揍死他，还有第二个张国梁；各学校里都有张国梁这一类的人，在社会国家里，也有不少大张国梁，我们不是对人的问题，完全是对事的。譬如我们的行动，完全为了国家，并没有其他用意！他可以设法在学校当局面前来陷害我们，将来自然也可以到统治者面前去献媚，说不定有一天去做日本人的走狗。——”

“这话说得对，做奴才的自有他的恶根性。”

“——所以我们首先要留意他，把他先统治住了，使他从我们这里一点什么消息也得不到，那他想邀功也不可能

了！”

“唉，我真不相信青年人中间还有败类！”

李纫芝叹息似地说，她平时真是一句话也不说，别人的意见永远是她的意见。

“你的心太好了，所以许多事都想不到，从前你不张大眼睛就看不见，现在都送上你的眼底，你想闭起也来不及了！”

黄静玲半善意半讽刺地说，正在这时候，门忽然被推开了，进来的是黄俭之，他带了一点惊讶站在那里。

黄静玲有点慌，再怎样沉着在这个情况之下她也显得有点失措，她站起来，那几个青年人也有点怔住了，有的站起来，有的还坐在那里，黄静玲急忙为他们介绍：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刘珉，李纫芝，关觉明，向大钟，何道仁，赵刚。”

他们几个，有的呆头呆脑鞠躬，有的端了茶杯也不忘记放下，向大钟是从那个沙发里猛然跳起来的，头向前一俯，几乎摔到地上。

“请坐，请坐。”

黄俭之用他那不信任的眼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扫着，黄静玲赶紧就说：

“我们组织了一个星期读书会，才成立，大家互相研究学问。”

“青年人知道读书是好的，很难得，很难得，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你们研究吧，我不打搅你们，不过，记着呀，古书是不可不读的，圣贤之道，任何时候

都能用得上……”

他一面说着一面退出去，把门随手又为他们带上。

“老年人都只希望我们读书。”

关觉明不平似地说了这么一句。

“当然读书不是坏事情，可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好环境，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们先要自觉 地 去 拯 救 别 人。——”

“救别人也就是救自己！”

三十

完全基于个人的出发点上，想来舍身救人的是黄静婉，她只是在星期六的晚间回到家里来，和父亲母亲都见过了面，星期的早晨，她就匆匆地又跑到医院里去了。

这是因为那个不幸的诗人王大鸣，被断定了只有一节有限的时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先前还多少是当做不怎么可信的妄言，用一种任意的态度处理，如今一切的转变正象那个医生所说的那样，虽然知道没有什么用，也仍旧住到医院里去。这个消息，很快地就被黄静婉知道了，她当时就告了假，赶到医院里去看他。

那正是一个上午，走进那高大的医院的门，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在那甬道里，有更猛烈的风势，卷起地上的落叶，扑打着对立的高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下抓住她，使她的脚步立刻加快了。跑出去才又看到那晴朗的天，和耀眼的太阳，——虽然在初冬的日子里，太阳没有多大的温暖，在那沉寂地站立着的一排病房中，她一下就找到了王大鸣的

名字，于是她轻轻地敲着门。

她的心跳着，她有点急，同时又觉得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始她的第一句话，但是里面没有回应，她就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去。

在近窗的高床上，王大鸣正睡卧着。只有两个星期没有见面，他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他仰卧着，他的脸部不舒适地扭着，他的长发，象浮在水上一般地散在白枕的上面。她那轻微的走动的声音，并没有惊醒他，她就静静地立在床前，贪婪地望着他的睡相。她那无由的爱情，一直也不曾衰落，想着果真有那么一天，她的眼睛就湿润了。她想那也许是不可能的，许多人世间的事原来有奇迹般的变化，由于她的不灭不变的真情，也许有一个想不到的转机，“那么，”她想，“一切事就都另外是一个样子了。”

当她正这样想的时节，王大鸣睁开了眼睛，他好象一点也不惊讶，（或许他已失去了惊讶的能力，）他呆呆地用那一双迟钝的眼睛望了些时，才低微地，稍稍带了一点惊奇的语气说：

“原来是黄小姐，我没有想到，请你原谅。——”

他一边说，一边伸出那只突露着青筋的手，等着静婉才要和他握手的时候，他突然又缩回去了。

“我不大方便和人握手，我的病是传染的，请坐吧，那边有一张椅子。请你看，我的脸好么？”

“很好，和从前一样。”

“我瘦了么？”

“不觉得瘦——”

她续说了两句谎话，连自己都觉得语调有些不自然：可是他却满意地说：

"是呀，我也这样觉得，可是这个鬼医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我住院，这简直是有点拿我开玩笑！"

他好象很不平似地叙述着，可是他分明地觉察到他对于人生那份洒脱嘲弄的性情不复存在了，他起始感到对于人生的留恋。

"今天天气好吧？"

为了要给他点安慰，她故意地说：

"不怎么好，"

"不是有大太阳么？"

"有太阳也没有热力，风又大，——"

"唉，只要有阳光，就是美丽的了，如今我只想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坐在稻草堆里，秋天的太阳照出一片金子的颜色，使我的眼都不大睁得开，我也正好闭起眼睛来梦想着——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到底想了些什么，我也许想着赶紧长起来吧，如今我长起来了，可是我只觉得悲哀。……"

"过两天你好了起来，大太阳还在等你呢。"

"可是岁月不等我了呵，它很早就不再等待我了，我也是一无所有了，除开我的一身哀愁。"

"只要你好起来，再复得到健康，你什么都能够得到的。"

黄静婉深情地说着，不自觉地脸红了起来。可是王大鸣并没有想到许多，他只是象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重复得到了保证那样快乐，勉强地笑着说：

“是那样么，我是就要好了么？”

实际上他的病并没有好起来，在以后不断的探视中，她只发现他的颧骨显得更红了，两颊更瘦陷了，一对眼睛更没有光采，手臂也瘦得可怕了。可是他的听觉变得异常敏锐，一点微细的声音也不能忍耐；他的眼睛也不能忍耐光线，他的性情也变得异常暴躁，有时候简直是无理的蛮横。

在星期日这天的早晨，静婉是和静纯一路到医院里去的。当着推开病房的门，一个医生正在为他诊视，静婉象是和这个医生都熟了，当着王大鸣没有看见的时候，那个医生无望地摇摇头。

医生出去的时候，静婉赶紧随他走出去，不信似地问着：

“大夫，您看他近来怎么样？”

那个医生还是固执地摇着他的头：

“没有希望，没有希望，至多不过两个星期。”

“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么？”

“那是超乎人的力量以上了，照我的诊断，那是一点挽救的法子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怎么样使他毫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是这样么？——”

她突然间张大嘴哭起来了，她就走到庭院的中间倚着一株白杨哭着。寒风吹着她那被泪水浸湿的部分使她感到刺痛，可是她不能制止自己的情感，一直到泪好象已经流尽了她才止住。她用手帕擦着残留在眼睛上的泪水，在走廊的尽处站了好一些时她才再走进病室去，使她惊奇的是那里面又

加了四个探视的人。其中的一个女的她知道是秦玉，有一个男人也很面熟，可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他们只是相互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一齐把忧郁的眼睛望着病人。

他已经不大能说话了，他也没有看到别人的样子，他的眼睛闭着，嘴微微地动着，嘴唇现出一种青灰的颜色。他的眉紧紧地皱着，有时候无头无尾地吐出几个字音来，那是不为人所了解的，象谜一般的断语碎句。

秦玉始终没有走近他的床前，一张丝手绢紧紧地掩了嘴，她那美丽的脸装成一副愁苦的样子，时不时地摇着头。

没有人说话，她进来不久他们就要走了，又打过一番招呼之后，静纯送他们走出去。在这时候，静婉忽然起了一个勇敢的念头，她站到他的床前，把头俯下去，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那灼热使她吃了一惊；可是由于她的凉润，王大鸣缓缓地张开了眼睛，她却立刻羞赧地移开了。

"你，你，你是哪一个？呵，……天太热了，人生是多么辛苦的一次旅行呵！我真疲乏了，怎么，怎么，你还有这么多的精神？"

她没有回答他，她不能回答他的话，她一想到不久在她那眼睛里宇宙便不再存在了，心里就忍不住一阵酸痛，她的泪又从眼角垂下来。她的心里想着：

"天地是多么不公平呵，偏要那些庸碌的人没有用的人活着，充满了这个世界：一个天才，一个旷世没有的天才却不能活下去了，这，这真是多么使人伤心的事呵！……"

三十一

更使人伤心的却是那一天比一天恶化的局势，就在中国的国境里，成立了一个冀东自治政府；而敌人豢养的奸人，一次两次地举行“自治”请愿。配合这一切无耻的举动，日本人在榆关更增加了军队，许多人都看到突然的事变，恐怕不可能避免了。

这许久，一直在日本人的鼻息下委曲求全，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和方法来讨日本人的欢喜，终于无法遏止日本人的野心，一步步地逼紧，终于使一切情势到了最紧张的地步。

许多人以为事件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爽性放弃了希望，准备跑到安全的江南去。可是那些有血气的青年们，感到更大的悲哀更大的痛苦，度着悲惨而强硬的日子，他们不愿意随着学校跑到江南去，他们不愿意把大好的江山平白地又让给日本人，他们想凭着满腔的热血，来做最后的争斗。他们想唤醒在迷梦中的人，他们想振起那些恐日病患者的精神；他们没有武器，他们想用那伟大的热诚，说动那

些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和那些有武器的士兵们，他们想着，果真有一天和日本人宣战，他们立刻就准备投身到战斗中去。

可是情势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那复杂的包有许多不同的阶层的社会是如此，就是在那青年的一代中也正是如此，正象苏联作家爱伦堡所说的："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和无耻。"

这些天，黄静玲真的都忍耐不住了，她就在校园的角上和赵刚大声地叫：

"我不干这个联络了，我简直弄不好！"

"喂，你怎么能在这里同我叫？"

"好，好，放学的时候你送我回家，我再和你说。"

正在这时候，忽然闪出来张国梁，他谄媚地笑着，把那颗靠里面的金牙都闪出来。

"你们好呵？"

"我们不是天天见面么，又不是许久阔别的朋友！"

赵刚也不耐烦地回答他。黄静玲连头也没回就走开了。这几天，赵刚也正没有好气，在一切青年都有的烦闷之外，他还深深地苦于工作的不顺手和迟缓。而且象张国梁这样的人，随时都在用窥伺的眼睛注意着他。

"礼多人不怪，——"

张国梁故意显着毫不在意的样子，说了一句有点可笑的俗语。赵刚忽然转了一个念头，就改了温和的口气问：

"你到真有根，从南方来不怕冷，"

"当然不怕，我从前住在东北。"

“你的家在那边么？”

“不，我是事变以后去做工作的，——”他知道失口了，就赶着说“因为我的叔父在那边开一爿店，要我去管账。”

“那你为什么又到这边来呢？”

“还不是因为自己的学识不足，才想深造？真是，我还要请问你呢，那个读书会怎么不开了？”

“大家都忙着赶功课，所以就不要那个组织了，反正目的是为读书，各人都知道读书了，目的已经达到，自然就不要有那个会了。你倒很热心？”

“可不是么，从关外回来，对于什么事都热心，这也是在那边受了太多的压迫的缘故。”

“我可不然，——”赵刚一面想着，一面又在按着手指节，“我简直麻木了，觉得只有读书要紧。国家大事自有人负责，我们年青学生，管不了那许多事。”

那个张国梁不再说什么，躲在眼镜后面的小眼睛，迅急地霎了几霎，好象他自有他的主意，他也自有他的想法。

“这个东西可真怪，”等到张国梁走开了以后，赵刚独自想着。“他要做学校当局的探子，那还算不了什么；要是做了统治者的走狗，那也还有可原谅的地方；如果做了日本人的狗腿子，那可真不是人养的！”

他虽然想尽力思索，也得不出什么线索来，只觉得“奴才总归是奴才的。”

到下学的时候，他早在校门前转弯的一条小路上等好了，正当黄静玲在门口东张西望的时候，他就低低地叫着：

“走吧，人家早等好了。”

黄静玲一生气，急乎想骂出口来，忽然记得他们的环境，就没有做声迳直朝回家的路上走。

赵刚已经悄悄地走在她的身边了。

“我说，这件事我办不了，我成天去追，也没有追得到她们，好容易碰见了一个，她什么也不知道，两句话还没有说完，早有一个男人挟着她到溜冰场或是舞场去了，你说说看，我联个什么络？”

黄静玲象是真气急了，她的脑袋灵活地左右摆动，当着她的嘴不说话了，立刻就撇起来。

“事情哪有容易的呢，你得把心沉下去，你看那边——”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在一条横街上，在街的那一边，现出了一群人，他们挂着白臂章，摇着杏黄色的旗子，一面呼啸着一面走过来。街旁的店铺，赶紧都把门板关起来，摊贩也抢着把货物收到竹筐里，黄静玲厌恶地说：

“又是他们，我们绕一节路走吧。”

“那何必呢，正要看看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凌乱的行列，渐走渐近了，一张张的苍白的三角脸，深陷的眼睛，还有破乱的衣衫。在旗子上写着，“华北自治”“东亚和平”的字样；有的旗子上又画着太极图或是八卦。他们用嘶哑的声音叫喊，不知道喊出些什么字音；也许因为冷或是其他的原因，鼻下拖了两条清鼻涕。

原先站在路中的警察，这时也躲到路边来了，他把木棍夹在腋下，装做没有看见的样子，那些人很象散纸钱似的，把

一些红红绿绿的纸朝空中一丢，随后飘到道旁或是水沟里。

“我真不明白，连警察也不干涉。”

“你要他怎么管，上面的人都管不了，他们又有什么法子？中国人原来都是各扫门前雪的，你不看见这些人都躲起来了么？所以如今能挽救我们危局的只有我们这年青的一代，——”

赵刚滔滔地说着，他们的眼睛望着那滚在那尘沙中的杂沓的一群。

“路是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这是鲁迅说过的话，关于和大学联络接洽的事我帮你的忙，——”

“那好，什么都不用说，我们紧着去办；一定和他们采取一样的行动。”

“我今天就不回校了，管他记过开除呢，什么事情都比不得国家！”

“对了，这是真话，什么事都比不了国家！”

三十二

静玲赶回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忽然飘落起来的大雪，照亮了路，空中还不停地飞舞着，有时落到她的颈子里一片，使她陡地把颈子一缩。可是她喜爱雪，尤其是这没有经人践踏的洁白的雪；当着她的脚踏上去，一面觉得可惜，一面也感到快意。

下起雪来，天并不怎么冷，她是赶着回家的，身上还出了汗，叫开门的时候，老王先就惊讶地说：

“哎哟，我的五小姐，您到哪儿去来着？您看您这一身雪！”

“你快替我拍拍下去。”

“您等我先把门关好，唉，这真是何苦来！——”老王一边关着门，一边唠唠叨叨地说着，“老爷看您没有下学，还差李庆到学校里去找一趟。”

“李庆回来没有？”

“早回来了，学堂人说不住堂的都回去了；——可说，

您看连我也闹糊涂了，一边下，一边拍，那阵拍得好重？您还是进去吧，到楼下我给您好好拍。”

她走着的时候心里就盘算着，自然在路上想好说在学校里做物理试验的话是不可用了。

“舅老爷呢？”

“舅老爷今天压根儿就没有出去，大冷天，在家里烤烤火够多么舒服！”

“他怎么没有在楼下房里？”

“那谁知道，八成在楼上太太房里谈闲话哪，老爷也在上边呢。好，您快上去吧，差不多都拍干净了。”

等老王走出去以后，她还独自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然后才有把握地上楼去。她一下子就跳进了母亲的房里。母亲首先喊出来：

“你可回来了，你到哪儿去了？”

“我的一个女同学的母亲过生日，我去拜寿，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回来。”

“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还开的席呢，我吃完了，怕家里人惦记，就赶忙先回来。”

说完了这句话，她才看到父亲正捧着一个水烟袋在呼呼地抽，李大岳象呆了似地坐在一边，母亲好象正在用骨牌闯五关，看见她进来的时候才停手。

“你好象忙得很！”

父亲吹出一团烟灰来，然后有意无意地说。

“也没有什么忙，还没有到大考。”

“你们都忙得很，你是每天都不大看得见，静婉和静珠，就是到回家的时候也看不见！”

“她们我不知道，我可是到时候回来，到时候上学去。”

“我看你有点不对，——”父亲猛地严肃起来了，“你这个年岁可还不是闹恋爱的时候，这一点你可得弄清楚——”

静玲被父亲的上半句话吓了一跳，以为他已经知道一切事情；可是下半句话使她的心放下了。因为她记得从前为禁止静纯参加学生运动，曾经把他锁在家里。

“我才不会呢，我根本就想不到，妈妈，大姊呢？”

“她在自己房里，她才把青儿放下去睡。”

“我去找她，——您也早点安歇吧。”

她悄悄地推开了静宜的门，看见她正静静地独自伏在桌上看书。一座台灯，正好给她足用的光度，房子的一角，被炉火映照得红煦煦的。

“大姊，你看的什么书？”

“哎，你可吓坏我了，你怎么也不大点声音？”

出其不意的声音，使她从贯注的情绪中猛然醒转来。站起身，打了一个伸欠。

“我怕吓着你，才轻手轻脚的，——青儿睡起来真美！”

静玲转身又走到小床的近旁。

“你可别动他，弄醒了就费大事！”

“大姊，我告诉你，我还没有吃晚饭。”

“那怎么好？你要吃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只要吃得饱就成，千万可别声张，我和妈妈爸爸说在人家吃了酒席。”

“你真好，吃了酒席的人却原来提着一个空肚子！你在这里等我，我到下面去看有什么好吃。”

“还要麻烦你跑一次，不如我自己下去好了。”

“你等着吧，我就是怕他们封了火，——呵，我想起来了，妈妈还给你留下菜，我要他们给你煮一碗泡饭吧。”

“那也好，可多弄点，我饿急了。”

“你真好，不饿怕还不回家呢！”

等静宜出去之后，她就坐到桌前，她看见大姊看的书是简爱自传，对于这本书，她没有多大兴趣，尤其是这晚上，她的胸中充满了澎湃起伏的思潮，她的肚子又是那么饿，不断地叫出声来。

正在这时候，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着，她顺口就应了一声：

“请进来。”

门缓缓地推开了，进来的原来是静纯，他一声也不响，迳直地走到婴儿的床边，俯下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静玲想问他一句话，证明方才想起来的是不是事实，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已经在孩子的脸上吻了一下，缓缓地出去了。

她也走到床前，俯下身去，正在这时候，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她正仓皇地想抱起来。孩子却只哭两三声，又停止了，依旧是安静地睡着。静宜走了进来，后边随着阿梅，用托盘端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饭。

静玲赶紧坐到桌子那里，也没有铺一张报纸，两手捧着碗迅速地吞着。她好象要把那个头埋在碗里，一直下去了大半碗，才喘一口大气抬起头来。站在一旁的阿梅也望得呆了，笑了。

“去，你看我做什么，快点服侍太太睡觉去！”

“也真亏你，就好象三天没有碰一个米粒！”

静宜也微笑着说，把那本简爱自传又拿到手里。

“姊姊，你不要看，我和你谈谈不好么？”

“这阵你才空出嘴来说话，方才好象一张嘴都不够你吃饭的。”

“这也是点经验呵，再没有今天这碗饭香的，我可懂得饿的味道了。”

“算了吧，才晚几个钟点就象这个样子，有人三天不吃饭那可该怎么样？”

“那也好，那就永远也不要吃了，——”静玲笑着，一面还没有忘记吞着残余的饭，“可说，大哥真爱青儿，我看他爱得有点发呆。”

“这又是你不懂得的了，我可也不懂得，我只觉得眼看着一个小孩子长起来，满有趣的。”

“多麻烦，一个洋娃娃就好，不哭不闹也不麻烦，——”

“照你这样说法下一代就该是洋娃娃的世界了。”

“不，不，那才不呢，下一代是我们的，大姊，我问你，你游行过没有？”

本来静玲还记得他们的话，要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泄漏出

去，尤其是当道和学校当局，可是这一阵，她的胸中象有什么东西朝上跳，一直跳到她的喉咙那里，到她提起一个引端，才稍稍觉得畅快些。

“我怎么没有游行过？从前我上学的时候，一个五月里就不知道要游行几次，每年的十月十日照例还有提灯大会，那一年三一八，——”

“我记得了，今年的纪念日你还告诉过我，你不知道，我们最近——”

她顿住了，犹豫了一阵，不知道是说出来好还是不说好；可是静宜不等候她的思虑，接着就问：

“最近怎么，最近要游行么？”

静玲没有回答，只点点头。

“为什么事情？”

“你还不知道么，华北要在自治的原则之下成立一个会，——”

“自治不好么？”

“唉，哪里是自治，不过和政府分化，受日本人的支配，将来有一天，鬼子也要建立一个什么国。”

一时间，静宜没有再说什么，她站在那里想，手里的书放到床上，她就深思似地倚在床边站立，她一直先前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么严重。

“既然是日本人在里边，当然他们也许要蛮干。”

“那或者不致于，我们的游行最要紧是想唤醒蒙在鼓里的民众，和那一批昏愦的家伙们。”

“不过，照情形看出来，也许日本人要来干涉。”

“那有什么法子，我们总得把我们的民气显出来，就是有什么危险，那也顾不得，只有引起一般民众不甘做奴隶的心也就是了。”

静玲说得很兴奋，在半暗的光线中，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了。

“我并不反对。——”静宜悠悠地说，她走到静玲的面前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我不胆小，也不自私，可是我要你好好留神，果真遇到什么危险，并不觉得有所吝惜，总觉得不怎么值得，你说是么？”

“那当然是，我还要好好留着这条性命和敌人在战场上见。”

“那还不知道哪年的事呢！不过在眼前，我要你小心就是。”

“你不会给我说出去吧？”

“我不会，有时候我也觉得我的心仍然在燃烧。”

“那就好，那是我的好姊姊！”

她一转身抱了静宜，不知道怎么好，静宜低低地问她：

“我还忘记问你，哪一天？”

“九号，就是这个月的九号，没有几天了。”

三十三

一连几天的大雪，把地上的一切都掩盖了，一层雪，一层脚印，又是一层雪，又是一层脚印，……到得那天的早晨，初晴的蔚蓝的天，象无边的海；一夜来地上又得匀整的一片雪，却象夏日洁白柔软的好云。涌泉的水池是不冻的，反映着空中的青色正象一块没有被云盖起来的蓝天。

可是随着这晴朗的天同来的，是那不可抵御的寒冷，和那劲厉的风。积在屋瓦上的和树枝上的雪被吹下来了，在阳光之中闪耀着落到地上；地上的坎坷，又为这一阵风吹平了。

人缩着颈子，把两只手拢在袖筒里，踏在地上的鞋橐橐地响着，太阳再高起些的时候，屋瓦上的雪稍稍溶化了些，就在屋簷上一面结成透明的簷溜，一面滴到地上冻结起来。

在这寒冷的日子里却有无数颗沸腾着热血的心，他们没有恐惧，绝不畏缩，按照预定的计划去施行。

黄静玲一个清早就跑出去了，她兴奋地朝公园跑去，因

为怕校方的阻挠，早就规划好了凡是参加的同学都到公园门前集合。

也许是天太早，或者是寒冷的缘故，路上的人不多，可是路却很滑，因为走得急，两三次差点没摔下去。她没有太在意，怕去晚了误事，仍然是急急地赶着。

老远的她就看到在公园门前稀稀朗朗的不过有八九个人，几个人聚在街旁，几个人站在街中间。在那里面，很快地她就看到了赵刚。

她走到他近前，就低低地说：

“怎么才只有几个人？”

“时候还早，今天至少也有一百人。”

“旗子还没有拿来？”

“就来，我们存在校前对面的那个水果店里，一会儿向大钟扛来。你不饿么？先到那边去吃一碗杏仁茶。”

这时她才注意到路旁的几个人，原来是围了那个杏仁茶的担子。

“饿倒不觉到，暖一暖也好。”

她象自语似地说着，然后也凑到人堆里去，在那里面，她看见了李纫芝。

“李纫芝，你早来了。”

李纫芝朝她笑笑，并没有说什么。没有什么音响，一股严肃的空气罩着每个人，只有那吸啜的声音呼呼地响着。

远远地，向大钟骑了辆自行车，还有一辆堆满东西的洋车跑来了。同学们，也从不同的路上赶了来。

到九点钟，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个同学了，这时赵刚就大

声地说：

“诸位同学，我们的人数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就该出发了，本来我们有十个人分头接洽，现在就请他们每个负责一小队，每队十五个人，凡是有车的同学请到一边，都算做纠察队。现在赶紧分好，然后我们就分配旗子。——”

“谁愿意扛大旗的请过来！”

立刻就有两个人赶过去，黄静玲只认得中间一个是关明觉。把那卷横旗打开来，上面写着显明的几个大字：“××中学请愿队”。

“人已经分配好了，我们就分配旗子，旗子数目多，一个人拿两个也好，路上如果有热心的人请他们参加进来！就送给他们。我们这一次请愿，是有极严重的意义，我知道来参加的人，都是热心份子，不过在守纪律这一面，我希望同学能互相督促。——”赵刚顿了顿，好象很困苦地咽了口唾沫，又说：“这次我们游行请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华北自治’‘枪毙亲日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末一句，赵刚提高些声音叫，不提防一声更大的回应吼了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人人兴奋着，激昂的复仇的眼睛象要燃烧起来，转过队形，一直就朝××街走去了。

风强劲地吹着，两个人努力地抬着那面大旗，也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赵刚和黄静玲也参加进去，四个人撑着那面大旗迎着逆风前进。

忘记了寒冷，忘记了不曾吃饱的肚子，一张开嘴，就从

嘴部一直灌下去，好象塞满了嗓子；可是他们还拚命地喊着口号。

在××大街，迎上大队了，那是一支长而有力的队伍，他们在高呼中加入他们的中间，他们一齐奋力地用更大的声音叫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自治！”

走到××街，突然有一大群女学生冲到这个大队里来，人们让着地位，让她们也合乎步骤地和他们一同向前，和他们一齐喊：

“枪毙亲日汉奸！”

“欢迎市民警察参加！”

路中的警察，为他们拦住往来的车辆，让他们顺序地过去，市民们多半呆呆地站在路旁，没有什么表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笑的，他们就是猜也猜得到这是一桩极其严重的事。

“打倒×××！”

“枪毙×××！”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

在旁观的人群中，黄静玲忽然看见李大岳，她象遇见亲人一样跳过去，把多余的一面旗子交给他，说：

“幺舅，你也加进来吧。”

李大岳早就等在那里，他看见那股充满热血的青年的洪流过来了，他动也不动地站着。他的心跳着，当着那洪亮的

喊声起来的时候，他的心在微微地战抖，他自己想："不成呵，我是一个军人。"可是他的心仍然在抖着，大队愈近的时候抖得愈厉害。他的脸被风吹得生痛，眼睛的角上却觉得冰冷；而在他的近前过去的那些不屈服的呼喊使他的心抖动得不止。他的睫毛上结了些什么，使他又冰冷，看出去又模糊。最后他记起来了，那一年在上海作战，他最后守了一挺机关枪，掩护退却的时候，他是又悲愤，又激昂，看到那些日本兵倒下去又高兴的不同的情感的揉和，要不是随时想到一个军人的身份，这时候和那时候一样，他 都 要 大声哭出来。

"好，我来，我是要来的！"

李大岳一下子跳进来，他不好意思地用手背揉揉眼睛，他那粗壮的，嘶哑的喉咙叫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就是一声更大的，更响亮的，混合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不同的喉咙里叫了出来的同一的回应：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三十四

游行的大队象一股急湍的洪流，滚过一条街又是一条街，他们咆哮着，显示自己的威力，完全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他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会遇到的危险，两旁的观众不是投身到这洪流中来，便庄严地注视着，没有笑，没有快乐，那洪亮的呼喊一直压上他们的心头。就是在经过日本领事馆的时节，那些警备着的日本兵，也兀自看着他们，自然地在胸中浮起了一番尊敬，群众在这时候把喉咙更叫得响些，旗子更举得高些。

“你看，那边走着的就是××大学名教授×××，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赵刚用他那已经沙哑的嗓子和黄静玲说，抽出一只手来指着一个穿皮大衣，戴呢帽，低着头在路边上走的人说：

“呵，他就是×××，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了，为什么他不加入我们的队伍？”

“那，我想总有点不方便吧。”

"不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黄静玲憨直地问着，她的手膀都觉得很酸痛，可是也不肯放下来。

"他当然不能加入，他要在暗中指导，你不注意他自从出发就或前或后地跟着我们么？"

"那边一个是谁？"

黄静玲指着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人问着。

"那就是××，当年五四运动的重要分子，现在也是××大学的教授。"

"他也是暗中指导我们吧？"

"那又不见得了，他新近还兼了一个差，听说他的日子过得很舒服，还讨了——"

"喂，你看，那不是张国梁么？"

还没有等赵刚说完话，黄静玲就叫起来，她的手指着，赵刚随了她的手去看，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他跑了，一定回去告诉校长，说我们参加游行。"

"那还是小事呢，那算不了什么！就怕他和当道通声息，那倒真有点麻烦，刚才你真是看见他么？"

"可不是，明明是他，一转眼就看不见了。"

"没有关系，管他那些做什么，怎么，前面为什么站住了？"

"呵，想不到已经走到×××大街。——"

队伍不但停住了，忽然在一阵喧噪之后，队形突然就散乱了：有的朝后退，有的向两旁散开。

"什么事，不要乱队！"

后面的人用喇叭筒大声叫着，可是一点效力也没有，那喧嗓的声音却愈来愈近了。

那是许多名武装的警察，有的拿着枪，有的拿着大刀，在队伍中直冲过来，一边嘴里大声叫着：

“解散——，解散！——”

人群并没有就这样被他们冲开，等着他们过去了，队伍又汇合起来，他们仍旧用那多年已经喊哑的喉咙叫着：

“欢迎警察同志参加！”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大队还是向前行进，就遭遇到更大的一层阻搅，更多的警察一面喊着“解散”，一面在挥着大刀和步枪。幸好他们不是射击也不是劈杀，只是用枪托和大刀背 打 在 群众的身上。

搏斗起始了，胆 小 的 闪在一旁，或是溜到观众的人堆里，观众为了怕受无妄之灾，早已向小巷散去了，幼小的被打倒在地上，紧抱着警察的腿，另一个警察就用皮靴踢那滚着的身躯。一个大学生猛地一头冲过去，把那个踢人的警察撞倒了，他自己的刀划破了自己的皮肤，鲜红的血就在那冻得坚硬的地面上凝聚了。

于是他恼怒了，站起来，飞一般地挥着那把大刀，好象他是在敌人的面前。一不小心那把刀陷入了路旁的电线杆子上，一时拔不出来，一个穿着短皮衣的学生，赶上去一拳就把他打倒下去。

残余的队伍还是向前挺进，突然，几条雪白的银龙朝着他们飞来，——那是几股冰冷的，有力的水流，笔直地朝他

们射着。

瘦弱的人一下就被冲倒了，还没有能爬起来，水流又把他冲倒下去，在街心象木桶一样的滚着，有的激得昏头昏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好容易躲开水龙头的威胁，又没头没脑地被打倒了，被那些武装的警察拉着头发在地上拖过去。

把着水龙头的警察们得意地笑着，他们想着这次的成功，看着那些人在这强烈的激流中可笑地摇摆着，只象秋风里的几片叶子，不能自主地流转；而且他们有完全支配的能力，他们能瞄准，正象使用枪炮一样。

群众不喊叫了、在斗争中每个人都紧闭了嘴，一批冲下来了，又是一批上去，在队伍的后面还有那横冲直撞的武装警察。旁观的人站到拿着水龙头的警察的后边，两旁再也没有人了，没有那个名教授，也没有那五四时代的重要份子，这条长街就是两支绝对的力量在争战。

李大岳咬紧了牙，他的一身都是气力，用他那急促的，有力的言语命令着：

"让他们在正面，我们两边包抄，要快，要准，去夺那水龙头，我们必须完成任务，才能解决这场战斗。"

他急急地说完了，自然就有七八个人站到他这一边，那一边是向大钟领头，他的身材在大学生里也是少有的。

他们就象急发的箭似地从街的两旁飞跑过去，那些警察只把注意力放在街心，没有提防这一着；他们还没有跑到的时候，就猛然地朝前一扑，撞倒了那些把着水龙头的警察，立刻那股水流就改了方向，朝着前面射过去了。

看热闹的市民和警察惊慌地跑着，可是他们并不要守在这里的，等着队伍稍稍整齐了一些，他们就关了水门，把那帆布管卸下来，任它在路上象死蛇一样地躺卧着。

群众看着这些湿淋淋的勇士们又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就又大声喊起来：

“枪毙亲日汉奸！”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可是朝前走了不多远，前面又有一支警察的队伍。他们的人数比方才多了两三倍，有的拿了木棍，有的拿了绳子，有的还是举着大刀，这次在步枪上还上了枪刺。他们有计划地等在那里，游行的队伍走近了些便一声呐喊冲过来。顿时一场恶斗又起来了。

叫号的声音惨惨地在空中激荡着，没有同情，没有爱，那些长成的人，受养于市民的警察狠命地挥打着，他们象疯了般地击打，全不顾倒下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或是一个女人。他们被无名的愤怒支配着，他们被不该有的复仇啮着他们的心胸。木棒打在人的身体上象败絮，刺刀象划着没有知觉的皮肉，滚在地上的用脚来踏，全没有一点怜悯，只是象野兽一般地冲突着。……

血滴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自由，为了对于民族和祖国热烈的爱。……

风还在吹着，天上飞着旭日徽的飞机，它们得意地翱翔，眼看这一场战斗。大地在抖动着，它愤怒地，羞愧地想张开大嘴，把那些愚昧的人们吞下去，它不忍看他们的恶行，它深悔把他们生到这个世上，为他们生长粮食来喂养他

们，而且它一直用全力驮着他们。现在却看他们施用暴力来欺压那些充激着热血的人们……。

大地简直在哭泣了！

三十五

自从和水龙搏战之后，李大岳的身上洒满了水，一转眼的工夫，就都结成冰。老北风溜着，僵硬的袖口和前胸都象冰块；可是他还是一鼓气地朝前冲。

剩下来的不屈的队伍，真比得起他从前的弟兄们，使这个退伍的军官，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正在这时候，他突然发觉身边的黄静玲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再朝边道上一看，才看见她趴在地上大口地吐血，一个警察正要拉她的头发。这惹急了他，什么也不顾，蹿上去打倒那个警察，扶起黄静玲急急地就拖入道旁的小巷里。

"怎么样，怎么样，静玲？"

"没，没有什么，只是我，我。……"

她一面说着，一面还吐着血的泡沫。

"你怕受了内伤。"

"不是，我的门牙打掉了。"

"唉，那还好。——"

“他们呢？——我的同学们呢？”

“谁知道，怕也都散了吧，跟赤手空拳的人逞强，还算得了什么英雄！”

李大岳气愤地说，这时候他才觉出来后脑有点嗡嗡地响，记起正在搀她的时节，有人给了他一木棒。这阵他想，该做的已经做了，为了静玲的关系，应该快点回去。

“你不难过吗？”

看见她倚在墙边，他关切地说。

“不，我记挂赵刚他们，幺舅，我在这里等你；你去看看好么？——还有，我那两只门牙，让我吐在街上了，顶好找回来，也可以做一个纪念。”

“好，好，你等在这里，不许乱走，我就回来。”

李大岳又钻出巷口，大街上已经安静下来了，那场战斗已经停止，旗子和标语杂乱地丢在街心，警察们正在监督清道夫整顿市容。他想为她寻找那两只门牙，可是街路上这里一滩血，那里又是一滩，不知道哪一滩是她和着牙齿吐出来的。正当他张望的时候，一个警察凶狠狠地朝他走来，大声骂他：

“滚开，这有什么好看的，去，去！”

他抬起眼睛来望望，一句话也不说，掉过头迳自去了。

再走进巷子去，果然静玲还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你看见他们么？”

“没有，大概都跑了。”

“不能，赵刚不会跑的。”

“街上已经没有人了，不跑还到哪里去？”

“他也许被捕了，或是受伤了。”

“呵，那可也说不定。街上正在恢复原状，只有那些警察，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

“我的牙呢？”

“没有找着，你想，那么大的街上，两只牙要我怎么找？可说，你的嘴，——”

“我的嘴怎么样？”

“嘴都肿起来了，我还是先陪你到医院去看看吧。”

“这样子怎么能到医院去，先得回家换一件衣服，并不是为好看，真冰得难受！”

她一边说着，一边摸着自己的嘴，果然觉得嘴唇高起许多来，她一下子就想到猪的嘴，她就又想哭又想笑地摇着头：

“我不，我不要！”

李大岳以为她不要先回家，就说：

“那么我们还是先到医院吧。”

“嗐！”

她把头一扭，笔直地，就朝回家的路走去，李大岳不放松地跟在她的后边，他们冻结的衣服，发着窸窣的响声。她并不觉得疼痛，走在街上路人把好奇的眼睛望着她也不使她不安，随时她都觉得自己象一个得胜回来的士兵。

可是立刻她自己就纠正了这错误的思想，她觉得这是英雄主义的抬头，同时她又想到她不该高兴，因为许多同伴不知遭逢到什么命运。

走回家里，才叫开门，老王就吃惊地叫着。

"哎哟，我的五小姐，您这是怎么弄的？"

"叫什么，老爷听见了怎么算！"

她一面申斥他，一面走进去；黄俭之已经严肃地站在石阶上，笔直地望着她，还没有等他发作，在顶楼上张望的菁姑哇地一声叫出来：

"我的儿呀，你这可是怎么弄的，这一大片血！"

然后象滚下来的那样迅速，她从三楼一直跑到楼下。这就惊动了母亲和静宜，她们正在计划着过年。猛然被这一叫和那急促的脚步吓倒了，急急地走出门来，随着走下楼梯。

静玲知道再充英雄是不可能的，父亲的申斥就要象利刃似地刺过来了，她就装成精神不济的样子倒向李大岳的身旁。

可是这惊住了母亲，她惊惶地叫着：

"玲玲，玲玲，你这是怎么的了？呵，呵，快点扶她到楼上去暖暖。"

父亲的庄严也不再保持了，他也急起来。

"快把她搀上去吧，真是，这算怎么回子事；静宜，你母亲不能到楼下来，上去吧，上去吧！"

"我算定了没有好事，这年月，没有王法，年青青的孩子们，谁不是父母娇生惯养的！"

他一面唠叨着，一面也走上楼来。在楼梯口遇见李大岳，他想起来就说：

"你不是要到下面去么？告诉他们快点去请梁大夫，你换过衣服也到楼上来。"

静玲被安置到自己的床上，脱下冰冷的衣服，盖好棉

被，静宜早就把她的衣服找好，替她放在一旁，先给她用硼酸水漱过嘴。母亲就在床边拉了她的手，眼泪不住地滴下来，菁姑在一边干嚎，静玲不耐烦地又睁大了眼睛说：

“我又没有死，号什么！”

菁姑一生气，止住了声，说了半句：

“真是狗咬吕洞宾。——”

就拉开门走了。这时候父亲踱进来。

“我吩咐去请梁大夫了，一会儿就来。”

“爸爸，我不要紧，我只掉了两个牙，”

“那也要留神，看不小心起了牙风。”

母亲关心地说着，还把手掌放在她的前额，试着她是不是发烧，她自己随时还用手帕擦着自己的眼睛。

“这是谁要你们这样做的？”

父亲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坐在一张椅子里这样起始了他的询问。

“没有人，就是我们自己！”

“哼，你们自己，你们不怕死么？”

“那有什么可怕，为了整个民族，国家，我们就是死了也算不得什么。”

正在这时候，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的李大岳推门走进来，黄俭之的话就转到他的身上：

“你怎么会也去了呢？”

“我，我没有，”他扯了一个谎，脸有点红起来，“我正到××大街去闲溜，碰上这回事，我一看见静玲在里边，就拉着她跑出来。”

“那你一身水，和她那嘴上的伤呢？”

“呵，我忘了，静玲跌到地上，是我把她拉起来的，警察看见了，就用水龙冲，把我们两个人的身上都弄湿了。”

“唉，还亏得大岳，不然的话，还不给他们那群狗东西打死！”母亲伤痛地说着，忽然她记起来就急匆匆地问着：“你的三姊四姊呢？”

“我没有看见。”

“她们也没有回来，呵，一定出了什么事，这可怎么办？还有静纯，他也不见回来，你们谁修修好，去找找他们吧。”

母亲慌急地说着，她象有什么预感似地连脸都变了颜色，静宜就说：

“我到学校去找一下吧，就是有什么事也问得出来。”

“你一个人怎么能去？街上还乱糟糟的，再有什么舛错可怎么办？”

“大岳，你陪静宜去吧，快点去快点回，唉，这是怎么说的！”

黄俭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妈，您不要着急，他们都没有事。”

“你怎么知道？你这样一个孩子，我们也想不到会惹这场事！”

黄俭之忽然又瞪起眼睛来朝她说：

“嘀，你别这样了，孩子还不够可怜么，疼还疼不过来呢，你还没轻没重地说一顿。”

母亲的这几句话正打在她的心坎上，她的心一软，眼角

就觉得痒痒地，有什么东西滚下去，随后就觉出枕头有些湿渌渌的。

三十六

经过梁大夫的诊断，静玲的伤并不严重，只给她消肿止血的外用药，还告诉她牙齿自然可以到牙医那里去补起来的。静纯是到下午自己回来了，他始终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一直到出事之后，才知道这件事。到离开学校的时节，倒无端的受把守校门的特别岗警的一番搜查。

静婉和静珠，根据静宜的问询，知道她们并没有参加这次游行，可是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知道，既然不会有什么意外，她的心也安下去了，就谎说着她们都好好地在学校里，因为要预备考试，不便回到家里来。

过了三天，静玲的嘴就复原了。可是她的腿上发觉了隐痛，一直使她的步履不方便。她很想出去，可是没有人答应她，她已经爬起床，每天象关在笼里的大虫一样焦急地转着，她自己完全是和外面隔绝了，从报纸上看不出什么消息；她时常想起她的同伴们，她想着有的一定受了伤，有的又丢到监狱里。

就是在这寒冷的日子，她也站到二楼的阳台上向外望：——那一面是冷清的街，那一边是干枯的河，扫荡着空中的又是那冷冽的朔风。

天气倒还好，有大太阳，可是没有热力，旋转的风，把干枯的叶子一直卷上天去。

忽然，有人敲打着门，她就急急地跑到楼下去，跳到院子里，还没有等老王问清楚姓名，她就叫着：

“呵，你是刘珉，——老王，快把门打开！”

“静玲，你好么？别人都说你打吐血了。——”

门打开，刘珉就走进来抓着静玲的手关心地问。

“你看，我不是很好么，我没有吐血，只是掉了两个牙，这你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真不容易，学校简直是禁止出入，警察一直到今天才允许同学自由出入，可是他们没有撤。”

“我们中学也是这样，那倒真想不到！外边太冷了，还是到里面谈吧。”

“好，好，你不知道我看见你多么高兴，那一天我幸亏是走不动落了伍，否则也要受伤，——”

“那也许不见得。——”

“你还不知道，除开散了的，没有一个不带伤。”

她们走到楼下的客厅，那里面没有火，就又到了李大岳住的小客厅，恰巧他没有在房里，她们就拣了两个座位坐下。

“赵刚他们呢？”

“你还不知道，他的手臂打断了，向大钟挨了两刺刀，

他们都住在××医院里，关明觉的眼睛给人打青了，到现在还没有消。张国梁当天晚上在学校里被人打了一顿，因为没有灯，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该打，那个投机分子，我总以为他和当道有勾结。不过，赵刚他们的伤重不重？”

“不轻，要不怎么住院呢？校长才岂有此理，凡是参加游行的都记一大过，主动的开除学籍。”

“谁是主动的？”

“赵刚，向大钟，还有你。”

“活该，让他们随便办吧，反正我也不想再在那个学校读下去了。”

静玲毫不在意似地说着，一切原来都不成问题，只是父亲问起来的时候倒要有一番准备，正在这时候，李大岳推开门走进来，看见静玲她们，立刻就想退回：可是静玲叫住他；

“幺舅，不要走，进来谈谈，——刘珉，你认识吧？”

“不是那天加入我们队伍的么？”

“就是，你的记性还真不错。”

“呵，就是后来抢水龙，——我就是那时候走开的。”

“那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呵！”

“那算得了什么，人家真是上前线打冲锋的战士！”

在这两个女孩子的面前，李大岳又感到不安了。正在他不知道怎么才好的时候，刘珉又说：

“静玲，我得走了，我只告两小时外出假，还得赶回学校去，误了就又是事！”

"好，我不留你，希望我们以后再见面。——呵，你看，到我们家里连茶也忘记请你吃。"

"我不渴，你不要出来吧。"

"那怎么成，盼望你再来。"

静玲一直把刘珉送出大门，等她进来的时候，老王就交给她一封信：

"这是老爷的信，您回头给带上去吧。"

她一看到××中学的信封，她就顺手揣到衣袋里，一声也不响，就又走进李大岳的房里。

"幺舅，明天陪我去玩一天好么？"

李大岳象是有点惊讶的样子。

"还去玩？到哪里去？"

"你不管就是了，没有你，他们不给我出去，这几天，真要把我急死了，这阵到楼上去说吧。"

"我看慢一点说也好，你不看见你母亲为你吓得又睡在床上么？她真经不起事了，你父亲这两天也显得不对，——唉，人事就都是不能两全其美！"

"好，那我自己见机而行，他们要是答应了，你可不能不去，"

"那当然，反正我又没有事，陪你走走算什么。"

她走上楼去，她知道父亲正在母亲的房里，她就敲敲门走进去。母亲更加亲热地迎着她，虽然她睡在床上，早就把手伸出来，她也象一只温顺的羔羊一般，走近她的床前，坐在床边拉着母亲的手。

"唉，想不到，你的肿倒都消了，妈倒让你给吓倒

了！”

“都是我自已不知小心，惹您担惊受怕。”

黄俭之坐在一旁忽鲁忽鲁地抽着水烟，好象什么事都不在他的意。

“我想你退学吧，先避避风，等年月太平了再去，好不好？”

“您的话我都听，您看怎么办怎么好。”

“哼，不必退学，学校也要请你走开了！”

这句话倒使静玲惊了一下，以为他已经知道了，可是看他还不断地抽着水烟，知道不过是顺口这么说一句，心才放下去。

“好好在家里念点书吧，跟着姊姊哥哥补习功课，免得惹是非——看，这两个牙掉得多么难看！”

“妈，明天我想跟幺舅出去逛逛，顺路看看牙医，我倒真想把这两个牙配起来。”

“天好了再去，一定要幺舅跟着，免得又碰上什么事！”

“我知道，我比谁都知道。”

父亲还是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一大一小两个眼珠朝她翻了一下，然后把一撮烟灰吹到地上。

三十七

一个大清早，李大岳和黄静玲走到街上去，那是一个没有太阳的日子，天却不大冷，仰望着在天空厚厚铺起来的乌云，李大岳就说：

“八成今天要下雪了。”

近年尾，街上照常挤满了人，路的两旁也挤满年货摊，就在这极早的时候，已经充满了买主和卖主的争论。李大岳厌恶地说：

“你看，有什么用，别人还无知无识地过日子，大概没有人记得那次游行，结果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那也不见到××政委会不是无形停顿了么，——还有许多消息不知道，当然我们不能白白牺牲。”

“你们可跟我们军人不同，我们在拚一番死活之后总得分个高下，攻城夺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当然，你们是学生，就是说在唤起民众这一面，你们也没有做到。”

“这些人当然不能代表民众全体，自然，民众的智识太

低下，这也需要一番教育。报纸上这两天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决不相信这次的游行没有效果，至少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不甘做奴隶的人们！”

“这顶多不过算做示威，真要是立竿见影，那还得靠我们军人。”

“你也相信武力可以征服一切么？”

黄静玲有点气，她以为他也象那个吴大帅一样。

“你错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将来我们总得和一切敌人在战场上见面，那才是真的。”

“我也但愿如此，这种不生不死的日子过够了。”

他们先到××医院，在一间装了二十多人的三等病房里，她找到了赵刚和向大钟，他们都躺着，赵刚的手臂上有一副石膏模型，他的脸好象瘦了，稍稍转动一下身子，就觉得疼痛不堪似的。看见她，勉强露着笑容，随着长长吐了一口气。

“很疼吧？”

“够受的，听说你打吐血，”

“没有那回事，我的牙打掉了，你看——”

她说着就把嘴唇向上一缩，缺牙的一块象一个洞似地，赵刚也笑了。

“向大钟呢？”

“那不就是他，”

赵刚把他的嘴向对面的床上一努，黄静玲就看见一个满头缠了绷带的人，除开两只眼睛，一张嘴什么都看不出来。那个嘴动了，他说：

"你可不能惹我笑，一笑就痛，"

这个声音听得出来，可是他那样子实在不能不使她笑，为了忍住，她把自己的舌头咬住，缺了两个门牙：好象非常不得劲似地。

"我还忘了，你们记得我的舅舅李大岳吧？"

"不是那天加入我们队伍的么？"

"他还指挥我抢水龙，呵，欢迎，欢迎！"

李大岳微笑着，走上一步，和静玲站在一起，他想说一句话，可是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得木头似地站着。

"这一间房里这么多人？"

末了好象费了很大力气才说出了这么一句。

"我们都是那一天进来，我们是不相识的同志，——现在我们可都熟了。"

"赵刚，最近有什么消息？"

黄静玲走到他的近前，低低地说。

"学校把我们三个开除了。"

"嗐，那我知道，我是说大的一面，"

"他们那些大学生看英文报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响应我们这次运动，连外国人也佩服我们的英勇，你没有看见，有许多张相片登出来，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照的。"

"哦，我倒记起来了，我 看 见 有两三个外国人站在路旁，我还以为他们是买古玩的，没有想到是记者。"

"不，不，有一篇记述说，他自己跟我们走，一直到××大街的战斗，他还在那里，他自己说他还是参加过欧战的一个兵士，可是看见那番情景忍不住哭了，——"

“我也是，我也是，——”李大岳孩子气地插嘴说：“我也几乎忍不住要哭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作用了，我们引起国际的视线，打动丘八的良心，让那些甘心做奴隶的人有了顾忌，……”

黄静玲得意地数说着，她的眼不住地瞟着李大岳，她又加了一句：

“幺舅，我可不是说你，你不是丘八，你是丘山。”

向大钟忍不住笑了，随着就苦痛地呻吟起来，他就埋怨：

“告诉你不要惹我笑，你偏来，把人家痛得忍不住。”

“凡是埋怨生活的就是弱者，”

黄静玲还是故意打趣着，李大岳看不过去，拦住了她：

“静玲，你不该这样，别人痛苦，你该同情。——”

他想说“你得有与士卒共甘苦的精神”，觉得环境不大适宜，就没有说下去，静玲偷偷地朝他做一副怪相，可是什么也不说。

“那以后我们的工作怎么展开呢？是不是还要一次游行？”

过一些时她又郑重地向赵刚问。

“那大概不必了，那一步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也没有法子办。他们和我们同样有知识，甘心过麻木的日子又怎么办？而且这一次，我们的损失也不算少，——自然我们不怜惜生命，可是这样白白用掉怪不值得。”

“那，那怎么办呢？”

“大约要展开一个教育民众的运动吧。他们是些老实

人，因为没有知识，不知道怎么做才好，那是很危险的。首先我们要告诉他们应该象一个人似地活着，不该象一个奴隶！”

赵刚说得起兴，想挥动他的手，他觉得象绑住了，那时他才记得他的手正套在石膏模型里。

“没有想到我自己上了一副枷！”

随着他笑了，他那滚圆的脑袋又有力地挺着，他的眼睛露出不屈的光辉。

“你的话说得是，我们应该先教育民众，否则他们只知道做顺民，那就无法发挥民众的力量了。可是，这些事怎么办呢？”

“还没有具体计划，大约要分两部着手：一部分人利用假期到乡下去宣传，一部分人就在城里以小市民为对象。——”

“这些事不会受阻扰么？”

“那谁知道，只要我们尽力，别的都不必管。”

“可是我们三个人已经开除了。”

“那怕什么，——”赵刚笑了笑，“只要你不反对，我们就可以到××学院去做旁听生，那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惜我们学校里的工作全白废了！”

“那没有什么，我们不要和他们失去联络，照样还可以指导他们。”

她想了一想，自己点点头，就说：

“好，过两天再来看你们，我们先走了。”

“不必常来，这里有人监视，要不然的话我早可以把住

在这间房的大学里的朋友们介绍给你，我怕那又给你添了麻烦，等我们好了，自会去看你。”

“那也好，——不过我还是可以来看你们一次的，你不知道我住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苦得很！”

“好，再见！”

“再见，再见！”

李大岳和黄静玲和他们告别之后就走出去，外面已经起始飘着雪花了。

“我们快回去吧，省得雪下大了不好走，”

“那怕什么，我正愿意雪下得大，踏雪而归多么有味！你看，那是不是三姊？”

黄静玲说着，忽然看见了在对面的走廊上掠过去的一个纤丽的身影，她象发现了什么似地嚷起来：

“三姊，三姊，——”

那个身影已经闪过去了，她立刻跳到院子里追过去，李大岳也跟在她后面跑着，

在二等病房的入口处她拦住她，她高兴地说：

“我想不到，你也在这里，——”静玲象喘不过气来似地说：“你们学校受伤的有几个？”

“唉，他已经死了！”

静婉非常伤心地说，她已经控制不住她的情感，眼角那里淌下两行泪来。

“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静玲表示极愤慨的样子，她好象已经知道一个因伤而死的，这又是第二个。

“你愿意到里边来看看么？”

“我来，好，”她回过头去看见李大岳就说“幺舅，你也来吧。”

他们一同走进病房，在墙角 那 里 就看见静纯阴着脸站着，还有几个不相识的人站在那里，那 个 死 去的人躺在那里，脸上蒙了一方素巾，一束鲜花放在他的枕边，静婉哭得抬不起头来，静玲走到静纯那里低低问着：

“大哥，你怎么认识这个人？”

“他？他是诗人王大鸣，——”

“噢，——”静玲顿然发觉这是一场误会，她记得在哪里看见过那个诗人的名字，而且听说过他有不能治的肺病，那么这些天使静婉忙碌的必定是这个逃不开死亡的人。

她知道，那么围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一定就是那些生活在沙龙里面的文学作者和艺术家们，那些超时代的创造者！她感到强度的厌恶，她想到这个受难的时代，这血淋淋的斗争，……一个颓废者的死亡算得了什么？可是他们都聚拢来了，发泄着他们那不值钱的情感；可是多少热血的青年，不曾受到他们爱惜的一顾！

她走到李大岳的身旁，轻轻拉着他的衣服，说：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提轻了脚步，不惊动一个人，他们走出病房的门，这时候医院的人们，正用一架转动的卧床，准备把尸身移入太平房去。

静玲在前面急急地走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好象把那无用的悲伤远远地丢下。她烦恶这些，她也烦恶静婉，她想不

到她还看重这些个人的事。

雪落得大了，地上铺了一层白，李大岳紧紧随在她的身后，有时故意踏着她走过的脚印……

三十八

那雪一直又落了好几天，地 上 是 一片白，瓦上也是一片白，只有天是灰沉沉的，象一张忧郁的脸。

积雪盖住了一切，人们只会引着“瑞雪丰年”的成语，雪确是粉饰了这不平的宇宙，但是岁月只有痛苦。麻雀喧噪着，连微细的谷粒也被雪盖住了。

这却忙了老王和李庆，他们轮流地扫着雪径，有时还要把积雪抬到河边去。主人们却安乐地躲在房里，火炉放散着温暖，每个人有一张红红的脸。

因为罢课的缘故，静婉和静珠也回到家中，她们怀着不同的心情，过着娴静和忙碌的日子。

自从王大鸣死后，笑容更绝对飞不上静婉的脸颊了，她常是一个人躲在房里，象对一切都没有兴致，独自向着一张人像素描呆望。那是亡者的面容，——就是没有它，她对他的记意也是清晰的。

静珠就不同了，虽然大雪阻止她的活动，她每天照样为

装饰忙着，她随时都焦灼地想跑到外边去。

静玲随时都用厌烦的眼睛望着她们，静宜没有时间听她的议论，她只好跑到李大岳那里。

“我真不明白，她们也算是青年人，连我都觉得丢脸！人家说起我不还照样的要说那都是黄静玲的姊姊，还不把人活气死！”她把话语象连珠炮似地施放出来，“你说，幺舅，你说，为什么她们会这样子呢？”

李大岳一时被他问得呆了，过后才勉强地答着：

“你们都是青年人，又都是学生，还想不出道理来，我一个扛枪杆的怎么弄得清楚。”

“她们都是眼光短小，都是自私，不顾大众，只想到自己的事。——”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阿梅喊着的声音：

“五小姐，大小姐请你到楼上去！”

她跑出来，把门砰的一声随手带上，说：“不要乱嚷，我听见了，”之后，就跑到楼上去。

在静宜的房里，她把一封信交给她说：

“静茵写来的，里面原来附了你的一封长信。”

静玲接过来，想得到那里面一定有些重要的事，就贪婪地读下去：

“亲爱的玲玲，我想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光荣的创伤已经平复了。你不知道，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受伤的消息，我是又高兴，又挂念；我的心里时常想，我的妹妹确是不凡的，你的勇敢行径，不仅激发了我，

也激动了全国有心的青年人。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在我们这里，原来就酝酿着的爱国情绪，随着你们登高一呼，象无可遏止的火山口似地爆发了。

我虽然不是站在学生的地位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热血充沛的青年，而且我还要继续均的志向，不甘愿做一个奴隶。所以我和他们也一样象怒吼的狮子，什么也不顾就跳起来了。

那正是江南的一个冬雨天，空中，地上，和扑面而来的全是那冷冰冰的雨丝，冷得怪不舒服。我们可什么都不顾，踏着那湿湿的地面，走向市政府，预备向市长请愿。我们的重要口号是，“取消华北自治，”“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特意说明我们援助你们，请求转致最高当局，惩办华北负责人员。我们学校的人不多，可是到了那个广场就看见更多的人群。那许多男的女的，立刻都使我们的眼睛亮起来了，我相信我们的民族，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这一代再不是那么苟且，忍辱，半死半活地过日子！

他们仿佛有的已经来了很久，虽然雨水从发尖流下来，他们仍然直直地站立，为了整齐，没有一个人张伞。可是市政府门前除开两列全副武装的卫士以外，连一个鬼也看不见，这许多人，此起彼伏地叫着口号，有时合成一声极大的呼喊，可是那巍峨的建筑，兀自动也不动地立在那里，每一个窗口都关得紧紧的，也没有一个人影，难道他们不怕那恶浊的空气把他们窒息死么？你想想看，当时我们的愤怒又是如何？假使那时候有一

个人喊："我们冲进去呵，"我想该没有一个人退后的。但是我们知道那种举动是于事无济的，我们不是为了意气，我们是为了这个受难的民族？我们完全奉公守法，只是听从代表的话，我们的代表们不断地进去又失望地走出来。

事情好象僵住了，人却是愈来愈多。有许多学生是走了二三十里远路来的，有的还要通过租界的封锁线。这不参杂一点偏私的情感，全是为了爱的缘故。终于随着我们的代表，走出了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还没有等我们的代表开口，我们就同声叫起来："请市长出来，"那震雷一般的音响，立刻把那个家伙吓回去了。

那僵局又存在了，风把斜雨送进每个人的衣，可是没有一个人露出畏缩的样子，千万个心，结成一个心，千万双手臂，想接成一只手臂，伸到遥远的北方，要援救你们，要温暖地和你们握着。可是那无情的人们，仍自躲在那里。我们呼号，我们歌唱，但是从那深闭着的门，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

就这样又过了许多时候，门又被拉开了，我们的心才一转，突然又被失望的情绪抓住。出来的是一个严峻的人物，他有大学教授的态度，板着那张无表情的长脸。我们分明知道他不是市长，不知谁在这时候高叫了一声："我们跪请市长出来，"立刻，我们就毫不犹豫地遵从这个命令，就在那泥水中，我们都跪下去，这时，那个庄严的人物慌了，他不知道怎么才好，他简直变成一个滑稽的人物了，他东张西望，过后就面着我们

跪下了。

你想，这个愚蠢的家伙，还以为我们在为他跪呢，我们这些热血的青年，实实在在的是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下跪的。

先前我们还叫喊，现在我们却沉默了，无尽的悲哀象那灰色的天压在我们的身上，多数人在无声地流着泪，多少人已经忍不住他们的抽咽，天好象也为我们哭泣了，更密的雨脚扫下来，我抬头观看，在那建筑的窗口现出了些无耻的影子，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市长低着头走出来了。

我们都很顺利，一切他都负责答应了，我们这才又高叫了一阵口号，各自回到学校去了。

在路上我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市长不早点出来见我们呢？难说他以为我们是吃人的虎狼？有人却说他实在是才来，……但是，我还是想不通，连我的肚子都想得痛了。

回到学校，我才知道并不是思想得肚子痛，原来是孩子要出生了。想不到那么急迫，我们的校医是挂名差事，那个看护把脸都吓白了，还没有等想出再好的主意来，我的孩子已经来到世上。这可慌了那个看护，连我也摸不着头脑，婴儿的啼哭又搅得我的心不安，幸亏有一两个有经验的同事，帮着她料理我和那个婴儿，还没有等我给他奶吃，他也还没有张开眼睛好好看一下这个世界，他就不哭了，也没有呼吸了。他是想不到地生下来，又想不到地死去了，一想起他那不知踪影的爸爸，我

的心真也有点难受；可是过一阵我就想开了，他何必在这混浊的世界中受罪呢？他实在算很幸福地了结他的人世的旅行，从此我真的是一无挂碍了，我正好集中我全部的精神，集中我所有的力量，为了人类的幸福，投身到斗争中去！

亲爱的静玲，你是为我哭泣呢，还是为我笑呢？”

静玲读完了，毫不迟疑地就自己答复了她信尾的问话：“我哭过了，我也笑了！”

她一面揉着那红红的眼睛一面露着欢欣的笑，转动着头去找寻，却不知道哪一阵静宜已经不在她的身旁。她抓着那几张散乱的信纸就跑出去，一面叫着“大姊，大姊在哪儿？”

“我在妈的房里，不要叫，孩子刚睡着。”

静宜把母亲的房门拉开一条缝，低低地和她说。

“我告诉你，——”她说着，就走进了母亲的房，看见母亲没有睡，就把话头转向她：“妈，静茵有信来，说她生了一个孩子。”

“是么？怎么你方才不告诉我呢？”

“不是给我的信，我也才知道。”

静宜答着，就过去把静玲手里的信接过来。

“你说，你说，母子平安吧？”

“静茵到还好似的，孩子已经死了。”

“唉，可惜，可惜，都是在外边缺人照料呵，这是怎么说的，但盼她身体好好的吧。她的信上还说些什么？”

“我还忘记告诉您，她到了S埠，——”

“S埠，那不是坐两天火车就可以回来的么？”

“她大约不会回来，——”

“你们这些青年人，有些事真说不通，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孤另另地在外边，回到家里来不挺好？”

从母亲的语气里听得出她对于这个“家”的信赖，她觉得有点难过，她的心里想：

“谁还能知道这个家可以存在几时？”

三十九

曾经用鲜血和寒冰装点过那条繁盛的××大街的街心，如今那些为外国人而存在的商店正用那两种颜色装饰他们的橱窗：白的是一团团的棉花铺在下面，用细线粘起悬在空中；红的是那个长着白胡子的圣诞老人的光帽和宽袍。在它那笑得合不拢的嘴里，有红的舌头和白的牙齿，……

但是中国人还有什么可笑的呢？除了那无耻的，卑贱的奴才的笑声，中国还有什么值得笑的呢？

笑声却充满了四周，新年是近了，耶苏圣诞节更近了，整个城市却象遵从他的教条：被人打了左嘴巴，把右嘴巴也献上去。成了一个打肿了的脸硬充胖子的情况，畸形地发展着。高贵的无用礼品从这里送到那里，在华贵的饭店里，在戏院里，在溜冰场里，在大老爷的衙门里，在妓院里，……到处充满了笑声。这笑声盖住了那悸动的古城，可是当着它要怒吼的时节……

静玲静婉和静纯吃过午饭之后，结着伴一同从家里出

来，说是到戏院去的，走到楼下，李大岳也加入他们；可是走出大门，他们就分路了。静纯和静婉大约是去参加王大鸣的追思会，静玲是打定主意要去看看赵刚和向大钟。走出了秋景街，静玲就歪着头问李大岳：

“幺舅，你到哪儿去？”

这一问到把他怔住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这时候他才注意到身旁已经少了两个人。

“我，——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听你的吧。”

“我自有我的去处。——”

“你到哪儿去？”

“何必问我呢，要走就跟我走，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分手。”

“那我还是跟你走，这个闷日子也真难过。”

他们就急匆匆地走着，不说一句话，这几天又把静玲给憋够了，到底不知道许多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她的心极焦灼，一心一意地赶路，连头也不抬起来望。她知道他们已经离开医院，搬到离××学院不远的公寓里去，她就一直奔那边去。

到了公寓门口的时候，正看见赵刚出来送客人，看见他们，就高兴地说：

“我想不到你们今天来！”

他们一齐走进了他的屋子，那是一间放了两床窄铺板再也没有什么空隙的小屋。一个煤球炉子和一张书桌，把人逼得连转身的可能都没有了。书架和箱子都吊在壁上，地下洒了白石灰，向大钟没有在，他们就坐在他的铺边。

赵刚的手臂还是吊着，石膏模型已经取下来，他显得瘦了，可是他却一点也不颓丧。

“怎么样，近来有什么消息么？”

“你觉得怎么样？”

“表面上好象两面都忘记了，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大家仍旧准备快快乐乐过新年。”

“不见得吧，你不知道就是了。当局对日本人能放松，对于我们可是一步比一步紧，一直到现在，他们还认定这次运动有人在背后操纵，所以大放人马想彻底查办，你说好笑不好笑？”

“当然，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方才幸亏我送客，否则你还不一定遇得见我呢，我们都用的假名字，这还是向大钟提议的。许多大学的负责人，多半都避起来了。”

“那怕什么，既然来到了××公寓，我还不会挨着门问？不过都躲起来还怎么办事？”

“自然不是都躲起来，第一批下乡的人昨天已经回来了，他们简直是给押解回来的。前面是陌生的环境，后面是追踪的人，一挤，就没有路可走了。说起来也是难事，乡下的老百姓虽然好，可是他们才不容易相信别人呢。想说服他们，真得费点功夫，还没有等你有点成效，后面的人早就抓到你，那你说可还怎么办？”

“我不知道这些当局是什么心思，难道就把这些驯良的老百姓留给日本人么！”

“但看那些乘着假期回家做工作的人如何吧，那本乡本

土的，总好说一点，而且也不引人注意。要说也是，一大群又是男，又是女，走到哪里不打眼？”

“那么一切就都这样停顿下去么？第一批回来了，为什么没有第二批？”

“第二批有什么用，出去之后受了许多苦照样还是抓回来。我看明年总得还有一个具体的行动。”

赵刚深思似地用手摸着下巴，李大岳好象一直不十分关心这些细节似地在望着炉里紫蓝色的火焰，黄静玲的心感觉到一种重压，她于是说：

“这房里的空气不大好。”

“那我们到外边去走走吧。”

李大岳赶着说：

“也好，”黄静玲说了站起身来，“赵刚你不出去么？”

“我不出去，太不方便。”

赵刚微笑着回答她。

“那我们就走了，过两天再来看你。”

“好吧，过年后再见。”

赵刚也把他们送到门外，望不见他们的背影的时候，才独自走进去。

静玲显然是不愉快了，她还是一声不响，低着头，迟缓地走着，空中震荡着钟声，时时有些人从她的身边走过去，唱着听不懂的歌曲。

“静玲，我想起来了，今天××溜冰场有化装大会，我们去看看好么？”

李大岳象发现什么似的惊异地和她说。

“怎么，今年还有这种玩意？好，我倒要去看看。”

怕会误了似的，他们急匆匆地赶了去，到了××溜冰场，就看到那门前异常冷清。

“你记错了吧？”

“不，你看那里不还有一张广告，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在那广告上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庆祝圣诞化装溜冰大会”，时间是晚七点，而且参观要化一块钱买门票。他们闲散地走进去，正看见工人在冰场上洒着水，全场都拉起来红的绿的小电灯，还有五颜六色的纸花和软玻璃片。

“我们先回家吧，晚上再来看。”

“不成，晚上他们就不愿意我出来，幺舅，你请我在外边吃一顿，好不好？”

“那倒没有问题，就是怕家里人惦记。”

“不要紧，跟你出来，家里人放心的。——你看这些公子哥儿，少爷小姐，不知道要怎样热闹呢？”

他们说着又走出来，天已经渐渐地黑下来了。可是代替太阳的有辉煌的电灯，近来，更象日本的夜市一样，在街旁有无数的货摊，各自点着一盏明亮的灯。在那灯光下面，是一些假古玩，假字画，还有一些兼价的日本货。

“这真不象话，全是日本派头！”

“幺舅，你去过日本么？”

“提不上去，当初去考察过一次。”

“这我还没有想到，你也到外国去考察过！中国的政客军阀，不得势的时候不是养病就是考察。听说有一回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当道和中国公使说，以后如果有人来，用私人名

义，他们也竭诚招待，总是顶着个大头衔，真是不胜其烦！没成想，你也考察过！”

静玲好象故意讥讽似地向李大岳说，弄得他有点窘，心里说：“我们才不是那种考察团，我们是派去真正考察的，”可是他的嘴里说：

“算了吧，五小姐，我们也不配。天不早了，你说到什么地方去吃饭？”

“你叫我什么？”

静玲一点也不让他。

“我说静玲，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

等到他们吃过晚饭赶到××溜冰场，那已经到了七点，从远处就看到那个用电灯和松枝堆起来的牌坊，大门前汽车叫着，挤着，人们仓皇地朝里走着。在买票的时候那个人说：

“你们真巧，再来晚一点连票也没有了。”

果真，他们买过了两张票，他就下了窗门，挂出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场中客满，明日请早。”

他们挤进去，抬头一看，方才的那些记忆完全没有了。一切都象改造过一番，在冰场的中央，立着那颗直抵棚顶的圣诞树，四围点缀了无数的星星一般的小电灯，此明彼灭的好象眨着的眼睛。人造的霜雪的片屑，温柔地附在枝叶间，包扎得极好看的礼物，象果实一般垂在四围。那里有可爱的赤裸的洋囡囡，还有穿着古装长衣披着金黄色头发的也可怜地吊着，象流苏一样披下来的是那五颜六色的彩线，可是由树顶

那里，把系着好看的花朵和电灯的线给一直引到四围的观客的座位上。那些高贵的客人女人们，涂抹着厚的脂粉，披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的大衣，偶然伸出那纤纤的手指，珠钻必定发出闪眼的冷光。男人们坐在那里，伴了太太的显着道貌岸然的样子，陪了朋女们来的，装做又殷勤又体贴似的。

站着的人，用全身的力量支持自己，挤着，都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柔靡的乐声，在空中充溢着，回荡着。

“这种享乐，真可耻，真丑恶，——”静玲回过头去低低地和李大岳说，下半句却说给自己“只有那个古式美人的洋娃娃怪惹人爱的。”

“想不到，这个时候。——”

李大岳也愤慨地说着，他用两份力量站着，一面支持自己，一面提防别人挤到静玲。

“真就有这么多没有心肝的人来看！”

才说完这句话，她自己也笑了。

“我看有许多人也和我们一样——”

李大岳很聪明地接下去。这时乐声忽然停止了，冰场里面忽然有了一个红长袍，白胡子的假装的圣诞老人，他一个人滑了一圈，张开那个嘴笑着，人们鼓着掌，音乐也伴和他的笑音奏起来。然后他站住了，用做洋人的音调不知说了些什么，于是乐声又起来了，他用颇有技巧的方法做了几种滑稽的表情。

“幺舅，你听，他说话的声音象不象救世军传道？”

“青年会里的人也那么说话。”

正巧他们的身边站着一个长脸，戴眼镜，剃得发青的下

巴，梳得很光滑的分头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把眼睛恶狠狠地朝他们望一下。。黄静玲偷偷地推李大岳一下，他们就又沉默了。

正在这时候，乐声又猛的一响，通着更衣室的门大张开了，好象打开鬼门关似的，形形色色的人，一下都涌进来了。

掌声不断地响着，笑声也哄哄地起来，一下把那音乐的声音都盖住了。人总在一百以上吧，在那个冰场上自如地溜着，——有涂了一身黑油装成非洲土人的，有象从棺材里才抬出来的满清衣装的男女，有扮作乡下姑娘的，还有一个扮成黑绿的乌龟。有一个人扮成飞鸟，就永远平伏着身子，向左右伸开有明亮羽翅的手臂。有人装成英雄般的拿破仑，有人扮成小丑似的希特拉，但是惹人爱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她穿着白毛的衣裳，头上竖着两只尖耳朵，她扮成一只可爱的小兔，她也象兔子一般活泼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幺舅，你看那个小孩子多么可爱！”

“真是，她总是，是——可是为什么把这一个纯洁的孩子放到这里呢！”

李大岳喟叹着，可是静玲并没有注意去听，她一心一意地注视那个小白兔。

随着那只小白兔，她就看到静珠，她立刻惊奇地告诉李大岳：

“幺舅，幺舅，你看静珠也来了！”

“在哪里，在哪里？”

“那不是么！就是那个扮成璇宫艳史里女王的那一个，

她的身后总跟着那四名兵士。——”

“噢，我看见了，不知道她哪里弄到这身衣服，还挺好看的。”

“俗气得很，她简直什么也不懂，就知道把这种不高尚的电影抓住不放。”

静玲一面说着，一面摇着她的头，当她回过头来的时候，故意撇着嘴，因为她缺了门牙，嘴显得格外瘪。这时美妙的音乐响起来，场上的人们合着节奏的回旋溜着。个人卖弄着特出的技术，鼓掌的声音这里那里的响着。

那个圣诞老人在场中奔跑着，有时装做老迈的样子，故意象要跌下去；可是并没有真的摔倒。有时候他还抓到那个小白兔，便举起她来，或是把她挟在腋下。

静玲象是不满意似地摇着头，那些青年人，那些笑，那些音乐，只使她感到愤慨，她还想到这场面该在那里看过，她记起来了，那是从历史影片里，描写暴虐的古罗马君主，怎么样广集市民，恣意饮乐；于是在广场中放出来饥饿的狮子，然后又放出那些圣洁的教徒，从前是受难的，现在转为人们享乐的；可是现在还有什么乐可享呢？鲜血的斗争，难说还唤不醒这群醉生梦死的人么？

他们却正狂欢，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民族，也忘记了一切。座客把彩色的纸条纠缠在人的身上，好象要把那无耻的行径，卑劣的心结成一个大的，一个更大的。……

光滑的场面已经浮起一层冰粉，这时音乐换了一个调子，许多人那么熟稔地和谐地张开嘴合着：

“沉静的夜呵，
圣洁的夜呵，
一切是静谧，一切是光耀……”

忽然訇的一声响，整个的冰棚象一只海船似地猛然摇晃起来，电灯熄了一大半，清脆的破碎的声音象山谷中的回音似地响着，谁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慌急得连狂叫一声也没有，把运气和生命都交给不可知的手中，只是什么都看不见了。浓厚的白烟充满了空中，硫黄的气味猛烈地钻进鼻孔。没有音乐，没有抑婉的歌声，这时只有尖锐的，女人的惨叫，在撞击着每个角落。

静玲也吓住了，她抓紧了李大岳的手问：

“这是什么？呵？”

“炸弹，不要紧，小得很，没有什么大作用。——”

“好极了，好极了，得警告一下。”

这时她才直起伏下去的身子。可是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人拥挤着，不断的哭号，不断的叫嚷。

“跟定我，我们走吧。”

没有高贵的举止，没有礼貌，人群杂沓地都想从那个小门挤出来。

李大岳把静玲几乎是从里边拖出来，到了外边，走到对面的路上去，静玲才喘了一口气说：

“我可出来了！”

可是她的心里还隐秘着一点想念，那是那个漂亮的洋娃娃，还有那只可爱的小白兔。

四十

他们回家去，还没有到的时候，老远就看到了辉煌的灯光。在门前，灯光之下显然地有一辆汽车停着。

“怎么，我们家里也庆祝圣诞？”

静玲有趣地想着。她的惊惶一点也不存在了，满心还觉得这个举动再好也没有。她是一面蹦跳一面走着路。

到了门前，才看到门大开着，电灯一直亮到里面。

“老王，汽车是四小姐坐回来的吧？”

“四小姐？我没见呵！汽车是请大夫的。”

“请大夫，给谁看病？”她的心猛然跳起来。

“我不大清楚，五小姐，好象是三小姐。”

听说是静婉，她的心放下去了，她记得那个多愁多病身，总不会有什么险症。

一直走进房里，情形好象就不同了，从楼梯上正走下来慌张的阿梅，她拉住她问：

“怎么，三小姐生什么病？”

“您还不知道呵，可怕死人，三小姐服了毒！”

“服毒？”她简直猛然间都忘记这两个字的意义，她记得方才一路出去的，怎么会服毒了？刚要走进房的李大岳，听到这句话也赶过来，他们一齐急匆匆地跑上楼。

果然，静婉的房门开着，父亲正往返地走来走去，他的脸不知道显得多么愁苦，一只手在抚摸着光滑的脑袋。静纯站在那里，深思地用手抓着自己的下颏，一个医生和一个看护妇正在那里施行洗胃的手术。静婉躺在那里，好象睡熟了似的，在两颊上却泛出了难得的两朵红晕。

情形仿佛是很严重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壁上那张王大鸣的遗像也尽自伏贴地悬着。

登登登的一阵楼梯响，菁姑跑下来了，探探头望过一眼之后又登登登地跑上去。

父亲停住了脚步，烦恶地瞪了一眼，又自往返地走着。

洗过胃之后，医生不停地试着脉膊，注射强心剂，考验心的跳动，那个看护妇还施行人工呼吸。从那个医生的面容上看来，他并没有十二分把握救活这个人，他时时也在思索着的样子。

静玲提着脚退出来，她在静宜的房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没有回应，推开门进去，没有人，孩子安稳地睡着，那两只虎皮鹦鹉也偎在一起。她又走出来，轻轻带上门。她悄悄地推开母亲的房门，除开轻微的啜泣，什么声音也没有。母亲好象已经睡着了，只有静宜伏在桌上，两个肩头一缩一缩地抽动着。

她的声音并没有惊动她，一直她走到近前，低低地叫着

"大姊，大姊，"静宜把那泪眼模糊的脸抬起来，她的眼睛哭红了，自从下山以后，显然地她又瘦下去，看见静玲，她的眼泪更多地流下来。

静玲没有说话，把自己的手绢掏出来替她擦，静宜就势抓住她的手。静宜的手那么凉，使静玲吃了一惊，她想把手缩回来，随即止了这个念头，她想该把自己所有的温暖分给姊姊。

过了些时，看到她的情感平复些下去了，她才问：

"妈睡着了吧？"

静宜先点点头，随后才说明一句：

"还是大夫给了两片安眠药。你不知道，妈妈一急，又吐了一大口血。"

"静婉呢？"

"她也是吃安眠药，用葡萄酒送下去的，大约吃了七八片。"

"她为什么要自杀？"

"谁知道呢？她回来的时候就象是醉倒了，后来才看到药瓶，赶紧去请大夫，她真是吃了。"

"唉，我真想不到。——"

"谁想得到呢？平时她又不爱说，只看见她成天愁眉不展，谁能想得到她真要自杀？唉，我总觉得只有我是苦命的，别人的幸福我分不到，别人的愁苦都有我一份。"

"大姊，为什么你不——"

"静玲，不要问我为什么好不好？我的心烦得很，又难过得很！"

“——眼看着这一年就要完了，还出这么一件事！这还不急死人！别人都为自己想，不替别人打算，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有我，我是注定了的苦命！你看静珠吧，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爸爸看见静婉回来，每天都问一次。——”

静玲才要说一声我看见她了，还没有说出口，就想起那声爆炸，她不知道到底这一次有没有受伤的人。想起静珠来，她总觉得不是自己的亲姊妹似的，可是这一阵，她倒有点不放心。抽出手，又轻轻地走出去，看看李大岳没有在楼上，就跑到楼下去找到他，问着：

“那个炸弹是不是会炸死人？”

“这可说不定，威力是不大，好象放的人也没有存心杀人似的，万一站得太近，那，那就说不定了。”

“我想她的运气不会那么坏吧？——”静玲象自语似地说着，随后觉得这句话不大妥当，就又纠正着：“我想不会那么巧！”

“但盼如此，静婉怎么又会自杀了呢？”

“那谁知道，总是生活得厌倦了，——不费心力，不费体力，生活自然容易厌倦的。”

一阵脚步声，他们拉开了门，正看见父亲和静纯送着大夫出来，那个大夫已经有说有笑的了，她就想到一定是脱了危险期。

等到他们送客回来，她低低去问静纯，果然她的猜想不错，可是父亲还是极不愉快的样子，他不再到楼上，就大声地吩咐：

“时候不早了，大家睡吧，告诉阿梅傍伴看护小姐，侍候点茶水，——”然后象想起了什么似的，长长叹一口气，“你们都去睡吧。”

父亲说过后，独自走进“俭斋”，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在走上楼的时候她又问着静纯：

“大哥，你知道她为什么吞安眠药片？”

静纯摇摇头，她总以为他知道不告诉她，就露出不高兴的神气说：

“哼，不告诉我拉倒！”

她上了楼，并没有就去睡觉，她先到静婉那里去看，她还是睡着，那位看护小姐正捧着一本书在看。她们微笑地点点头之后，她又到了母亲房里，阿梅正支一架行军床，静宜也在一旁帮忙。“静玲，你到我房里睡吧，我要陪妈睡。”

“好，阿梅，老爷要你陪着看护小姐坐夜。”

“真的么？”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阿梅感到极无味地应了一声：

“我知道了，五小姐。”

终于在十九小时昏睡之后，那个安心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又被拉回这个世界里，那个一心享乐的静珠，却头上包着绷带，回到家里来了。

当着静婉醒转来的时候，她自己真觉得象做了一场大梦似的，她几乎都不记得那回事。她变得更沉默了，除开说了一声，“我觉得头痛”之外，她紧紧地闭着嘴。

“那不要紧，再好好躺几天就得好的。”

那个医生也高兴地说，他于是又走到母亲的房里，诊断之后也说不要紧，只要好好休养几天，再吃一点药，就会没有关系。

这些好信息正象一阵春风，吹开每个紧皱着的眉头，也吹上两朵笑靥。只是一夜的光景，连空气也象是改换了，那个捧着脸嚷痛的人独自躺在床上呻吟着，还是静玲好，象是很关切地去看望她，问她：

“为什么你的四个侍卫不保护你呢？”

静珠惊奇地从床上坐起来，诧异地问：

“怎么，你也去了？”

“我，用不着去，自然有人来送信。”

“滚，小鬼，不跟你说，一点同情也没有，人家在这里难受你还在一旁取笑！”

“我怎么取笑你，我是真心想来看一看你的伤。”

“伤倒不重，打进些细粒铁砂，可真把人吓死了。”

“那也好，加点天然的装饰！”

静玲说完立刻就跑出去，把门砰的一下关上了。转过头去，才看见静纯正抱着青儿晒太阳。

“你看见大姊吗？”

“她在睡觉，你不要去吵她，昨天晚上她一夜也没有睡好。”

“爸爸呢！”

“在楼下吧。——”静纯回答她之后，忽然翻起眼睛来问！“你怎么尽问我，不会自己下去看看么？”

可是她用不着下去，就在窗子那里，看见他正在指挥仆

人在打扫院子。李大岳也好象很忙似地随着他转，父亲好象比没有发生事故之前还高兴些。

忧愁也好，快乐也好；忙也好，闲也好；日子却是不等待人的，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终于降临了。

父亲今年好象有更大的兴致，在三四天之内把楼上下的房子都打扫了一番。该结起来的红彩已经在微风中飘荡，红缎的桌围椅靠也都套上去，迎门的两支大红烛，早就高高地插起来了。

父亲的嘴里总是在咕噜着：

“我们得热闹一下，镇镇不祥。……”

李大岳是父亲的好帮手，静宜却在忙着食品。静婉虽然好了，可是没有下床，还是那么少说少笑的，母亲遵从医生的话，好好躺在床上，她也很高兴，因为到底她是 活 过 来了。静珠解下绷带，她的半边脸上多加了些个细小的黑点。于是她时时用手遮着那半个脸。

到晚上，一切都停当了，那张圆桌放在甬道里，母亲的房门打开了，正看见他们那一桌人。两支红烛放在中间，跳动的火焰把快乐的光晕射到每个人的脸上，每个人都穿起好衣服。菁姑还和她的猫一样，头发上打了一个花结。黄俭之套上马褂，静珠也着实装扮了一次，那黑点居然看不见了，免得她怪累赘地要掩着脸。

雪又降落在这黑色的土地上，或远或近的爆竹不断地响着，还有那象原始音乐的合奏，总是伴着龙灯和彩狮。黄俭之郑重地站起来，他的手里擎着几个月没有碰过的酒，两只眼向四周看了一圈，才说：“这一年，不管好歹也 算 过 去

了。古人有言‘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们这一年遭的祸可真不算少了。幸亏静宜还好，是个好孩子，任劳任怨，把这个破烂的家算是撑住了。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想年月既有一个结束，我们的不幸也该到了一个结束，让我们今天同饮这一杯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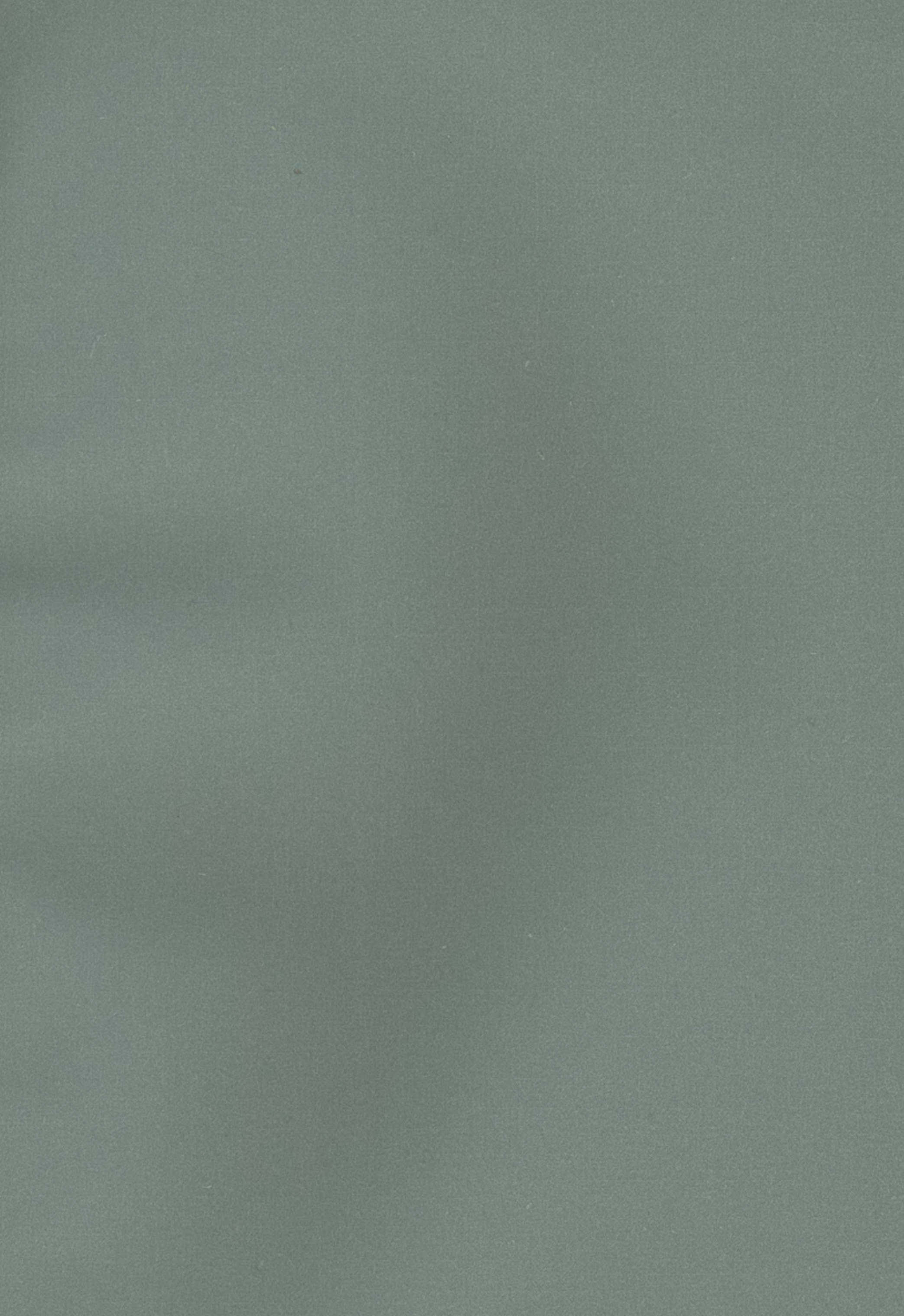
黄俭之把那打了许多皱的眼左右望着，一桌的人都站起来举着杯子，他忽然有点感触，一颗老泪滚到酒杯里，他就一口喝下去。

静玲也吞下去，觉得不对味，可是她的心里却暗暗想着：

“这不是一个结束，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她没有说出来，远近的爆竹更繁密地响着。







靳 以 选 集

·五卷本·



书号： 10118·650

定价：（平装）1.69元